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6nB188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

明 明雪說　寂蘊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陳函煇序
    - 黃端伯序
    - 張時化陳函煇序
    - 吳應芳序
  - 目錄
  - 像
  - 上堂
  - 小參
  - 夜參
  - 茶話
  - 示眾
  - 問荅機緣
  - 垂問
  - 答幻輪法師十疑問并書
  - 頌古
  - 法語
    - 示唐祈遠居士
    - 示張我復居士
    - 示笥石禪人
    - 示胡內生
    - 示躍雲禪友
    - 示隱頤禪人
    - 示鏡愚禪人
    - 示存焉禪人
    - 示離愚禪人
    - 示恒闐禪人
    - 示曹自悅居士
  - 法偈
    - 示久默首座
    - 示嘯雲西堂
    - 示惠斯書記

- 示朗然上座
- 示本珠監院
- 示破暗侍者
- 示起元侍者
- 示元潔侍者
- 示仁亭闍黎
- 示陳道人
- 示吉先邢居士
- 示復初堂主
- 示素朴闍黎
- 示侍者舒光
- 示啟元禪人
- 示懷止禪人
- 示審可禪人
- 示如安知客
- 示張望百之東山坐禪
- 示慧然禪人
- 示自愚慧知客
- 示慧日禪人
- 示世調禪人禪淨不二
- 示顧鏡滄居士
- 示(魏淨玉閔淨道)二居士
- 示不溢維那
- 示位中書記
- 示盤銘禪人
- 示西航禪人
- 示持印禪人
- 示玄所禪人
- 示觀初禪人
- 示完初禪人
- 示堂中禪者
- 示乞食
- 示古柏禪人
- 示梵僧大海
- 示眾旨趣偈因中也設問眾荅之不愜師意故書偈示眾曰
- 中也呈偈師亦荅之曰
- 示婁居士因士問如何是主人公師以香几擊之復示偈曰

- 示金貞度居士因士問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如何得悄然去師云恁麼行來亦
- 非鬧復示偈曰
- 示謝玄中居士
- 和魏東曉居士偈
- 示黃蜃濤居士
- 示長興眾居士
- 示李警菴
- 示姚居士
- 示方居士
- 示沈仁叔居士
- 示江弘之居士
- 示江猶甫居士
- 示興國眾居士求偈
- 示信豐眾居士
- 示鍾魁所居士
- 題自性彌陀
- 降魔偈
- 擬荅復禮法師
- 付袈裟
- 付拄杖

- 歌贊銘說敘疏佛事
  - 歌
    - 十二時歌
    - 牧童歌(因看慈明禪師牧童歌故作此和之)
    - 贈頑石禪友歌
    - 草龕歌(師初住崆峒寥無一物搆箬屋縛草龕以居之故有此歌)
  - 贊
    - 雪山像贊
    - 圓相半身佛贊
    - 觀音大士像贊
    - 心經觀音像贊
    - 釋迦文佛像贊
    - 水月觀音像贊
    - 達磨大師像贊
    - 達磨渡江像贊
    - 達磨面壁像贊

    - 達磨西歸像贊
    - 玉彌勒佛贊
    - 高峰大師半身像贊
    - 手捧寶塔羅漢像贊
    - 呂巖真人像贊
    - 平之畫無量壽佛像為母慶誕請贊
    - 雲門先和尚真贊(四首)
    - 雪關禪師像贊
    - 無礙像請贊
    - 道興小像請贊
    - 烏鎮密印寺虛懷小像贊
    - 慧心小像請贊
    - 道詮小像請贊
    - 黃唇濤居士為母真請贊
    - 蕭月瑞居士為母真請贊
    - 自題
- 銘
    - 硯瓦銘
    - 銅香爐銘
- 說
    - 尊稱達磨正宗說
    - 達磨西來說
    - 恕己說
    - 開爐說
    - 辯率發微說
    - 藏經述意說
    - 戒約說
- 敘
    - 戒殺或問敘
- 疏
    - 募茶疏
    - 乞米疏
    - 重修洞山祖塔題辭
- 佛事
    - 為啟明舉火
    - 為心光舉火
    - 為亡僧舉火
    - 為奇風舉火

        - 為玉章舉火
        - 為覺元舉火
        - 為明軌上座入塔
        - 為矩耆二上座入塔
        - 掃雲門散木先和尚塔二則
        - 掃百丈大智祖塔
    - 詩偈
        - 遊雲門十詠
            - 尋路
            - 上爐峰
            - 陟嶮
            - 絕頂
            - 下石屋
            - 過梅塢
            - 宿旃檀林
            - 禹陵
            - 樵風徑
            - 問歸
        - 遊雲棲五雲峰
        - 登投子有感
        - 山居雜詠(前五首紹興鐵壁山居作後七首潛山皖山習靜作)
        - 和桐城何太師探五印寺藏主偈(三首)
        - 和陽明先生良知偈(二首)
        - 和具足師弟活埋偈
        - 和李其張梅詩韻
        - 題龍華寺
        - 龍華八境(并引)
            - 彌勒峰
            - 青龍崗
            - 象玉峰
            - 獅子巖
            - 寶珠池
            - 花石澗
            - 六和泉
            - 天井嶺
        - 和唐祈遠居士韻
        - 師登天台護國寺祈遠居士以六絕送行師用原韻以復之
        - 退隱崆峒居士仍用前韻以六絕送行為三請之意亦用原韻復之

- 乙亥春登天台步阮仙韻
- 護國即景四絕
  - 紫霞峰
  - 玉印峰
  - 舍利塔
  - 蓮花池
- 遊桃源洞
- 宿慈雲寺
- 登高明寺
- 遊國清寺兼贈不訛禪者
- 再遊桃源至普光寺贈了心大德
- 過香柏峰同達虛坐月茶次即事
- 丙子季冬祈遠居士浼竹知到崆峒接師回弁岳以五絕送行師和原韻以慰竹知辛勤云
- 回首座久默
- 復方大方居士偈(步韻)
- 和友人
- 靜坐偶作
- 除夜
- 聞爆竹聲
- 渡江即事
- 題弁窩池古柏
- 題紅蓮
- 題竹勁鞭
- 題扇
- 飛來峰
- 塢口圓覺潭
- 龍松
- 藤如意
- 雪
- 霧
- 漁家傲詠雪
- 漁家傲自慶
- 風月比懷
- 窗前梅
- 窗前竹
- 嶺頭松
- 尋山至崆峒

- 結茆
- 上梁日落雪
- 草龕
- 別崆峒
- 南雲山慧燈寺即景
  - 鳳翔峰
  - 獅子巷
  - 化龍泉
  - 象鼻坡
  - 放生池
  - 遊魚嶼
  - 天生蓮
  - 缽盂山
  - 盤龍澗
  - 香爐峰
- 聞梆聲示眾
- 初夏挽春
- 夏日即事
- 蚊虫示眾
- 雙茶點翠
- 並頭蓮示眾
- 再住贛州崆峒山
- 崆峒諸景
  - 緣起
  - 崆峒即景(并引)
    - 引
    - 五位山
    - 寶蓋峰
    - 金鏢峰
    - 仙人崖
    - 寶鏡池
    - 龍頭泉
    - 龜石崖
    - 虎兒石
  - 又題四景(并引)
    - 引
    - 瀑布泉
    - 五龍湫

    - 蹲鳳嶺
    - 飛龍崗
- 錦花水(并引)
- 崆峒即景(十四絕)
    - 極果巔
    - 奇峰
    - 紗帽石
    - 觀音嵓
    - 清涼嵓
    - 眠牛石
    - 一脈泉
    - 石鏟峰
    - 石鯉峰
    - 崆峒水口
    - 羅漢松
    - 空王墳
    - 懶漢床
    - 由石
- 崆峒家法十偈
- 春遊崆峒
- 清明日偕諸子遊奇峰
- 過雲龍山
- 觀奇雲偈(并敘)
- 陳乾所居士捐資為師造一團瓢立春前五日而始落成時諸弟子各呈偈頌以為慶意師亦
- 示之以偈
- 警浣菜
- 新正雪覆絳桃(贈雲隱)
- 師居崆峒養病無事每敲禪板自適或禪人請問工夫隨敲示之一日示之以偈
- 聞盡眉聲
- 送克歸維那回浙
- 示諸禪客
- 贈宗侯朱南美居士
- 侍御張瑤碧求偈
- 老病感懷
- 己卯夏經行失跌因傷手有感
- 題弁山龍華寺種樹

- 答給諫熊青嶼次原韻
- 題百丈諸景
  - 百丈寺
  - 大雄峰
  - 大智塔
  - 缽盂峰
  - 錫杖峰
  - 釋迦峰
  - 迦葉峰
  - 鳳凰窩
  - 石筍
  - 七星橋
  - 師表閣
  - 野狐巖
  - 靈景亭
  - 大義石
  - 黃犬墳
  - 木人墓
  - 大夫松
  - 龍蟠石
  - 駐蹕山
  - 三旋嶺
- 洞山即景五絕
  - 洞山寺
  - 和尚峰
  - 五位橋
  - 逢渠橋
  - 登雲居室
- 美僧四調
- 山居四儀調
- 四儀禪調
- 警世四調

◦ 書復

- 住龍華復唐司馬存憶沈司寇何山請主白雀寺啟
- 住龍華復韓太史求仲潘侍御青蓮請主白雀寺啟
- 住龍華復孝廉史汝諧啟
- 住龍華復吳太史(觀我)
- 住龍華與唐孝廉(祈遠)

- 囑託
- 別
- 住龍華復沈司寇(何山)
- 住龍華復嚴比部(充涵)
- 住龍華復邢文學(吉先)
- 住龍華復周廣文(身為)
- 住龍華復史文學(穎水)
- 住弁山復俞文學(浪澄)
- 住弁山復丁文學(子敬)
- 住弁山復沈文學(仁叔)
- 住弁山復嚴文學(季玉)
- 住弁山復張居士
- 住弁山與湛初懷悅二居士
- 住弁山與吳居士(曉菴)
- 住弁山與首座(久默)
- 住弁山復禪者(石門)
- 住弁山復禪友悟空
- 住弁山復唐大總憲(存憶)
- 住弁山復周羽士(三畏)
- 住天台復沈司寇(何山)
- 住天台復陳吏部(木叔二篇)
- 住天台復嚴文學(淳之)
- 住天台復嚴文學(季玉)
- 住天台復丁文學(子敬)
- 住天台復沈文學(仁叔)
- 住崆峒復唐總憲(存憶)
- 復婁文學(抱玄)
- 復魏文學(東曉)
- 復嚴比部(充涵)
- 復唐孝廉(祈遠二篇)
- 復賴居士
- 復丁文學(子敬)
- 復鍾居士(玉所)
- 復席居士(珍宇)
- 復鮑文學(思薰)
- 復余文學(萬容)
- 復泰和禪客(恒明)
- 復山主李居士(明吾)

        - 復龍華久默上座
        - 復護國嘯雲上座(二篇)
        - 復禪者(念微)
        - 與西堂(中也)
        - 復禪者(位中)
        - 復禪者(懸囚二篇)
        - 住崆峒山復洪都　建安國主請住百丈山啟
        - 住百丈上　建安國主(已下皆百丈書)
        - 上大宗侯(南美)
        - 復越州鄉紳大司馬王峨雲請回顯聖寺啟
        - 復祁侍御(世培)
        - 復祁文學(驥超)
        - 上潘藩憲(青蓮)
        - 與劉鄉紳(振宇)
        - 復贛城眾鄉紳文學公請回虔啟
        - 與張侍御(瑤碧)
    - 參請因緣
    - 行腳
    - 附來書
        - 給諫陶虎溪侍御倪三蘭等請師主護國啟
        - 大司馬王峨雲請師主護國啟
        - 文林郎許惺臺陳奕垣率眾請師書
        - 吏部陳木叔上師書(二篇)
        - 孝廉吳芝菴上師書
        - 刑部尚書沈何山請師書
        - 孝廉唐祈遠請師書
        - 總憲唐存憶居士上師書
        - 越州鄉紳請回顯聖寺啟四函
        - 大司馬王峨雲請師書
        - 侍御祁世培請師書
        - 文學祁驥超請師書
        - 文學張懿才(顯聖山主)
        - 贛城鄉紳文學盧觀象謝讚杜郁之蕭良相等眾居士請師回虔公啟
    - 塔銘傳
        - 塔銘
        - 傳
    - 行狀

    - 大音狀
    - 寂蘊狀
  - 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編刻瑞白禪師語錄序

瑞白大師為雲門湛然大師嫡嗣，溯之洞山為三十二世，溯之達磨為四十二世，宗風大暢將二十年，嗣法門人三十餘數。崇禎乙亥秋，囑嘯雲和尚主天台護國席。丙子夏，囑久默禪師主弁山龍華席。大師退隱崆峒，歸寂百丈塔，葬龍華嘯雲。和尚為大師，嫡嗣少林，謂之得髓也。行道天台，重輝寶鏡，所謂振佛祖將墜之宗風，開人天已翳之眼目，使曹洞一宗，麗如杲日。故錢太師序和尚語錄曰：「弁山有天台，猶孔之有孟、老之有莊，父子一家弘揚至道，皆歸無為之化也。」予讀之，踴躍歡喜，非特見和尚之心，亦見弁山大師之心矣。和尚以深大願力，為大師存日所有語錄，雖已梓行大傳於世，然未刻之散稿尚多，不意法兄久默，禪師亦隨歸寂，況舊有同編之訂未果，是以和尚收先後、刻未刻者，總編為全部，成十八卷。將大師平日為人一片老婆心重重拈出，使後學共覽皆知。言即無言，其說法七七，未談一字，與拈花面壁，總在此矣。秋日上人幻如徵序於予，予雖不知禪，亦幸忝參席末分，固難辭，不容不言也。時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季秋望日參學弟子小寒山陳函煇頓首譔

舊序

越國宗風，雲門倡始，而金粟磬山繼之。雲門逝，弁山興，於是曹洞之宗大振。余未及見弁山之面，然已見其心矣。寶鏡懸空，十方普照，主賓偏正，形影歷然，洞山禪已屬老漢矣。吳興唐祈遠，雅有道風，杖履往來，與師倡和。嘗與余訂湖上之盟，過弁山而問道。虎谿之笑，其再見於斯時乎？

黃端伯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然猶怪其垂法諸語，較之拈華微指，尤章彩兆。何也？世以下世燈以照燈篇帙之盛，幾揜三乘十二分而出其上，施設門頭丹青筆意，翻引一期室灑，增長葛藤啼不止、黃葉不輟。所謂臨摹古畫，轉失本色。惟我瑞白禪師不然，扼住要津，稍通消息。將與麼地、與麼時、與麼機緣，向諸人髑髏邊穿卻一雙正法眼，如鳥度空、如羚羊挂角，不存軌則。此案真可以捄拖泥帶水者之病？既聽雲門曲，又從我弁陽看弄遮般師子，莫把禪師一片老婆舌作文字理會好。

張時化陳函煇頓首譔

至道無隱，荷擔惟人，乃補偏救弊之方，則乘時而起，無有定執。吾儒自六經晦[飢- 几+蜀]異喙沸騰，程朱子起而彰明輔翼之，扶教

以明宗也。所以玄詮微旨，即深造實履而益著，繼而訓詁沉埋塗飾，規表焚坑之慘，諸儒自為之而加烈焉。陽明子崛起于萬死，一生中與之昏衢寶炬而昭揭中天，明宗以扶教也。所以匡時持世取諸良知二字卷舒裕如然，而總以云救初無偏畸。釋氏何獨不然？禪宗雖五宗分派，總歸一地流行。柰道法垂秋，不無汎濫，承滯語言、慧巧穿鑿，至以傳燈續命一椿，等作沿門戲具，吾滋懼焉。瑞老大師為雲門冢子，暢洞上玄風，九坐道場，嗣法三十餘人，道化條達，血系衍繁，猗歟盛矣，亦知老人致此之繇乎？無被寢處者十三年，七參尊宿孳孳若渴，且甦復絕、絕復甦，並不輕肯，究乃瞥地。師之精進謙退何如也？若夫身律之嚴，而即嚴以率眾，如法學習，不徇情求，諄諄遺教經，犯者呵為叛臣逆子，尤足砭輓近膏肓。衣拂之下尤嚴，更無一人竽濫，如徒侈熱鬧門頭，不顧將來決裂，謂法王何至？師之拈提個事，煆鍊學人，真所謂轟雷掣電，眼目動定難施鳥道、魚蹤光影索摸莫及者矣。而一片切切為人熱血，讀其書猶將點點滴滴，噴吐迸出。噫！若大師者，復何間然？行解圓融，宗教攝合，謂無滲漏、善回互，卓哉定評乎？蓋無滲漏，則正令全提，善回互，則不存軌則。所云補偏救弊，無有定執者，儒與禪寧岐術哉！余在護國，親遭毒手，惜乎辜負婆心。今幸嘯雲大師處幾番寒熱，流浪知歸，始悟嘯大師之願力機權，直與老人和玉乳、透金針，同口出氣而已。洞山父子其遺風再振乎！茲春重梓全稿，成嘯大師之志，余亦慫恿之故，竟讀新編，而齋祓為之序。
時己丑年孟秋日參學散人吳應芳敬題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像
　序
卷第一
　上堂(二十九則)
卷第二
　上堂(二十一則)
卷第三
　小參(三十一則)
　夜參(二則)
卷第四
　茶話(三十五則)
卷第五
　茶話(二十一則)

示眾(十四則)
卷第六
問答機緣(五十五則)
卷第七
問答機緣(三十一則)
垂問(七則)
答幻輪法師十疑問
卷第八
頌古(一百一十五則)
卷第九
頌古(一百三十六則)
卷第十
法語(十一篇)
法偈(七十二首)
卷第十一
歌(十五首)
讚(五十一首)
銘(二首)
說(七篇)
敘(一篇)
疏(三篇)
佛事(十一則)
卷第十二
詩偈(一百一十五首)
卷第十三
詩偈(一百首)
卷第十四
書復(二十八篇)
卷第十五
書復(三十一篇)
卷第十六
書復(十一篇)
參請因緣(七篇)
行腳(一篇)
附來書(十四篇)
卷第十七
塔銘(一篇)
傳(一篇)
卷第十八

行狀(二篇)
跋(一篇)

瑞白禪師像

臨濟禪師像



教海撇翻穉闌粉碎正偏不居主
賓豈立閬洞上真風蝦乃下衲子
傳達磨嫡髓称四十二世唉雖非
色見与聲求亦不離斯語為是

嗣法門人齊蘊和南拜題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一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上堂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紹興府太史姜箴聖，少府陶石梁，封翁余心源，孝廉史汝諧、凌二鉉，文學沈求如、管霞標，及眾居士等，請師繼住雲門顯聖寺。崇禎二年九月初十日，眾請上堂。師拈疏云：「會麼？世尊未出世，達磨不西來，已有這個消息；其或未會，有煩維那為眾拈出。」宣疏畢，指法座云：「坐斷千差路，魔外不能知。威音王未曉，彌勒亦生疑。咦！且看雪上座行履。」遂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三德圓明，六通具足，發一切智之光華，結菩提果之秀麗，信手拈來，端為供養本師釋迦牟尼萬德慈尊，伏願人人性海圓成，個個智門了辦。此一瓣香，奉為當今皇帝萬萬歲，伏願龍圖如芥城而永固，鳳曆齊劫石以長春。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合國勳貴，分守寧紹憲臺，紹興府主，山會兩縣，上下諸衙各位尊官，綬章齊顯，祿位同尊。此一瓣香，受靈山之付囑，承願力以熏修，穿過三綱五常，透出止觀定慧，爇向爐中，端為越州護法宰官、居士等，福基慧命，各願昌隆，智種靈苗，同希增秀，常作國家柱石，永為佛法金湯。此一瓣香，全越威音那畔，獨超今世門頭，不須雨露滋培，寧受雲霞覆育，信手拈來，端為供養顯聖堂上傳達磨正宗第四十一世湛然大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參頭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此事，無人不具，無剎不彰，圓陀陀包括虛空，活潑潑遍呈萬象，露裸裸全無滲漏，赤條條永絕周遮，左右逢源，隨流得妙。」遂豎拂云：「會麼？於此會得，一雙孤鹿奔山頭。於此不會，獨隻雙鸞棲海底。」乃舉：「昔日法燈禪師云：『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拙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為了卻。』時有僧問云：『先師有甚不了公案？』法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汝。』今日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病過時，亦為雲門先師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為了卻。或有問雲門：『有甚不了公案？』只向他道：『石女驚回霜夜夢，木人撲落午天星。』或云：『過在甚麼處？』向道：『易使清風梳翠竹，難教明月住須彌。』大眾！雪上座恁麼舉揚，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還有辨得出者麼？如無，更聽一頌：秋老園林紅葉飛，漁翁月下整竿絲。扁舟

不向蘆灣宿，舉棹金波任往回。今日雖不敢與他爭鋒，也要諸人據款結案。」下座。問荅不錄。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翠竹黃花歌舞，白雲片片嶺頭，明月團團洲渚。金風拂拂西來，落葉紛紛覆土，鴻鴈一聲嘹喨，邊塞征人凄楚。大眾！且道他凄楚個甚麼？鴻鴈不來霜不至，及其霜至又逢冬。」僧問：「昔日世尊拈花示眾，和尚今日將何利生？」師云：「籬邊黃菊嫩。」進云：「劫外靈枝，如何拔折？」師云：「林中老葉新。」僧禮拜，師下座。
上堂。「三秋夢過又逢冬，綠竹依依笑我儂，徹尾徹頭渾不薦，白雲空自鎖花宮。咦！須領略，莫朦朧，傲霜黃菊今猶在，蝴蝶尋香何處容。」僧問：「玉峰雪嶺寒葩綻，暗吐浮香浸太虛時如何？」師云：「一九二九。」進云：「還許學人折一枝否？」師云：「汝非其人。」進云：「卻將何物應天時？」師云：「一枝雪裏吐紅霞。」進云：「寄報上林游玩客，江南特地占先春。」師云：「閒言語。」僧拜，師下座。
上堂。「世尊曰：『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昨夜搗臼生花，烏龜發笑，香爐峰神惡發，驀頭一摑，騰過東海，撞破龍王腦殼，直得血染香水海。天明起來，大地一交嚴霜。會麼？會麼？久立，珍重！」僧問：「雪浪掀天舞，蒼龍出窟遊，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瑞氣滿乾坤。」進云：「如何是他靈運行藏處？」師云：「布雨不興雲。」進云：「布雨不興，雲即不問，還歸大海事如何？」師云：「兩岸東西。」僧拜師，下座。
上堂。「沒意白雲封嶽麓，無心明月印寒潭。於是句中全曉會，依然又隔一重關。既是曉會，為甚麼又隔一重關？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昔日世尊在神通大光明藏中與清淨慧菩薩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明月團團元不炤，『于諸妄心亦不息滅』，春日容容草自青，『住妄想境不加了知』，穿花蝴蝶忘情意，『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不知誰是弄香人。大小世尊只可抱橋柱洗腳。今日雲門雖與他著語，猶未剿絕，更有一偈舉似大眾：香爐飛過海，石傘便撐開，鐵馬雲中吼，泥牛上五臺。具眼者辨取。」僧問：「黑豈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金雞啼半夜。」進云：「生後如何？」師云：「玉犬吠天明。」進云：「黑豈已蒙師指示，開花結子事如何？」師云：「石傘峰頭明歷歷。」僧拜，師下座。
冬至上堂。「明明聲色難該，歷歷覆藏不可，直須言外知歸，休向句中擔荷。清淨伽藍烏容瞌睡，百花叢裡豈可散心，石傘峰頭那堪住足？萬竹林裏快且翻身，鑑湖波底行拳，玉笥山頭歌舞。還有恁麼人知恁麼事麼？」良久云：「暑退三秋起，冬至一陽生。今日是冬至節屆，躍雲禪友入山設齋，更請山僧登座說法，為大眾結般若

緣。正所謂財法二施。今問大眾，且道應時納祐一句作麼生道？天寒日色淡，水冷草方枯。(下座)」

上堂。「道本無言，徒為指示。殺活縱奪，露布門庭。這邊那邊，總無正意。全身擔荷，猶在半途。覿體承當，奴兒婢子。談今論古，播弄唇皮。驅魔使佛，元非尊貴。既不恁麼，且道畢竟作麼生？」復高聲云：「密移一步虛空外，鶴出銀籠始是奇。」僧問：「這邊那邊即不問，大中現小事如何？」師云：「金雞初唱佳林曉。」進云：「如何是小中現大？」師云：「鑑湖月落潭無影。」進云：「不大不小又如何？」師云：「五雲溪畔木人歌。」僧禮拜，師云：「切莫承虛接響。」又僧問：「朔風凜凜逼冬過，白駒馳騁似投梭。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日落海底枯。」進云：「還有處也無？」師云：「大唐休住足，新羅莫倚停。」僧拜，師下座。

上堂，正值雞鳴，乃云：「窗前雞唱午，屋後鳥鳴中。明明相告報，休得更朦朧。大眾！珍重！」僧問：「天氣寒冬霜雪皎，庭前桂立影娑婆。意旨如何？」師云：「兩春夾一冬。」進云：「恁麼則拔枝弄影去也。」師云：「無被煖烘烘。」僧云：「葉落歸根時作麼生？」師云：「赤條條底。」僧拜，師下座。

雲門先和尚忌日，上堂。「此日先年，先年此日，四野冰花，朔風歷歷。正恁麼時，且道先師即今在甚麼處？」良久，云：「木人夜半繡花冠，石女天明打破鏡。」遂下座，率眾到像前頂禮，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在爐中，不為別事，秖要報冤雪屈。且道與先師有甚麼冤讎？」以手指像云：「當初只為路長短，今朝方覺水河多。」僧問：「生如寄，死如歸，未審先師歸於何處？」師云：「石傘峰頭雲靄靄。」進云：「幾時復來？」師云：「萬竹林中綠依依。」「恁麼多時不見先師面，依然不改舊時顏。」師云：「莫眼花。」僧拜，師回方丈。

解制上堂。「把住則黃金失色，雲門寺裡拗折拄杖，高掛缽囊，一個個掃蹤絕跡。放行則瓦礫生輝、萬竹林中橫擔拄杖，緊峭草鞋，一個個放光動地。且道放行好？把住好？且待別時來。」乃舉：「昔日洞山解制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今日雲門不問東去西去，直須向枯木生花處去，冰河發焰處去。只如冰河發焰處作麼生去？」良久云：「兔角杖頭挑日月，龜毛繩子縛虛空。」僧問：「軟草敷座坐九旬，界中個個證無生。堂裏聖僧證個甚麼？」師云：「如是如是。」進云：「還向人天說法否？」師云：「他從來不開口。」進云：「水鳥樹林皆演無生，他為甚麼不開口？」師云：「只為闍黎不薦。」僧拜云：「大眾卻聞法竟。」師拂拂子，下座。

崇禎三年九月廿七日，紹興府眾鄉紳太史姜箴聖、倪鴻寶，藩司徐亮生，學憲李玉完，孝廉凌二鉉、史汝諧，及文學眾居士等，請師住延慶寺開堂。師拈疏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大事因緣，盡向此中漏泄了也。會麼？若也不會，有煩維那為眾拈出。」宣疏畢，指座云：「寶座從空湧，佛日自天開，覿面無回互，當下絕往來。」喝一喝，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本師釋迦牟尼萬德慈尊，伏願三途登十地之階，九有證菩提之果。」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當今皇帝萬萬歲，伏願堯風永扇，八表安寧，舜日高懸，四方樂業。」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合國公卿，同布仁風，高增祿位。」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越州護法宰官居士，伏願智慧齊日月以長明，福慧仝須彌而鞏固。」又拈云：「此一瓣香，非三草二木之形，非青黃赤白之相，四時收不得，八節豈能該？信手拈來，供養雲門顯聖堂上湛然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白椎竟，師云：「若論第一義，只在當人自己，二六時中，輝輝於萬象之表，蕩蕩於六根之門，歷歷於聲色之間，靈靈於交接之際。橫之則周遍法界，包括虛空；豎之則透徹古今，融通三世。意欲取之，處處無蹤；意欲捨之，頭頭顯露。魔佛齊該，聖凡平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遂豎拂云：「會麼？若也不會，山僧再與你通個消息。」良久，云：「石牛吐霧三冬暖，木馬嘶風六月寒。」僧問：「人天輳集，龍象雲臻，當陽句子，請師指示。」師云：「杲日團團。」進云：「如何便得承當去？」師云：「金風颯颯。」僧拂坐具云：「謝師指示。」師云：「放汝三十棒。」僧拜，師下座。

上堂。「九月重陽十月朝，林中落葉悉蕭蕭，鴻鴈北來霜露重，四鄰砧杵亂輕敲。須領略，休自撓，當機覿面無逃避，莫教辜負我儂豪。」遂豎拂云：「會麼？水底木人吹鐵笛，雲中石女弄琵琶。」僧問：「雲門一路人皆委，延慶家風事若何？」師云：「屋後千竿竹。」進云：「忽遇上上根人來，如何接取？」師云：「門前萬疊山。」進云：「金風剪盡秋林葉，露出枝頭一點紅。」師云：「莫錯會。」遂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山河元來故土，白雲澹泞無窮，秦望峰巒起舞。鑑湖徹底清流，日月星辰炤普。越州瑞氣騰空，城中士民輻輳。覿面舉似無藏，休更迷頭狂走。咦！山頭翻白浪，金牛變作狗。」僧問云：「秖如金牛擊桶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師云：「菊花朵朵黃。」進云：「今日檀那設供，大眾臨筵，和尚又何指示？」師云：「芙蓉簇簇嬌。」進云：「會中個個肚皮憨。」師云：「全賴闍黎力。」僧拜，師下座。

上堂。「廬陵米價高，趙州茶錢大。曹山酒甚嚴，胡餅無縫鏝。南山鱉鼻蛇，陜府鐵牛怕，延慶拄杖子，一齊都按下。且道拄杖子具

何威光？咦！放去乾坤窄，收來毫髮寬，敲落虛空髓，攪盡碧波潭。」遂舉南泉斬貓話云：「昔日南泉兩堂爭貓。」師云：「逐境漂流漢。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師云：「雖是落草求人，也要決斷是非。」眾人無語。師云：「死漢！也須恁麼始得。南泉將貓斬為兩段。」師云：「正令當行，已展不縮。至晚，舉似趙州。」師云：「秖要圓成前話。州戴草鞋而出。」師云：「雖是賊過後張弓，也要據款結案。泉云：『子若在，卻救得貓兒。』」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是憐兒不覺醜。依山僧看來，二俱有過。南泉顢頇、趙州儱侗，各與三十棒。今日延慶恁麼批判，也要諸方簡點。會麼？若將得失論長短，依然辜負祖師機。」僧問：「雙劍挂眉間，銅頭翻鐵面，未知是何人？」師云：「雨過青山碧。」進云：「滿山荒草，為甚麼不住？」師云：「鑑湖波浪寬。」進云：「恁麼則自在去也。」師云：「切忌顯顢頇。」又僧問：「不問西來大意，請師洞上玄微。」師云：「風來水面紋。」進云：「甚喜蕩蕩平平，無反無側。」師云：「鐵船水上游。」進云：「盡道寰中天子貴，那知閫外有將軍？」師曰：「閹黎非為分外。」僧拜師，下座。

上堂。「碧天皎皎，一個金烏藏玉兔；星河燦燦，兩行玉樹宿烏鴉。寂寂鑑湖，駕扁舟於蓮野；巍巍秦望，鎖白雲於林間。正恁麼時，君臣道合、父子一如即不問，作麼生是轉身一句？」良久云：「庭前翠竹和根拔，免教丹鳳再來巢。」下座。

上堂。「天寒地凍裂，萬象森羅歇，水底金烏結，廣寒宮亦絕。眼中童子疾，石女流出血，延慶分明說，諸人得自得。大眾！得且不問，作麼生是說底事？相逢盡是揚家醜，幾個休心息是非？」僧云：「進無門，出無路。正恁麼時無回互，門路則不問。如何是無回互底事？」師云：「堂堂獨露身。」進云：「恁麼則一輪明月無人管。」師云：「五嶽清風秖自知。」僧拜師，下座。

上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遂豎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談說般若。西方極樂世界、娑婆世界、阿閦世界、香積世界，一切世界亦在山僧拂子頭上大小相容，淨穢交泰，重重無礙。會麼？如此會得，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此不會，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今日是仕望陳居士為令先君十周年，特自入山齋僧，請山僧陞座敷揚般若。以此功德，惟冀見彌陀於極樂，授記莂於蓮臺。」又豎拂云：「如此會得，君臣道合父子一如。其或未會，山僧更與通個消息。」良久云：「琉璃殿上青苔冷，翡翠簾前玉枕寒。」有僧問：「檀越設齋，請師說法。即今陳處士在甚麼處安身？」師云：「歸家樂業。」又僧問：「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為

甚麼目前有生有死？」師云：「空花鏡裏觀。」僧打圓相云：「恁麼恁麼擘？」師云：「親見彌陀，親蒙授記。」僧拜，師下座。
解制上堂。「百日道場功德聚，三身圓現十方尊。提起也，水到渠成，充塞法界；放下也，風行草偃，遍滿乾坤。秖如不提不放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吹笛木人腔調美，拋梭石女錦綾新。」僧問：「一期聖制周圓，群士星歸林野，轉身句子，請師分付。」師云：「步步霜花厚。」進云：「如何得不涉程途便還本處？」師云：「煦日水質清。」又僧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三冬寒氣重。」僧打圓相云：「蒙師指示，學人便恁麼去也。」師云：「切莫草草匆匆。」僧拜師下座。
崇禎四年九月，湖州府眾鄉紳，唐司馬存憶，沈司寇何山，閔冢宰曾泉，朱太史平涵，韓太史求仲，及孝廉文學眾居士等，請師於白雀寺開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今日拈來端伸供養本師釋迦牟尼萬德慈尊，伏願三途圓種智，九有脫輪迴。」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道德同堯，舜帝業等羲皇。」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分守嘉湖憲臺、湖州府主，并歸、烏二縣上下各衙，伏願仁政聞四海德，化滿乾坤。」又拈云：「此一瓣香，受西天之付囑，為東土之檀那。今日拈來，奉為唐司馬、沈司寇、閔冢宰、朱太師、韓太史等一班護法宰官，及眾孝廉眾居士等，伏願道心堅固，福祿綿延。」又拈云：「此一瓣香，無榦無枝，四時香馥，沒頭沒尾，八節光騰，端為供養紹興府雲門顯聖堂上湛然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白椎竟，師云：「秋色漸深，滿林紅葉承玉露，金風乍起，半山冷氣逼人寒。徹骨徹髓自家知，通天通地何人曉？道有也，覓之不見絲毫；道無也，用時遍滿法界。觸處靈明，何須他覓？」遂豎拂云：「會麼？烏鴉藏玉樹，泥牛舞碧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黑狗白雲蹄。」進云：「宗旨已蒙師指示，曹溪一滴事如何？」師云：「泥牛翻白浪。」僧禮拜。又僧問：「金風吹落林間葉，還有不落處也無？」師云：「古榦赤條條。」進云：「曹溪水白浪滔天，還有無波浪處也無？」師云：「大地盡皆濕。」僧拜。又僧問：「擊鼓陞堂即不問，獅子出窟事如何？」師云：「一聲哮吼驚天地。」進云：「青龍崗上生波浪，九曲池中水逆流。」師云：「未具牙爪在。」僧呈坐具禮拜，師下座。
結制上堂。師豎拂云：「會麼？活潑潑，觸處靈明；圓陀陀，隨緣無礙。遍法界，不離當處；該萬有，只在目前。無古無今，貫通三際；非彼非此，坐斷十方。歷劫孤明，阿誰無分？若能直下領略，且喜窮子歸家。其或擬議思量，枉受伶俜辛苦。」又豎拂云：「會

麼？鐵犬吞大象，石女模螺蜇。今日是結制之辰，乃有沈居士宿稟善根，不忘付囑。建此法幢，令堂太宜人設齋，邀同眾居士入山，請山僧敷揚般若。佛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既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則十方世界無邊香水海，百億須彌、百億日月、森羅萬象、草木叢林，盡入山僧大光明藏中。既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則若聖、若凡、若人、若天、若修羅、若餓鬼、若地獄、若畜生，悉皆成佛，證大解脫，個個得真如三昧、一相三昧、一行三昧、無緣三昧直道。作麼生是平等性智？不因西風起，爭得樹頭紅？」僧問：「大開爐韛，急撾毒鼓，選擇聖凡句，請師指示。」師云：「杲日輝輝。」進云：「瞿曇已滅度，彌勒未降生，阿誰得中？」師云：「大眾濟濟。」進云：「銅頭鐵額漢，如何相見？」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只如無位真人又作麼生接待？」師便喝，僧禮拜，師下座。

上堂。「漫天網未張，唬得金烏藏海底；塗毒鼓纔振，驚起玉兔上松稍。藏白額於煙雲，籠金烏於寨嶺。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籬菊呈祥，芙蓉現瑞。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境界？」豎拂云：「會麼？山頭白浪湧，海底火正紅。」拈拂，下座。

上堂。孝廉唐祈遠居士設齋，請師求懺宿業。師陞座云：「杲日初昇，大地濃霜盡消滅；微火乍降，萬山薪積頃成灰。任他黑業冰堅，憑我智慧了卻。」喝一喝云：「若向這裏會得，霜也日也、薪也火也、愚也智也、罪也福也、染也淨也、煩惱也菩提也、生死也涅槃也，悉皆消滅。何故？清淨個中，元無他物。今日祈遠居士，乃唐司馬大公子也，身處孝廉不受五欲，弘荷大法不昧初心，決志禪門棲心淨土，恐有無始業債以為障道因緣，特擔錢糧入山禮懺，請山僧舉揚般若以消宿業。古云：『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無時罪亦忘。罪忘心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所以三祖參二祖云：『弟子罪障深重，乞師懺悔。』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打箇反觀，良久云：『覓罪性了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悔竟。』居士若向這裏會得，即如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當下清淨。會麼？更有箇末後句舉似：石女穿針挑蜀錦，木人搓線繡鴛鴦，欲知懺悔真真意，好向其中仔細參。」西堂出問：「弁山峰頂雲靄靄，太湖波底月團團。是何意旨？」師云：「籬邊黃菊秀。」進云：「即今鐘鼓交參，居士臨筵，萬象森羅咸皆稽首，是甚麼時候？」師云：「日午打三更。」進云：「只如月落雲收、光境俱忘。請師再道。」師云：「且喜太平。」進云：「明暗雙雙俱不炤，未審此時作何活計？」師云：「椰栗橫擔不顧人。」堂禮拜云：「不登弁峰極目望，怎識太湖涯際寬。」師云：「切莫草草。」又僧問：「了則業障本來空。為甚麼瞿曇不免金鎗之厄？」師云：「鐵馬趁泥牛。」進云：「及乎未了者則何如？」師云：

「金烏啣玉兔。」僧拂坐具云：「學人縱橫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擊香臺下座。
上堂。「扶桑日出，須彌突兀。北俱盧洲人無貪欲，南閻浮提衣足食足。特地報知，莫生疑惑。且作麼生是不疑的事？」良久云：「靜倚長松忘百慮，抬頭秖見帝王家。」下座。
上堂。師陞座云：「颯颯西風，片片白雲繚亂舞；澄澄碧漢，團團明月逞全輝。不離寂場，千江有水千江月；無心舒卷，萬峰鎖住萬峰寒。炤無炤功，無炤何妨曾炤；來無來相，無來豈礙常來？古今印同，十方合一，人人炤燭，個個現成。會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遂豎拂，下座。
上堂。「孟冬初臨大地，朔風寒徹骨；一陽纔復乾坤，萬象氣稍和。茅筍土底抽芽，水仙盆中發笑。梅蕊含玉粒，茶花吐珠璣。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咦！黑帝令行猶正切，那許東風弄柳條。」下座。
天台護國寺僧月堂，紹興府眾鄉紳，錢相國麟武，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余太史武貞，吳孝廉佩茲，及眾文學居士，致書備禮上弁山白雀寺設齋，請師住護國寺。上堂乃云：「好音在耳，歷歷風生彌六合；真機滿目，明明萬象遍乾坤。左之右之顯神通，江北江南何須覓。會麼？今日天台護國寺月堂，同眾居士，至弁山設齋，請山僧過天台。山僧以弁山期限未滿，待三年後方可同諸公搬磚弄瓦、運水打柴，發揚無為以助國化。且作麼生是無為底事？戶外竹風聲細細，澗中流水響潺潺。」僧問：「師搭紫衣登寶座，未知說法度何人？」師云：「霜花滿地。」進云：「三冬瑞雪家家有，何須特地又相為？」師云：「秖為狂徒渾不薦，所以今朝為指明。」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不因柳毅傳書信，怎得家音到洞庭？」進云：「說法度人蒙師示，應請天台事若何？」師云：「古路風霜細。」進云：「嶺上寒梅纔放蕊，江南早有十分春。」師云：「我這裏無此閒事。」僧禮拜，師擊禪床，下座。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南北嶺頭雲，片片冰花就。東澗西溪凍斷流，猶若銀絲穿古岫。大眾！正恁麼時，寒威沉沉，朔風凜凜。且道是何人境界？」良久云：「一片長空渾若洗，兩輪日月壯山河。」僧問：「凜凜朔風寒徹髓，迸出梅花遍界香。正當恁麼時，和尚作麼生慶賞？」師云：「紅爐添白炭，滿酌并淺斟。」進云：「慶賞一句蒙師指，醉人歸去事如何？」師云：「紅羅帳裏睡昏昏。」進云：「眉毛尖上呈春色，大地全彰白玉洲。」師云：「切莫逐境漂流。」僧禮拜。又僧問：「如何是熾然不二句？」師云：「朔風凜凜，雪花片片。」進云：「恁麼則徹骨徹髓無縫鏝，

透頂透底絕遮攔。」師云：「正好三十棒。」進云：「不涉功勳，豈受賞罰？」師云：「猶有不涉在。」僧拜，師下座。
上堂。「主山高，案山低。白虎長，青龍短。洗缽崖前觸著磕著，迎聖道上往往來來。且道是何人境界？咦！不因樵子徑，怎到葛翁家？今日是沈居士身染微恙，道友莫居士等，特擔錢糧入山飯僧，更請山僧陞座舉揚般若，以消夙業，更祈世壽與佛壽綿長，色身同法身堅固。須知古人有語：『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且道實相作麼生念？」良久云：「木人醉倒乾城裏，石女吹簫入畫樓。」豎拂，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一，枯木生銀華，千峰咸玉聳，萬水總白霞。古渡迷過客，林深隱樵家，鳥道無蹤影，玄途安可誇？大眾！正恁麼時，六花現瑞，寒光散彩。且道是正位一色也？今時一色也。會麼？琉璃殿上君臣合，珠玉簾垂父子同。」僧問：「雪覆青山頂，梅花唱好音。這段風光事，受用是何人？」師云：「頑石無高下。」進云：「花落雪洋時，還成甚麼境？」師云：「東湧西沒。」進云：「恁麼紅日當空炤，清波遍界流。」師云：「興波作浪。」僧禮拜云：「幾番徹骨寒風盡，枯木花開色更濃。」師云：「不是時節。」又僧問：「朔風凜凜通身是，寒徹髓底事如何？」師云：「秖要大家知。」進云：「徹髓一句蒙師指，迸出紅輪又若何？」師云：「炤天炤地。」僧禮拜，師下座。
解制上堂。「一百二十日修煉般若，結制於圓覺體中。一千四百四十時究無上道，解制於光明藏裏。其結也，枯木寒崖，滴水滴凍，壁立萬仞，凡聖不通，掃蹤絕跡。其解也，陽和氣轉，一葉一花，聊通一線，僧俗曾會，覿體全彰。結解且置，秖如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乾坤撲落須彌倒，透出虛空外面行。」便下座。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二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上堂

唐孝廉祈遠居士請師烏鎮圓義庵上堂。師陞座云：「靈機未動，十方剎海冷沉沉；智境纔彰，覿面當陽明歷歷。寸絲不挂，何妨戒定慧以薰修；不立一塵，豈礙萬象森羅而依附。孤迥迥，穿過鐵壁銀山；峭巍巍，透徹金輪水際。其大也，包括虛空；其細也，纖毫無間。坐斷千差路，掃除凡聖名。若能直下承當，始信本來是佛。」遂豎拂云：「會麼？蒼蒼弁嶽摩今古，新新花柳醉遊人。」下座。問荅不錄。

蔣夫人壽誕，請上堂。師陞座云：「蕩蕩和風，起寒塞之柳眼；輝輝煦日，發枯稿之花心。蘭萼騁香機，桃李舒豔質，韶光彌而六合滿，春色臨而宇宙新。添一紀而萬紀同庚，增一福而百福齊舉。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良久云：「十二朱門添吉慶，三千玉閣靄祥雲。」下座。問荅不錄。

長興孫夫人壽誕請上堂。師陞座云：「金籠放鵲，願壽命之龜年；畫像呈詩，祝永齡于鶴筭。誦經禮懺，宿業頓爾冰清；供聖齋天，福壽綿然滄海。同虛空之不老，等松柏以長青。若能當下知歸，方知定有餘慶。會麼？權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今日長興孫夫人天命之年，入山禮懺飯僧，更請山僧說法以延福壽。雖然，須知福壽之根本始得。」遂豎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過去無量劫無量劫生日秖是這個，今日生辰也秖是這個，未來無量劫無量劫生日也秖是這個。會麼？如此會得，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作麼生是向上一竅？」良久云：「白雲淡蕩西風急，刺破髑髏阿個知？」僧問：「諷經延壽即不問，臥月眠雲時如何？」師云：「刺破你腦殼。」進云：「黃金殿上金鳳舞，白玉階前玉雞鳴。」師云：「非汝境界。」僧拜，師下座。

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紹興府眾鄉紳胡冏卿璞菴、陶少府石梁、劉納言念臺、董寶卿皇庭、徐兵憲檀燕、王制憲峨雲、丁宮坊歐石、邢天部淇瞻、倪侍御三闌、余殿撰武貞、孝廉史汝諧、凌二鉉，及眾文學居士等，自弁山請師於戢山戒珠寺開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秉三皇之敕令，行五帝之仁風，四海尊崇，萬邦仰望，奉為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拈云：「此一瓣香，稟忠孝以生成，統三綱而和暢，奉為現前大護法胡、董、劉、徐、陶、王、丁、邢、倪、余等一班宰官，洎居士檀越等，伏願道德與聖德同修，君命共至命齊布。」又拈云：「此一瓣香，出

自摩竭提國，長在弁嶽峰頭，三玄三要以薰修，五位君臣而建立，爇向爐中，端伸供養顯聖堂上圓寂先師湛然澄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白槌竟，師云：「若論第一義，五目不能觀，六通豈可及？諸佛不到處，難話祖師機。實相本無名，言論難開口。直得心思淨盡萬行空，餘一段靈光，處處顯露。明明不昧，寂寂無私。本自現成，阿誰無分？」遂豎拂云：「會麼？泥牛撞倒須彌頂，木馬嘶乾四海雲。」西堂孤崖問云：「越地雙獅吼，龍象盡交參，威振大千句，當陽請舉宣。」師云：「金花遍界新。」進云：「滿盤都托出，誰是知恩者？」師云：「寶劍贈與烈士。」進云：「恁麼則恩歸有地。」師云：「阿誰無分？」進云：「今日人天交集會，騰騰瑞氣滿精藍。」師云：「且喜天下太平。」堂禮拜。僧問：「諸佛不到處，難話祖師機。祖師機即不問，如何是諸佛不到處？」師云：「黑漆漆。」進云：「恁麼則越州石鼓驚天地，引得泥牛就地來。」師云：「烏龜飛上天。」僧拜師，下座。上堂。「金烏乍起，紫氣騰騰，玉兔高懸，寒光淡蕩。戢山亭上，物色鮮明，如來藏中，境界殊勝。直示臨濟三玄三要，發明洞上五位正偏，父子功齊，君臣道合，功位全彰則且置，功位俱隱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泥牛踏翻潭底月，木馬嘶風透碧霄。」僧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云：「爐中香裊裊。」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石女夜不眠。」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秋到樹頭赤。」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泥牛上五台。」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黃葉頗相似。」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踏破波底月。」進云：「恁麼則父子功齊，君臣道合。」師云：「閒言語。」僧拜。又僧問：「獅王哮吼戢峰前，獅子增威異獸潛，是甚麼時候？」師云：「日輪當午。」僧拂具云：「恁麼則露爪張牙去也。」師云：「看箭！」僧呵呵，遂拜。師云：「頭落也不知。」便下座。

上堂。「秦山卓爍，鑑湖寥廓，爐峰岇崿，會稽咭呿。昨夜一陣西風起，滿山黃葉盡零落。會麼？須彌[跳- 兆+孛]跳三千界，磉礅花開百億春。」下座。

上堂。「生而無生，千紅萬紫，爭奇巧滅而不滅，滿林黃葉盡消磨。」遂豎拂云：「且看山僧拂子，還是生耶？滅耶？來耶？去耶？有耶？無耶？常耶？斷耶？會麼？石女驚殘夢，木人解唱歌。今日是躍雲禪師四七之辰，其徒自得設齋，請山僧陞座說法，以此般若功德增崇品位，莊嚴報上。且道薦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秦望青松古，戒珠戢花香。」僧問：「生不曾來，死不曾去，為甚麼又有生方之說？」師云：「黃花遍地開。」進云：「即

今彌陀又在甚麼處？」師云：「七寶池中光燦爛。」僧合掌云：「恁麼謹？」師云：「未夢見在。」進云：「作甚麼便得高超去也？」師云：「秦望山頭雲。」僧拜。又僧問：「彩雲生滅即不問，即今立處請指示。」師云：「鑑湖波底月無形。」進云：「恁麼泥牛踏破峰頭月，脫體全彰海底眠。」師曰：「浴鵝池上放光明。」進云：「幸到源頭清徹處，漚生漚滅水無痕。」師云：「你不知去處在。」僧拜，師下座。

上堂。「萬象森羅盡說法，露柱燈籠常咭呿。諸人何故不自知，更用山僧來叨咀，不叨咀，爬下眠床穿著襪。」遂豎拂云：「文殊菩薩現普現色身三昧，鑽入你諸人眼睛裏去也。會麼？」良久云：「滿林黃葉地鋪錦，朔風炭冷水成冰。」僧問：「金鎖玄關即不問，慧鏡閣中是何人所居？」師云：「烏龜飛上天。」進云：「恁麼則不必猜疑去也。」師云：「阿誰無分？」僧作插香勢云：「還許學人恁麼相見否？」師云：「不許。」僧拂坐具云：「不恁麼去也。」師云：「放汝三十棒。」擊香臺，下座。

上堂。「本來恒寂寂，施為動作遍乾坤；用處常空空，見色聞聲沒半點。沒半點處，萬別同途；遍乾坤時，千差一致。空中鳥跡，水底魚蹤。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孤猿叫落三更月，野鳥啼開四季花。今日是星樓祝居士，為薦令先君設齋，請山僧陞座說法，以此功德追薦見泉處士莊嚴報境。大眾！且道見泉處士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蓬萊三島神仙住，九品蓮臺佛祖行。」僧問：「世尊道：『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即今見泉處士生耶死耶？」師云：「雲鎖長空日不見。」僧呈具云：「若於個中能領略，朝生暮死不相關。」師云：「三十棒。」僧拜云：「謝師荅話。」師下座。

上堂。「孤圓活潑，人間天上盡該羅；廓徹靈明，十方三世總無隔。四聖六凡等有，青紅赤白無依。心佛生從來一體，儒釋道本自無差。若向這裏承當，直下現成受用。」遂豎拂云：「會麼？」良久云：「白雲常自來青嶂，明月何曾離碧天。」僧問：「儒釋道無差，為甚麼門庭各立？」師云：「黃葉飄飄。」進云：「大有人不肯，師又作麼生方便？」師云：「朔風自凜凜。」進云：「恁麼則一輪杲日無違背，團團水月影難分。」便拜，師曰：「正好著力。」又僧問：「長空雲散現杲日，大海波澄露錦鱗。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凍斷五雲溪。」進云：「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云：「三江潮頭息。」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戢山亭[跳- 兆 +孛]跳。」僧拜，師下座。

上堂。豎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葴山亭[跳- 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撞破天王腦殼，東海龍王鮮血迸流。天下覓醫人，將閻羅王腳跟一艾爇，大唐天子通身慶快。會麼？今日是俞居士同令堂及眾夫人設齋，請山僧陞座說法，為大眾結般若緣。且道如何是般若？」良久云：「黃牛頭上兩個角，草鞋肚裏四條觔。」僧問：「千尺寒松秀，金鸞石鳳啼。是何意旨？」師云：「石傘峰頭傳消息。」進云：「是阿誰的境界？」師云：「五雲溪畔長冰花。」僧拜(師下座)。

上堂。「飄零黃葉，傳古佛之家風；游衍行雲，顯當人之面目。稽山寂寂，西來大意全彰；爐嶽巍巍，列祖真機獨露。戒珠閃爍，慧鏡常明。一道神光，貫徹今古。會麼？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今日是邢吉先居士設齋，為山僧慶誕，請陞座說法，為大眾結般若緣。即此以祈居士智門了辦，道果圓成。大眾！且道圓成一句作麼生舉揚？」良久云：「轉功就位琴堂冷，退位朝君古殿寒。」便下座。

解制上堂。「把住也，結定布袋口，封住拄杖頭，鐵壁銀山，鳥不飛度，直至三江浪息，大地波沉；放行也，陽和氣轉，遍界春回，直得枯木生花，冰河發焰。正當恁麼時，還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莫有逞驢唇馬嘴者？出來吃棒。」僧問：「把住放行即不問，當體無依事若何？」師云：「今朝臘月八。」僧拂袖云：「恁麼無掛礙，隨處逞風流。」師云：「三十棒。」進云：「凍雲飛盡孤輪迥，徹底無私遍界輝。」師豎拂云：「跳不出這一重。」僧喝，禮拜，師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湖城錢夫人設齋，請師陞座。云：「三春已過韶華老，李白桃紅何處討？菜花滿地黃如金，燕子梁間指示人。」遂豎拂云：「會麼？於此會得，頭頭釋迦出世；於此不會，步步彌勒下生。」良久云：「鳥啼花發笑，雲興宇宙清。今日是湖城錢開府老夫人及眾比丘尼送法衣上山，設齋修福延生，請山僧陞座，為眾結般若緣。且道般若一句如何舉揚？夏初日漸暖，行人盡解襟。」後堂素朴問：「高提祖印，最上一乘，弘範毘尼，一乘最上。今日和尚二法並談，施主功德還有邊際也無？」師云：「弁石播苔痕。」進云：「青龍峰頂獅子吼，百千群品證無生。」便禮拜。師云：「非為分外。」遂下座。

上堂。崇禎甲戌年十月望日，龍華結制。唐孝廉祈遠居士，請師陞座。拈香畢，乃云：「世尊初成道日云：『奇哉！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儒書亦云：『在明明德。』《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昨夜青龍崗起舞，花石澗[跳- 兆

+孛]跳，驚得獅子巖，向象王峰鼻孔裏藏身，直得彌勒峰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他道皆自明也，皆自明也。會麼？晝午月明皎，夜半日輪紅。山僧一向有病，佛法付在首座。杜絕人事，以盡殘喘。清晨內外大眾誠心跪請，故不得已乃陞此座。」遂豎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現現成成個個具足。其或未然，可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念茲在茲，如雞抱卵、如貓捕鼠。打成一片，情境俱亡，見色時不知色，聞聲時不知聲。忽爾觸著囚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更有末後句，舉似大眾，一月印千江，千江同一月。於斯會得時，烏龜喚作鱉。」西堂離言問云：「不問洞上舊家風，請指龍華新氣象。」師云：「寶珠池內水長流。」進云：「秖如凍雲彌布，日月潛輝。又作麼生？」師云：「家家圍爐添白炭。」進云：「恁麼則泥牛耕破龍崗脈，桃花依舊笑春風。」師云：「未是龍華氣象在。」堂一喝，師云：「今日不打你。」堂禮拜歸位。僧問：「陞堂即不問，捲席意旨如何？」師揮一拂。進云：「朔風吹黃葉，明月下太湖。」師云：「非汝境界。」僧禮拜，師拈拂，下座。

上堂。解制，嚴充涵、唐祈遠、嚴淳之、沈仁叔、丁子敬、丁逸群、姚聖錫、王禹南、朱心印、李明吾，暨眾居士等，請師陞座。師豎拂云：「會麼？一向把住，今日放行。其把住也，山河失色，截斷眾流，波瀾不生，魚龍潛躍黑漆漆，無聲無臭，六戶不通風。其放行也，幽蘭現瑞，百草排芽，柳眼重新，乾坤增彩明晃晃，在前在後，宇宙咸光輝。秖如放行把住二俱不涉，諸公作麼生商量？」良久云：「石女慣吹無孔笛，木人善弄沒絲絃。今日一期圓滿，莫有悟明自心者，出來與汝證據。」僧問：「來去主賓即不問，五位功勳事若何？」師云：「木人慣弄無孔笛。」進云：「如何是向？」師云：「且莫妄想。」進云：「如何是奉？」師云：「秖要歸家。」進云：「如何是功？」師云：「鋤天掘地。」進云：「如何是共功？」師云：「木人舞袖歸來晚。」進云：「如何是功功？」師云：「石女謳歌罷戲場。」進云：「不涉功勳句子，再乞垂慈。」師一喝。僧禮拜云：「古風來鷲嶺，今日始重光。」師云：「閒言語。」又僧問：「正當解制即不問，放下一句事如何？」師云：「橫肩拄杖。」進云：「虛空昨夜傳消息，驚動垂楊兩岸搖。」師云：「切莫東逴西逴。」僧禮拜。又僧問：「滴水滴凍即不問，大地回春事若何？」師云：「處處山花粧得巧。」進云：「恁麼則蕩蕩東風若管絃，驚醒多人開夢眼。」師云：「十字街頭，一任東逴西逴。」僧禮拜，師下座。

崇禎八年乙亥八月，師從天台回龍華。孟冬望日結制，請上堂。師登座拈香畢，乃云：「經之綸禪和邀同眾上座，請病朽陞堂，舉揚

這一個。」豎拂云：「會麼？覿面無向背，當處絕遮攔。無向背處，嚴密不通風，絕遮攔時，行藏難著眼。為萬物之本，作生佛之基。三際凝然，十方不隔。要用便用，棒喝交馳明妙旨；要歇便歇，寂然無語顯單傳。正偏兼帶則且置，秖如不涉離微一句作麼生舉？」良久云：「象騎鐵馬行宇宙，烏龜騎鶴上崑崙。」首座歷然舉坐具云：「這個是無向背底。如何是絕遮攔句？」師云：「寒風颼颼。」進云：「是甚麼人境界？」師云：「無鼻孔長老。」進云：「不涉離微，請師再舉。」師云：「三冬無暖氣。」進云：「恁麼則九夏雪花飛。」師云：「未是時節在。」座禮拜。歸眾。知客問云：「人天交集，選佛場開。覿面相呈，請師的的。」師云：「弁山[跳- 兆+孛]跳。」進云：「久知個裏無多子，竿木隨身任縱橫。」師云：「花石澗邊行藏好。」進云：「不是特來陳舊話，秖因舉起又重新。」師云：「再犯不容。」進云：「莫將鶴唳喚作鶯啼。」師云：「錯。」客禮拜。又僧問：「結卻布袋口，封住拄杖頭，正當甚麼時候？」師云：「冰厚三尺。」進云：「還許傍通一線麼？」師云：「不許。」進云：「與麼則即今結制去也。」師云：「相逢莫出手。」僧禮拜。又僧問云：「大開爐鞴，鑄聖鎔凡，即今凡聖交參，請師妙手。」師云：「個個鼻孔遼天，人人腳跟點地。」進云：「倘遇無面目漢，和尚又作麼生款待？」師云：「三十棒。」僧拜，師拈拂，下座。

祈遠唐居士薦妹請上堂。師陞座云：「西風乍起，千林落葉盡歸根；玉露纔臨，萬派清流回源早。既爾轉功就位，全在得力兒孫。若乃借位明功，須知父祖不出。父慈子孝，嚴嚴密室不通風；君敬臣忠，巍巍寶殿排班早；直須正偏不立、手足情忘，一道虛明，觸途宛爾。會麼？今是金門唐氏法名大貞，頓捨塵勞，頃趨寶所。棄娑婆如涕唾，取極樂如上乘，親覲彌陀，記授蓮品。茲今五七之辰，乃兄祈遠居士入山飯僧，請山野陞座說法，薦拔唐氏大貞，增崇福智。大眾！且道作麼生是薦拔一句？」良久云：「寒潭月落泥牛吼，大野雲乾木馬嘶。」僧問：「大圓鏡中本無來去，即今亡者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秋色沉沉。」僧禮拜云：「出沒終不離乾坤。」師云：「寒光蕩蕩。」便下座。

季玉嚴居士同令堂太夫人請上堂。師登座云：「子湖狗子，飲盡趙州茶；南泉貓兒，喫卻乾屎橛。嘉州大象恨不伸，陜府鐵牛淚成血。木馬嘶風秋色老，石虎頻吞波底月。報君知，得不得，居士今能知時節，嚴太夫人亦歡悅。大眾！且道如何是那一節？」良久云：「象王鼻頭長，波斯面孔黑。」季玉居士出問：「古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則法堂前草深一丈。』未審今日弁山草深多少？」師云：「三長兩短。」士轉身顧視一拜。師云：「恁麼則露

裸裸地。」進云：「草枯鷹眼疾。」師云：「只恐不知春。」進云：「和尚快下座。」師云：「秋色滿庭。」進云：「雪盡馬蹄輕。」師拂拂顧眾，下座。

雲門先和尚九周年上堂。師陞座云：「先師自丙寅年臘月初四日去世。」遂屈指云：「丁卯年臘月一周年，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卻有九周年也。雖去世九年，元不曾離今日。雖不離今日，卻又去世九周年。且作麼生話會？若也未會，病朽為汝舉揚正偏五位，以報先師恩德。」遂喝一喝云：「病朽未出法堂，元無此一喝。既登此座，方有此一喝。是正中偏也。即此一喝，當處寂然，是偏中正也。即此一喝，不帶名言，是正中來也。今對諸人有此一喝，你等諸人因此一喝得知本有，是兼中至也。我此一喝，聖凡情盡，能所兩忘，妙盡有無，是兼中到也。以濟宗論之，正中偏，奪人也；遍中正，奪境也；正中來，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即玄要妙旨也。以雲門宗論之，即此一喝應彼來機，謂之函蓋相應句。即此一喝凡聖掃除，絕彼知解，謂之截斷眾流句。即此一喝問事荅事，問理荅理，謂之隨波逐浪句。以為仰宗論之，即此一喝直顯大月輪三昧，謂之圓相。即此一喝，示向上一機，謂之暗機。即此一喝元從自心流出，謂之意語。即此一喝，見者聞者默默知歸，謂之默謂。即此一喝無量妙義一時收盡，謂之義海。即此一喝四十二字母及世間文字無不統攝，謂之字海。以法眼宗論之，即此一喝直示一真法界，謂之總。即此一喝有炤有用，有收有放，有賞有罰，謂之別。雖縱奪賞罰之別，總歸一心，謂之同。雖同一心，縱不是奪，賞不是罰，謂之異。雖賞罰收放之異，咸成一個自己，謂之成。雖成一體，不妨殺活縱奪，各住本位，謂之壞。非惟一喝如然，至于一棒一拂，一句一字，乃至揚眉瞬目，折旋俯仰，莫不皆然。諸方野狐禪以達磨對梁王實無功德一語，謂之濟宗；以人天小杲一語，謂之洞宗；又有一等以棒喝謂應酬虛套，盡屬支離邪解。故病朽發明此旨，勿使後學蹈於邪坑。」復喝一喝云：「且道此一喝是正耶？偏耶？人耶？境耶？三句耶？圓相耶？六義耶？若簡點得出，則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可到先師座前觸禮三拜，先師為汝說破。」首座出問：「和尚未出方丈先，雲門及五家宗旨宛然，至于陞堂就座，也是畫蛇添足。未審和尚以為何如？」師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過碧巖前。」進云：「與麼則十方原不隔，今古一毫端。」師云：「峰巒挺秀，鶴不停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師云：「未許話會在。座禮拜歸位。」僧問：「長空日落峰含翠，老樹雲凝塔影閒。正當恁麼時，雲門和尚還應供否？」師云：「冰河燄燄。」進云：「與麼則銀浪湧山頭。」師云：「雪花

片片。」進云：「一自優曇開越嶺，至今清味徹苕溪。」師云：「切莫妄生節目。」僧禮拜。僧問：「五家門庭蒙師指，雲門大師面目在甚麼處？」師云：「描不成，畫不就。」進云：「南北山頭雲，寶珠池內月。又作麼生？」師云：「還許話會麼？」僧禮拜云：「謝師荅話。」師云：「未許話會在。」便下座。

解制。祈遠唐居士設齋請上堂。師登座云：「巍巍煦日添心色，蕩蕩和風起見塵。如此句中玄會了，依然墮在冷冰冰。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恁麼中不恁麼，解制何妨結制；不恁麼中卻恁麼，把住豈礙放行。正是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秖如功位俱隱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鐵馬空中吞皓月，泥牛生得一雙寅。」僧問：「三月安居徒自縛，請師為眾施寥廓。」師云：「拄杖橫挑撥亂雲。」進云：「縱橫一任天涯外，闐闐山林色色新。」師云：「眠牛嶺下且安身。」進云：「瀑落聲沉鳥，雲飛勢斷峰。」師云：「遊人獨自逞風流。」進云：「風流久操胡笳調，今日龍華值子期。」師云：「且莫草草。」僧禮拜。又僧問：「一鑑無私輝宇宙，晴空萬古絕瑕痕。正當與麼時，是解耶？結耶？」師云：「桃紅柳綠。」進云：「恁麼則一眾霑恩有地。」師云：「橫擔拄杖。」僧拂坐具云：「便獨步去也。」師云：「草履破雲行。」又僧問：「把定重關即不問，放開一線意何如？」師云：「緊峭草鞋，一任[跳-兆+孛]跳。」進云：「秖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又作麼生？」師云：「衲僧躋躋登堂後，檀越巍巍送供來。」進云：「與麼則雲移出谷渾無礙，月臨滄海任縱橫。」師便打，僧拜，師下座。唐祈遠居士至室中，問：「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云：「頭頭上了。」曰：「如何是參禪險難處？」師云：「切莫妄思量。」曰：「如何是參禪受用處？」師云：「全體絕遮攔。」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師云：「不是別人家裏物。」曰：「熟處難忘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曰：「風恬浪靜時如何？」師云：「全家安樂。」曰：「鐵壁銀山時如何？」師云：「莫向這裏躲根。」曰：「一念無私時如何？」師云：「正好喫棒。」士禮拜而退。

崇禎十年丁丑四月八日，江西南雲山慧燈寺說戒上堂。師云：「南徑荒涼，特為舉揚。慧燈燄燄，祖印重光。大明春色至，萬物盡芬芳。南雲遍覆娑婆界，一片風光滿上岡。於此會得，釋迦降生皆覿面。於此不會，依舊薰風度短墻。會麼？如或未知，且聽受戒。」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小參

住雲門小參。師舉：「《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大小永嘉秖道得一半，雲門即不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車兩輪，兩輪未轉車無用，兩輪轉處示車身。且道與永嘉相去多少？莫有與他出氣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寶鏡當臺，為甚麼胡漢不現？」師云：「賊身露也。」僧禮拜，師便打。

小參。舉起茶鍾云：「今朝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薩降生，向山僧茶甌裏洗浴。諸人還見麼？若如此見得，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於此不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若有通方作者，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雲門主人？」師云：「林中整日懽。」進云：「如何是雲門家風？」師云：「淡飯憑君喫。」進云：「客來以何款待？」師云：「黃蘆任意餐。」僧禮拜，師回方丈。

小參。「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靈雲見桃花是時節因緣，香嚴擊竹是時節因緣，玄沙[祝/土]指是時節因緣，乃至世尊夜睹明星，皆是時節因緣。秖於諸兄弟清晨下床，著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待客，燒香掃地，莫不皆是時節因緣。且道作麼生是自彰的理？還會麼？朔風徹骨人皆委，霜花滿地阿誰知？」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云：「翠竹搖風聲颯颯。」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整日無事做，閒步竹林中。」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踢斷五雲溪。」僧禮拜。

小參。「方纔過元旦，不覺三十日，梅蕊已飄空，堤柳含煙綠。林遠和風輕，山深寒氣毒。覿面已相呈，薦取那一著。大眾！且道如何是那一著？會麼？綠竹無向背，青松絕往還。」便歸方丈。

小參。「春風蕩蕩，春雨霏霏。泥濘路滑，行人濕衣。就裏暗通消息，那個男兒知歸？且道通個甚麼消息？會麼？順風過若耶，隨流落鑑湖。」

小參。「三尺冰河連底凍，數竿枯樹盡銀花。太陽一出峰頭外，清潭依舊走魚蝦。見色明心雖好事，撒瞎時人幾眼沙。莫有清淨寶目不受翳障者麼？出來高鑒看。」時有僧出云：「獅兒獨吼雲門裏，杳象群藏北斗中。」師作嗄嗄聲。僧拂袖云：「嶺外彰爪牙去也。」師云：「這野狐精。」又僧問：「富翁錦上重添錦即不問，

孤鴈寒江事若何？」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進云：「凍灘獨立遲春信，為甚不見東風弄柳堤？」師云：「寒氣太重。」僧云：「何時得一聲嘹喨斜陽外，帶得平安書信歸？」師云：「一枝梅蕊傳消息，萬里山河享太平。」僧禮拜，師回方丈。

小參。「越州一朵梅，爐峰東畔西，有人玄會得，綠竹放紅絲。會麼？會即便會，不許節外生枝。若要節外生枝，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有僧問：「如何是威音那畔事？」師云：「石傘峰[跳-兆+孛]跳。」進云：「恁麼則離家轉卻雲山外。」師云：「伶俜漢。」進云：「過在甚麼處？」師打云：「教你不要節外生枝。」僧禮拜，師回方丈。

住延慶小參。「一段真風本現成，當人何必苦追尋。森羅萬象舒光彩，隨緣用處即天真。眾兄弟做工夫，不可驅昏敵散、不可斷妄求真、不可高標聖境、不可希圖悟門、不可沉空滯寂、不可流浪前塵、不可舉處承當、不可即念即真、不可撥波求水、不可妄認身形。若能如是行去，正所謂當處即天真佛也。雖然，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且道如何是向上竅？」良久云：「杲日無私炤，任運過西峰。」僧問：「桃花三月茂，梅蕊雪中香。」提起坐具云：「未審此枝花屬何境界？」師云：「冰河三尺浪。」進云：「葉落枝枯後又如何？」師云：「泥牛雪裏眠。」僧禮拜，師回方丈。

小參。「虛寂寂，明歷歷，舉步莫疑，動用不悉，遍滿乾坤，時人不識。釋迦兩腳舒，達磨惟面壁，彌勒呵呵笑，休更生疑惑。大眾！作麼生是不疑惑的事？颼颼林上葉，飄飄舞太虛。」僧問：「水窮山盡向甚麼處著腳？」師云：「坐看雲起時。」進云：「虛空粉碎，如何下手？」師云：「泥牛吼水面。」進云：「空懸爍爍一龕燈。」師便打，僧禮拜。

小參。「一個話頭明歷歷，內不出兮外不入，忽然驀地爆一聲，方始徹皮又徹骨。大眾！徹皮徹骨即不問，作麼生是爆底事？還會麼？疏疏翠竹通身冷，皎皎澄潭徹底寒。」

小參。「朔風凜凜逼人寒，大地霜花添瑞色。滿目文殊是對談，休向南方尋知識。南方知識即不問，作麼生是對談底事？」良久云：「翠竹枝頭冰葉重，烏鴉體上冷毛輕。」僧問：「古云：『直饒學到佛邊事，猶是錯用心。』畢竟如何始得相應？」師云：「鞋薄腳底冷。」進云：「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為甚麼又道個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師云：「衣短肋下寒。」僧禮拜。又僧問：「即心即佛則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師云：「翠竹濃霜重。」進云：「恁麼則脫體無依，迥然獨露。」師云：「水中已生骨。」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來年二三月。」僧禮拜。

小參。「百歲光陰一夢周，幾番歡喜幾番愁。一聲雞唱惺惺也，苦樂盈懷秖自休。人生在世，總是一夢而已。或夢做輪王，統御四天下。或夢入山林，修無上佛道。或夢轉法輪，度無量眾生。或夢做菩薩，行六度萬行。或夢修十善，而報生三天，受享快樂。或夢造十惡，墮於三塗，忍無量苦。忽然一覺，如大夢醒，始知從前所作所為了不可得。知醒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直得默休而已。莫有百花林裏過一葉不沾身者麼？出來與雪上座相見。」時有僧出問：「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何是非幻一句？」師云：「石女唱山歌。」僧禮拜。

小參。「年新月新日又新，和風吹破碧潭冰，慇懃報與諸禪者，烏龜騎鶴上崑崙。烏龜騎鶴即不問，且道作麼生是新年底事？」良久云：「陽和布德澤，桃李又重新。」便歸方丈。

小參。「一碗無油燈，歷歷甚分明，晝夜無私炤，達者暗裏驚。炤即不問，作麼生是燈？」遂豎拂云：「徹地通天光燦爛，老少盈懷任意觀。」

住龍華小參，師登座云：「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茅，普光殿建於目前。宇宙高人出出入入乾坤道者，往往來來。性海悟於剎那，行門成于頃爾，星霞散彩，日月舒光。正恁麼時，成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四海衲僧明正化，十方檀越助無為。」僧問：「新年佛法則不問，莖草現瓊樓是何人境界？」師云：「一枝梅蕊傳消息。」進云：「丈室現三萬二千獅子座，還是神通妙用，還是法爾如然？」師云：「處處陽和大地春。」進云：「我佛成道，長者施園，獲何功德？」師云：「遍界不曾藏。」僧禮拜云：「弁山騰瑞氣，霄漢產祥光。」師云：「莫眼花。」又僧問：「上香呈般若，點燭布禪機。秖如未上香時，般若在甚麼處？」師云：「雨打階前濕。」進云：「般若已蒙師指示，新年佛法事如何？」師云：「爆竹一聲除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進云：「恁麼則道場建處祥雲集，佛法興時秀水朝。」師云：「也不為分外。」僧禮拜。

小參。「玄鳥來翼，蒼庚初鳴。桃花結蕊，雷霆發聲。西來大意全彰，祖師巴鼻獨露。正恁麼時，截斷眾流即不問，隨波逐浪一句作麼生道？柳眼乍開風日暖，山河無處不新機。」有僧出問：「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是甚麼消息？」師云：「老筍抽芽。」進云：「梅花飛片玉，桃蕊吐紅霞，仗甚麼人恩力？」師云：「太湖波底月，弁山崖畔春。」禮拜。

小參。「一向恁麼，一花一彌勒，一葉一釋迦，頭頭顯妙，處處呈奇。一向不恁麼，削跡吞聲，壁立萬仞，孤迥迥，峭巍巍，三世諸佛無開口處，歷代祖師無措足處。且道二俱不涉作麼生商量？會

麼？無陰陽地草常秀，花發寒崖不帶春。」僧問：「今朝二月望，桃李花未放。如何是萬紫千紅境界？」師云：「今日是花朝。」進云：「花在那裏？」師云：「東山西嶺一枝紅。」僧禮拜。

小參。「兩輪日月快如梭，蕩蕩薰風度薜蘿，滿目清涼可人意，試問諸公會也麼？須領略，莫蹉跎，覿面當機如不薦，去問龍華阿逸多。莫有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麼？出來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問曰：「善財童子登妙高峰頂，為甚不見德雲？」師云：「綿密不通風。」進云：「為甚別峰又相見？」師云：「傍通一線。」僧禮拜。有居士問云：「特到龍華求佛法，慇懃秖見撒明珠。明珠即不問，如何是佛法？」師云：「今朝又起風。」進云：「起後如何？」師便打，士禮拜。

小參。「一向恁麼，秖是入廛垂手，隨波逐浪，殺活縱奪，收放自如。一向不恁麼，壁立萬仞，截奪眾流，魔佛不通，聖凡絕跡。其或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冰河發燄，枯木生花，石女吹簫，木人演武。秖如恁麼也沒交涉，不恁麼也沒交涉，恁麼不恁麼總沒交涉，且作麼生？」良久云：「大海不容明月炤，禪室豈留半夜燈？」僧問：「如何是恁麼一句？」師云：「清流落太湖。」進云：「如何是不恁麼一句？」師云：「弁山絕消息。」進云：「如何是恁麼中不恁麼？」師云：「弁山峰頂雲，太湖波底月。」進云：「如何是不恁麼中卻恁麼？」師云：「太湖波底月，弁山峰頂雲。」僧禮拜。

小參。「因中明果德，果後施因行。因行一齊彰，聖凡無二道。既無二道，則知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竟。如是則知亙古亙今秖是一念，無凡聖、無得失、無是非、無生佛，無有無塵塵爾剎剎爾，處處綠楊堪繫馬，頭頭顯、物物露，著著全是祖師機。於此會得，總是建化門頭邊事。須知更有向上一著子在。」良久云：「木人纔撫掌，石女笑呵呵。」僧問：「寒山雪覆烏藤樹，枯木逢春花再開，是如何？」師云：「九夏雪花飛。」進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秖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進云：「撒手懸崖下，分身遍剎塵。」師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云：「瞞人不少。」

住白雀小參。師舉：「船子偈云：『三十年來江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南山竹，不計工程得便休。』大小般子雖是落草求人，大煞勞嚷生。弁山即不然，數十年來山上游，草深林聚獸鳥稠，等閒撒個漫天網，也有金毛也有狐。只如野狐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斗子，惹得傍觀笑忻忻。野狐且置，莫有金毛獅子麼？出來抖擻爪牙看。」時有僧出，以坐具覆頭云：「和尚會麼？」師云：

「野狐精。」僧禮拜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云：「總沒交涉。」便回方丈。
小參。「頂門正眼，要在作者知歸。肘後靈符，須憑英雄提掇。殺活縱奪，珠走盤而盤走珠。人境交加，位轉機而機轉位。圓陀陀，體用一如。赤灑灑。逆順自在。且道是何人境界？」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師云：「倚門傍戶漢。一日飯遲。德山托缽向齋堂。」師云：「雖然正令全提，也是憐兒不覺醜。峰云：『這老漢！板未鳴，托缽向甚麼處去？』」師云：「不妨拶著。德山低頭歸方丈。」師云：「可惜放過。雪峰舉似巖頭。」師云：「辜負己靈。頭云：『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師云：「東家死人，西家助哀。山聞令侍者喚巖頭至，云：『汝不肯老僧那？』」師云：「陷虎之機。頭遂密啟其意。」師云：「巖頭道甚麼？一條拄杖兩人扶。山至來日上堂，果比尋常不同。」師云：「雖然將錯就錯，誰不識汝狼心虎膽。頭至法堂，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雖然，後來只得三年活。』」師云：「這裏有些子淆訛。莫是徒弟授記師父麼？且喜沒交涉。莫是神通知道麼？且喜沒交涉。莫是如蟲禦木麼？且得沒交涉。既不如是，畢竟作麼生？」良久云：「霜花和石冷，青松帶月寒。」
小參。「一段真光覿面來，何須特地強安排？神通變現無蹤影，秖在當人眼自開。」以拂子打圓相云：「此是真光，作麼生是眼開底事？」將拂子放開云：「此是眼開的事，作麼生是真光？會麼？山僧拂子是指月，山僧語言是話月。作麼生是真月？若會得真月時，無有聖凡大小得失是非，無有祖師機關，亦無衲僧巴鼻，亦無正偏五位，亦無三要三玄，亦無炤用人境，亦無三種滲漏。還會麼？塢內霜花滿，六合凍雲輕。」
住龍華小參。李祖虞居士請小參。師云：「業逐殘冬去，福同春日來，欲知個中意，泥牛上五台。會麼？今日是祖虞居士為薦孫氏孺人，請山僧小參，以此般若功德資助孫氏往生極樂。古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虛妄有生，生即無生。虛妄名滅，滅即無滅。既無生滅，即無來去、無彼此。無生滅，則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彼此，則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遂豎拂云：「會麼？殷勤為解丁香結，指出蓮花胎裏人。」僧問：「雲去雲來天本淨，蓮花托化事如何？」師云：「七寶池中香馥馥。」進云：「孝子忘卻思親念，吾師棒下長靈根。」師云：「親見彌陀別樣春。」僧禮拜，師歸方丈。
元旦小參。師登座豎拂云：「昨夜彌勒世尊降跡龍華，放玉毫相光，令諸世界合成一界；令森羅萬象草木叢林明暗色空諸色合成一色；令四生六道地水火風諸相合成一相，令四聖六凡若大若小、若

男若女若僧若俗，一切無明妄想智慧愚癡煩惱顛倒生住異滅一切心數之念合成一念；令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時合成一時。新舊不別，聖凡一體。正恁麼時，且道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弁山古澗波中石，花柳枝枝不帶春。」有僧出問：「今朝第一日，師登第一座。如何是第一句佛法？」師云：「雪覆青山峰不露。」進云：「恁麼則空裏銀石舞，無根樹生花。」師云：「沒卻汝頭。」僧禮拜，師回方丈。

小參。「三世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歷代祖師亦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天下老和尚莫不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悟入佛知見也。世尊拈花，皆是開示；迦葉微笑，是悟入也。馬祖一喝是開示，使百丈悟入也；黃檗三頓痛棒是開示，使臨濟悟入也。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是悟入也。方纔孟夏時節，榴花現瑞，梔子呈祥，玄符未挂，魔王膽落，菖蒲劍立平寰宇，金蓮拳打破虛空。正恁麼時，莫有悟入者麼？出來呈似看。如無，再過二三日，畫橈舞碧波。」僧問：「四月閑人少，農家盡插秧，覿面當陽旨，請師為舉揚。」師云：「山高水低。」進云：「當陽一句蒙師指，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云：「明月挂松稍。」進云：「恁麼則彌勒峰頭拍手笑，青龍崗上浪滔天。」師云：「浸殺你。」僧禮拜，師歸方丈。

壬申冬結制小參。「幾片白雲，露當人之面目；一輪杲日，顯佛祖之真機。更兼滿地霜花，況乃遍空冰冽。如此會得，歸家穩坐。如此不會，伶俜辛苦。會麼？」良久云：「木人唱曲渾閒事，石女吹簫始是奇。今日弁山結制之辰，山僧久病向不陞座。大總憲唐老居士具香儀，命祈遠居士入山，同長興眾居士啟請為眾說法。山僧久病，無法可說，有一則古語，舉似大眾。」遂豎拂云：「會麼？古云：『萬象之中獨露身』，這個是象，如何是身？」復搖拂云：「這個是身，如何是象？如此會得，弁山頂上七縱八橫。如此不會，老僧歸方丈去也。」便打。

元旦小參。「黃道啟文明，處處門符迎，新歲陽和布德澤，家家爆竹振堯年，冰花解而煦日威，柳眼開而和風力。蘭花挺秀，梅蕊含香，寒巖枯木，心回嶺頭，稿草芽發，森羅添吉，慶宇宙，湧祥光，正是轉位，就功時節。秖如君臣道合，父子如如，作麼話會？」良久云：「彈琴石女音聲美，鼓瑟木人韻調高。」僧問：「黃道文明啟，何人得所繇？」師云：「全賴東君力，處處強出頭。」進云：「恁麼則學人相見去也。」師云：「覿面相呈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云：「未在。」僧禮拜。又僧問：「東君昨夜傳消息，報道今年煦日新。如何是新的句？」師云：「百草頭邊楊柳青。」進云：「一毫端上呈春色，萬紫千紅遍界輝。」師云：「還

有春寒四十五。」進云：「新句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便喝，僧禮拜，師回方丈。

上元小參。「今朝正是十五，處處喧天鑼鼓，報道上元佳節，遍地燈毬亂舉。文殊大顯神通，諸人切莫莽鹵。若還逴得些兒，當處超佛越祖。作麼生是超佛越祖底事？柳眼乍開風細細，蘭香初起日融融。弁山三月安居，冬期已過，今朝正是正月十五日，雖不解制，一任東走西走；雖然放行，不曾動著半步。如此會得，太陽門下日日三秋。如此不會，不妨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會麼？山頭翻白浪，海底火正紅。」僧問：「把定重關經九旬，驀然打破事如何？」師云：「今日是元宵。」進云：「恁麼則展翅沖霄去也。」師云：「金翅鳥王當空。」進云：「縱橫奔出乾坤外，翻身踢破太虛空。」師云：「早被他拿下了。」僧一喝，禮拜而退，師云：「蝦跳不出斗。」又僧問：「百日期限今已滿，歸家底事是如何？」師云：「黑漆漆。」進云：「歸家後如何安養？」師云：「整理意氣新。」進云：「正當元宵節屆，和尚又作麼生慶賞？」師云：「燈花燦爛。」進云：「堂前瑞草傳消息，引得男兒滿面春。」師云：「三十棒。」僧禮拜，師(歸方丈)。

住戴山小參。「觸著磕著，無非本地風光；左之右之，全彰自己面目。拈起則該括森羅萬象，放下則迥脫虛寂孤明。即如不拈不放，如何為人？」良久云：「朔風大地寒，煦日花枝放。今進堂將一月了，莫有工夫透脫者？出來通個消息。」僧問：「拖泥帶水忘物我，大方獨步任騰騰時如何？」師云：「旭日炤窗前。」進云：「恁麼則踏破千江月，獨露戒珠光。」師云：「又有一重在。」僧禮拜云：「耀古騰今輝宇宙，衝開碧落任縱橫。」師云：「看取腳下。」又僧問：「虎頭帶角出荒草，未審以何為食？」師云：「吞卻你也不識。」僧拂坐具云：「橫衝直撞去也。」師云：「粉骨碎身。」僧一喝，師打一棒，便回方丈。

小參。「陽燄翻波五十年，空裏栽花顛倒顛。時人添得眼中翳，妄為山僧慶誕緣。須領略，莫遲延，擬議鷂子過碧天。」豎拂云：「大眾！且道山僧年紀畢竟是多少？」良久云：「秦望山頭翻白浪，鑑湖波底剔銀燈。汝等諸人一期將過，已過關者不在此限。若未過關者，古人云：『若究理坐看，一七若不悟明，截取老僧頭去。』今尚有二七日在，再加精進、再加勇猛，策勵身心。忽然一念相應，心華發明，炤十方剎，始不辜負結制參禪也。其或未然，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珍重。」

夜參

住雲門夜參。「一葉扁舟浪裏顛，絲綸拋去看浮錢。鉤頭忽爾金鱗現，不負漁翁冒晚煙。」遂以拂子作擲鉤勢云：「雪上座今夜拋鉤擲釣，莫有負命底鯤鯨麼？出來吞啗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云：「元來是個蝦蟆。」僧問：「如何是佛法？」師一喝，僧無語，師云：「果然是個死蝦蟆。」便打。
住龍華夜參。舉：「三祖云：『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又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大小祖師口門窄說，到這裏伎倆已盡。雪上座即不然，昨夜磉礅開花，露柱發笑，燈籠[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多聞天王惡發，將須彌山王一摑，直得東海龍王頭疼三日。會麼？若會得，出來通個消息。其或不然，明日登壇受戒，與諸人說破。」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四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茶話

住雲門，結制普茶。師云：「今朝九月九，個個咸知有。芙蓉開口笑，黃花盡稽首。石女舂餈糕，木人捧盤走。愛喫趙州茶，不飲曹山酒。且道如何是趙州茶？滿酌淺斟皆具足，何須山野再來傾？」僧問：「如何是結制？」師云：「歸單去。」進云：「如何是解制？」師云：「今日不向你道。」進云：「如何是不結不解的意？」師云：「汝非其人。」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無。」僧云：「為甚麼無？」師云：「雲門結制。」僧禮拜。

茶話。「選佛場中明聖智，紅爐鞴裏煆真金，妄昏從此無逃避，管取凡心即祖心。眾兄弟！各人將從前所有貪嗔癡愛、無明煩惱、禪道佛法、昏沉妄想、聖情凡見、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一收收來，放在大爐鞴中，然後架起智慧火一燒，燒教無有起處、無有滅處，無有來處、無有去處，無有聖凡魔佛、邪正是非、淨穢好惡，到與麼時，豈不是凡心即祖心耶？雖然如是，若是祖師向上一竅，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祖師向上竅？」良久云：「日來石傘峰頭白，水出昌源波浪清。」

茶話。「一個話頭牢把持，綿綿密密莫尋思。努力今生了卻去，休待當來彌勒時。眾兄弟！三七排遣已畢，明日四七坐香起頭。三七日中所做工夫相應麼？話頭純熟麼？妄想平貼麼？昏沉輕清麼？可通個消息來。若全無得力，可再發大志，精進中更加精進、勇猛中更加勇猛，將一個話頭一扣扣住，如無始以來冤家相遇一般，與他一滾滾作一團，內不放出、外不放入，茶裏飯裏、眼裏夢裏、行住坐臥裏，不可絲毫放捨。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觸境逢緣，囚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還識舊時佛麼？金風飄落盡，古榦赤條條。」僧問：「一葉不留時如何？」師云：「古榦赤條條。」僧禮拜，師便打。

茶話。「一迷大覺性，六道受沉淪，妄想能消滅，當處即天真。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之時，嘆曰：『奇哉！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誠哉斯言。眾生執有是妄想，人天執十善因果是妄想，聲聞執偏空是妄想，緣覺觀生滅因緣而證果是妄想，事度菩薩執六度萬行是妄想，大乘菩薩去二邊存中道是妄想，乃至等妙有微細所知亦是妄想。即今堂中高標聖境、希圖妙悟是妄想。或妄認識神者、或撥波求水者、或沉空滯寂者、或遏捺妄心者，總

不出妄想。若是丈夫漢，一念看破一齊放下，當處是一尊天真佛也。三祖云：『虛明目炤，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到此地位，權且引汝入門，要汝知有。若是祖師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腳，正好來山僧手裏喫棒。何故？須知有向上一著子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著子？」良久云：「湛水無龍隱，枯木有花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云：「向下會取。」僧云：「還許學人知也無？」師云：「不許。」僧云：「為甚麼不許？」師云：「為你不通向上竅。」僧禮拜。師云：「果然。」又僧問：「瑞花今已現，瑞果幾時紅？」師云：「三冬日色冷如冰。」進云：「還許學人偏眾去也無？」師云：「不許。」進云：「為甚不許？」師云：「秖為人人有分。」進云：「花果已蒙師指示，請師再露瑞根看。」師云：「一枝雪裏弄馨香。」僧禮拜。又僧問：「正恁麼時，全身獨露，正體堂堂。獨露一句即不問，正體堂堂事若何？」師云：「玉燭搖紅影。」進云：「轉身後一句又如何？」師云：「石傘笑吟吟。」僧禮拜。

為了幻知賓住護珠庵茶話。「赤水有玄珠，人人須探覓。離婁不可求。罔象偏能得。欲識護珠人，問取幻禪客。大眾！護且不問，作麼生是珠？」良久云：「鑑湖多媚色，長瀆有光生。」僧問：「如何是禪？」師云：「禪。」問：「如何是道？」師云：「道。」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云：「風生壁下寒。」僧以手作插香勢云：「還許學人恁麼會否？」師云：「不許。」進云：「零霞落野田。」師云：「莫被聲色轉。」僧禮拜。師云：「又恁(麼那)？」

茶話。「古云：『一入門來，先須知有，知有者，始可奉重。』作麼生是奉重底事？莫是臣奉於君、子順於父麼？且喜沒交涉。既不如是，畢竟作麼生？」良久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汝等眾人進堂已五十日了，在禪堂中挨磨經行團團轉轉、七尺單前上上落落事作麼生？秖如二六時中三餐茶飯，豈腐麵觔，青菜蘿蔔，廢了常住多少油醬青菜豈腐即不問你，各人向蘿蔔頭上道取一句來。若道得，皇恩佛恩、檀越之恩一時酬畢；若道不得，他日見閻羅老子喫鐵棒有日在。莫言不道。」時有僧問：「古人云：『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除此四路，和尚如何接人？」師云：「鐵牛不怕獅子吼。」進云：「恁麼則石傘峰前演摩訶。」師云：「如何是摩訶？」僧一喝，師便打，僧禮拜。

茶話。「緊著程途再著鞭，草鞋更用把繩添，行到水窮山盡處，大家齊和太平年。而今眾兄弟做工夫，必須要透頂透底，徹頭徹尾，徹將去方好，不可半途而廢。如人行路相似，但有路可上，更高人

也行。直行到水窮山盡，再跨一步，方有少分相應。亦如將軍上陣一般，雖然捉其先鋒、擒其殿後。若餘黨未盡，待汝卸甲停戈，賊兵復起，依舊喪身失命。必須破其窠窟，勦其巢穴，滅其餘黨，然後為太平也。前半期排昏敵散去其麤重，後半期有微細流注，必須以智慧炤破盡淨無餘，方可心地太平。雖然如是，此乃功勳邊事，須知更有不涉功勳坐見太平者。且如何是坐見太平底事？」良久云：「虛寂六宮天下治，舜日輝輝炤大千。」僧問：「月團前後總不問，正當月團時如何？」師云：「明朝十五日。」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大眾普茶。」僧打圓相云：「還許學人恁麼會否？」師云：「不許。」進云：「為甚不許？」師云：「正當十五日。」僧禮拜。

茶話。「過去未來及現在，十方不隔一毫端，若人於此能明了，歷歷分明珠走盤。今勸眾兄弟，先要明了自己進堂時，是自己做工夫。到於今也是自己，明日出堂時也是自己，從無始以來也是自己，威音王佛出世時也是自己，乃至釋迦佛時也是自己，當來彌勒佛時也是自己，直至師子佛時、婁至佛時也只是自己，曾無第二人第二念。一身如是，多身如是，一世界如是，多世界如是，乃至盡虛空所有世界，盡世界所有眾生，莫不皆是自己。所以經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此之謂也。莫有識自己者麼？出來呈似看。」時有僧問：「直指單傳即不問，三藏殊文事若何？」師云：「白月印長江。」進云：「初機難會，乞師下個注腳。」師云：「清波明透露。」僧禮拜。

解制茶話。「月鉤雲餌整常拋，湛水澄潭正寂寥，有時浪裏吞鉤去，收捲絲綸意氣高。大眾！且道收綸捲釣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柳條橫串花籃裏，街坊高叫賣新鮮。」僧問：「金鉤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事如何？」師云：「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英豪怎出頭。」僧云：「拿雲攫霧去也。」師云：「霹靂一聲魂膽碎。」僧云：「三汲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云：「已被柳條串卻。」

住延慶茶話。「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今日選佛場開，十方同會。且道作麼生是無為的事？秖如佛又如何選？」遂豎拂云：「白雲繚亂舞，翠竹冷颼颼。」僧問：「碧油幢鼎建，祖令若何宣？」師云：「秦望摩霄漢。」進云：「即今君臣道合、文武功齊，和尚又如何闡揚？」師云：「溪水澄澄洗玉肌。」進云：「恁麼則闕裏祥光包宇宙」。師云：「今日結制。」僧禮拜云：「林間瑞氣新。」師云：「知恩者少。」

茶話。「應緣莫執，沉寂莫貪，風摩霄漢，月映寒潭，魔佛齊收，總屬顢頇，有無不立，是非之端。畢竟如何？唵[口*籃]唵[口*

籃]。會麼？世事秋雲薄，人情露水長。」
茶話。「大道無形相，自心等虛空，證得自心時，無有是非者。既無是非，則無生滅、無去來、無取捨、無凡聖、無高下、無得失。如是則三教一理也、三觀一心也、三世一時也、古今一念也、三德一智也、聖凡一體也、物我一如也、僧俗一性也、五教一乘也。」
遂豎拂云：「會麼？若也不會，山僧便與你通個消息。」良久云：「籬邊黃菊金粧就，樹頭紅葉硃染成。」僧問：「白水煎茶葉，香氣滿甌來時如何？」師云：「供養大眾。」進云：「即今茶與趙州茶，是仝是別？」師云：「一口吞卻。」僧禮拜。
茶話。「善惡分明報，乾坤豈有私？泥牛遭霹靂，木馬害癰疽。威音那畔，魔佛潛蹤。今世門頭，有無並立。前三三，後三三，明陳數目，不落因，不昧果，五百生野狐。惡人燒佛眉鬚落，讚勸聞經福無涯。且道憑何節目得恁麼利害？」豎拂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僧問：「時人造業有何報？」師云：「金花剪就檀香木。」進云：「體中辦茶供眾，有何福德？」師云：「蠟燭燒成柏木油。」僧禮拜。又僧問：「是人犯殺盜婬妄，向和尚懺悔。和尚終日阿佛罵祖，向甚麼處懺悔？」師云：「香煙沖碧漢。」進云：「恁麼則無懺悔處。」師云：「金花落眼前。」僧禮拜。又僧問：「盡大地是個禪堂，喚甚麼作界外？」師云：「延慶寺。」進云：「盡大地是個蒲團，又喚甚麼作界內？」師云：「延慶寺。」進云：「即今結制安禪，陞堂入室，和尚與學人說個甚麼？」師云：「延慶寺。」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莫謗老僧。」
茶話。「真空不自空，明月印西東，妄心不自妄，春情來柳上。識得真妄時，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咦！石女害相思。泥牛喫鐵棒。會麼？若也不會，再與你打些葛藤。今夜是商呂及眾居士辦茶供眾，請山僧結般若緣。」遂豎拂云：「若向這裏會得，一切現成、一切受用、一切自在、一切超脫，不須驅昏敵散，斷妄求真，總是一個自己。既是自己，不須做作。你若認自己，是頭上安頭。你若別求自己，是斬頭覓活。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觸、眼不自見。眼若可見，眼即成境；刀若自割，刀即成物；指若自觸，即成別指。所以見物者是眼，斷物者是刀，觸物者是指，二六時中當下運用者，是個自己。會麼？切莫作夢好。」
茶話。「枯定愚癡窟，狂慧生死根，定慧等雙持，真是如來子。經云：『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而今做工夫者，或枯身泯智、歇滅妄心以為禪定，殊不知皆是愚癡也。或穿鑿古德機緣下得幾句轉語，聽得幾部經教以為智慧，殊不知皆是生滅根本也。當知正慧與狂慧不同，正定與邪定各別。見境不生心動念者，正定也；了達諸法無我者，正慧也。定慧皆是莊嚴自心之道也。定不自定，依我

作定；慧不自慧，依我作慧。如此觀之，則定慧皆是假名，須知定慧向上有事在。會麼？三旬紅日三千熱，一夜冰花大地寒。」一僧禮拜，問云：「離卻定慧，請和尚速道。」師打一棒，僧拂袖而去。師云：「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

茶話。「提起智慧刀，萬緣俱勦絕，話頭莫放寬，直須窮徹骨。古云：『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今時久做工夫，不辦長遠心、決定志，或半月一月、半年一年，稍見些影響以作了悟者，或認些門頭戶底以為罷參者，或看些言句以為得入者。此都是妄認前塵，錯亂修習，非我種草也。莫說學所得者皆是影響，總有真實悟入者。古人云：『大道未明如喪考妣，大道已明如喪考妣。』二六時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湧泉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豈似而今容易得者？當須體究不可草草，莫有百花林裏過，一葉不沾身者麼？」良久云：「泥牛吐霧方纔美，枯木生花始是奇。」僧問：「大道未明如喪考妣，大道已明為甚麼也如喪考妣？」師云：「前途路更賒。」進云：「蠶要溫和麥要寒。」師云：「也須保重始得。」僧禮拜。又僧問：「如何是暗中明？」師云：「白雲籠月色。」進云：「如何是明中暗？」師云：「翠竹舞清風。」師云：「明暗雙雙即不問，即今覿面事如何？」師一喝，僧禮拜。

住龍華茶話。元宵普茶次，師云：「昨夜明月潛輝，暗通一線，今宵燈光普煦，覿面無私。花毬散彩，蠟燭爭奇。正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還有人道得麼？」良久云：「東君昨夜傳消息，隴上梅花有幾枝？」

茶話。「薰風拂拂，糜雨颼颼，田苗增秀，圃菜添容。恁麼會得，何必言功？且道不涉功勳一句作麼生道？雨過山頭碧，月昇大地光。」

中秋茶話，師云：「亙古亙今一輪月，剎剎塵塵俱炤徹，時刻清光覿面提，何故今宵稱佳節。缺與圓，圓與缺，添卻時人眼中屑。莫有不受翳障者麼？」良久云：「此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復云：「秖如人人有段清光，為甚麼不炤？」時有一僧出，將袖一拂打箇翻身，云：「此還是炤麼？」師云：「怎柰五雲攢簇。」僧云：「恁麼則收光攝彩去也。」師云：「何處更囊藏？」僧禮拜。

新春為李宅懺畢茶話。「和風蕩蕩，消積劫之堅；冰煦日輝，輝勳寒崖之枯木。堅冰消，則定水處處澄清；枯木勳，則慧芽時時增長。且作麼生是不涉生滅一句？還有人道得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弁山煙浪盡，明月下太湖。」僧問：「脫鼻金牛眠露地時如何？」師云：「東林西林。」進云：「孤舟已繫垂楊岸，不怕狂風猛浪來。」師云：「過頭過底。」僧禮拜，師歸方丈。

住白雀茶話，師至白雀普茶次，當家啟請為眾說法，師遂云：「白雀飛來，添湖中之瑞氣；青蓮湧出，闡弁嶽之風光。九曲徹底清流，太湖萬里波浪。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境界？會麼？滿堂僧簇簇，千古道風香。」僧問：「獅子未哮吼，龍象已交參。主伴圓融句，請師一舉揚。」師云：「蓮花從地湧。」進云：「佛法不敢問，到院事如何？」師云：「賓主交參。」進云：「恁麼則青蓮解說法，白雀亦知音。」師云：「千古意分明。」僧禮拜。

定職事茶話。「文殊智頭頭顯露，普賢行處處全彰，根境不相知，事理俱無礙。且作麼生是無礙的事理？」遂豎拂云：「會麼？木人輕拍掌，石女笑呵呵。」開示不錄。

結制普茶次。師舉起茶鍾云：「會麼？若向這裏會得，無聖無凡、無小無大、無漏無為、無真無妄、無內無外、無僧無俗、無我無人、無結無解。何以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其或未然？且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如靠須彌山相似、如貓捕鼠相似、如雞抱卵相似，切切孜孜綿綿密密，忽然撞著囫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又舉茶鐘云：「泥牛翻白浪，木馬吼清風。」西堂孤崖出問：「九旬結制今宵始，此夜臨筵事若何？」師云：「金風黃葉落。」進云：「多子昔年千戶曉，今宵公案又重新。」師云：「霜花滿地。」堂佔供花云：「今古相承惟個意，描不成兮畫不成。」師云：「歷歷分明。」堂禮拜云：「某甲恁麼去也。」師云：「切莫亂走。」又僧問：「坐斷千聖舌頭，把住諸佛要關事如何？」師云：「凡聖不通風。」進云：「只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又作麼生？」師云：「弁峰寂寂。」進云：「恁麼則三百五百，證龜成鱉去也。」師云：「切莫草草匆匆。」僧禮拜。

浴頭辦茶。「十六開士隨類而行，鬠頭一潑，忽悟水因。既不洗塵，元無二人。亦不洗體，豈有兩身？中間寂然，腦後抽釘。妙觸宣明，佛祖俱陳。」師復喝云：「此是妙觸，作麼生是宣明的事？其或未會，且向浴鍋中擦癢揩背，忽然摸著，方始心安。今日是心安辦茶，請予指示。山僧無可指示，曾記得古人一則因緣。昔有一無垢世界，造化浴室，後有老宿問云：『既是無垢，為甚麼卻造浴室？』至今無人下語？汝等諸人各下一語看。」西堂云：「若不造浴室，怎顯無垢？」師云：「誰不識汝是西堂？」

茶話。「觀音峰下，洗缽崖前，紅葉歷落，石壁悄然。如此會得，不用參禪。會麼？白雲嶺頭住，清泉澗底流。」問荅不錄。

茶話。「識時機，破時弊，明眼宗師；通回互，知進退，伶俐學者。若還清濁不分，必然法道廢矣。上古之時，淳朴之機，行過於解，靜沉死水，難以發言。所以徑山七百高僧無人發問，百丈遣黃檗至徑山發問，然後始解問話，豈比今時道理？不知青黃工夫、不

知進退，妄生穿鑿，或云乾屎橛、柏樹子一切皆空，但憑我拈來即是。或云機鋒如空谷荅響，如有人叫一聲，谷中即應一聲。所以有人問一句，我即荅一句，猶如空谷之應聲也。若如此會，盡是地獄種子，破敗禪門，安可為當家種草也？秖如大慧禪師呵叱人說道理，彼時人坐在百尺竿頭，守住道理，不能翻身，故此大慧呵叱，要使竿頭進步。今時人道理全然不曉，卻教人不要明道理。秖如不從道理而得者，有幾人也？自七佛所傳者，皆傳此清淨心體也。豈可不明道理乎？如臨濟、香嚴、南泉輩，皆云精通性相，熟練教乘，然後為禪師也。豈可不明道理？如古人云：『秖貴子之見地，不貴子之行履。』今日以山僧觀之，秖貴子之行履，不貴子之見地。何也？古人質朴，言不妄發，今人淆漓，聽其言，則超佛祖之先；觀其行，則落凡愚之後，豈可重其見地也？古之人以行過解故，不重其行，不是無行。今之人解過行故，所以不重其解，不是無解也。山僧所舉，皆是時弊，你等他日為善知識，若不革故自新、儱侗過日，秖圖門庭鬧熱，非佛弟子也。珍重！」

普茶次，師舉：「古人云：『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一有多種，二無兩般。『無餘聲色可呈君。』」師云：「喚作聲色即錯，個中若了全無事。」師豎拂云：「者個是甚麼？『體用何妨分不分？』」師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即且置，秖如石女拋梭又作麼生？還會麼？若不會，山僧再與你打些葛藤。只如你們清晨下單來，耳聞鐘鼓鈴魚之聲，眼見森羅明暗之色，有甚麼隔礙你？有甚麼繫絆你？你拈將半毫聲色來看，要且聲不是聲。何故？聲色從因緣所生，當體全空。以全空故，當體無生；以無生故，則無去無來、無取無捨、非有非無，當下只是個本地風光，不可向外馳求，以作聲色會也。既不是聲色，且道畢竟是個甚麼？古云：『填溝塞壑無人會，堪笑騎牛更覓牛。』珍重！」

普茶。師云：「大眾！山僧在此，待你們搆去，還搆得麼？搆得亦是你，搆不得亦是你。正當此時，歷歷孤明，無昏無妄，無有思惟分別，喚作識心得麼？既不是識心，且道是個甚麼？總是你自己，喚作一時一念一剎那際三昧，曾無甚麼隔礙你，無有纖毫蓋覆你，何不恁麼會取好？昔有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若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好言語，汝但著佛見、祖見、菩提見、涅槃見，悉是空花。汝但不起一切見，連這不起亦不起，方得淨盡無餘，方喚作無心道人也。今日是季清程居士，宿秉善根不忘付囑，大心頓發護持三寶，得得入山辦茶供眾，以行菩薩行。汝等須當各各努力，一念純真，方可喚作無心道人，方可消受得他的供養。汝若散心雜話，滴水也難

消。你要學佛、學祖、參禪悟道，明幾則公案，此是這邊語、那邊語，此是向上語、向下語，此是隔身句、縱奪句、殺活句。若如此會，盡是散心。切莫草草。時寒，珍重！」僧問：「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他在甚麼處過日？」師云：「九九八十一，今日從頭起。」進云：「至於穿衣喫飯又作麼生？」師云：「薰風自南來。」進云：「為甚麼八十猶行腳？」師云：「朔風從西起。」進云：「如何是悄然處？」師云：「石女睡正濃。」僧禮拜。

普茶次。師云：「一句當陽絕正偏，豈分位次涉言詮，電光石火如能薦，始識拈花教外傳。教外別傳之旨，不涉言詮句意，思量分別識心，一切淨盡無餘，秖露目前些些。古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要在圓陀陀、活潑潑處，要會即會，不許擬議，一擬便落二落三了也。你看！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雖然道個柏樹子，元不將境示人，雖不將境示人，不妨道個柏樹子，何嘗涉於言句情境？今時人只管穿鑿古人語句，此是正位、此是偏位，此是人、此是境，遠之遠矣。且道作麼生是不涉言詮的句？」良久云：「污泥出沒渾無染，流水滔滔絕往還。」

龍華除夜茶話。師云：「弁山沒有甚麼與大眾分歲，有一則古語，舉似大眾。三祖云：『至道無難。惟嫌簡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今日是除歲，明日是新年。作麼生不簡擇？左邊是廚房。右邊是齋堂。作麼生得無憎愛？若向這裏曉得親，剝泥牛與大眾分歲；其或未然。且歸堂中參究，不得草草。」僧出云：「嶺上寒梅帶雪開。」師云：「是簡擇。」進云：「多謝泥牛。」師云：「又是憎愛。」又僧云：「和尚未開口已前，早已勘破了也。」師云：「灼然簡擇。」僧便喝。師云：「憎愛。」

端陽茶話。「今日端陽佳節，畫龍艾虎鬥額，奪得錦標歸來，特與諸君漏泄目。作麼生是漏泄的事？石榴紅似火，梔子白如綿。」

豎碑茶話。「碑文鐫白字，萬古徽猷；當道種青松，見聞不昧。如此會得，猶在半途。如此不會，白雲萬里。會麼？」良久云：「弁山一日雨，橋流水不流。」僧問：「弁山風景事如何？」師云：「花紅柳綠。」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弁山吞卻西湖月。」僧禮拜，師打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唐祈遠居士設茶。師云：「內護外護要心堅，般若通明絕萬緣，透出毘盧頂[寧*頁]外，始是吾家祖師禪。般若無名，非凡聖故；般若無形，非長短故；般若無相，非青黃故；般若無知，非意識故。欲學般若者，將心意識掃得絜潔淨淨，然後始相應也。古云：『眾

生心識，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蓋般若離一切相故。諸人還會得般若麼？藕斷絲不斷，功深願亦深。」
普茶。師問眾云：「紹興請山僧戒珠寺開堂，且道我去？不去？若道不去，古人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若道去，又道：『而恒處此菩提座。』若道得，許過戒珠；道不得，且住弁山。汝等諸人如何定當？」僧出云：「舟行岸移。」師云：「而恒處此菩提座
斆？」又僧出云：「長空一片月。」師云：「隨緣赴感靡不周
斆？」僧禮拜，師便打。
沈居士請茶話。師云：「明月映寒潭，千波頓息樹，頭葉不動，大地風澄。直饒心境一如，光含萬象，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泥牛撞倒須彌頂，木馬嘶乾四海潮。莫有問話者
麼？」有居士出，禮拜歸位，師云：「好與三十棒。」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五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茶話

師赴戢山請，過報國院，曹源禪者同眾居士設普茶，請茶話。師云：「三世諸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間，莫不使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達磨西來，掃除名相，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為此佛知見也。」遂豎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現現成成。二六時中觸著磕著，穿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待客，莫不具足。若也不會，將此佛知見頓在面前，如雞抱卵、如貓捕鼠，念茲在茲，打成一片，情境俱忘。忽然一念相應，囫地一聲，始知成佛久矣。莫有會得者麼？可出來通個消息。如無，山僧自道去也。」良久云：「塵累不侵金菊蕊，冰輪常映碧潭深。」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我是弁山老。」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門外弄猢猻。」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滿街花柳新。」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烏龜飛上天。」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石女唱山歌。」(僧禮拜)

住戢山結制茶話。「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繇顛倒慧，增長一切惡。所言自心者，即當人二六時中，折旋俯仰、迎賓待客、屙屎放尿，一切處靈明廓徹、放光動地者是也。昭昭於心目之間，恍恍於色塵之內，毫無間然。柰何眾生迷而不知，謂之背覺合塵。諸佛證之、祖師悟之，謂之背塵合覺。雖悟迷之不同，未曾欠少也。」遂豎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現現成成。其或不能，可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莫教絲毫放過。或一年二年，乃至十年三十年，打成一片，情境俱亡，忽爾囫地一聲，始得其自心也。今日戒珠結制，與諸兄弟同期妙悟、同期出生死、同期證無上菩提。且道如何是同期的事？會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僧問：「不問佛祖機緣，請指戒珠家款。」師云：「戢山亭。」進云：「阿誰領略去？」師云：「浴鵝池與汝無分。」進云：「千里同風，為甚麼無分？」師云：「不是個中人。」僧禮拜云：「大眾證明。」師云：「且喜沒交涉。」

張居士保病設茶。師云：「病從業緣生，業從心識有，心識本來空，病緣無所住。病緣既不住，真心恒遍知，一切日時中，法道不思議。且道如何是不思議法？青女乍臨樹頭赤，碧波潭底桂輪明。今日張居士，身染貴恙，入山辦茶，求大眾轉念，使他魔障消除，身體康健。秖如轉病為福一句作麼生道？病退身安混閒事，積德堂

中慶有餘。」僧問：「銅肝鐵膽人皆具，為甚人無薦得時？」師云：「太煞不唧溜。」進云：「還許他領略麼？」師云：「不許。」進云：「為甚麼不許？」師云：「好事不如無。」僧禮拜。

茶話。師豎拂云：「拈起拂子，穿過你諸人眼睛；放下拄杖，壓碎你諸人髑髏。只如不拈不放，你諸人向甚麼處著倒？」良久云：「會麼？風舞松枝龍耀日，水流黃葉蝶沉波。」僧問：「得其門者，等諸佛於一朝；失其門者，徒修行於曠劫。請師指出其門，普令諸人得入。」師云：「戒珠圓陀陀。」進云：「恁麼則五百高流眾，全身在個中。」師云：「也是尋光認影。」進云：「離名絕相非今古，越聖超凡在此時。」師云：「三十棒。」僧禮拜。

陶陳吳居士設茶。師豎拂云：「會麼？圓陀陀，不受纖毫蓋覆；赤灑灑，全無半點囊藏。炤萬象以無私，周法界而光耀。直須迸開頂門正眼，徹見自己家珍。作麼生是自己家珍？」良久云：「秦峰一片雲鬚鬣，鑑湖幾處水叮嚀。今日是陶陳吳邢眾居士設茶，請山僧說法。若論此事，達磨西來，只要人信得自己。所以大珠見馬祖問云：『阿那個是慧海的寶藏？』祖云：『即今問話的便是，一切具足，無所乏少。』這是第一個信自己的樣子。又大梅參馬祖問云：『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繇是大梅直信自心，向大梅三十年不出山。這是第二個信自己的樣子。」遂豎拂云：「眾居士！若向這裏信得及，說一個成佛也是多的。所以古人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珍重！」僧問：「圓陀光爍即不問，炤破頂門事若何？」師云：「戢山頂上風光好。」進云：「無孔鐵鎚深逼拶，眉毛血濺幾多人。」師云：「戒珠堂中瑞氣新。」進云：「杖頭截斷三江浪，剔起驪珠耀太虛。」師一喝，僧禮拜。

茶話。「向上一竅，千聖不傳；目前一機，列祖莫辨。逴得，逴不得，石火電光；有思惟，沒思惟，難免話會。莫有密移一步者麼？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直須透出虛空外，始好和光混太清。」僧問：「擦掌摩拳即不問，臥月眠雲事若何？」師云：「水寒石骨冷。」進云：「莫就是他受用處麼？」師云：「風清月色明。」進云：「假饒三根椽下七尺單前又作麼生？」師云：「觸著磕著。」僧禮拜，師回方丈。

茶話。「水性常清淨，波瀾本自如，如來清淨禪，圓明具足者，人人自心個個圓滿具足，若聖若凡、若老若少、若僧若俗，雖迷悟不同，不曾欠少。」遂豎拂云：「即此拂子，人人皆見。三世諸佛也如是見，博地凡夫也如是見，老也如是見，少也如是見，僧也如是見，俗也如是見。即此見性，各各圓滿具足。既然各各圓滿具足，必須起行操修，所以有三期結制之說。汝等諸人既以進堂，半期已過，若有工夫已入手者，正好造修，使其純熟，習氣輕薄，妄想平

淨，保養聖胎。若是未入頭者，再加精進，再加勇猛，以期妙悟，不可中路懈退。珍重！」

僧問：「師今顯此大神通，的的明何意？」師云：「法界本無私。」進云：「恁麼則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師云：「秋深黃葉老。」僧禮拜。

茶話。「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掃除名相，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是達磨傳見性之章本，豈有是非也？又七佛傳法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罪福皆空，獨露心體。此是七佛傳清淨心體之章本，不逐聲色也。今時有等妄生穿鑿，自立臆見，教人不要看心看性、看理看玄，單單向事相上看，謂之一切事究竟堅固。此豈不是杜撰也？若如此做工夫，落於聲色，盡是邪魔外道，豈同諸佛諸祖傳清淨心體、見性成佛之法門也？豈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看他趙州，雖然道個柏樹子，原不將境示人，古人為人撥掉塵境事相，單單直示人心。豈似今人不許看心，只向事相上看？此豈不是迷卻自心，逐境飄流也？若不以心為本，則開示學人做工夫者，當參個甚麼？悟又悟個甚麼？真謂之邪說也。古人掃除道理者，秖為學人坐著自心靜沉死水，故為掃除也。所以云：『認著依然還不是。』黃檗云：『是甚麼心教你向境上去看？縱然會得，也只是個炤境的心。』靈雲見桃花悟道，所以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此正是不許你認著自心也。一向往往有人傳來，山僧不信，今見其開發示語，山僧不得不言，豈可坐視緘口？今特舉似大眾，一任簡點。」

茶話。「三祖云：『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世尊云：『有無俱遣，淨覺隨順。』直下教人識取自心，豈有異法耶？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或云放下著，或云莫妄想，皆直指無異之自心也。法雖云易，而行者實難。後來諸祖或教看話頭，亦只以異方便明此自心。或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或看乾屎橛者，麻三觔者，或看柏樹子者，或看無字者，不許你起情識測度，要你起真疑，斷偷心，打成一片，根境俱亡，忽爾囫圇地一聲，識取自心也。有等不識此意，將此眾話頭一齊撥掉，單單只看竹篦子，正所謂妄自愛著也。若竹篦子是，則眾話頭亦是；若眾話頭不是，則竹篦子亦不是。何故？是則總是，不是則總不是，豈有好歹耶？秖如天奇毒峰俱看誰字話頭發明，高峰看萬法歸一，雪巖欽看無字話頭，亦有看炭團而悟者，亦有看摩訶二字而悟者，似無

念和尚看黃瓜茄子而悟者，皆是起真疑使然，豈有取舍耶？若有取舍，正所謂大錯也。今特舉似大眾，免蹈前阱。珍重！」

茶話。「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三觀何施？六度安用？今世門頭不捨一法，萬行齊修，千儀悉備。即今森羅滿目，燈燭煇煌，且道還是今世門頭耶？實際理地耶？會麼？紅爐焰裏冰花結，三九天中柳絮飛。今日是穎水居士辦茶，為薦令岳母孫夫人高超淨土。」遂豎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孫夫人不來不去、不生不滅，向拂子頭上坐寶蓮花，親覲彌陀，親蒙授記。」良久云：「鴉鳴鵲噪頻伽鳥，古木森森寶樹行。」祁驥超居士問云：「修行的人了卻本分事，為甚麼有佛可成？」師云：「秖為了卻本分事。」又問：「六度萬行從何處起？」師豎拂云：「從這裏起。」又問：「善惡二塗本無差別，大修行的人為甚麼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師云：「當初秖為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士禮拜而退。

茶話。「水碧秋深處處寒，大菱落水望泥鑽，毛荳摘來和殼咬，現成公案不須參。不須參，納被蒙頭萬事完。若向山僧數語下會得，一切現成，無所乏少。其或不然，將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念茲在茲，綿綿密密，打成一片，忽爾囚地一聲，始知不須參之意也。」

解制茶話。「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即如你諸人，出家也是這一念，行腳也是這一念，參善知識也是這一念，結制進堂也是這一念，堂中看話頭也是這一念，咬牙側目、擎拳豎臂、摩褌擦褲、研真斷惑，種種施為總不出這一念。諸人還識這一念麼？」良久云：「三九寒氣重，圍爐火正紅。」

僧問：「一念即不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烏龜爬上壁。」進云：「香煙宣妙法，那個是知音？」師云：「張阿郎。」進云：「露柱證明。」師云：「三十棒。」又僧問：「牙齒藏日月即不問，眉尖逞風流一句請師宣。」師云：「通身赤條條。」進云：「朵朵雪花開四野，清香直透萬重關。」師云：「還有一重在。」進云：「活潑泥牛隨處吼。」師云：「撞著廣額屠兒剝了皮。」僧喝，師云：「頭落也不知。」僧拜。又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三十棒。」「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破草鞋。」「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大燒餅。」「如何是雲門宗？」師云：「海中翻白浪。」「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爐中火正紅。」僧拜，師歸方丈。

住龍華結制普茶。師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當場分明露泄，敢問諸人還得不得？若得，方可結制過冬。其或未然，再與你通個消息。病朽辭顯聖渡江欲往終南習靜，今雖居此，也是逢場作戲(云云)。」

茶話。「圓明精妙體，應物不能拘，一切日時中，恒常露現者。」遂豎拂云：「若喚作拂子，將何為圓明精妙體？若喚作圓明精妙體，又將甚麼為拂子？如此會得，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保養聖胎，佛也無柰你何，祖也無柰你何，閻羅老子也無柰你何。其或未然，可將個本參話頭一扣扣住，如絲綿團遇著倒掛刺相似，一滾滾作一團，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穿衣不知穿衣、吃飯不知吃飯，打成一片，根境俱亡，忽爾爆地一聲，方可到家，始識圓明精妙體也。呵呵。」

住護國結夏制茶話。師曰：「老僧因為養病，不暇為眾說法。雖然如是，蚤已漏逗了也。大眾！且道漏逗個甚麼？會得者試出通個消息看。」一僧纔出禮拜，師拈拄杖便打。又僧問：「如何是護國景？」師曰：「青松翠竹。」曰：「如何是景中人？」師曰：「七長八短。」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病軀思藥飲。」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紫霞峰頂浪滔天。」僧拜歸位。又僧問：「如何是縱？」師曰：「上座堪雕琢。」曰：「如何是奪？」師曰：「打殺你。」曰：「如何是殺？」師曰：「不存你性命。」曰：「如何是活？」師曰：「且放你出氣。」進云：「縱奪殺活蒙師指，直捷一句又如何？」師一喝，僧禮拜，師歸方丈。

秋七月十五日解制預夜茶話。師舉：「洞山示眾云：『秋初夏末，一任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復曰：「這裏下得一語，始許明朝解制。」眾下語不契。師乃云：「結是解時，解是結時，識得此個時，便是時節至。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人還會麼？秋日木稚香，吾無隱乎爾。」僧問：「結解即不問，不涉修證一句，請師直指。」師豎拳頭云：「會麼？」僧進云：「木稚香滿院，人人鼻皆聞。既是解制時，為甚有會與不會？」師云：「茅本無長短，原來地不平。」進云：「國師始創，和尚中興，護國家風，今昔同否？」師云：「去卻異同心，方知今古事。」僧禮拜云：「洞上宗風重振此，天台不異昔靈山。」師云：「作麼生是不異事？」僧復作禮云：「謝師此問。」師微笑。

住龍華茶話。「時因結冬制普茶示眾，齋堂新起、法席初開，四海龍象雲赴而來，且道弁山將何供養？」良久云：「臨濟饅頭曹山酒，雲門糊餅趙州茶。珍重！」

碧岑設普茶，請說入道捷徑。師豎拂云：「挺然獨露絕周遮，擬欲修行兩眼花。萬苦千辛遭挫折，十方坐斷路轉賒。能領略即歸家，何須門外覓三車？大眾！且道家在甚麼處？日炤寒光淡，風高秋色深。今日是碧岑辦茶，請山僧說做工夫捷徑。若論本分一著子，不

屬修證。古云：『無你用心處』，或云莫妄想，或云放下著，豈工夫可做？古有一言之下心地開通者，有一喝下、一棒下明白者，如百丈被擽得鼻頭痛而悟入，豈用工夫也？但做工夫，是不得已為下根人的事。如山僧最初念佛，後遇一老宿授以半偈，念得口中白醭流，又不知何者是四大，何者是心境？又遇一老宿教我聽楞嚴經，至同別二種妄見處，遂悟得根身器界總是空花，單只得個空境，不得自心，遂生撥無之念。後見雲門先師，先師云：『四大是假，心境本空。何者是汝自己？問話者又是何人？念佛者又是何人？』我被說著病根，是時疑情頓發。至紹興府延慶寺，一連七日七夜立在佛前，如人推一推，這邊跳過那邊，胸中忽湧起兩句證道歌『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忽然悟得自己，此是得本也。如高峰在三塔閣上，見五祖真贊『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一般，只是不能轉身吐氣。與柏樹子諸公案俱不知道，遂佛前發願拈鬮，拈個一歸何處。終日提一句，一句追將進去，緊一陣、緩一陣，冷一陣、熱一陣，只是不曉得。後來先師在廣孝寺開堂，末後有四句偈云：『豎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我隨依而行之，一連做了十多日，打成一片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即如高峰『浩浩作得主』一般，只是不明一歸何處。次日，老和尚小參，舉：『南泉斬貓話，汝等作麼道？』我即丟蒲團過去。如此不期然而然，即會轉機也。次日，有位同參道友頌南泉斬貓，我即知他錯處。彼云：『汝頌頌看。』我即提筆成頌，彼不服，即呈先師。先師云：『汝不是。汝不如瑞白不通文者。』過了春期夏間，又約六七眾打七。至第六日聞鐘聲，忽然身心脫落，不見有一物當情，此正是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時節，正如高峰『枕子撲落地』一般的工夫，纔得個太平時節。我是萬曆三十六年下山，將自己衣單盡捨與人，單只一衲瓢杖蒲團而已。七年衲不解帶，十三年無被。至泰昌元年，具足師弟見我甚寒，白先師，先師命他送被一床，自此方纔蓋被。上來所舉，這都是我鈍根人為的事。若是上根，何用費許多周遮？」遂豎拂云：「莫有從這裏薦得者麼？」良久云：「葉黃秋色老，水清徹骨寒。」時有僧出一喝，禮拜而去。師云：「且喜沒交涉。」遂歸方丈。

茶話。「進堂一個月，那事瞥不瞥，更擬問如何，今朝冬至節。節節若喫白果咬破殼。莫有悟明心地者，出來通個消息，拄杖子與汝證據。」開示問荅不錄。

海空設茶請茶話。師云：「花開春滿樹，葉落盡歸根。海空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死後且置，即今諸人現在，那個是汝底心？且道此心是青耶、黃耶、赤耶、白耶？常耶、斷耶？圓耶、方耶？有

耶、無耶？若人識得，可出來通個消息；若也未知，切不得熟睡饒譫語，杓卜聽虛聲。」
師設普茶囑托，乃云：「老僧今日設茶，有所付托。」遂舉：「趙州問僧云：『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云：『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所以老僧設一盃茶，使汝諸人各各盪了嘴唇。汝等可知否？此是第一等付托。第二、汝等堂內禪師，各各用心做工夫，參禪發明心地，使慧命有所賴。此是第二等付托。第三、內外一切職事，各各為常住、為法門、為眾生，要永遠堅固。此是第三等付托。第四、湖州及長興眾居士，各各護持佛法、護持錢糧，他日俱是龍華會上人。此是第四等付托。各各記取。」僧問：「如何是第一付托？」師云：「茶碗乾到底。」「如何是第二付托？」師云：「一呷三口。」「如何是第三付托？」師云：「賞你一個圓眼。」進云：「恁麼則人人撐天拄地去也。」師便打，僧一喝禮拜，師呵呵。唐祈遠居士問：「盡大地是個自己屋裏，為甚麼要回九華？」師云：「也少這一瓣香不得。」士云：「恁麼則和尚元不離弁山，弟子常得親覲。」師云：「善哉！善哉！付托有在。」士禮拜。

示眾

住龍華示眾。「四禁語，第一、不許暗中獨坐；第二、不得尋光推求；第三、不許搜揀語言；第四、不得門外打之遶。如此做去，不妨克日成功。」
過密印寺，眾請示眾。師云：「蕩蕩和風過晉昌，李白桃紅滿院香，秖為諸君渾不薦，今朝特地為舉揚。須領略，謾商量。」豎拂云：「會麼？無邊花柳一時新。」拽杖(便行)。
示眾。「一、不得放過；二、不得話墮；三、不得孤峰頂上行；四、不得三家村裏坐。於此會得，逍逍遙遙；於此不會，亦不曾失落。作麼生是不失落底事？」良久云：「一條拄杖無長短，滿面春光滿面涼。莫有問話的麼？」僧問：「薰風南來，是處生涼，為何弁山逼人大熱？」師云：「太湖波浪三千丈。」僧禮拜。
示眾。「暑氣將清未清，梧桐葉落不落，不是三要三玄，亦非君臣道合。會麼？秖待交秋之後，嶺上白雲寥廓。」
住護國示眾。崇禎八年乙亥二月初二日入院，內外眾請上堂，師不允，惟大書數字榜於室前曰：「佛法不在陞堂，當知不離日用。若能此處會得，更有何事不畢？如或未知，各當努力，開田鋤地，運水搬柴，捨此他求，非吾至道。珍重！」

示眾。「山僧住此山，為了諸公願。若論佛祖相傳事，不在高登大座，拈搥豎拂，一問一畲，彼此酬唱，謂之說法為人。古人巖居穴處，茅屋石室，張弓打土，搬柴運水，挾籬插鍬，皆是弘揚個事。爾等日用時中能守本分，莫向外馳，或勞或逸，或出或入，蚤則起，晚則宿，饑則食，渴則飲，無非當人妙處，豈乖佛祖相傳之事哉？雖然，切忌認著，但能默契，何事不畢。珍重！」

示眾。「祖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果有如此行履、如此力量，便是大力人，超凡聖之機，脫生死之徑，乃在邇矣。何在病朽警策如何若何，方能了事乎？思之，參之，自不相賺。」

囑托職事。「夫為佛子，當報佛恩。所言報佛恩者，非但拈椎豎拂為然，即看守古道場者，刱建梵剎者、聚眾坐禪者、掩關者、齋僧者、造像者，種種佛事，莫不皆是報佛恩德耳。今以弁山無主，向未曾交脫，不料覺元又不唧溜，故此暫回龍華料理一番，交脫清楚，然後再來與諸公商量個事，拈提格外，以作休老之計。願諸社友各發大心，念祖道之荒涼，愍護國之頹朽，秉四願以維持，空三輪而造作，精勤造守，真報佛恩。」

過石宕庵示眾。「桃源洞口來，清泰庵中過，明月庭前輝，清風白雲播。如此會得，覿面無私。如此不會，也不妨處處磕著。會麼？天台山上清流水，一路隨吾(下剡溪)。」過天華寺示眾。「清風微微，細雨霏霏，天台老漢，帶水拖泥。」良久，舉拂云：「會麼？扁舟過若耶，白浪湧清池。」僧問：「清風微微細雨霏霏即不問，如何是帶水拖泥句？」師曰：「蒿壩乘船到天華。」進云：「還有為人處麼？」師云：「領常住茶。」僧禮拜。

住崆峒山元旦示眾。師云：「老僧有數語舉似大眾。」乃云：「監院請我上堂，老僧特為宣揚，劈脊三十痛棒，徹骨徹髓清涼。諸人若也會得，不負老婆心腸。諸人若也不會，天明點燭燒香。不敢為諸人說法，只要據款結案。」

戊寅十一月八日，崆峒山建達磨堂，上梁示眾。師云：「伐木誅茆，三世諸佛全身露；搬磚運瓦，歷代祖師顯神通。湛監院兩肩擔當，眾禪和一心真切。十方禪衲爭長競短，肯肯綮綮；八表檀那棄堵傾囊，英英卓卓。同祈國祚永固，共明般若真宗。即今達磨堂已建立，且道達磨大師在甚麼處？會麼？崆峒山色常春色，寶蓋峰高始道高。」監院問：「初祖佛法即不問，和尚今朝事若何？」師云：「蠟燭盡煇煌。」進云：「恁麼則炤天炤地後，畢竟作麼生？」師云：「兩腳趲錢糧。」進云：「此是監院事，和問事又作麼生？」師一喝，院禮拜。僧問：「崆峒故坵則不問，達磨新建事

如何？」師云：「橫梁豎棟。」進云：「恁麼則蓋天蓋地去也。」師云：「天下人有賴。」僧禮拜。

示眾。師病，概不見客。一日，西堂同眾職事進方丈問安云：「多時不見和尚，待我等禮一拜。」師便拈起竹篦，一齊打出，復以偈示之曰：「眾職入室問安，堂頭拈起竹篦，當頭劈面便揮，不知是何意旨？咦！九月楊花落滿堤，三伏炎炎冰骨脆。」

庚辰仲秋，師受南昌王請主百丈，道過吉安府，居士劉養純、賴中衡、伊北尤，暨眾居士等設齋於溈仰寺，請示眾。師云：「明暗交參殺活機，正偏兼帶顯離微。大丈夫兒須了卻，莫負當陽第一機。且道如何是第一機？」舉起念珠云：「萬雲從空起，千波逐水流。於斯會得，現現成成，無欠無餘。二六時中，一切具足。圓陀陀，活潑潑，淨裸裸，赤灑灑。頭頭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正龐居士有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到這裏，既是自己，說個正偏殺活縱奪，總是閒言語，於本分事了沒交涉。其或未然，直須看個話頭，畢竟是個什麼？朝參暮究，念茲在茲。至於穿衣喫飯，迎賓待客，屙屎放尿，總莫放過。一朝冷灰豆爆，驀地一聲，管取現成受用。大眾努力！今生須了卻，莫待當來彌勒時。」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香煙繚繞。」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燒餅一口咬個缺。」僧及眾居士禮謝。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六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問荅機緣

除夜。僧問：「古人烹泥牛與大眾分歲，未知今日雲門以何物分歲？」師云：「石女烹茶。」僧云：「恁麼則謝供養去也。」師曰：「木童把盞。」

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便掌。僧一喝，師又打。僧云：「看破了也。」遂禮拜。師曰：「久違，久違。」

師一日禮雲門先和尚像，僧云：「像在此，老和尚在甚麼處？」師云：「東山西嶺松。」僧無語。師曰：「且道在甚麼處？」僧云：「東山西嶺松。」師打云：「學語流。」

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云：「九載不通風。」又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的事？」師云：「兩眼對兩眼。」

僧問：「橫抱焦桐覿面酬，請師彈出漢宮秋。」師云：「南無阿彌陀佛。」進云：「牛兒未解朱絃韻，懇再從頭鼓一周。」師云：「這一落索那裏來？」進云：「朝飛雉，水吟龍，盡在梅花一曲中。」師云：「學語流。」

僧問：「一靈真性，依四大而住。四大分張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山花開四色。」進云：「和尚歸方丈，學人進禪堂中間事作麼生？」師云：「立地可知歸。」

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云：「綠竹青松。」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闍黎解轉身。」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翠竹滿山林。」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乾坤一齊崩。」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香風吹遍野，遊人意氣新。」

僧問：「如何是四句？」師一喝，僧一喝，師便打。

僧問：「五家宗派流芳遠，洞下玄微請示陳。」師云：「寒蛩鳴砌壁。」進云：「意旨如何？」師云：「白鷺上青松。」進云：「與麼則事理全彰。如何是不涉理事一句？」師云：「鑑湖波底月。」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一喝，僧禮拜云：「鑑湖波底月。」師云：「學語流。」

僧問：「千山疊疊，萬竹森森，是什麼人行履處？」師云：「秋風來我舍，細雨灑芭蕉。」

僧問：「皓月懸空，玄珠護水，相隔天淵，如何撈捕？」師曰：「大菱和殼咬。」進云：「還仗阿誰力？」師云：「圓眼去核吞。」僧拂袖云：「承和尚指示，學人恁麼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
僧問：「文殊是一切智人，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嘴長三尺。」進云：「罔明為甚麼出得？」師云：「舌短二寸。」進云：「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云：「猛虎咬大蟲。」
僧問：「桂輪孤朗，為甚麼清光不炤？」師云：「忘功體更賒。」問：「雪鎖梅花，為甚麼香分嶺外？」師云：「靈氣難藏隱。」
僧問：「單明大法，不明自己，此人只具一隻眼。如何是大法？」師云：「棒喝交馳接後機。」進云：「如何是自己？」師云：「猛虎咬大蟲。」又問：「如何是尊貴墮？」師云：「大地平沉。」
僧問：「南泉庄上喫油餈，意旨如何？」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僧問：「灶神聞嵩山和尚說無生法，得生天上。既是無生法，為甚麼卻生天上？」師云：「若不生天，怎顯無生？」
一日，師指施生臺云：「此物得甚麼古？」傍僧云：「古到古，只是藤多些。」師云：「若不藤多，怎顯古器？」
僧問：「古云：『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既喫飯，為甚麼不咬著一粒米？」師云：「奉親事忙。」
僧問：「師住皖山，還知皖山境界否？」師云：「頑石團團，青松鬱鬱。」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一喝，僧一喝，云：「兩喝後如何？」師云：「合著你的嘴。」
鐵壁居靜室。僧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師云：「鐵壁山高。」僧云：「莫就是麼？」師云：「是即頭上安頭，不是即撥波求水。」僧云：「無是無非，是否？」師云：「無是無非，死水身棲。」僧拜云：「恁麼則來朝天池挑泥。」師不顧。
僧問：「如何是不思議境界？」師云：「螺螄吞大象。」
有僧碧文從少林來，言在北方講下十餘年，少林住三載。師即問曰：「宗教兩般都不問，你將腳跟下一著子道一句看。」僧云：「自己腳跟下沒有甚麼說？」師笑，僧少停，請師道。師云：「待石磉礅開花即向你道。」僧云：「石磉礅開花也。」師云：「向汝道竟。」僧云：「謝師指示。」師云：「承虛接響漢。」
居士問：「戶外清風正入室時，見個甚麼？」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又云：「瞎。」又問：「十方聲動，一時俱聞，正恁麼時如何抵對？」師云：「遊絲風前舞，一句絕異聞。」又云：「聾。」又問：「有時山青水綠，有時不山青水綠，有時花

開蝶滿枝，有時花謝蝶還稀。恁麼風光落在何處？」師云：「石女唱山歌，清韻無腔調。」又云：「過。」又問：「五根性地，用之則同，五處境緣，是同是別？或分未分，誰做阿翁？」師云：「黑漆燈籠光炤夜。」又云：「同別總是境，分不分是塵。空花何足究？兔角不須論。誰做阿翁問端的，從來雨落地下濕。」問：「有氣為生，無氣為死，生即生有，死即死無。無既無生，云何生有？誰從無來，能知無底？」師云：「石筍抽條色更鮮。」又云：「生本無生，死亦無死。生死性空，緣生則聚。能知其底，鐵犬嚎吠。」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我是我，指我作我；彼若立我，必有所對。云何獨尊？獨尊無配，畢竟作麼？直言無諱。」師云：「露。」又云：「既云獨尊，元無有對，覿面無私，風吹柳絮。」問：「佛法僧三連則儱侗，分則成橛。畢竟如何，方不二說？」師云：「鐵裹綿團。」又云：「佛法心三，元是名言，儱侗成橛，總是妄談。不二之說，松竹唱言。」問：「且勿論古，亦不立今，正恁麼時，塵勞頓起，燕雀爭吟。除則增頭，著則失身，這位真人，位居何地？」師云：「泥鑄金鐘，鐵打茅苫。」又云：「古今不立，正性條直，塵勞頓起，光騰萬里。增頭失身，是自家底。這位真人居何地？夏池荷葉生青翠。」

居士問：「銀漢無聲，冰輪直上時如何？」師云：「清光普炤。」問：「手足俱無，如何是為人處？」師云：「一枝枯木正芬芳。」問：「不執本來中間是甚麼人？」師云：「胡張三，黑李四。」問：「明君登極，四夷咸寧。各營不卸甲時如何？」師云：「時時奉重。」問：「龍女獻珠成佛。為甚即今立菩薩下風？」師云：「若不立下風，怎知他成佛？」問：「善財一生果證，為甚麼今尚雙髻小兒？」師云：「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許多卉木何處栽培？」師云：「落花隨流水。」

居士問：「經云：『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故大慧云：『心生法滅，性起情忘。』似意相乖。」師云：「石人打破水中天。」士復請開示，師云：「心生法生者，根塵對偶之妄心也。妄心單根不立，獨境不彰，所以同生同滅。大慧云：『心生法滅，性起情忘』者，真心露而法塵滅，本性起而妄情消是也。」

博山三問問學者，時有禪人持此語，請師荅之。問：「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云：「明月映蘆花。」問：「不萌之草，為甚能藏香象？」師云：「焰裏梅花開四色。」問：「脫體無依的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大唐說法，新羅打鼓。」

張居士問：「經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如何是安隱處？」師云：「三兩綿子六兩絛。」問：「經云：『我今為汝保任

此事。』如何保任？」師云：「明月炤階前。」
王印海居士問曰：「老師大事徹矣。」師曰：「敢問居士以何為大事？」士曰：「性命為大事。」師曰：「以何為性命？」士曰：「萬象森羅，悉無不是。」師曰：「此是境緣邊事。且道放下境緣，如何是性命？」士以腳踏一下。師曰：「此亦是境緣邊事。」士無對。師曰：「而今人都向情識邊作活計。撇下境緣，畢竟尋個落處始得。」士曰：「老師落處作麼生？」師云：「今日天晚明日來。」士曰：「道無蚤晚。」師曰：「又墮情識。」士無對。
沈求如同史青都、子虛居士上山喫茶次，師曰：「沈居士五六年不相見，未知你本分事何如？」沈曰：「喚甚麼作本分事？」師便掌。沈曰：「還嫌缽盂無柄那？」師曰：「你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沈曰：「沒眼漢。」師曰：「本分事也不識。」
謝居士問：「如何是法身？」師云：「五位峰頭浪潑天。」「如何是報身？」師云：「花紅柳綠笑嘻嘻。」「如何是化身？」師云：「明月印千江。」士禮拜而退。
問：「《金剛經》云，如何是過去心不可得？」師云：「水底月。」「如何是現在心不可得？」師云：「空裡花。」「《圓覺經》云，如何是非幻不滅？」師云：「萬里一條鐵。」士禮拜。
僧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云：「魯班真脈線，不許外人知。」「如何是開門合轍？」師云：「羊腸大路一條線。」
西堂孤崖問：「如何是無佛處主伴重重？」師云：「我同你在這裏。」問：「作麼生是度生時圓音落落？」師云：「唵嘛[口*迷]叭[口*彌]吽。」問：「仰山當時插下鍬子，為山道：『南山大有人刈茅。』意旨如何？」師云：「虎有起屍之德。」問：「只如仰山拈起鍬子便行。又作麼生？」師云：「子承父業。」「九峰為甚麼不肯首座？」師云：「峰巒奇秀，鶴不停機。」問：「只如他道：『明一色邊事，不契先師意旨。』未審先師意旨如何？」師云：「枯木生花。」問：「古德道：『無身有事超岐路。』云何是無身有事？」師云：「野岸不逢人。」問：「無事無身落始終。作麼生是落的意？」師云：「月落潭無影，灰飛煙亦無。」問：「猛虎以肉為命。為甚麼不食其子？」師云：「草鞋肚裏四條經。」
問：「法法不相到，為甚麼風來便息了燈？」師云：「眼花作麼？」堂拈起燈柱云：「既是分明極，為甚麼又道所得遲？」師云：「過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
僧問：「一口氣不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日炤寒光淡。」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山色冷如冰。」僧禮拜起，少停，又問曰：「山色冷如冰，意旨如何？」師云：「大地徹骨寒。」

問：「如何是佛？」師云：「葉落秋林。」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遍地殘紅。」
僧問：「如何是住山斧子？」師云：「八兩半斤。」問：「古云：『渠正是我』，為甚我不是渠？」師云：「秋水連天碧。」問：「摩竭令、提婆宗，是同是別？」師云：「弁嶽呵呵笑。」問：「如何是大機大用？」師云：「三十棒，一棒也饒汝不得。」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須彌[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
問：「這  字意旨何如？」師云：「瞎。」問：「燈籠遭撲，為甚麼露柱頭疼？」師云：「九曲池近來被沙塞。」問：「牛過窗欞，頭角俱過，為甚麼尾巴過不得？」師云：「虛空粉碎大家看。」
僧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紅日上粉墻。」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光明燦爛。」僧禮拜。
一僧住山，求師指示，師云：「一下鋤頭三刀粟。」僧云：「種後如何？」師云：「茅團芋頭好煮粥。」僧無語，少停，師問：「你歸山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單瓢直杖。」師云：「恁麼則行腳去也。」僧云：「正是住山。」師云：「未有住山意在。」僧云：「學人只如是，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棄卻瓢囊擊碎琴。」僧禮拜。
僧問：「鴻濛未判，天地未分，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水冷草枯。」問：「如何是今世門頭事？」師云：「一陣和風起，遍地盡花開。」問：「世尊為甚麼拈花？」師云：「秖為你不薦。」問：「迦葉為甚麼微笑？」師云：「一人傳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橫針豎線。」問：「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如何是消殞的事？」師云：「玉人夢破一聲雞。」
離言西堂問：「善財遍參知識，為甚麼獨不參盧舍那如來？」師云：「誰是盧舍那？」曰：「遍參知識，為甚麼獨往南方？」師云：「空拶空。」問：「善財初見文殊，已得根本信智，其後又見文殊，是何意旨？」師云：「騎虎頭，收虎尾。」問：「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城摩善財頂，還攝不見。有何深意耶？」師云：「葉落歸根。」問：「龍女成佛，為甚麼須待分身佛集？」師云：「月落潭無影。」問：「多寶出現，為甚麼須待分身佛集？」師云：「月落潭無影，光明遍大千。」問：「一寶塔中為甚麼卻容兩佛？」師云：「烏鴉頭戴雪。」問：「佛土本淨，為甚麼更須三變？」師云：「黃金瓦礫。」
眠石西堂問：「上既無佛可成，下亦無生可度，未審諸佛出世作麼？」師云：「葉落階前裊。」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因甚

又道『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問：「弒父害母，不容懺悔，呵佛罵祖，還有過也無？」師云：「花落鳥不驚。」問：「不立階級的人，如何接待？」師云：「蒼天！蒼天！」問：「宗教無二致，因甚門庭各立？」師云：「油、鹽、醬、醋。」問：「事事無礙緣，何水不容火？」師云：「天空雲影轉。」問：「戒為定慧之基，因甚麼不守？」師云：「嘛呢叭[口*迷]吽。」問：「三世諸佛為甚不知有？」師云：「只為你多事。」問：「狸奴白牯因甚卻知有？」師云：「觸著磕著。」
僧問：「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何處？」師云：「山高水低。」進云：「見得自性，便脫生死，眼光落地作麼生脫？」師云：「西風颯颯。」進云：「既脫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張向甚麼處去？」師云：「草枯霜花冷。」
僧問：「興化擯克賓維那，意旨如何？」師云：「孟母三遷。」教僧求頌，師云：「驀地相逢探個人，寒巖獨坐自沉吟。棒頭覿面全提挈，從教日後自分明。」僧禮謝。
僧問：「紺目澄清四大海，未審佛身何許大？」師云：「黃瓜茄子。」問：「一切有分，何為獨許狸奴白牯？」師云：「秖為安分。」問：「古云：『禪是佛心，教是佛語。』然而語從心發，如何有宗通教不通者？」師云：「啞子話古今。」問：「佛祖出世，凡有施為，莫非為人。如何是自受用的？」師云：「目瞽童人不出頭。」問：「宗門無肯語，如何又有付法之說？」師云：「木人害相思。」
僧問：「古人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今云若有佛法可傳，便與古人斯言相背；若實無可傳，則今舉揚酬唱者是甚麼法？」師云：「不因柳絮隨風舞，怎得桃花逐水流？」問：「大徹悟的人為何命根不斷？」師云：「當初秖為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問：「有不悟的人，還出生死也無？」師云：「大唐天子不肚饑。」
僧問：「古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要問個住處，不知向甚麼處開口？」師云：「上來供通是實。」曰：「不落不昧，向甚麼處商量？」師呵呵大笑。問：「北雁歸南地，還有西來意否？」師云：「一回飲水一回咽。」
僧問：「世尊云：『如來清淨慧，皆因禪定生。』六祖云：『我這裏不論禪定解脫，貴乎見性成佛。』佛祖一個鼻孔，因甚各有不同？」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問：「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因甚又道眾禍之門？」師云：「鏡中無痕相，河底卻有沙。」問：「有一人，禪也不參，道也不學，佛亦不做。未審此人還撥因果也無？」師云：「三十棒貶向鐵圍山。」問：「極目能察秋毫，

因甚不見眉毛？」師云：「這裏不是。」問：「人人有個主人公，為甚只是不見？」師便打云：「見麼？」問：「無一法當情，為甚被物所轉？」師云：「秖為無一法當情。」問：「《楞嚴》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夫心有念有，心無念無。』且了知既不因心念，願聞其旨。」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僧問：「一念不起，淨眼圓成；一切事法，宛爾無殊。此之境界與悟人境界，是同是別？」師云：「秋深冰含碧。」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如何是真佛真道？」師云：「海棠滿院香。」問：「水中鹽味作麼生分析？」師云：「花香滿粉墻。」問：「一句話頭絕斷一切事法，如兵討賊，賊盡兵休，而因甚不悟？」師云：「鐵馬吼虛空。」問：「話頭提撕得力，綿蜜處忽身心世界盡、情忘卻時，主人公復在何所？」師云：「泥牛撞倒須彌山。」

雪航法師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即今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云：「鏡裏莫攀花。」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為甚麼又說擬心即錯，動念即乖？」師云：「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問：「纔生一念即傷他，永嘉又云：『若實無生無不生』。」師云：「貧恨一身多，富嫌千口少。」問：「菩薩護生猶戒草木，為甚麼南泉斬卻貓兒？」師云：「當陽拈出無縫罅。」

問：「古人道：『若論此事，直須如鏡常明。』為甚又說：『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師云：「柳巷花街無住足。」問：「自心起信，還信自心。且道信後如何操履？」師云：「石牛翫月。」問：「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畢竟如何達境唯心？」師云：「潘塘花柳醉遊人。」問：「如何是今日事？」師云：「花紅柳綠。」

問：「如何是無見頂露雲攢急？」師云：「夜半正明。」「如何是劫外靈枝不帶春？」師云：「天曉不露。」「如何是那邊不坐空王殿？」師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如何是爭肯耘田向日輪？」師云：「不向紅紫鬥芬芳。」

僧問：「參到急親急切處，一念不生時，回頭返炤，尚有一念不生。在此後當如何用心？」師云：「此處正是生死根本，須要努力打徹始得。」問：「參到內不見心，外不見境，止有虛明一片凝然不動者，如銀山鐵壁去。此後當如何用心？」師云：「境空而心不忘，正要跳過銀山、鑽穿鐵壁，方可到家。」問：「參到急親急切處，不自執迷，不取解脫，不斷生死，不求菩提，當此際也，雖有妄想，亦不留礙，此後畢竟如何用心？」師云：「此處正是鐵山下鬼窟，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得。」問：「參到根境無依，猶如空中樓閣，七倒八顛相似，畢竟于用心處云何倒斷，方能續佛慧命，廣導群迷，以報我和尚之恩耶？」師曰：「必須將此七顛八倒抖擻乾乾淨淨，向那邊更那邊打

一個翻身回來，卻向今世門頭應用無礙。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若要知此向上一竅，老僧與你通個消息。三秋籬菊陳金色，映水芙蓉朵朵鮮。」
僧問：「如何描得先師像？」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師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先師像也不識。」僧禮拜。僧指先師像云：「這個醜陋形，阿誰肯供養？」師云：「專為流通。」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參見何人？」師云：「翳張三，黑李四。」問：「如何是寬闊句？」師云：「包天裹地。」問：「多年舊病不痊，乞賜一方。」師云：「慈心湯送死貓頭。」問：「家遭賊劫，賊又不知，贓又不認得，乞賜神力相扶，掃除安靜。」師云：「王莽元是漢朝臣。」
黎明郭居士送書至，師開見一張白紙，師云：「已喫吾三十棒了也。」遂將此語寄回。
師一日上堂，有僧問云：「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一物無依的人，作麼生修證？」師云：「秋樹梧桐老。」僧擬議，師便打。三日後，僧進方丈，師云：「敗兵來了。」僧云：「今會也。」師云：「秋樹梧桐老，汝作麼生會？」僧云：「當體赤條條。」師云：「未在。」僧即云：「秋樹梧桐老，當體赤條條，隨緣閒應用，何處不逍遙？」師打一竹篦，僧禮拜。
僧從木渡來求住，請開示。師打一棒，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向這裏看去。年深日久，自然有個入頭，甕中不曾走卻鱉。」復示之以偈云：「一棒當陽勢自彰，要伊直下肯承當。電光石火如能薦，頓息伶俜返故鄉。」
座主修和參禮人事次，問云：「門庭施設即不問，如何是乾清宮中事？」師云：「木人舞袖。」修作禮。師反詰曰：「宮中事且置，門庭邊事如何？」僧擬議，師便打。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八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七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問荅機緣

師住護國，眾請結制上堂，不允，惟任入室請益。一日，內外堅請上堂，師遂呵罵，拄杖打出。有僧曰：「請和尚說法。」卻被打出。又一僧曰：「這老漢全身為人。」

僧問：「如何是宗乘？」師曰：「破草鞋。」

僧問：「如何是禪？」師云：「松枝垂曲曲。」

居士問：「生死不明，乞為開示。」師曰：「爾既不明，何因到此？」士曰：「仰和尚大名。」師曰：「承誰恩力，能知瞻仰？」士沉吟，師震威一喝，士遂有省。

居士問：「天台山高未為高，和尚德重是為重，請垂悲愍，為示至道。」師曰：「道在爾邊，求之卻遠。」士曰：「弟子迷昧，敢乞指明。」師拈起竹篦曰：「會麼？」復擊案曰：「吽！吽！」士連拜曰：「即此是也。」師打一竹篦曰：「更道！」士復作禮而退。

師曰：「會則迷，迷則通。」士沉吟，師曰：「依此看去。」

僧問：「昔韶國師紹法眼正脈，未識國師正脈，還有相繼也無？」師曰：「歷歷曾無昧，佛祖總相傳。」進曰：「恁麼則五宗原一脈，堪笑復分門。」師曰：「闍黎知一脈也未？」僧沉吟，師曰：「若是到家人，何須話長短？」

僧問：「趙州有，趙州無，還是有無否？」師曰：「天清地濁。」進云：「許人學說道理否？」師曰：「不許。」僧曰：「為甚不許？」師曰：「佛祖無法說。」僧無對，師打一篦曰：「參。」

僧問：「如何是室中事？」師曰：「非汝能知。」僧曰：「請和尚指示。」師曰：「且去，明日來。」僧禮拜，師打一篦曰：「這裏無內外。卓卓要分明。」

僧問：「護國十景，如何是紫霞峰？」師曰：「仰之彌高。」「如何是玉印峰？」師曰：「鑽之彌堅。」「如何是永護峰？」師曰：「瞻之在前。」「如何是三台峰？」師曰：「忽焉在後。」「如何是蓮花池？」師打一篦，曰：「會麼？」僧曰：「景致蒙師指，宗乘事若何？」師曰：「主山高聳案山低。」僧作禮。師曰：「還有問麼？」僧無對。師喝，復曰：「歸堂去。」

如安、麗然論古，彼此不服。師聞，喚入室中，曰：「你各舉來。」二僧將開口，師曰：「每各好與三十棒。」皆作禮而出。時有僧曰：「是賞？是罰？」師打一竹篦曰：「歸堂去。」

素樸闍黎問：「天台聞久，今日親來，不涉途程一句，請師明示。」師曰：「露柱懷胎賴燈籠。」進云：「與麼則宗風遍大地，個個獲清涼。」師云：「在汝分中如何受用？」僧拜云：「頭頭自偶諧。」師微笑。

僧問：「昨日燈籠發笑，今朝大地增光，秖如光景俱忘，又作麼生？」師曰：「石女踿躚無朕跡，木童撫掌孰能窺？」僧拜曰：「謝師荅話。」師曰：「得兔貴忘蹄。」

四月八日戒期畢，園頭問：「如何是戒？」師曰：「莫動著。」「如何是定？」師曰：「洪波本自如。」「如何是慧？」師曰：「光明曾遍。」「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霞峰卓爾出群峰。」僧拜，師打曰：「少此棒不得。」

師垂問曰：「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為邪，作麼生得不妄不邪去？」眾下語不契。時嘯雲上座即趨室中曰：「聞和尚垂問，今來奉荅。泥牛吼破沉潭月，木馬嘶空峻嶺雲。」師微笑曰：「親到始得。」雲曰：「這是甚麼處，還著得個親疏？」師休去。次日，結夏制，命為第二座。時有數僧乞為說破，雲曰：「請問和尚去。」僧問師，師曰：「問取西堂去。」僧回復問，雲曰：「問和尚否？」僧曰：「和尚叫來問師。」雲曰：「昨夜石虎生雙子，今日依然不見蹤。」僧不會，作禮而去。雲曰：「蒼天！蒼天！」師聞曰：「疑殺世間人。」

僧入室禮拜，呈夢曰：「昨夜得一夢。夢師付拄杖一根，即陞座說法，今特呈師。」師曰：「你若除卻虛浮心，肯真實做工夫，日後自有悟在，何必打妄想作夢？又來說付法，恐有人笑你在。」僧面赤而出，師大罵之。

有僧呈紙一張，跪地求法語，內要師讚美，師大書一篇，末後乃曰：「能依病朽語，不枉為個僧。不然，終是驢前馬後輩○。會麼？風吹陣陣桂花香，紅輪映入雞冠赤。」

師游桃源洞回，作詩一律，侍者舒光問：「如何是杖頭春色？」師曰：「照天照地。」進云：「如何是缽底清風？」師曰：「八面四方。」進云：「人人有分，為甚麼和尚獨自受用？」師曰：「柰他腳跟不點地。」進云：「恁麼則個個受用去也。」師曰：「且到桃源洞口看。」僧禮拜曰：「不外此山中。」師微笑。

僧從天童來，呈頌一本、行腳機緣一本，乞師印政。師曰：「若求印政，則非正也。」僧不服，無語，師斥之曰：「野狐精！處處食人涎唾，濟得甚麼事？」僧知非，乞開示求住。師令焚之，復開示。僧半月不睡，後有省。

師住崆峒，座主率眾參問云：「如何是無聲聞？」師云：「鴉鳴鵲噪。」「如何是離色見？」師云：「青黃赤白。」「如何是和尚

眼？」師便喝。「如何是學人心？」師云：「鑑炤。」進云：「和尚莫分別。」師哂云：「汝又向分別處作活計。」
僧問：「如何是子仙禪院事？」師云：「人人鼻孔撩天。」進云：「秖如崆峒八景又作麼生？」師云：「怪石奇峰秀。」進云：「崆峒八景與子仙禪院事，是同是別？」師云：「青流落貢溪。」
石鼓參，問云：「學人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師云：「不接。」鼓禮拜云：「謝和尚慈悲。」師云：「話未圓在。」鼓人事畢，侍者禮拜，問云：「石鼓問話未圓，請和尚圓卻前話。」師云：「你問來。」者云：「為甚麼不接？」師曰：「恐汝向正位中作活計。」
本珠問：「雪覆千山，何處覓歸家之路？」師云：「看腳下。」
問：「明月蘆花，如何辨別？」師云：「瞠開眼。」問：「佛祖近傍不得的人，作麼生親覲？」師一喝，珠禮拜。
好木問：「學人妄習塵勞，斷不是、不斷不是，畢竟如何是？」師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問：「鬼窟風起，家賊難防，還許剿麼？」師云：「正好聽用。」問：「智識俱泯，聖凡不立的人，為甚麼還有嗔喜？」師云：「煤人頭戴五花冠。」
問：「千刀萬刃不能入的是甚麼物？」師云：「水底燈花。」問：「有無俱非，如何是非非旨？」師云：「一呼三尺浪，一吸九州乾。」
界滋問：「歷代規模從何而起？」師云：「看取令行時。」問：「如何是山中禪？」師云：「頑石蒼苔古。」「如何是市中禪？」師云：「驢嘶馬叫。」「如何是村中禪？」師云：「犁耙日日新。」問：「盡大地骷髏如何活去？」師云：「花開碧嶂紅如錦。」問：「拈刀弄斧，如何不犯鋒鋩？」師云：「雨打梨花蛺蝶飛。」問：「截斷命根如何下手？」師云：「頭落也不知。」問：「出脫這個，將甚麼提攜？」師云：「葫蘆浪裏顛。」問：「鳥道玄路，如何得縱橫無礙？」師云：「橫衝直撞。」問：「如何是君？」師云：「紫石磊磊尊。」「如何是臣？」師云：「雄峰草色青。」「如何是君視臣？」師云：「青鏡炤花林。」「如何是臣奉君？」師云：「黃葉舞秋林。」「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古殿無朝客，永絕天子音。」問：「古云：『投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秖如瓦鼓子作麼聲？」師云：「鼕鼕。」進云：「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這疋絹又作麼生分張？」師云：「你一半，我一半。」問：「古人閱破灶墮因緣，忽然大悟。如何是他悟處？」師云：「白日見青天。」問：「前問一併芟卻，請師沒口道一句。」師畫○。

僧問：「世尊拈花，達磨面壁，崆峒為甚麼水上來？」師云：「一機獨露。」問：「江西馬祖稱選佛場。秖如不落凡聖的人，又作麼生選？」師云：「高中一名。」問：「活潑潑轉轆轤地，未審節目在甚麼處？」師便咄。問：「同光帝問興化：『朕收得中原一寶，秖是無人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手引撲頭腳。此意如何？」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問：「雲門一寶，如何秘在形山？」師云：「黃鸝上樹一枝花。」問：「如何是大唐國裏無禪師？」師云：「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廓然無聖？」師云：「故國絕疏親。」

僧問：「悟後的人，未審以何為食？」師云：「一株菜，三莖蘿。」問：「達磨大師隻履西歸，得何方便？」師云：「兔角拄杖鬧長安。」問：「前百丈為甚墮野狐身五百劫？」師云：「陰花難盛露。」「後百丈為甚麼出得野狐身？」師云：「朝陽日色舒。」問：「文殊為何出不得女子定？」師云：「雄峰覿面存。」「罔明為何又出得女子定？」師云：「松翠鎖雲煙。」問：「高峰枕子未落地時是如何？」師云：「寶持琉璃瓶，安能快撒手？」「枕子落地後時是如何？」師云：「家中無一物，出門利萬金。」問：「如何是[央*鳥]崛救產難因緣？」師云：「一片祥雲起，幾處妄疑猜？」問：「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石筍開花色正鮮。」問：「大千卻壞時，如何得不隨他壞？」師云：「牛皮鞔鼓響鼕鼕。」

曹自悅居士問：「一念未起時如何？」師云：「石人戴銕帽。」復頌曰：「石人戴銕帽，不落古今調。真機覿面提，當下沒可保。」問：「萬念紛擾時如何？」師云：「縱橫自在。頌曰：縱橫自在，成團作塊，塢裏桃花，岸邊柳絮。」問：「忽然忘念時如何？」師云：「夜半日頭落。頌：日夜半日頭落，當念亡穿鑿。識得渠儂時，驢子三隻腳。」

師上百丈，泰和縣妙合請齋於芯芻園，楊塞雲居士問云：「大師親覲湛老和尚幾多年？」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康田甫居士禮拜，有楊行甫居士云：「此公乃宗門中人也。」師提念珠云：「這個是宗耶？教耶？律耶？淨土耶？」康云：「總不與麼。」師云：「居士畢竟又作麼生？」康無語，師云：「好與三十棒。」

宗侯朱玄阿居士問：「江西緣起無風之波，振一旅之師防，不須打殺，如何得天下太平？」師云：「木女彈琴。」問：「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不亞崆峒，千古文章，於斯為盛。今日大師遭圍，是同是別？」師云：「石女觀陽燄。」問：「白法道場今已復，某甲晝夜黑漫漫。敢問眾緣作麼生得淨？」師云：「木馬遊春。」

僧參云：「會曹洞宗旨。」師乃舉：「僧問洞山：『蛇咬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山云：『救即雙目不睹，不救即形影不彰。』如何是救即雙目不睹？」僧云：「猶帶識在。」師云：「如何是不救即形影不彰？」僧云：「猶帶情在。」師云：「恁麼則未知洞山宗旨在。」

師復舉此以驗大眾，各下語呈頌，俱不契師意。維那克歸請師代語，師云：「你問來。」歸禮拜問云：「如何是救即雙目不睹？」師云：「芳花無豔色。」「如何是不救即形影不彰？」師云：「銕壁也須放光明。」復請師頌，師乃頌曰：「芳花不豔澄真跡，銕壁放光露古顏。正去偏來全理用，沒弦琴上有音鮮。」

僧復呈八問，師一一荅竟，更請師頌，師頌八首以示之。僧問：「如何是一色？」師云：「雲封古岫。」復頌云：「雲封古岫本無差，心境何勞驗作家？兩岸蘆花飛白雪，禪人依舊眼睛沙。」問：「如何是不得色？」師云：「根境不到。」復頌云：「鐵壁銀山若個攀，大千沙界絕遮攔。石牛高臥忘水草，獨坐巍巍睡正殘。」

問：「如何是借？」師云：「清風明月。」復頌云：「脫體無依絕往還，也須垂手過前山。桃紅柳綠花狼藉，滿面東風開笑顏。」

問：「如何是借借？」師云：「明月炤見夜行人。」復頌云：「一顆摩尼全體露，赤白青黃影現中。方圓長短渾無礙，癡兒切忌墮偏中。」問：「如何是不借借？」師云：「石牛吐露三冬暖。」復頌云：「夜深獨自寂無依，開門閒步月明時，藤蘿倒挂懸崖下，又聽猿猴喚子歸。」問：「如何是全超不借借？」師云：「石女踏翻水底燈。」復頌云：「寒冰冷凍正威嚴，玉關寂寂有誰前？琉璃殿上君臣泯，杳杳未央不露顏。」問：「如何是始？」師云：「肇。」復頌云：「有時覿面不相逢，有時相逢不覿面。瞥爾一念露真規，石火光中須急薦。」問：「如何是末？」師云：「黑。」頌云：「末後一句太無端，木人歸去夜深闌。麻衣脫卻形蹤泯，衲子徒勞著眼看。」蕃光問：「久別尊慈，特來省候，如何得不辜負去？」師云：「只要你設齋。」光舉坐具云：「請和尚慈納。」師一掌，光禮拜云：「謝和尚不吝慈悲去也。」師呵呵大笑。

垂問

師住龍華，護法唐司馬存憶居士誕辰，又因薦舉招尤師，命眾諷蓮經延生。解釋經畢，師垂問云：「退位朝君即不問，冠帶還鄉事如何？」眾下語畢，請師代語。師云：「歸隱林泉榮祖業，那管長安車馬喧。」

師住崆峒，因侍者玄輔禮佛，師問云：「禮拜為求智慧，為甚愚癡？喫飯為要腹飽，為甚肚飢？」者無對，請師代語。師云：「執藥應成病，貪餐過轉賒。」又云：「一帶煙嵐封寶蓋，數點殘星霄漢中。」

崆峒除日，供雲門大師真，師問眾云：「從古已來，皆稱頂像。老僧今日將雲門先師寫作像頂，汝等諸人商量看，還是頂像耶？還是像頂耶？說得端正，明日秉拂。」眾下語畢，師云：「總沒交涉。」克歸問云：「師意如何？」師驀頭一棒，便歸草龕。克歸復問：「畢竟是像頂？是頂像？」師云：「雲封寶蓋，霧鎖崆峒。」克作禮而退。

元旦齋畢，師問：「盡虛空所有世界，盡世界所有人物，言過年拜節。還有不過年的人麼？」眾下語不契，僧請代語。師云：「寶鏡不隨春色轉，澄潭豈逐月輪飛？」

眾入室問安，師問：「昔日十大高僧，為郤氏夫人禮懺，郤氏得脫蛇身。今汝等二十人禮懺，為老僧保病，懺完為甚老僧病不愈？」侍者云：「豪門偏覺貴，天子不知尊。」師云：「也只道得一半。」者問訊云：「謝和尚證明。」

師于戒珠垂問云：「黃昏雞報曉，為復不知時節？為復別有長處？」

又問云：「有一人，大唐國裏不許安身，蠻夷邦中無容住足。且道過在甚麼處？」

師百丈垂問三則云：「佛殿當門簷椽，因何墮落一花？」問：「野狐既脫去皮袋，因甚虛名千古不昧？」問：「冬天日色為何寒冷？」

荅幻輪法師十疑問并書〇(附來書)

伏惟宗門久曠，湖地更疏，數百年不聞提唱之聲、幾千里少見舉揚之事。茲者禪師出世，弁嶽流光，整持已墜之綱、振起永淪之界，人天拭目以觀瞻、龍象傾心而咨請。大聞向閱禪篇，殊多疑閡，未逢具眼作家，曾無剖決。幸遇出群宗匠，有藉指歸，望金錍之抉翳，眚目輝華；願寶鏡之鑑微，愚裏朗豁。略申十則，顒俟報音，激切具陳，伏希慈悉。

世尊降跡，惟指一心，無人擔當，三乘別演。開性相於空有，談經論於五時，方便調機，皆為一致。拈花破笑，乃心體之傳來；不立語言，實覺知之格外。迷之者，禪目禪而教自教；悟之者，禪即教而教即禪。惟在人明，道元無二。今承數問，理曠機微，略陳鄙懷，寧副尊意？伏惟明鑒，草復不宣。

今於十問，每一問下，各有二荅：先以宗眼提持，然後依理破疑。

問：世尊始降，分手指陳，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宗門第一則公案也。疑曰：宗門之唱必為接機。當此之時，所集者不過宮娥綵女、走使黃門而已。誰能領悟玄旨，而世尊急忙舉揚此道也。且功不浪施，法無虛設。若唱此玄宗無一人領略者，不徒然其聞。設乎此事在教，用顯三界獨尊則便，在禪而為第一極，則恐未必盡與否。

荅：明月舒光。

又破疑云：雖知根鈍，且稱本懷，也要露個消息。世尊一目，曾非男女、黃門之別也。

問：普眼欲見普賢，三度入定不可得見。佛教普眼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可得見。普眼依之，果然得見普賢。疑曰：禪宗之道，要在一念不生。純清絕點，太虛相似，尚難湊合。此何入定不見而反起念得見耶？豈靜定之功，不如動念之有力耶？今欲求見法身，還以靜定而得見耶？還以動念而得見耶？

荅：秋風吹黃葉。

破疑：法身無相，不可以動念見也，無動念處是真見法身。普賢即自心之行也，行以動念觀之故見耳。

問：世尊說大集經，敕一切眾生各發弘誓。唯一魔王曰：「我待眾生悉盡成佛，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疑曰：此魔王者，住何境界而作如是倔強之說也？然此是能發菩提心者耶？是果不能發菩提心者耶？

荅：月落潭無影。

破疑：真法界中無有發不發耳，祇是一個魔王，何境界之有哉？

問：調達謗佛等罪，生身入地獄等。又經言：「調達累世與佛為讎。」至於《法華》則言：「調達是過去授法之師，轉授調達當佛之記。」疑曰：調達於此果入地獄耶？不果入地獄耶？入地獄則違《法華》師佛記佛之文；不入地獄，則背謗佛讎佛之說。畢竟是何意耶？

荅：風吹柳絮毛毬走。

破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祇是一個調達，無有墮地獄成佛之事。今世門頭不捨一法，則先酬其報而後成其佛，有何不可？

問：世尊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唯迦葉微笑，故得付法。疑曰：此是百萬人天眾，非不廣也。教化已久，根非不熟也。迦葉之在法華，猶為中根。其餘上根利智，非無傑出之人也。此道人人有分，何止一人獨得，而餘皆絕望也。經云：「但有聞者，皆得作佛。」豈教之接機普，而禪之接機隘也。

荅：仲冬嚴寒。

破疑：雖眾廣根熟，所悟不同，一人領解者，意在付囑此道，非廣隘之謂也。

問：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佛言：「我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疑曰：佛法流入此土者尚五千餘卷，而天竺及天宮海藏不知其若干數量矣。經云：「去來坐立，常演斯經。」文云：「熾然說，無間歇。」而世尊何緣作如是說耶？佛無妄語，畢竟是曾說耶？未曾說耶？

荅：門外歌聲滑。

破疑：五千餘卷、龍宮海藏者，乃黃卷赤軸也。常演此經無間歇者，乃自心之旨也，豈關名句、文身事乎？

問：從上禪宗一向闢教，然初祖西來，即以《楞伽》付二祖為印心之本。五祖以《金剛》而設化，六祖聞無住生心之旨而開悟，後之繇《華嚴》、《法華》、《楞嚴》、《圓覺》等發明此道者不一，則教無負於禪也，而禪何妨於教而用闢之，茲復還並行而不悖與否？

荅：石女梳粧。

破疑：曾無祖師闢教之說。或有闢者，皆是呵叱其病也，非叱其教也。如永明、天如、泐潭諸大老，皆宗教並行之。

問：古聞禪律相非，蓋禪則直捷簡徑，律則瑣細勞煩，故兩不相入也。然禪是佛之所傳，律是佛之所制，其源同出於佛也。僧者，均是佛徒，同尊佛道，何故相非？還當各循一法而行也，還宜兼修而兩無害耶？

荅：芳花無豔色。

破疑：通人達士必無此說，執相迷心故爾相非。禪是心之體也，律是心中相用也。有用無體，全是虛詐；有體無用，必喪孤危。若缺一者，乃凡夫見耳。

問：中峰禪師云：「禪者，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也。」有言：「參一歸何處，與參念佛是誰，皆可以起疑情，發悟門者也。」如永明、天如、楚石、空谷諸師，皆以禪淨兼修。今可即念佛以參禪，不離當處求生安養與否？

荅：九品無冬夏。

又曰：禪土皆自心耳，如中峰所言。

問：大聞愚昧，一法無知，曾覽《華嚴》一真法界，廓爾虛通。次探《法華》實相玄宗，凝然常寂。究《楞嚴》妙如來藏，會萬有以忘緣。研《圓覺》平等性智，合群靈以朗鑒。《涅槃》之法身常住三際，文虛而絕待。《般若》之炤體獨存，纖塵片境以無

根。法有多門，理無二致。依教之見解如斯，於禪如何得契合也。

荅：陽焰翻波。

又云：且喜公會如來禪矣。若要會祖師禪，須向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裡藏身。」從這一語下會得，即契合一道也。末後觀禪歌甚妙，大有宗趣，公當禪教並行之也。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七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八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頌古

世尊陞座

當場一機，覿面示伊。不假聲色，寧屬有為？文殊白槌，畫鼓聲催。昨宵一陣春風起，山花處處笑微微。

拈花

拈花示處無多子，秖要當機見得親，賴有頭陀解微笑，直至而今花更新。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煦日炤大千，明鏡含萬象。萬象一光收，本無來去相。石女唱囉嗹，蟭螟吞大象。

乾闥婆王獻樂，迦葉作舞因緣。

錦上添花色更鮮，婆王自昧作習言，長空雲散青天皎，五湖波底月團圓。

世尊敕天上人間魔王護法因緣。

分明語處露堂堂，誰云真佛與魔王？不識梅梢春色意，空有聲香度粉墻。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

天明雞報曉，日落鳥歸巢，雨打階前濕，風和花更嬌。

《楞嚴經》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掃去千崖雪，指出老猴精，一雙皂子眼，徹底放光明。噫！半夜皂裳休著美，天曉牙床不睡強。

經首[米-木+八]字

不是以，不成八，人人對面如盲瞎，開口叫時喚不出，仔細思量卻惱殺。休惱殺，四七元來二十八。

女子出定

本無來去，何有出入？出入元非真，來去總成跡。文殊與罔明，徒廢己之力。燒卻枯椿飛盡灰，樵人何處下刀劈。咄！

(師室中常以女子出定因緣詰問禪人，往往皆作道理會，昧卻宗旨，故示之以頌。)

女子文殊罔明，拈來勘驗禪人，逐境皆因昧己，歸根格外翻身。曙色朦朧兮金烏似箭，更闌深闇兮玉兔如銀。

[央*鳥]崛摩羅救產難因緣

寒泉古澗兮絕波瀾，三個鯉魚兮弄影潭。山僧看破兮無蹤跡，萬古清風兮播宇寰。

(完初禪人每入室次，師以產難因緣詰之，惟以道理相酬，不能轉身吐氣，捩轉向上關。師遂以頌示之。)

石火光中立問端，秖要神龍起波瀾。神龍不解翻身轉，依然死水黑漫漫。須領略，沒交關，莫向言中覓指南。春回大地兮山花爛熳，秋色澄清兮石骨冰寒。

金棺示雙趺

四十九年無一字，槨示雙趺重舉似，大千沙界任流通，西風吹起黃花異。

達磨大師對武帝因緣

一句全酬，截斷咽喉，臨鋒寶劍，孰敢陳頭？朔風彌布兮寒威凜冽，六花飄蕩兮冰骨齊周。爭柰皇圖劫石固，任從風雨御階流。碧眼胡僧早破家，梁王殿上撒泥沙。龍床穩坐憨憨睡，腳踹蘆根意氣賒。斷臂安心傳底事，而今滿眼數如麻。

武帝請傅大士講經

大師揮尺涉廉纖，那堪更向艸中盤？楚王不識連城璧，徒使荊人獻聖顏。

寶公刀尺

主持個事聽從為，刀尺杖頭祖意垂，利物應機隨處用，家私狼藉有誰知？

青原不落階級

撒手捨筌蹄，時人那得知？菊花三月茂，臘月柳花飛。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石壁非泥，石甕非攜。打破菱花，無像可施。垂翼大鵬無伴侶，陰迷六合達天池。

馬祖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

石簣如藏，石鷂如翔，無可不可，南鄉北鄉。春蘭秋菊人皆美，花下相逢笑一場。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

崑崗之玉，荊山之璧，價重連城，時流莫識。藏頭海頭，銀山鐵壁，要津把斷無人渡，一片銀花黑似漆。

馬祖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佛，月面佛，西湖南岸三天竺，南高峰對北高峰，六條橋鎖垂楊綠。

曹山死貓頭

古巖高掛任風吹，雨淋日曝無乾濕，若還觸著些兒氣，大地眾生腦破裂。

曹山辭洞山，山云：「向甚麼處去？」荅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

碧潭秋夜蟾華映，鏡像分明豈動搖？識盡髑髏誰賞鑑？木人高步出青霄。

南泉斬貓

提起劍，斬卻貓，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兒，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

王宮深寂寂，禁外莫能知，一聲哮吼處，花葉惹遊絲。

百丈再參馬祖因緣

互換之風畫足蛇，振威一喝意便賒。全提正令全機喪，那許時人弄爪牙？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

獨坐大雄峰，親言指示儂，長空孤月皎，幾處色溶溶？

馬祖送醬百丈因緣

馬祖頻陳，雄峰全舉，一唱一酬，師資相許。芳草萋萋，春光爛熳。黃菊離離，白帝起舞。

百丈得大機

一喝大鵬擘水開，百千龍子盡藏埋，玄關三句輕掣斷，皮髓何曾得到來？

黃檗得大用

一掌擘開華嶽秀，源頭流出活水來。門風蕩蕩乾坤振，普令兒孫紹祖懷。

黃檗在百丈開田築地因緣

師資唱和意非輕，打地酬他問地因。空裏一聲轟霹靂，電光影裏又翻身。

德山托缽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巖頭老漢，善挈宗綱。密啟意，別宮商，風送清香到洛陽。

法眼指簾

指簾當處驗，渴鹿逐陽焰，若能解返擲，免被清涼騙。

汝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因緣。

大義從來不較多，舒開兩手演摩訶，片雲歸嶺青山露，水面風生六月波。

柏樹子

柏樹子，會也麼？一輪明月炤娑婆，時人不肯抬頭覷。水中撈摸受奔波，絕奔波，折角泥牛出愛河。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不禮南泉。

宮烏棲去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回花自發，春來空帶辟寒金。

趙州今夜荅話

今夜去荅話，招商店裏將旗挂，引得商人進門來，奪卻財寶遭打罵。老趙州，老趙州，一段冤憎萬古愁。

臺山婆子

一指路，二勘破，梅花鏡裏清香墮，時人徒自眼糢糊，卻向光中尋墮過。今日雲門為舉揚，雪山六載瞿(曇坐)。

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無星秤上稱，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乾屎橛

乾屎橛，對面說，擬思量，千里隔。一個漆桶向空拋，兩個烏龜笑不歇。

雲門六不收

六不收，四時有，萬仞峰頭看垂手，等閒眨眼過千山，瞎驢落在吳塘後。花正開，柳正舞，石女畫眉懶梳洗。

雲門須彌

須彌山兮覿面提，從來不屬有無知，牢關打破念情淨，赤日蕭蕭任所為。

雲門扇子[跳-兆+孛]跳

扇子[跳-兆+孛]跳，拄杖解笑，拂子高飛，禪板嘶鬧。雲門老漢總不知，三世諸佛曾未到。

雲門一字關

普響新露確，電光難湊泊。遇著雪公子，一串都穿卻。錯！天下衲子徒描摸。

雲門餅

橘赤橙黃，桃紅柳綠，現前三昧，時人不復。堪羨雲門老古錐，問著只將胡餅[祝/土]。咄！明眼衲僧莫輕忽。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南山起雲北山雨，無陰陽地花飛舞，折腳波斯摘一枝，清香飄入鄰家去。

仰山指雪獅子話

雪獅子，指示人，不解翻身平地沉。賴有雲門傍著眼，轉躬推倒楚王城。和風起，煦日臨，超然一色化乾坤。柳垂煙岸添新色，上苑花開布錦屏。

板齒生毛語

何曾祖意有西來？板齒生毛若話陪。雪覆千山人影絕，夜深撥棹古灣回。

投子荅趙州，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不許夜行投明到，玉石鑄成生鐵銚，木童拿去煎餈糕，石女看來呵呵笑。

趙州茶

遙想當年趙州老，逢人秖獻一甌茶。如能當下親承得，明月清風意自賒。

丹霞燒木佛

丹霞燒木佛，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院主眉鬚墮落，穿卻祖師鼻孔，天下禪和穿鑿，料掉沒交涉。且看老瑞如何頌出。

木佛燒來顯大機，眉鬚墮落又相為，要知個裏端的意，秋林黃葉逐風飛。

百丈野狐

不落不昧露堂堂，五百生狐絕覆藏，杖頭挑出明舉似，方知異類放毫光。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南北烏飛兔走。我腳何似驢蹄？石女踢翻須彌。人人盡有生緣。五虎曾下西川。(咦)一枝梅破臘，幾處草芽鮮。

大蘿蔔頭

趙州拈出大蘿蔔，塞斷天下衲僧口。千古萬古硬糾糾，黃頭碧眼難下手。忽下手，銅兒倒騎鐵馬走。

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元旦即初一，春至百花開，秋來樹頭赤。

婆子三十年供養個死漢

枯木寒崖，髑髏遍地，湛水澄潭，睡龍藏聚。浪裏翻身，世間有幾？一條白練鎖虛空，明暗雙雙何忌諱。

風穴一塵

明暗繇來顯妙傳，掃除明暗若為觀？日頭夜半昇峰頂，瑞草無根色更鮮。

僧問大隨一字壞

大隨一字壞，匝地清風撲面蓋，常流衲子眼未開，千里迢迢還路債。投子忒煞老婆心，猶自裝香遙禮拜。遙禮拜，露古熊，一陣微雨灑東林，滿地落花真可愛。

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隨云：「三人證龜成鱉。」

句中無味若為參，禪者徒勞話歲寒，焰焰祖燈明歷歷，朔風吹處嶺雲寒。

草鞋覆龜

一個烏龜覿面提，何須更問祖師機？草鞋蓋覆重拈出，雨滴簷頭地有泥。

玄沙膿滴滴

膿滴滴，君難識，紅如硃，黑似漆。玄沙惡氣遍天下，至今聞者頭腦裂。

玄沙天龍見虎話

是虎是汝兩俱錯，雪竇更添一落索。石人半夜睡正濃，此時誰能下註腳？不註腳，桃花綻去春風惡。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吹毛覿面提，珊瑚當處絕，嬌花不帶春，秖要應時節。別別，秤鎚陀上三斤鐵。

巴陵祖意教意

雞上樹，鴨下水。好個鐵蒺藜，虧了巴陵使，來年七月中，秋風又復起。

高峰無夢無想主人公

打碎琉璃碗，卸卻珍御服，枕子開口笑，雙髻罵天目。

欽山一鏃破三關

一鏃破三關，晡時夜未闌，與君放出關中主，煤人頭戴鐵帽舞。碧眼胡僧尚不知，釋迦彌勒目雙瞽。

白水聲色

借來聊爾了門頭，豈把芒繩繫死牛？玉鼠銀盆雖類色，到頭不許一般收。

五祖演云：「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秖有尾巴過不得。」

功齊功化何曾了？已到家鄉未徹頭。直須翻轉乾坤也，楊子江心水倒流。

圓悟問大慧云：「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慧云：「此是第二句。」

抹殺人，滅卻法，第一句中阿喇喇，獅子翻身入母群，免墮寒巖青草下。

僧問審哲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哲曰：「貧兒抱子渡，恩愛兢隨波。」

薰風渡汨羅，綠水湧清波，遍界雲影動，涉躐盡偏頗。

僧問雲居簡：「孤峰獨宿時如何？」簡曰：「九間僧堂不宿，誰教你獨宿孤峰？」

夜深石女臥眠床，天曉木人忙喚起，池上鴛鴦獨自鳴，一聲飛入紅蓼裏。

香嚴上樹

樹上樹下最威雄，鐵額銅頭怎觸鋒？雲散長空孤月淨，天柱卻在萬雲中。

疏山造塔

一文錢，折角泥牛海底眠。二文錢，石女梳粧出庭前。三文錢，柳綠桃紅三月天。九斤龜毛長三丈，臘月蓮花色更鮮。尋聲逐色兮徒勞側耳，返本還源兮鼻孔遼天。

貓兒偏愛捉老鼠

朝悠悠，暮悠悠，金風匝地冷愀愀。天皇皇，地皇皇，三春柳絮白如霜。化母造成無功錦，那許傍人話短長。

疏山問溈山：「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

東京掃蕩西京滅，一統山河歸至尊，笑罷不知何處去，霜天月夜子規鳴。

婆子請趙州轉藏

一匝旋來大地收，任他諸佛莫能酬，縱饒婆子解機變，也是人前強出頭。

仰山插鍬

父子相逢事便奇，插下鍬時已露機，南山刈茅人大有，宗風從此振華夷。

熊秀才乘藍輿至西山，偶見一僧貌古神清，龐眉雪頂，葉衣坐於磐石，才下輿問曰：「莫是亮座主麼？」老僧以手向東一指，才隨手東視，回觀老僧不見。

一指當陽舉似人，韓盧逐塊枉勞神，若向東方空看指，回頭昧卻本來真。

秀才嘆曰：「夙緣不厚，雖遇而不遇也。」

雖遇而不遇，甕中不走鱉，再上藍輿時，虛空吞皎月。

香嚴獨腳頌兼著語

子啐母啄(動也動也)，子覺母殼(轉位就功即不無，怎奈拋家散走)。

子母俱亡(那畔今時一齊歸)。應緣不錯(物物全彰，頭頭合轍)，同道唱和(月印寒潭)，方名獨腳(惟我獨尊)。

子母從來不二途，子纔觸處母同遊，孩兒若得身榮貴，脫卻老娘舊住樓。子母如能俱亡也，九月楊花遍地周，柳林黃鵲穿梭舞，那有青紅染指頭？

染深水牯牛(有僧從金粟來，說金栗有染深水牯牛話，請師荅語，更請頌之。)

天明放去離欄圈，烈性猖狂舞似風，煩惱海中雙足涉，無明林裏一身沖。東西兩岸貪苗稼，四棄三途露影蹤，忽地拽來驀鼻看，依然

還是這牛兒。

事事無礙

事事無礙，非中非外，打破虛空，銷鎔法界。石女騰空，鐵船裝載，火裏蟭螟，現神作怪。

頌雲棲大師公案一則

黃侍郎問師云：「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大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黃無對。大師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

華嚴歷歷談非舌，聞者應須著眼參，突出烏花白貓子，管教一吼髑髏。乾雲棲老幾多般，法師走卻兮雲封古岫，留下講案兮霧鎖寒潭。

頌雲門顯聖先和尚公案十三則

神珠問：「某甲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珠云：「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珠云：恁麼不恁麼總不問時如何？師曰：「戲論。」珠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珠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戲論。」

本入龍宮探驪珠，覿面拈來一物無，不是龍王多把住，恐教大地別親疏。

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曰：「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

古越是杭州，長江分彼此。若知絃外音，揚聲囉囉哩。

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

燒餅托出任君飧，底意繇來非等閑。不是仰山親嫡子，何能特地示毫端？須領略，莫顢頇。春風蕩漾兮花開碧岫，秋色臨空兮霧起寒巖。

師同陶石簣、無念師向火。石簣曰：「無念師在此，阿師得力句，乞為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六月日頭炎似火，三冬朔氣冷如冰，一句當陽無縫罅，不落言思始可親。

僧問：「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峰。」

凌霄峰，莫朦朧，摩尼寶珠，映現無窮。識取珠體，莫認青紅。金風黃葉秋林落，幾家砧杵月明中。

僧問：「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

胸中無得失，舌底是非空，一輪明月皓，幾處色朦朧？

僧問：「如何是生死中不生死的道理？」師曰：「舌頭短三寸。」

三寸舌頭短，衲僧巴鼻長，秋風吹桂萼，遍界盡馨香。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乞師指個路頭。」師曰：「那個是御愛峰。」

水流東徑朝西徑，雲起南峰過北峰，舉似分明無別旨，涅槃頭路翠叢叢。

和尚一日喫茶次，拈果子云：「法身遍滿一切處。若道這個果子具法身，恁麼則喫卻法身；若道不具，則法身有不遍之處。汝等諸人揀點看看。」

是法身，非法身，兩重枷鎖難為情，透網金鱗擺尾去，豈向鉤頭把餌吞？徑山老，休顢人，泥童翫月消情緒，木馬嘶風俊不禁。

和尚一日舉雲棲大師云：「我聞雲棲和尚滅度後，有人於庫房中見。若他道生西方，為甚麼又在庫房中？既在庫房中，有違西方願力。汝等諸人試定當看。」

脫體無依絕去來，徑山和尚強安排，沒絃琴韻人難委，獨坐朝陽空抱腮。

僧問和尚曰：「乞和尚指示心要，出離生死真實的意。」和尚曰：「我從來無一字與人。」

鐵甲將軍塞外威，痴心只要討皇基，鉗鎚擊碎黃金骨，脫卻龍袍卸甲歸。

僧問和尚曰：「和尚在此作甚麼？」師云：「殺人。」僧云：「只恐和尚不會殺。」師便掌。

眼蓋乾坤意氣高，吹毛倒握驗英豪。可憐不解知機變，徒把殘軀一旦拋。

僧問：「四大分散後，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你問這樣大法，也不禮三拜？」僧禮拜，師呵呵大笑。

急水灘頭著一篙，惹得驪龍鼓浪濤，萬斛之舟俱覆卻，篙師猶執手中橈。

頌金粟密雲禪師十則

粟顧漢月，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古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古德云：『月落後來相見。』既是月落後，且道如何相見？」月便出法堂，粟下座。

海枯水竭須彌倒，黃頭碧眼一齊掃，下座出堂端的意，金毛獅子不落草。

漢月問：「海眾雲從慈霖天澍現躍飛騰則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粟便喝。進云：「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粟又喝，月禮拜歸眾。

一喝須教作者知，更加一喝大慈悲。雙收雙放明宗旨，不忮不求世所稀。風磨鐵壁猶如洗，雨灑殘紅襯馬蹄。

僧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當恁麼時，無位真人在何處安身立命？」粟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僧云：「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迥炤去也。」粟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

三尺短，一尺長，個中元不帶商量。萬里無雲一輪炤，腳跟紅線絆千行。三十棒，斷愁腸，掃除凡聖，提挈宗綱。山花發笑兮春迴大地，籬菊開殘兮冬有嚴霜。

僧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曹溪一滴即不問，如何直透龍池底事？」粟云：「穿過髑髏。」進云：「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道？」粟云：「但與麼去。」僧便禮拜。

直透龍池伸一問，廣慧波濤如海闊，金粟門頭不見人，大地山河俱覆卻。與麼去，真灑落，不立聖凡，烏有圭角？蓬萊高閣兮越州聖境，煙雨樓臺兮福城清樂。

僧問：「如何是金粟境？」粟云：「四野桑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粟云：「金粟峰頭望。」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若何？」粟云：「瞻之，仰之。」

四野桑田不是境，峰頭望底亦非人，當陽拈出無迴互，瞻之仰之覿面陳。電光石火兮拿雲攫霧，慈霖普澍兮廣濟眾生。

僧問：「聲色未萌，睹聞莫及。正恁麼時，乞和尚通個消息。」粟默然良久乃震威一喝。僧云：「人間四月春光盡：金粟秋來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師云：「葛藤窠裏，藏頭縮尾。」

踢倒蕊香幢，須彌山粉碎，毘盧不現境，乾坤無一事。金藏雲起世間成，界立娑婆分四至。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粟便打。僧云：「猶是古時家風。」粟復打云：「汝作古時家風會？」

咄！活潑潑，轉轆轤。覿面全提，無榮無辱。一段靈光絕古今，何須特地生疑惑？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粟云：「舌頭拖地。」

眼觀山色秀，耳聽水聲悠，舌頭拖地處，特地為君酬。

金粟示眾云：「突出難辨，坐斷千差，萬別一塵，舉起透徹，萬別千差。」

沒蹤跡，斷消息，上下四維，銀山鐵壁。機思盡淨絕塵埃，一個銕鎚空裏擲。空裏擲，船高水長，雨落地濕。

拄杖子

稜稜角角，閃閃爍爍，炤用齊行，殺活縱奪。棒起臨濟正宗，扶持楊岐驢腳，虛空攪得成團，大地撒為塵末(咦)分明指示諸君也，惟有桐溪最清徹。

僧問倪禪師：「如何是石門境？」倪云：「猿啼獅子崖前石，龍吼文殊寺裏鐘。」

一聲漁笛破滄浪，幾點桃花映水紅。清興一團何所有？遊人空自對東風。

又問：「如何是境中人？」倪云：「踏破虎溪橋下月，坐斷天池第一峰。」

世界清平宇宙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東山石女三分話，西海泥童話幾般。

總

輝煌燈火元宵夜，燦爛星河霽碧時，覿面相陳無剩語，徒教人境話支離。

大陽三句

平常無生句

乍起和風柳眼青，頭頭善應妙難尋，空中鳥跡水中影，碓嘴生花色更新。

玄妙無私句

棒喝交馳任意遊，金針玉線縫皆周。弘通妙挾無遺影，法界塵毛兩俱收。

體妙無盡句

一顆摩尼觸處彰，施為盡是白毫光。古今爍破曾無間，涉水登山任舉揚。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八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九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頌古

正偏五位

正中偏，夜深玉女不成眠，漁翁舉棹清波上，攪動澄潭月一團。
偏中正，萬象森羅圓古鏡，物物全彰炤不差，絲毫皆入那伽定。
正中來，有無不涉絕塵埃，炎天大雪飄飄墜，火裏蓮花朵朵開。
兼中至，賓主相逢天然義，全憑語脈露單傳，一句當陽明的的。
兼中到，打碎髑髏真個妙，劫外今時俱不拈，那有毘盧印可寶？

功勳五位

本無位次絕參商，也須移履下村庄，六戶靈靈忘死捨，何勞守住在枯樁。　　向
念念無私不敢迷，百花叢裏看為持，千紅萬紫芬芳好，總屬東君一道施。　　奉
不居空有謾商量，縱使離婁眼似盲，無孔鐵簫雲外品，不干六律與宮商。　　功
心色相交理事融，權施應物道人風。昨日家童頻報道，葵花傾向日明中。　　共功
不向威音那畔行，豈從今世門頭立？渾然打破舊時窩，鐵鷂鑽天沒蹤跡。　　功功

奪人不奪境

一樹碧桃紅似錦，兩瓶金菊賽金蓮，個中非是陰陽地，不許佳人著眼看。

奪境不奪人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公子王孫徒翫賞，那有紅紫帶回家？

人境兩俱奪

天崩地裂人民喪，那有君王正令行？神劍亡鋒歸寶匣，生佛而今徒有名。

人境俱不奪

攜酒遊東郊，山花遍地紅，笑談歌舞去，意氣自匆匆。

三玄三要

第一玄，動靜不干絕眾緣，更闌萬籟聲俱寂，禪者徒勞著眼看。
第二玄，威風凜凜劍光寒，紅旗閃爍乾坤淨，電轉星飛過碧天。
第三玄，越州城裏倒撐船，東雙橋下多裝載，西郭門頭去復還。

朕兆未分作麼道？石女頭戴紫羅帽，深閨不出冷愀愀，宮漏沉沉天未曉。(一)
一法元無萬法周，喝下何曾有去留，轉側木人剛半夜，珍衣不掛柳稍頭。(二)
日出峰頭本自孤，高低普炤有於無，百花競秀爭光彩，半點工夫用得麼？(三)

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神威凜凜倚天寒，阿個男兒敢近看，擬議欲將佛祖現，人亡馬喪滿長安。

一喝如踞地獅子

全身獨露沖寰宇，那有妖狐現本形？一吼乾坤皆振裂，個中誰是對機人？

一喝如探竿影艸

試將一語知端的，驗彼來人有與無，穿過髑髏行正令，神嚎鬼哭兩眉悽。

一喝不作一喝用

喝時秖麼忘消息，佛祖機緣收不得。野鴨湖中翻浪飛，不知身上乾和濕。

賓主歷然

月色穿雲透碧霄，波斯夜半舞風濤，山頭白浪連天地，石女經行俏步高。

正法眼藏

掃除空有任繁興，大地山河一掌平，法法頭頭開正眼，寒崖花發不沾春。

妙唱不干舌

青松翠竹解談禪，流水高山總亦然，二六時中無間斷，老僧何用口唇宣？

死蛇驚出艸

骨爛皮穿氣息無，忽然撞著爪牙舒，神威一振清四海，狼煙滅盡豈躊躇？

解針枯骨吟

鐵圍山下骨一堆，些兒觸著振全威，驚回石女雙流淚，至今猶自倚雲飛。

鐵牛舞三台

千載鐵牛忘水草，而今放出兩岸來，足伸踏破毘盧印，尾搖掃盡九垓灰。

三墮頌(并問荅)

僧問：「如何是類墮？」

師荅云：「觸處逍遙，絲毫無染。」
披毛戴角混塵埃，足舞西風類莫該，芳草垂楊俱踏遍，渾無些子帶回來。

問：「如何是隨墮？」

荅云：「百花林裏過，一葉不沾身。」
聲色叢中任意遊，鬨然出沒豈能收？山花鳥語縱橫現，何有纖毫染污尤？

問：「如何是尊貴墮？」

荅云：「不住九五位，常與群臣遊。」
虛寂靈源不自尊，常隨六國走煙塵，秦樓玩月燕邦戲，到處逍遙到處人。

涅槃經四生頌(并問荅)

僧問：「如何是不生生？」

師荅云：「冬至纔逢九，春來百花開。」
明淨摩尼珠，本來無一物，當臺鑒炤時，隨處陳方色。

問：「如何是生生？」

荅云：「青山點翠。」
忽然一陣雨，溪澗長洪波，枯稿悉滋潤，農人笑呵呵。

問：「如何是生不生？」

荅云：「境像收歸古鑒中。」
桃李花無豔，遊人興自衰，水中無月影，免使費心裁。

問：「如何是不生不生？」

荅云：「石女打破鏡。」
石女忘歸路，木人何處尋？杳然無影跡，佛祖莫能形。

就路還家

觸目青黃露本真，縱橫到處是家珍，水底金烏天上口，眼中童子面前人。

新豐曲子

昔日新豐曲，無人和得齊，今朝重舉似，音韻果然奇。

明月印蘆花

蘆花開遍野，明月挂中天，不識其中意，都言一色然。

鏡裏梅花清香墮

石光閃若電，渴鹿逐陽燄，木女害相思，泥人繡花絹。

竭盡今時

真如心裏妄，涅槃性上塵，自己非堪寶，佛祖是閒名。

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一段風光炤眼鮮，何須攜手入桃園？運足已乖空劫旨，擬尋思去隔天淵。

汾陽重陽九日菊花新

義公拈出膠盆，汾陽不覺粘手，賴因菊底翻身，不然甚麼開口。不開口，木人捧起盤兒走。

重陽日頌示禪人

重陽九日菊花新，特示三玄意旨深，報爾知音禪衲子，今朝籬菊又重芬。

法身

雲起山頭暗，風生樹搖尾，桃開三月花，菊綻九日蕊。

法身向上事

鐵樹花開正是時，忽被石女摘一枝，沙神怒發須彌倒，驚起泥龍上玉池。

萬象之中獨露身

赫赫威音外，獨超萬象先，明明無隱匿，何處有三玄？

法界緣起

一波纔動萬波隨，滴滴全彰造化機。落葉梧桐秋已蚤，百花開處鷓鴣啼。須領略，莫狐疑。翠竹搖聲兮風生大野，月映寒潭兮碧水畫眉。

僧問百丈超云：「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超云：「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獅子兒。」

虎生獅子兒，木人唱巴歌，擬議停思者，卻被佛祖呵。

僧問明炤安：「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安云：「勞汝遠來。」僧云：「莫便是一藏圓光麼？」安云：「更喫一碗茶。」

問處分明荅處彰，圓光之體露堂堂。春風布遍山花早，秋氣臨時樹葉黃。

僧問百丈惟政禪師云：「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啣花獻？」師云：「有錢千里通。」云：「見後為甚麼不啣花？」師云：「無錢隔壁聾。」

一段春光炤眼鮮，攀花弄柳任溪邊，時人須識東君意，莫向枝頭覓翠妍。

百丈普請鉏地次，僧聞鼓鳴歸院因緣。

鼓聲纔動競頭奔，卉木俱霑雨露。恩重勘過眼中釘，百花叢裏覓鮮新。

百丈因一僧哭入法堂因緣

哭上法堂，草深一丈，一時埋卻，野狐伎倆。匝匝清風撲面來，舒襟樂意頻收放。

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曰：「有。」政曰：「作麼生？」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云云)。」

一問一荅，真機漏洩。更欲重徵，喬木生節。寒凝遍佈兮霜花朵朵，黃葉飄零兮朔風凜冽。

僧問百丈智映寶月禪師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月云：「窣堵那吒掌上擎(云云)。」

窣堵掌上擎，覿面已分付，更欲問如何，特地成露布。不露布，初生孩子元無褲。

百丈道恒禪師三訣因緣

喫茶珍重歇，時人眼中屑。若喚作三訣，重添第二月。穿衣裹腳下禪床，運水搬柴知時節。

百丈惟古禪師上堂多虛不如少實

一卓一語，機用雙舉，更問如何，大虫捉鼠。

百丈中靖元肅禪師塔

尖尖聳青虛，巍巍磨太古。欲識渠儂言，但看清風舞。

漁家傲題船子夾山因緣

一語合頭猶未徹，禪師笑倒纔方革，劈面三橈君已瞥。眼中屑，回顧頻頻繫木橛。

覆卻舟兒真剿絕，夾山從此偷心歇。兩岸蘆花飛白雪。向誰說？幾度秋光與明月。

又頌

金鱗已遇意偏攸，誠老何曾覆卻舟？萬古清風波浪吼，依然蘭棹在中流。

僧問夢筆禪師：「如何是佛？」師云：「不誑汝。」僧云：「莫便是麼？」師云：「汝誑他。」

寂寂沉沉無所倚，全提覿面莫能擬，春風散盡桃花飛，秋月影臨江水止。

閩王延夢筆禪師齋，王問曰：「好將得筆來也無？」師云：「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

覿面通呈非兔毫，輕分閩主不辭勞，梅花吐處春香露，煦日纔臨冰質消。

王又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不是家風一句機，偷香暗裏有誰知？千峰布列須彌勢，萬派宗分大海歸。

雲門三種獅子(師居雲門室中作)

入窟獅子

斂跡藏形古壑中，豈尋聲色受華榮？聖凡掃卻無依倚，斗柄星河霽碧空。

出窟獅子

爪牙抖擻望天關，哮吼一聲碧嶂寒，魔外不知何處去，威靈耿耿落人間。

不出不入獅子

窟內未曾留形跡，人間那得有聲名？石筍抽條千丈碧，泥花發豔四時春。

圓覺經頌

文殊章

本起如來清淨因，桃紅柳綠一般春，凡夫不了元無我，病眼空花認作真。圓炤婆伽親指示，依然幻翳眼中生。文殊當下知消息，石女峰頭喚故人。

普賢章

幻化元來生覺心，春風微動水生鱗。時人但見波濤滾，豈識波濤全體真？有覺還同如幻立，若緣無覺鏡中痕。兩重公案都除卻，天柱峰頭蓮萼新。

普眼章

漸次修行滅幻門，火風地水究元辰，忽然突出孃生面，剎剎塵塵總是春。擲柳黃鶯歌上苑，穿花杜宇遶南林。泥人翫月思情美，石女簪花巧樣新。

金剛藏章

金剛抉破三疑網，幻戲場中脫卻衣。若說本來成佛道，挖瘡好肉事非宜。只因蒙昧難開曉，金喻重重說是非。識得上林花滿地，風翻蝶舞過東籬。

彌勒章

起心若欲斷輪迴，荊棘叢生覺地迷。夢去雖然諸種事，醒來何有半毫微？若能寤寐都拈卻，撒手懸崖好作為。銕犬山中呼萬歲，泥猿樹上唱囉哩。

清淨慧章

聲聞魔佛及菩薩，正眼觀來總是邪，朕兆未分難話會，鴻濛已判念心差。千紅萬紫筵青嶂，總是陽春一氣嘉，踢破乾坤收腳轉，回頭別有好生涯。

威德自在章

突出乾城三觀門，止啼黃葉卻非真，新人乍出梳粧巧，莫認衣裳要認人。戲水遊魚知水意，穿花蝴蝶味花深，長安一曲有餘樂，野老君王共太平。

辨音章

二十五輪遍互修，一輪於內作根絲，列開寶網光相映，影現重重無盡頭。四塞八蠻朝帝主，兩京七地總皇猷，鄉村野老茶鹽足，一曲昇平樂事稠。

淨諸業障章

萬象收歸古鑑中，我人生命盡消融，空中飛鳥無形跡，水底遊魚有甚蹤？出岫浮雲何處往？乘風花瓣任西東。回頭忽聽木人鼓，魄散魂飛沒影蹤。

普覺章

作止任滅聽從為，休將四法取圓基，平懷一種隨高下，大道從來沒是非。碧嶂野花開似錦，石人觀去絕惺迷。妙開寶印空中起，印印何曾半點非？

圓覺章

上下中期結制修，鈍根須假煆塵浮。大鵬翼展沖霄漢，豈類鵪鶉落草坵？十世古今頃一念，誰能百日定程途？狸奴白牯咸知有，飢則餐兮渴飲流。

賢善首章

三世如來一口宣，流傳須要善賢兼，能聞一句勝多寶，羅漢難同半偈肩。不是天然生就覺，又非觀行始成圓。鷺鷥昨夜沙汀宿，分付漁翁仔細看。

總

一道靈光貫古今，剎塵俱是一毛吞，獨超物表離名相，阿個能言圓覺心。一自伽婆分旨後，千燈千炤續燈新。孑蘆隨海飄波去，熊耳峰頭花滿岑。

首楞嚴經要頌

大佛頂

三德圓明非形相，直教佛祖也難觀。一聲胡笛邊營外，幾處凄涼幾處歡？

首楞嚴王

一相該通空劫前，河沙功德孰能宣？超然不屬青黃色，了了無依當處玄。

七處徵心

七處徵來七處真，鷓鴣啼在百花林，遊人沉醉桃園裡，昧卻枝頭好鳥音。

五陰

真如迷卻翻成妄，相妄空時當處真，收拾伽缶歸去後，白牛耕破劫前春。

六入

一團空聚無彼此，痴兒妄自別疏親。堂堂天子登朝日，六國文明賀太平。

十二處

塵塵三昧首楞嚴，擬心取著早乖遷。月穿潭底非形相，痴子徒勞摸碧川。

十八界

本來一相無疆界，那許其間物我分？十八疑關齊擊碎，滔滔流水下滄溟。

七大

事理交參周法界，將心擬處涉流沙，情塵識破元無事，木馬遊春意自賒。

聲塵圓通

妙音本自無來去，聞聲悟入已成虛，直須透徹聲前韻，浩浩紅塵任卷舒。

色塵圓通

色色塵塵淨法身，秖因憎愛昧天真，苟能觸處通消息，堪笑沙陀入聖倫。

香塵圓通

妙香元不從天降，爇向爐中塞碧虛，觸著些兒頭腦裂，衲僧巴鼻盡蠲除。

味塵圓通

古今一味平胃散，點著通身冷汗流，慶快怡然拋藥病，那容更犯死貓頭？

觸塵圓通

能洗所洗性本然，驀頭一潑觸光圓，器界根身渾一色，輝輝秋月炤中天。

法塵圓通

心緣既寂法塵空，事事全彰振古風。東嶺桃花紅爍爍，西溪流水響鼕鼕。

眼根圓通

見色非關眼上能，時人休向眼中親。應知那律非循目，智鑑圓明耀古今。

耳根圓通

反觀聞性性俱空，頓入圓明顯妙功，歷歷松聲連夜吼，呱呱鳥語亂山中。

鼻根圓通

循空返息本非真，翻身踏倒涅槃城。紅日舒光來嶺畔，清風明月過溪濱。

舌根圓通

身心世界兩相遺，覿體全超知不知，處處總成真法界，禪兒何事苦尋追？

身根圓通

無痛痛覺覺亦空，根身從此影無蹤，出門不踏來時路，方顯男兒志氣沖。

意根圓通

物物頭頭本自真，何須旋法美空生？寶明空海人元具，桃李爭妍處處春。

眼識圓通

心見圓明處處彰，白雲閒矣水偏忙，為憐頍下生盲者，權示漚和演妙常。

耳識圓通

無心聞處是心聞，塵剎全彰這個人，百億分身無去相，六牙常在寶王城。

鼻識圓通

鼻端白相示修行，暫爾權為縛犢繩，忽然摸著娘生鼻，林泉巖谷悉光明。

舌識圓通

奇哉妙舌自天然，不假喉唇齒吻宣，無孔笛吹清韻徹，滿慈謾謂得親傳。

身識圓通

身本無根何用執？心本無生何用息？身心寂滅兩俱空，透此方名真法質。

意識圓通

一段情城當下除，神通遊戲總無拘，塢中昨日濛濛雨，嶺上今朝日色舒。

地大圓通

根身器界若微塵，微塵空處即天真，堪羨頂門開正眼，大千沙界一齊平。

水大圓通

滔滔流水性真常，若個於斯返故鄉，直於山海忘能所，蝴蝶穿花過粉墻。

火大圓通

凡火慾火智慧火，清淨寶焰光裸裸，大千閃爍熾穹窿，燃卻佛魔與物我。

風大圓通

群動悉憑風力持，反觀風力亦無依，忽然踏著風中主，飄飄一葉過南池。

空大圓通

色空本自一真空，逐境迷心有異同，異同炤破真空現，翻轉真空跨鐵龍。

見大圓通

六根清淨生元佛，六根妄染佛為生，見覺圓明生佛淨，個中那有樂邦名？

識大圓通

十方唯識鏡中痕，但離取捨妙圓成，頭頭盡是天真佛，念念全彰阿逸身。

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元宵通夜家家火，水月交光處處圓，五十七番虛涉後，始知空費草鞋錢。

總

二十五個鐵蒺藜，頭陁拶作雪花飛，綠水溶溶歸巨壑，白雲片片遶須彌。

金剛經要頌

世尊著衣持缽

一段風光秖在斯，著他依舊不為奇。清風陣陣飄香至，碧水滔滔畫翠眉。

應如是住

搬柴運水尋常事，覿面無非是道場，觸處盡成安樂地，何須此外更商量？

如是降伏其心

著衣喫飯任從為，映色摩尼眾像隨，但得有無諸念淨，金烏依舊落城西。

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空花鏡像了無關，擬欲援生墮鐵山，踏破瞿曇關捩子，風自清兮雲自閒。

不住於相

祖印高提不住中，巍然大用有無空，騰騰任運靡存跡，霧鎖秦宮絕雁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坐斷兩頭中莫立，逢緣擊節任縱橫，摩尼現色原非有，石筍開花映水紅。

無我、人、眾生、壽者

木子山中敲鼓鑼，泥人拍手助高歌，忽逢瞽叟來瞧見，滿面慚惶沒柰何。

四果不作是念

設分位次隔參商，息卻名心絕短長。若是威音親嫡子，不從這裡費商量。

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倚門傍戶走他鄉，雲水將來作道場，倏爾踏翻潭底月，了無一法贈劉郎。

持四句偈得福甚多

家藏白澤勝神符，百怪安能敢穢污，若得空王真號令，三千諸佛作驅奴。

歌利王割截身體

忍辱功能作聖人，幻成四大卻非真，任他節節支離去，一段風流獨露身。

一念信心即得菩提

棄家浪走不如屠，自昧千金七寶軀，偶爾忽逢長者示，凡心即與聖心符。

「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一節

念念輸忠不敢違，色聲叢裡了無羈，苔封古殿忘臣主，阿個能言佛祖機。

三心不可得

兔角為刀出遠征，烏龜跨下羽毛生，木童拔去搓繩索，縛住虛空架火烹。

無法可得

三藏靈文不較多，權將音語示娑婆，忽地雙林開正眼。試問還曾有也麼？

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生佛從來共一程，凡民何必羨公卿，如能當下歸家也，凡聖原來是假名。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一念緣生即是遊，靡分紅紫有何愁？威音那畔元無動，今世門頭示兩眸。

總

忉忉怛怛老婆禪，失卻瞿曇臉半邊，四相掃除無一物，呼名般若亦縺涎。

法華經頌(二)

三乘不立一也無，三一元來醒夢夫，若是空王殿上客，撒手歸來月滿湖。

妙法不在聲名上，尊者徒勞授記功，欲識個中端的意，桃花卻白李花紅。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九終

八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法語

示唐祈遠居士

欲出塵勞、斷生死而證無上菩提者，必須參扣話頭而期妙悟也。所言話頭者，即自己本地風光，歷歷孤明，不可絲毫間斷。古云：「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要念茲在茲，如此做去，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打成一片。人法俱空，偷心淨盡，露裸裸，赤灑灑，如明鏡當臺，物來斯鑑，來無所粘、去無存跡，不執留、不計憶，任運騰騰，覓絲毫起滅之相了不可得，此時方喚作大光明藏也。雖然如是，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石女懶畫眉，木人呵呵笑。

示張我復居士

道本現成，仁者自昧，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何也？蓋人人腳跟下一著子，本來現成，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輝騰古今，無有間然。良由眾生迷背自己光明，循諸聲色，念念攀緣，無有停息，曾不自知，故稱為迷也。公等既已知非，必須發勇猛心，立金剛智，二六時中但扣已而參，密密孜孜，看這見色聞聲，生心動念，妄相攀緣，屙屎放尿，拖著死屍行的畢竟是個何物？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還有第二人耶？還有第二念耶？若無第二人、第二念可見，秖是自己一段光明，何不如此著眼承當個事，免向外求，窮劫無有得時，轉求轉遠也。如此見得透、信得及，此但秖是今世門頭，古人喚作弄光影漢，須知更有空劫已前一著子聲色之所不到者，古人所謂無聲無臭，此也誠能離卻聲色，至於靜悄悄、虛寂寂、露裸裸時，自然與他相應。不然，光陰易度，時不待人。努力！努力！

示笥石禪人

迥然獨露，不用尋思。湛海圓澄，森羅隨映。剎那忘炤，瞥爾情生，智境晻曚，白雲萬里。直須向隨緣應用處，拄定腳跟，不昧絲毫，看是何物？忽然摸著自己鼻孔，打翻舊日家風，一段光明，始能常在。〇會麼？朔風滿地霜花巧，凍日和光澹蕩行。

示胡內生

家國無常，身勢幻夢，念念遷謝，不暫停留。學道之人，惟在決志透徹祖師巴鼻、洞見聖賢心肝，作一個頂天立地大丈夫漢也。若要作此一大丈夫漢，二六時中不被聲色轉，不被名譽縛，莫苦飢寒，勿受利養，秖究己事為懷，切參為念。雖與眾同處，不與眾同流。切切孜孜，綿綿密密，忽爾相逢，平生慶快。到此方知聖賢佛祖也，生死與涅槃也，才智也文學也，是甚麼爛狗污，始覺本來無一事也。勉之，勉之！

示躍雲禪友

一躍而登青雲，至也。雖至涅槃義天，不可坐卻，直須轉身離位。亦不可住於這邊，雖聞聲見色，亦不可分別青黃好反，應物現形，如水上胡蘆相似；圓陀陀、活潑潑、轉轆轤底，無有絲毫住著，方能妙運無窮也。若如此行去三二十年，自然煩惱不能縛，生死不能拘。捧足既無路，潛覷豈有門？閻羅老子雖有供養，亦無處施設。古云：「那邊不坐空王殿，豈肯耘田向日輪？」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著子始得。欲知向上一著麼？鑑湖明月映，爐嶽白雲封。

示隱頤禪人

皖城僧隱頤設齋，懷香入室，求開示。師打一竹篦云：「會麼？」頤曰：「不會。」師又打一竹篦，云：「會麼？」曰：「不會。」師云：「不知痛癢漢。」頤悲淚，乞求微細開示。師云：「求開示底是甚麼人？」曰：「不知。」師云：「即此求開示者，當下是汝自己本來面目，亙古亙今，先天地不生，後天地不滅。經中所謂不生不滅，二六時中了了常知心心無間，色經眼即知青黃赤白，聲歷耳即知鐘鈴鑼鼓，氣入鼻即知香臭腥羶，味入舌即知甜酸苦辣，觸入身即知冷煖澀滑，意思法即知過未善惡。現現成成，絲毫不昧。為甚麼不自領略，返向他求也？」頤曰：「若如此者，莫認識心乎？」師即喚云：「隱頤。」頤即應諾。師云：「是識耶？是真耶？」頤曰：「弟子愚昧不知，乞求和尚說破。」師云：「古人道：『佛法不離穿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迎賓待客處。生心動念，即不是了也。』汝不生心、不動念，喚一聲，應一聲，且道不是汝本來面目，是個甚麼？此處不可喚作識也。」頤曰：「若然者，識與真何所分乎？乞垂指示。」師云：「見色聞聲，歷歷孤明，不生分別者，曰真曰智；生心動念思量分別者，曰妄曰識。所以云：生

心動念即不是也。」頤曰：「蒙和尚慈悲開示，若恁麼，則大煞現成，云何又說參話頭做工夫？」師曰：「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只為你不信，所以教你參話頭做工夫，做來做去，做到結角羅紋處，偷心淨盡。忽爾觸著自己本來面目，方始信得及也。你若當下肯信，何用許多週遮，與他三二十年做工夫，信的總是一般。三世諸佛出來，只要人信自心是佛。所以云：『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又云：『一切眾生皆證圓覺。』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豈不直指爾耶？又臨濟曰：『道流即此歷歷孤明，聽者聞者，是汝自己佛，更莫外求。』馬祖曰：『即心是佛。』又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曰：『即汝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何其直捷？何其現成？豈非要人直下信去也？」頤曰：「蒙和尚委曲開示，弟子信得及，怎柰無始已來妄想流注何？」師云：「汝喚甚麼作妄想？古人云：『識得不為冤，曾非別人。』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云：『是誰起滅？』當知妄想全體是個自己。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塵境之有哉？汝今於妄想既不能全體擔荷，當以智力治之。一觀妄想，當體全空，了不可得；一於妄想起時，莫生厭心、斷他心，亦莫隨順他去。古云：『但有念起，即莫隨之。』則久久工夫純熟，自然成一真法界矣。勉之。」頤作禮，再叩而退。

示鏡愚禪人

今時住靜者，或以偷安躲懶為事者，或哄幾個齋公、齋婆以過日者，或孜孜於茶筍、山花以營為者，皆非道人之所為也。汝當發大志，奮大勇猛，以本分事為念，飲食、衣服助道而已。若可消遣即休，不必苦勞身心，虛度歲月，學彼不唧溜者。但自知足，即是富貴。古所謂憂道不憂貧也。爾其勉之。

示存焉禪人

學道之人，將心地打點得乾乾淨淨，不留一絲毫雜念，則真心之所存焉。若有一毫之念而起者，則蓋覆自心，為障為礙，昏沉暗昧，真體何繇而得明潔也？若真心存，則定水清、慧鑑朗，萬象莫能逃其形，生佛莫能隱其質。昭昭然物來無所粘，迥迥焉物過不留跡，寂靜孤圓，卓爾象表，豈三世十方之所間隔者哉？

示離愚禪人

天人執有愚也；二乘墮空愚也；菩薩住於中道愚也；等覺菩薩有微細所知并極微細所知愚也。衲僧有禪道佛法見知，逮機鋒轉語，向上向下，全提半提，總皆愚也。佛雖五住究盡、二死永亡，以法界海慧，炤了諸相，猶如虛空。若見量未脫，此亦愚也。且道作麼生得離愚去？咦！三腳香爐騰過海，無毛鷂子撲天飛。

示恒闐禪人

雪關云：「鏡愈磨而光愈現。」古人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又作麼生？」若向這裏會得，方好參禪，可吃崆峒手中痛棒。不然則踏破鐵鞋無覓處，徒勞磨煉費工夫。

示曹自悅居士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恁麼看去，因甚道無，不得作有會、不得作無會，但只提一聲無，又恁麼看定。行亦如是、坐亦如是，動靜閒忙亦如是。參來參去，忽爾囫地一聲，看破無字，捉敗趙州，則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所瞞。曹公還識無字落處麼？遍地霜花美，朔風夜正寒。

法偈

示久默首座

直上峰頭腳步寬，全身拶入骨毛寒，一日關山開霽色，鵲躍蘆花心自安。

示嘯雲西堂

習靜從來稱小節，弘揚正法分當為，宗綱能續家風盛，始是超群佛祖兒。

示惠斯書記

如來根本慧，有無俱不立，會得個中意，鐵毬水上踢。

示朗然上座

混不得，類不齊，折角泥牛碧天飛，有時撞入乾城裏，帶水和泥指路迷。

示本珠監院

鑑湖一輪月，發揚佛壟春，百花齊放處，大地喜吟吟。

示破暗侍者

如來淨慧燈，能破眾生暗，大地悉光明，燄燄無窮盡。

示起元侍者

淨體本無生，緣生皆如幻，如幻非生滅，當處真元者。

示元潔侍者

元妙寂淨，潔徹無瑕，橫亙十方，瑩然應物。

示仁亭闍黎

三世圓明，十方不隔，一念萬年，是真實說。有即是無，無即是有，陽焰水波，阿誰過咎？我即是渠，渠即是我，恁麼會得，山花朵朵。塵境莫隨，智炤勿立，空空蕩蕩，一輪杲日。

示陳道人

英雄丈夫，特發大志，看個話頭，決非容易。造進其心，莫中路退，晝夜六時，忿然精銳。見色聞聲，切莫縱意，切切孜孜！急著眼覷。努力真誠，忽然瞥地，大地山河，一光現瑞，裸裸現現，絲毫不昧。當此之時，再進一步。向上一機，諸佛亡示。頃爾翻身，山河粉碎。咦！半夜鷺鷥飛入海，天曉烏鴉上帝畿。

示吉先邢居士

英勇丈夫，特發大志，禪宗須參，儒宗須契。氣宇如王，頂天立地，切切孜孜，單明此事。二六時中，勿得虛棄，以悟為期，以了為畢。惡境當前，無得縱意，順境臨頭，亦莫隨去。順逆皆

空，必如是覷，看破源底，即這個是。奮然一揮，三千俱備，石女觀花，木人遊戲。三教心宗，一言已蔽。

示復初堂主

既復其初，須超其後。初後俱超，一心可透。森森萬象，彼彼無咎。陜府鐵牛，撞倒古路，更問如何，三十竹就。

示素朴闍黎

自性清淨，純素無瑕，朴實行去，到法王家。有亦不立，無亦不拘，森羅萬象，亦任其舒。雲行雨至，水到渠成。棒喝交馳，機用皆能。

示侍者舒光

淨裸裸原無縫鏬，赤洒洒周遍大千，打破舊時精魂，石女解駕鐵船。

示啟元禪人

大丈夫，須立志，圓頂方袍非容易。努力精勤莫暫停，時時參扣西來意。鳶飛魚躍顯真機，咳唾掉臂秖這是。莫放寬，不可住，做到水窮山盡處，翻身直過故家鄉，三腳鱓魚爬上樹。

示懷止禪人

參禪人，須猛烈，緊作工夫莫放缺，行住坐臥用心追，急急要拿這個賊。若聞聲，若見色，此是禪家好時節。一念相應捉敗渠，凡聖兩途一齊歇。

示審可禪人

汝來參我已多年，只為心頭未了然，克苦三冬明道德，辛勤九夏究禪源。水中捉月何曾有，鏡裏觀花未可拈，識破祖師言外意，方知石女唱囉嗹。

示如安知客

吾宗細密欲知初，莫效時流鹵莽居，保養深藏毛羽健，鵬程九萬任如如。

示張望百之東山坐禪

心本無東西，地卻有南北。君今此一行，須奮大猛烈，撐起兩莖眉，牙關咬作鐵，捏定金剛拳，要拿這個賊。莫向動中求，莫向靜中得，孜孜只麼尋，密密心莫歇。忽爾心境如，此是好時節，撒手再前進，上關打教徹，和贓捉敗渠，烏鴉頭戴雪。

示慧然禪人

汝求警策，工夫莫歇。放下身心，一塵不立。密密綿綿，看是何物？莫往有邦，休住無國。但恁麼去，風清月白。忽爾掀翻，證龜成鱉。更問如何，青山羅列。

示自愚慧知客

撇卻聰明智慧，佛道祖道齊傾，但秖飢來吃飯，管甚五位功勳。做個死人有氣，觸著即便翻身，風起自然樹動，何存劫外而今。若能如是行去，自愚著著知音。咦！葉落梧桐處，露珠墜地時。

示慧日禪人

自心智慧，猶如杲日。普炤萬方，無處不悉。光明煥赫，圓滿無欠。觸著磕著，法法周遍。不用管帶，亦勿動念。應物虛明，事事成現。若外追求，古佛難見。

示世調禪人禪淨不二

禪不自禪，因心而禪；土不自土，因心而土。偏執其禪，見之不圓；偏執其土，心之染漏。禪土齊修，九品優游，禪土齊蠲，彌陀現前。無量壽佛，不帶名言。

示顧鏡滄居士

寵辱鏡中花，恩情水上燄，爾今識破渠，惟道能堪羨。急早做工夫，從緣恁麼薦。孤明絕意想，個裏常時現，驀忽露真機，虛空

解掣電。

示(魏淨玉閔淨道)二居士

自心本無瑕，貪嗔癡有染，揮除這三毒，急早尋方便。看個趙州無，工夫急如箭，閒忙動靜間，要打成一片。時中露裸裸，未嘗掛絲線。捉敗老趙州，方知[車*度]轆鑽。本來常清淨，何曾有染玷？

示不溢維那

百川入海何曾滿？萬象含空豈有抑？況復吾心包太虛，從今亙古元非溢。

示位中書記

參禪不重有諸新，揭盡根源始得真，撒手歸家無所事，泥牛吼破碧天春。

示盤銘禪人

提起話頭莫放寬，綿綿密密要勤參。昏沉不可容他入，妄想來時掃蕩完。歷歷孤明是甚麼？夏天暑氣逼人寒。

示西航禪人

披雲當衲走諸方，撥草瞻風意氣昂，拈卻君臣言外會，掃除空有個中彰。主賓相見應回互，父子投機謾度量。縱使門庭如鐵壁，輕輕一拶徹當陽。

示持印禪人

活潑圓明，非中非外，運水搬柴，燒火切菜。秖這便是，幻然皮袋。更問如何，漆桶不快。

示玄所禪人

歷歷分明處，時人幾個知？爾今玄會得，所用絕思惟。

示觀初禪人

此心纔肇觀初成，覿面全提露本真，一段光明無住處，依然石女過西秦。

示完初禪人

信手拈來妙入神，偷心淨處露家珍。荒田不簡無非草，月印寒潭玉兔陳。

示堂中禪者

一個話頭牢把持，精勤努力莫依稀，磬魚擊處忘能所，觸破珊瑚樹上枝。

示乞食

從來托缽有來繇，佛語阿難依佛儔，重示古規登聖徑，門門粒粒可皆周。

示古柏禪人

參禪者，莫外求，好向自心覓蹤繇。言談語句非他物，動靜施為到處周。離計著沒羈留，一顆摩尼映碧秋。

示梵僧大海

航海沖波十萬程，名山親謁契無生，杖頭腳底渾非礙，踏遍煙霞我獨尊。

示眾旨趣偈。因中也設問，眾荅之，不愜師意，故書偈示眾曰：

秖因日起明中暗，原為月落暗中明，須知明暗元無二，只因起落暗明形。

中也呈偈，師亦荅之曰：

敲唱俱行覿體賒，明暗雙臨驗作家。若是門前坐草客，安知殺活事無涯？

示婁居士。因士問：「如何是主人公？」師以香几擊之，復示偈曰：

拈香示處要君知，覿面何嘗有是非？六九梅花春色露，秋深黃菊綻東籬。

示金貞度居士。因士問：「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如何得悄然去？」師云：「恁麼行來亦

非鬧。」復示偈曰：

居士問我悄然事，恁麼行來亦非鬧，舉處分明向上關，誰能更守於常道？

示謝玄中居士

玄途休住足，中道不須安，會得個中意，泥鰍上竹竿。

和魏東曉居士偈

兩忘淨穢亦非中，聲色繇來樹過風，個裏虛明全體露，泥牛夜半撞金鐘。

示黃蜃濤居士

富貴貧窮一蜃樓，莫將心識苦追求，須從今日親明破，好向如心道地遊。

示長興眾居士

提起話頭莫放寬，綿綿密密要真參，昏沉抖擻當精彩，妄想輕清勿鹵憨。執有魔王堪作隊，隨無窮子正同班，兩頭掃卻無依倚，歷歷孤明珠走盤。

示李警菴

既然不挂紫羅衣，速速歸來已是遲，頓欲洞明諸祖意，秋林黃葉又離枝。

示姚居士

是甚麼？夜半三更吹著火，無底銚兒去燒茶，拈著磁鍾成話墮。

示方居士

見色聞聲本現成，何須特地苦追尋？而今觸處逢渠也，野鳥山花覿面陳。

示沈仁叔居士

志立堅強猛丈夫，操功七日自心孤，慧刀劈破無明網，放起鐵船水上浮。

示江弘之居士

一塵渾不染，諸佛悉皆明，烏道從來寂，冰花火裏生。

示江猶甫居士

蓮可坐兮桂可攀，從來儒釋一心間，如能確實行將去，浪湧桃花燒尾班。

示興國眾居士求偈

一個彌陀本現成，思惟運用放光明，果能不外尋知見，即是蓮花胎裏人。
提起話頭莫放鬆，行住坐臥要加功，忽然看破原無底，秖是尋常舊主翁。
五蘊元非有，三毒本來空，識取天真佛，東南西北風。鴈過長空處，影沉水底時，若然玄會得，真妄自如如。寶鏡當臺時，光中含萬象，形影一齊躅，銕鷂飛天上。白雲陳祖意，明月印禪心，

覿體齊兼帶，何須問老僧？八月西風緊，三秋菊正黃，若問祖師意，從來不覆藏。

示信豐眾居士

坐臥經行須著眼，看渠渠果是何人？貫通三際元非異，喚一聲時應一聲。
青山聳翠有誰知？流水滔滔最上機。奉白諸公須薦取，休教錯認浪花飛。
一個話頭明歷歷，動靜施為自現前，當念和贓俱露徹，低頭便見水中天。
百不思時是阿誰，經行坐臥露天機，若向其中開隻眼，石女生兒罵古錐。
一個仙桃覿面陳，直須細嚼囫圇吞，若還嘗著些兒味，管取凡心即祖心。
薰風陣陣自南來，惠我清涼暑意開，無限祖機都露洩，何須俛首更疑猜。
信步行來路不差，求之仍復遠天涯，直下能知無一事，不須更御曰牛車。
有無俱遣謾追尋，逢緣不借是真身。星沉水底金錢燦，怪石山中狼虎形。

示鍾魁所居士

孤明寂歷少人知，指物傳心為標的，智者於斯了達時，頓同諸佛亡修習。

題自性彌陀

一個彌陀恒不離，六門常自放光輝，青松帶月和煙冷，翠竹穿雲映日奇。雀噪簷前彰法語，鴉鳴樹上顯圓機。窮途接引無休歇，何故眾生不肯歸？

降魔偈

魔佛從來不共家，力扶正法掃群邪，多生願力如山重，那管時人厭與誇。

擬荅復禮法師

真法性本淨，元無妄念起。病眼見空花，假說妄生始。若了花無生，當時妄即止。妄止無明空，原不有起止。一念亙古今，何嘗歷生死？

付袈裟

金欄袈裟，錦色堪誇，付吾兒，傳遍天涯，流通慧命，坐斷塵沙，好提妙音，開盲昧，折群邪。

付拄杖

一條青梨，佛祖齊垂，付吾兒，點豁盲迷，廓清宇宙，正令全提，卻掃功勛，無背觸，妙鉗鎚。
放開遍大千，收來在掌握。付與克家兒，光明恒不沒。咦！秋林果熟紅，巖前弘兩足。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歌贊銘說敘疏佛事

十二時歌

半夜子，睜開兩眼翻身起，滿天星斗墜寒簷，錯認金花放玉蕊。
雞鳴丑，啟鎖開門放出狗，撥火燒香探有無，堂中禮佛忙稽首。
平旦寅，舀水添柴煮菜根，古灶鍋前吹把火，半升羅裏解翻身。
日出卯，山中猶是不明曉，亂峰腳踹似顛狂，拽杖隨行入荒草。
食時辰，肩衝腰斧去樵薪，萬年枯樹連根斫，百劫香藤帶葉焚。
禺中巳，肩荷雲鋤去種地，東西兩岸一齊翻，又有茅團又有芋。
日中午，忽聽堂中三下鼓，雙手捧起缽多羅，始憶當年金牛舞。
日映未，白雲片片如破絮，蓋卻南山與北山，爾從何起亦何住？
晡時申，大道忙忙有幾人？踏破草鞋赤腳走，橫擔直負受辛勤。
日入酉，騎卻崑崙顛倒走，須彌岌岌海水騰，驚起波斯大張口。
黃昏戌，掩卻柴扉一墨黑，轉身露柱纔磕著，信口念個波羅密。
人定亥，收入從前憨布袋，脫下娘生牛鼻褌，長伸兩腳渾無礙。

牧童歌(因看慈明禪師牧童歌故作此和之)

淨裸裸，赤灑灑，倒跨牛兮沒可把，信口唱出曲無腔，散誕清風明月下。赶入山，縱意遊，白雲影裡任悠優，枯樹煙生芳草綠，豈味尋常這一頭。水草足，飽齁齁，兩岸東西得自繇，從今不犯他苗稼，不用鞭兮繩也休。牧童兒，真快活，手把泥團空裏捋，搓攏乾坤又放開，渾然不知舒與縮。日已高，午正好，蹄角精純不須保，橫眠倒臥柳陰邊，這段風流世莫討。日已暮，收歸欄，劫外今時水草閒，從今鞭杖何須問？一個閒人天地間。這牧童，真奇怪，不姓張兮不姓戴，借問牧童何處居？千山萬壑元非在。

贈頑石禪友歌

常兀兀，謾騰騰，挺然獨露放光明，觸目世間人不識，權且呼為頑石名。頑石頭，最高大，鎮壓山頭無縫罅，三世諸佛賴爾維，碧眼胡僧常倚借。頑石頭，最堅利，金剛力士無能碎，如來掌上顯神通，外道天魔誰敢覷？頑石頭，壓塵世，生在深山絕名利，

披雲著霧自優游，歷劫何曾異今日？頑石頭，最堪愛，生在煙霞與物外，博山峰頂氣雄豪，雲門腳下常自在。頑石頭，有志氣，獨立峰頭絕忌諱，任從日晒與風吹，凝然一塊何曾異？頑石頭，真奇怪，婬房酒肆渾無礙，磊磊落落秖麼行，體性虛融戒非戒。頑石頭，最包容，十方剎海一毛中，自他不隔無來往，那居邊際於其中。頑石頭，多智慧，不論三乘與四諦，聖凡情盡絕古今，身居剎那離三世。頑石無名無形段，劫成劫壞靡改換。娑婆境內暫安身，應物逢緣光赫煥。頑石從來沒滋味，世間愚者盡拋棄，不知內藏無價珍，通方作者方能識。愚人只知頑石名，如何知得頑石心？頑石心量絕有無，是非得失豈能拘？浩浩紅塵到非到，白雲常鎖如自如。有問如何是頑石？蒼苔片片印清虛。

草龕歌(師初住崆峒，寥無一物，搆箬屋、縛草龕以居之，故有此歌。)

草龕兒，最空虛，包含法界盡無餘，三世如來頭出沒，四生六道任其居。隨其有，隨其無，挂拂捲蓆總無拘，有時子仙成大睡，有時瑞老上跏趺，四禪八定從此起，五位三玄任卷舒。草龕兒，真有趣，聲聞圓覺莫能覷，十地菩薩較些兒，解向其中舒兩臂。草龕兒，真奇妙，通身連絡通身竅，內外虛明絕點埃，那有雌黃與做造？草龕兒，真奇妙，侯王將相無能到，瓊樓玉殿莫堪倫，銅雀靈臺難比耀。草龕兒，亡冬夏，寒不侵兮熱不怕，假使三災遷變時，一個渾然無縫罅。有問草龕意若何？三更紅日亦無夜。

雪山像贊

棄卻皇宮，雪山打坐，六年苦行，後人規模。忽睹明星，悟得遮個。咦！婆心一片有誰知？流水高山重點破。

圓相半身佛贊

不是月輪，亦非寶鏡，權現半身，且徹爾困。咦！靈木條然鳳豈立？無影林中鳥不棲。

觀音大士像贊

見色如盲，聞聲如聾，弘音不昧，號曰圓通。

心經觀音像贊

通身是經通身像，遍界無聲遍界聞，一念心空觀自在，鴉鳴鵲噪任紛紜。

釋迦文佛像贊

咄！這老漢，從無始來，渾忘得喪，不合去睹明星，向鹿野苑卻陳伎倆，惹得五天國王起模畫樣。本待以火焚之，權留道握供養。(姚道握請)

水月觀音像贊

大海之中，磐陀石上，耳聽潮音，千形萬狀。聞修淨盡，坦然自放，救苦尋聲，慈功無量。咦！踏翻波底月，鐵船水面浮。

達磨大師像贊

剿卻梁皇意根，斷送神光手臂，恰恰道個安心，露出風流體態。從茲家醜外揚，後代兒孫逐隊。咦！渡江原不傳宗旨，跋嶺空留破草鞋。
梁皇不識，二祖豈逢？嵩山之石，乃知其翁。

達磨渡江像贊

雙眼圓明，六宗俱契。琉璃殿上，不許安身；鄉村渡口，連忙走過。咦！隨波一葦妙無窮，雲在青天花在樹。

達磨面壁像贊

面目雖無，脊骨已露，後代兒孫，個個看透。

達磨西歸像贊

本來東土度有情，卻又隻履西歸去，不是一番走煙塵，爭得雙株遍地布？

玉彌勒佛贊

通身白毫，全體明徹，龍華寺裡顯神通，兜率陀天藏醜拙。呵呵呵，識不識，霅溪一帶鎖虛空，弁嶽蒼蒼常卓卓。

高峰大師半身像贊

抬頭見真讚，收回自己；枕子撲落地，打碎虛空。三關留不住，半節與兒孫。咦！春風蕩蕩花狼藉，仍是從前舊主人。

手捧寶塔羅漢像贊

一頂摩霄，兩腳踏地，手捧寶塔，示第一義。咦！雙睛覷破光明也，兔角生花遍處香。

呂巖真人像贊

挂卻儒冠去學仙，半升鐺內煮山川，黃龍語下知端的，顛酒扶妖總不言。

平之畫無量壽佛像為母慶誕請贊

其壽無量兮曾何終始？其土極樂兮曾何泰否？不去不來兮巖松點翠，無生無滅兮秋江渟沚。

雲門先和尚真贊(四首)

這老漢，多伎倆，心記五車，胸懷三藏。棕櫚拂子，左拋右拋；斑竹拄杖，東蕩西蕩。演一乘於萬竹林中，布十德於海塘邊上。指滲漏，斷衲子命根；立君臣，為人天榜樣。到今日，覿面全提。眾兒孫，休云畫像不畫像。咦！六出滿山河，遍地銀波浪。手持如意，巍巍獨坐，普為群生，全提這個。時人不識，當面錯過。咦！幾瓣梅花落剡溪，四明山下神風播。

石傘峰前，萬竹林上，坐斷乾坤，孰堪論量？咦！和風蕩蕩兮綠柳垂絲，煦日明明兮紅桃播浪。

依真畫像像非真，從像顯真真非實，非實非真兩皆幻，難描老人真儀質。要識老人面目麼？三冬桃瓣隨風舞，九夏霜花遍地鋪。

雪關禪師像贊

行曹洞機，傳博山拂，獨坐胡床，乾坤一握。且道是誰？異師白足。

無礙像請贊

孤巍卓立無情緒，迴歷靈明不覆藏，特為諸君通一線，休從像上覓真光。

道興小像請贊

拂子揮天，蒲團著地，獨坐巍巍，示西來意。咦！翠竹搖風徹骨寒，錢塘江水多滋味。

烏鎮密印寺虛懷小像贊

身如木石，意若死灰，手持素珠，且道是誰？咦！壽聖塔邊傳今古，青溪岸畔示菩提。

慧心小像請贊

歷歷分明，不用外尋，崖前獨立，即此慧心。咦！怪石蒼苔古，青松白鶴奇。

道詮小像請贊

眼不見色，耳不聞聲，纖毫無昧，梧桐葉青。

黃唇濤居士為母真請贊

朕兆纔分，坤道流行，為賢者之母，作萬物之根。咦！降身百億無來往，蓮花胎裏又重新。

蕭月瑞居士為母真請贊

法界之母，閨門範儀，空花示現，鏡像何歸？咦！香煙堆裏蓮花國，寶樹行中古佛垂。

自題

這漢生來倔僵，語話相逢不讓，皖公山頂笑傲雲霞。顯聖寺裏大興波浪。拈一條沒巴鼻的竹根東觸西觸，打得那杜禪和徹骨徹髓無處安身。播兩片有涎唾底臭皮左說右說，哄得他行腳僧忘境忘人橫來豎撞。以柏樹子為人云是返魂香，將乾屎橛施陳道是人天供養。似這般不唧溜的漢子，也有人寫他在紙上。咦！分付諸方禪學者，莫被他瞞換眼睛。

這個阿僧，有骨無筋，巍巍獨坐，何喜何瞋？撐開石傘，弁嶽重新，劈破崆峒，剔起慧燈。咦！南雲花爛熳，平川水淑清。

這阿師，沒嗒[口*(天/韭)]，手握山藤，聖凡俱殺，破異道於筆端，呵邪禪以口吐。識者知是達磨嫡骨兒孫洞山正脈，不知者亦隨人異訝。

兀兀兮若山，寂寂兮真閒，聖不可並，凡莫能攀。境上無心戀，忙中事不關。咦！一片浮雲何住處？數員頑石自斑斑。(西堂離言請贊)

我像無形，非眼力之所能見；我像無色，非青黃之所能成。湛如秋水，空若太清。六合無高下，古今一坦平。說甚麼十二類生？(監院湛空請)

寂寂兮無聞，歷歷兮有色，正令全提，人天法則，覿面橫施佛祖機，聊通你等個消息。(侍者鏡愚請)

咄！這頑像，沒伎倆，雲門寺裏惹得人憎，弁嶽峰頭渾亡得喪。既不能演教談經，又安知捧缽持杖？有問西來之意若何，便將他驀頭一棒。本待要以火焚之，權留與兒孫供養。(侍者舒光請)

默默無言，巍巍獨坐，舜若多神，莫能看破。喚作瑞僧，早已話墮。(侍者寧遠請)

這漢癡迷，不識威儀，輕輕觸著，聲吼如雷。咦！秖為慈悲心大切，喜兮怒兮與人提。(侍者遍聞請)

堪羨良工筆力精，筆筆全提此個身。雖然眉目咸相似，一點中心難畫成。難畫成，五彩分明事最親。(西堂中也請)

渠正是我，我不是渠，恁麼會得，克家之兒。峒山芳菲兮春色之英，鄱湖澄清兮秋風之精。(維那克歸請)

明暗交參，互同生殺，偏正齊捐，劫外火發。(侍者破暗請)

心遍十方，身通三際，默坐無言，示第一義。咄！(西堂不溢請)

寶蓋峰前花發笑，金蓮山上草呈吟。咦！是這阿僧，非這阿僧？爾其細聽。(侍者元潔請)

傳達磨六七世之正宗，忝洞山四八代之真子，居崆峒五位之山中，提正偏兼帶之心旨。這便是楊阿師的臉嘴。(輻輪請)

是像即真，是真即像，不像不真，是何形狀？坐斷十方，覿體坦蕩。(西堂石澗請)

體非玄素，何有此像？此像非真，玄素不狀，假斯紙墨，權為供養。(侍者玄素請)
生在桐城，薙髮九子，操方越國，雲門真子。咦！以乾屎橛為沉香，便就是你。(一念請)
五蘊山頭一片雪，湛水澄潭一輪月，清波蕩漾妙何窮，認著依然猶未徹。(源初請)
一心常在那伽定，眼若盲兮耳無聽，任他聲色亂叢叢，何曾動著毘盧印。(姚福吾請)
和風吹起柳條新，煦日臨頭花似錦，綠水汶瀾陳道貌，切休喚作世間境。(不踰請)
有眼兮非見，有耳兮非聞。有鼻兮何嗅，有口兮難言。惟心兮漠漠，廓落兮誰親？咦！怪石枯藤和露冷，金鏢寶蓋帶煙橫。
這漢呆癡，獨自亡思，青黃莫辨，動靜焉知？手持白拂，胡施亂施，不識者以為祖師之機。咦！風起船頭波浪湧，水澄山色印寒潭。(存璞請)

硯瓦銘

覿面無遮，通身沒縫，書大藏經，作人天供。世間功業，賴渠所成。若非渠力，何繇作文？體若剛堅，心絕異緣。平嘗獨露，不受綿纏。本不可說，表裏漆黑。識得渠時，成佛心歇。

銅香爐銘

觸目無私，通身赤露，篆煙裊裊，消大千垢，包括虛空，容納微塵，即此便是，烏用別尋。

尊稱達磨正宗說

千流萬派，一源而出，千枝萬葉，一本而生，何得認流迷源，執榦棄本也？今人必稱五宗為始者，皆是迷源之謂也。古雲門、溈仰二宗已絕，法眼一宗傳於高麗國，只得洞、濟二宗在於震旦耳。今依愚見，當尊達磨大師為始。蓋我國之心宗，自達磨大師航海而來，至於我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是心宗傳布四方。而今叢林皆設達磨大師之像，良有以也。在西域當尊迦葉尊者為始，在東土當尊達磨大師為始。若尊曹溪，尚有五位祖師在前，故有遺也。源達磨則該曹溪，亦該洞山；本洞山則遺達磨，亦遺曹溪。故本能該末，卑不該尊也。是以當尊達磨大師為始，自達磨大師至雲門，先

師乃四十一世矣。知我罪我，何敢辭焉？後代所稱者，當云傳達磨正宗第幾十幾，方不遺其源，則見源之有始也。

達磨西來說

禪心湛寂，本自虛玄。三際融通，十方不隔。柰何情生智暗，逐境迷心，認妄失真，飄流莫返，故勞大聖降跡，現化西乾，四願嚴身，六度濟物，使人人返本，個個歸家。揭破無明，點開慧眼。操舟破迷天之大浪，揚帆鼓覺海之洪波。直抵梁朝，發明聖諦。一語不契，折蘆直顯舊家風；入魏知機，面壁全彰目前事。至寶不昧，冷眼難瞞。斷臂安心，神光有在。雪花遍處，瑞氣常新。禪髓傳時，門風大振。諦不為，何階級，覿體堂堂。有修證，無染污，總明自己。德山棒，臨濟喝，機用全彰。大雄虎，南山蛇，殺活自在。雲行雨至，斷盡衲子命根；掣電轟雷，施設佛祖機要。炎焰日中冰雪，朔風水裏楊花。森羅萬象無私，千古真風不墜。由是教外一脈東土大行。故禪宗直指之始，祖始于達磨大師也。

恕己說

世尊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以此觀之，則在天而天而不天，在人而人而不人，乃至地獄、餓鬼、畜生及與諸類亦不諸類。如是則無往而非我，亦不我無我。此聖凡不涉、有無無拘，人我兩忘、恕責齊遣，是謂真恕己焉。

開爐說

嗟嗟末世，去聖時遙，概以訛傳，曾不知反。只此開爐一事，古之叢林或十月十五，或十一月初一日開爐，正月十五日止火。有爐頭、有炭頭，為大眾煖寒，故有開爐之說。到開爐日，爐頭散爐，炭頭散炭，善知識藉此以拈提指示大眾，故有「灑掃開爐燒榾柮，團頭扠手大家烘，你也烘，我也烘，深藏穩便度隆冬」之說，趙州曾作爐頭，因緣可攷，雲峰悅化炭，俱載方冊。今時叢林將古規事跡俱以昧卻，但見語錄中有開爐二字，單只以結制、上堂為開爐，謂之陶鑄聖凡。似即也似，是即未是。何也？將叢林煖寒一段因緣，俱以昧卻，不知出跡，深可歎也。若要復古，依舊到冬日寒時，散爐散炭，善知識於此上堂，庶事理雙全，規制不廢矣。又到夏天五月初一日挂帳，九月初一日收帳，亦叢林規範，烏得不審哉！

辯率發微說

余想作文字者，馳騁筆硯，若非細心，不無一時之失。《林間錄》云：「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太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復曰：「其於己甚重，於法甚輕。」此覺範所論，是論之未當也。古塔主既去雲門百年，而未識雲門，輸己以承嗣，得非輕己重法乎？青華嚴亦未見太陽，而以浮山遠公之語嗣之，又非輕己以重法乎？反謂於己甚重，於法甚輕，是何言歟？青華嚴依遠公之語，嗣之不疑，此尊人也。既從遠公有所悟入，此入聖位也。然而輸己為物，重法重人，此華嚴大師萬古一段英氣，起洞宗已墜之風，開投子永垂之道。後之學者，及與不及，雖未得而知。且浮山遠公提挈華嚴，為法門之真子，使其承嗣太陽，而不為己之嗣，真以大道是輔，何嘗以洞山、臨濟二其心哉？試觀今之人，去古人遠矣。或有親己門下者，毋使過他人之室。悲哉！

藏經述意說

藏經之來，本乎西土，始因摩騰、竺法，後有玄奘大師涉險登危，斯文乃至。白馬壇上，帝主親驗偽真，佛經火中光明，徹於霄漢。因是道經灰滅，吾教流通。欽此寶文，傳布宇內。見了義句，頓悟靈覺之心；聞般若名，永證菩提之果。言言見諦，字字真詮，庶使後學有聞，不負請經初志。

戒約說

世尊在世，僧依佛住，世尊滅後，僧依戒住。戒也者，出三界之元首，登四聖之要道，不可一日有怠。戒若有怠，則塵不可出、道無所明、願無所興、生無所度，何得為眾聖之皈者乎？如是則知戒為無上之梯航、破暗之明燈，應當至意滌慮，翹誠求佛冥加，感發戒體。所言戒體者，即我等之自心也。是心覺遍謂之佛，是心軌持謂之法，是心和合謂之僧，是心圓淨謂之戒。是以即四法而為一心，即一心而為圓宗戒體，即戒體而為萬行根基，烏可有怠也歟？

戒殺或問敘

世人烹眾生肉以充自己腹者，迷倒之盛矣。何也？蓋眾生與吾人一體，吾身乃地、水、火、風所成，眾生亦地水火風所成耳。經云：

「一切地水是吾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以此觀之，有何異焉？既爾，誰肯烹自己之手足以充口腹哉？手足既不可烹，則眾生之肉亦不可烹也，明矣。古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凡有知者必同體。」如是則知心性亦何異哉？吾人愛其衣冠整肅，飲食甘甜，彼亦愛其毛羽潔淨，所食味豐。吾人適意，則喜樂盈懷，不則憂愁煎逼。且眾生亦爾，放之則鼓舞飛鳴，囚之則惶惑驚悸。是以物我不異，殺而食之，豈其仁歟？茲者仁叔沈居士，夙願深厚，示現名門，不染繁華，留心祖道，於弁山發明本有，不勝喜躍。復念眾生沉迷，何以導之？遂體上帝好生之德，興聖賢同體之仁，戒殺放生，假設問難發明孔孟佛祖之心，名曰戒殺。或問實苦海之慈航，大病之良劑也。余一見而加額合掌，聊敘數語，以為擊節。倘遇大集會中獰惡鬼王曰：「仁叔仁叔，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一眾生名字，我乃戒殺放生。」且道仁叔又作麼生？老僧秖為大笑呵呵。

募茶疏

茶為奉客之先，供止渴之要湯。纔入門來即與一碗，使其沾著唇齒，當下知歸故爾。趙州無論到與不到，咸云：「喫茶去。」今日弁山意欲借彼發明諸人大事，乞眾檀那各出隻手，成就勝緣，俾飲者嘗者枯腸頓息，不受伶俜，入清涼地，獲如意果，則諸檀福德孰可(量哉)？

乞米疏

金牛飯普周沙界，雲門餅塞滿虛空，一粒米撞倒須彌，兩文錢各出隻手，使無口人受食，無腹人飽餐，則大檀之功等太虛量也。

重修洞山祖塔題辭

洞山古剎，我等祖基，傾頹已久，瓦礫不存。今幸孤崖上座住持，欲重新祖塔，柰工力浩繁，凡我輩為洞上兒孫，烏可坐視乎？必思水源木根，法道有本，各出隻手，共力可成。一磚一石，建祖塔於當場；一瓦一椽，覆靈骨於本處。法幢高豎，祖道重新，始不負我等微末報本，亦可啟迪後昆孝道有在。

佛事

為啟明舉火

執火炬云：「銀光耿耿，且喜窮子歸家。寶月輝輝，琉璃殿中朝父。恁麼時，君臣道合、父子一如。是何人境界？啟明上座厭塵世而高登九品，棄娑婆而端居淨土。會麼？」以火炬打圓相云：「烈焰叢裏翻身，常寂光中(自在)。」

為心光舉火

「泥牛吼盡澄潭月，木馬嘶乾四海雲，一段心光歸去也，九蓮臺上又重新。且道還鄉一句作麼生道？烈焰亙天星宿朗，霧鎖長空山色青。」

為亡僧舉火

「生死去來，目前包裹，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生死去來總沒交涉，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今日這方來上座，挺身擔荷，覿面全提。且道是出也入也？」以火炬打圓相云：「通身一具黃金骨，烈焰光中仔(細看)。」

為奇風舉火

「細雨乍收孤日朗，白雲纔破碧天青，一段奇風全體露，再駕赤龍行一程。咦！轉位忘功歸去也，青山綠水自知音。」

為玉章舉火

「玉章玉章，收回文彩，以空合空，豈有去來？其來也，轉位就功，弁嶽峰頭花爛熳。其去也，轉功就位，碧波潭底桂輪空。正恁麼時，明暗雙消，君臣不立，且道在何處安身？咦！海底吹來三昧火，頃刻燒乾五嶽雲。」

為覺元舉火

「覺元覺元，返本還源，菩提觸目，擲卻大千。秖如天台不住、龍華不去，且道向甚麼處安身立命？」以火炬打圓相云：「咦！再向紅爐親煆過，任汝分身塵剎中。」

為明軌上座入塔

「本自無縫罅，八面絕遮攔。一頂摩霄，四稜著地。圓陀陀，藏了幾多骸骨，活卓卓，收盡無限髑髏。人人對面齊觀，軌上座親登此處。」以手撫骨云：「軌上座，聽吾說。今朝正是清明節，百花競秀楊柳青，夜深更看峰頭月，無縫塔裏快翻身，荊棘林中忙舉足。過此二途，且道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幾樹桃花無豔色，數枝枯木盡芬芳。」

為矩耆二上座入塔

「朔風匝地霜花滿，萬籟無聲境寂寥，今日與君輕決斷，翻身此處路非遙。二上座，聽吾教，娑婆世界休生戀，西方淨土快須逃。過此二者，且道向何處安身？咦！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飄。」

掃雲門散木先和尚塔二則

「秋風颼嘶，秋雲披離，秋雨歷落，黃葉紛飛。此是先師容儀會麼？轉功就位無遺影，古殿苔生阿個知。」僧問：「先祖儀容即不問，圓音周遍事如何？」師云：「青天白日。」進云：「恁麼則水注松濤宣妙法，青山翠竹演無生。」師云：「非汝境界。」僧便喝，師云：「未曾見面在。」僧云：「歸去罷。」師便休去。(癸酉秋)

「山之高兮，水之源兮，先師之心兮晴空一聲，霹靂泥牛，木馬奔馳。如此會得，則先師儀容宛爾。如此不會，桃花依舊笑山堤。會麼？」遂顧眾頓足云：「蒼天！蒼天！」即上香。(乙亥春)

掃百丈大智祖塔

「雄峰鎖白雲，諸祖真機獨露；千林飄黃葉，衲僧巴鼻儼然。滿目儀容，通身師表。會得者，全體受用；不會者，運水搬柴。會麼？會麼？今日特具瓣香，聊陳薄供，以為大智老祖掃塔之敬。諸人還見(智祖麼？」良久云：「石塔蒼苔古，翠竹綠衣新)。」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一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二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詩偈

遊雲門十詠

尋路

興哉拽杖行，信步入荒草，問取採樵人，咸云此路好。

上爐峰

白雲縹緲處，獨立兩山間，分付登臨者，藤蘿信手攀。

陟嶮

懸崖多嶮峻，磊落路難行，步出稜層外，坦然一掌平。

絕頂

雲外孤峰立，群巒足下蹲，卓然無與並，唯此獨為尊。

下石屋

踏破蒼苔徑，徐徐下古丘，紅霞穿石屋，疑是化天樓。

過梅塢

纔聞梅塢徑，倏爾口流涎，會得其中趣，何須更問禪？

宿旃檀林

林中無異木，純是旃檀遶，一宿此林中，時聞香風好。

禹陵

聖德乾坤並，仁風日月齊，功圓歸正寢，殘蛻留會稽。

樵風徑

採樵人已去，曲徑水長流。拂拂仙風起，飄飄轉畫舟。

問歸

紅日落山堤，遊人問故棲，牧童遙指處，轉過石橋西。

遊雲棲五雲峰

循溪直下五雲峰，絕頂蒼蒼霄漢中，綠水青山環滿目，何須更羨梵王宮。

登投子有感

憶音當年美道風，法音雷吼振花宮。寧期聖跡成荒阜，秖見山頭樹樹松。

山居雜詠(前五首紹興鐵壁山居作，後七首潛山皖山習靜作。)

鐵壁花開三月春，桃紅柳綠亂鶯鳴，峰巒兢秀常盈目，莫不皆承化母恩。
茅舍寒嚴因雪凍，雲廚供缺為糧虛，山僧盡日無他計，笑飲清泉樂自殊。
嵯峨鐵壁錦屏風，展在天池峻莫窮，人鳥不來消息斷，個中誰許話禪工？
軟似綿團硬似鐵，任從禪者來咬捏，閒餘散步下天池，嘯傲清風與明月。
自適常居鐵壁巖，腳蹤曾不到人間，有時洞裏朝陽坐，惹得天花雨滿山。
自搆茅菴萬仞峰，四時煙霧[祝/土]門封，有時寒結稍頭露，疑是瓊花長谷中。
榮辱無干意自如，瓢囊高掛隱山墟，終朝獨適非為寂，喜有閒雲伴我居。
青石塢中青石主，常將薄粥為賓煮，滿盤托出任時餐，滋味須知無幾許。

山居多野趣，松竹鎖雲霞，谷鳥時頻唱，令人興轉賒。徑幽人跡少，竹密鳥聲多，縱目傳心旨，何須問達磨？華堂塵事冗，茅舍道心寬，體掛金魚客，寧如破衲安？皖山峰頂別諸方，青石塢中意氣長，散步林間觀日駛，跏趺石上笑雲忙。清泉沸澗涼堪浴，爽氣臨人興愈彰，野鳥山花頻適趣，不論榮貴幾存亡。

和桐城何太師探五印寺藏主偈(三首)

藏滿龍宮不較多，一微塵內盡包羅，任從黑白惟心現，識與不識總非他。
四緣開合亡生滅，礙與無礙不是塵，但得異同心念息，芬芳紅葉滿乾坤。
萬象能言非有意，虛空作語絕知音，偷心喪盡真機顯，塵剎無勞耳去聞。

和陽明先生良知偈(二首)

五月端陽節屆時，艾符覿面不須知，凱風颺颺榴花舞，滿目清光更是誰？
滿目清光更是誰？畫龍爭鬥舞靈知。清波蕩漾全神力，纔涉思惟即有為。

和具足師弟活埋偈

汝既活埋我亦埋，白雲流水兩悠哉，蒼苔明月無窮意，一任四方八面來。

和李其張梅詩韻

奇偉靈苗出世才，冰肌玉骨豈能栽？春花秋月難堪並，萬古馨香絕去來。

題龍華寺

豁開心地龍華現，萬象全彰阿逸多，縱使當陽親薦得，依然眼底又蹉跎。

龍華八境(并引)

龍華八境，偶爾點出，拙不我藏，首刱八偈，以為拋磚之意，俟諸英才，各陳其美，永永連續，繼諸來者云爾。

彌勒峰

春花豔豔體全彰，冠月披雲鎮八荒，祇為世間人慕切，渾忘兜率坐來長。

青龍崗

發脈須彌起弁峰，飛騰形勢若遊龍，層層鱗甲松粧就，慈氏宮藏眉睫中。

象玉峰

卓然崒嵂聳菰蘆，紫霧紅霞覆體如，卻笑普賢牽不去，老僧常在背跏趺。

獅子巖

巖似金毛踞弁坵，未伸牙爪絕狐遊，口從天地同開起，吼到而今聲未休。

寶珠池

竭羅腹內已多年，何故遺來弁嶽前？晝夜清流無間斷，驪龍永劫尚盤旋。

花石澗

古澗清流入帝基，粼粼花石綴新枝，喜如畫意將歸院，宋子看時亦謂奇。

六和泉

甘泉常噴碧雲開，玉色澄明何處來？想是華林園內老，為憐枯竭潤山隈。

天井嶺

玲瓏一竅半巔中，卻是摩醯一目同，流注甘泉滋化物，免教青翠絕蔥洪。

和唐祈遠居士韻

草色蕭蕭日已秋，那堪霜髮又臨頭，道心固異塵心切，祖語還將世語酬。惟使缽盂兩度濕，渾忘冠蓋滿門留，龜毛拂示那伽定，億劫參差霎爾瘳。

師登天台護國寺，祈遠居士以六絕送行，師用原韻以復之。

人人心地有花開，何必從他羨寶臺？當下諸塵渾不染，光明卓爾透天台。
迢迢千里到松門，石壁藤蘿古道存，流水滿溪含寶月，憑欄高看野狐猱。
石梁億劫一朝僧，豈料而今已共陵？脫盡繁華塵世夢，杖頭高剔佛前燈。
問我西來何所酬？落花片片水同流。忘機獨坐千峰外，誰識獅兒聚窟洲？
天台高臥白雲，多那識全身入薜蘿，坐斷煙霞心夢寂，故人未到柰如何？
巉巖絕壁漫追攀，洞口胡麻儘可餐，聊寄清香君自識，無絃曲調要親彈。

退隱崆峒居士仍用前韻，以六絕送行為三請之意，亦用原韻復之。

當日龍華已撇開，謾勞三請上師臺，苕溪山色常談此，何必重還接眾台。
本無壁落亦無門，覿面堂堂何念存？報與知音祈遠士，從來不重弄猢猱。
放卻龍鍾一老僧，何須翰墨苦相陵？窮巖喜自逃真趣，日落黃昏剔祖燈。

護法之情莫可酬，權為瓚老隱山流，懸崖永絕聖凡路，颯颯清風播九洲。
愚頑寡學一婆多，收捲絲綸入薜蘿，已獲金鱗歸去也。從今不必問如何。
勝景雖殊我不攀，常煨紫芋供朝餐，草龕獨坐亡生佛，那管瑤琴彈不彈？

乙亥春登天台步阮仙韻

為因古剎到天台，恰值東君伴我來，號令未曾傳信息，山城幾處盡花開。杖頭煦日誰堪並？缽底清風任往回。一段玄情惟自適，從教頑石點蒼苔。

護國即景四絕

紫霞峰

卓爾沖霄漢，幽微雲霧關，松風常不昧，清韻落人間。

玉印峰

當空懸寶印，玉石點蒼苔，宇宙增光彩，宗風覿面來。

舍利塔

三塔標原跡，於中舍利藏，生機時復感，觸處悉成光。

蓮花池

乾坤開一竅，清水四時流，紅日爭奇媚，香風遍界周。

遊桃源洞

昔年懷此勝，今日始親來，劉阮仙何在？胡麻跡未灰。曉花迎日媚，野鳥帶雲回。徑轉情猶適，仰觀石上苔。

宿慈雲寺

信步尋芳徑，逍遙翠藹中，慈雲蔭古寺，法幟顯雙松。水活龍堪隱，山高禪亦豐。鐘聲敲月落，紅日又昇東。

登高明寺

峭壁聞清響，天關對白雲，松風無限趣，誰識個中親？

遊國清寺兼贈不訛禪者

雨花飛瑞色，雙澗吼清波，仙灶陳真跡，頻觀總不訛。

再遊桃源至普光寺贈了心大德

尋芳興未竭，拽杖喜風涼，捫壁登玄路，攀蘿上普光。山高僧臘長，樹老道風香，相見如相識，清談意更長。

過香柏峰同達虛坐月茶次即事

扶笻陟險過峰前，香柏烹茶問妙玄，明月一輪東嶺上，談禪不用老僧宣。

丙子季冬祈遠居士浼竹知到崆峒接師回弁岳，以五絕送行，師和原韻以慰竹知辛勤云。

勞公跋涉到崆山，一路風霜聞也寒，水湧船頭銀砌岸，瓊刀刺足甚為難。
忙把枯柴信手燒，通身和煖路非遙，薑湯到口寒衷解，暫且安單竹篛寮。
海內尋師爾一人，三千里外涉煙塵，和風乍起忙歸去，寄朵梅花報早春。
他方即與此方通，僧俗元同祖道風，若遇知音頻舉似，而今不必說空空。
迥絕諸塵出上方，從今不話祖師堂，玄途鳥道俱無影，生佛之緣兩并忘。

回首座久默

龍華不比古雲門，雲門住處未親承，龍華命帖昭星月，毋得推辭往別行。

復方大方居士偈(步韻)

勞病多年萃草叢，秖緣退養寓崆峒。休心禪觀諸緣寂，息影雲霞萬壑空。有賴大檀興保社，還從蠭佉振玄風。君今若問回桑梓，日到西峰又轉東。

和友人

勞君攜杖過茅菴，峻嶺藤蘿儘可攀，鳥道玄途休住足，翻身直過上頭關。

靜坐偶作

飢餐渴飲總休功，終日清閒翠竹中，無事藤床心亦寂，那知身在梵王宮？

除夜

今年今夜盡今時，種火圍爐半榻棲，一覺鼾呼清夢斷，烏輪依舊轉東籬。

聞爆竹聲

囚地一聲吼，沙界悉皆聞，催去三冬冷，驚回大地春。

渡江即事

為懷緣行篤，寧怯渡江濱，冒雪衝寒去，銀舟破浪行。

題弁窩池古柏

昔日趙州曾指示，今朝池畔又重拈，禪人於此能親薦，不負高標覿面傳。

題紅蓮

缽頭摩現寶池中，如月如輪顯妙躬，泥底根潛絲密運，水浮香霧氣明通。因心即與果心合，素質何堪眾質同？體色幽微渾不染，從教八面有薰風。

題竹勁鞭

稜稜層層，無物可及，擢破乾坤，卓然獨立。信手拈來，非鎗非戟。用去體遍十方，收來纖塵皆息。警惺大地昏迷，撥出長天杲日。提起魔軍膽喪，放下佛祖莫測。擊碎威音髑髏，穿過衲僧巴鼻。有問如何若何，驀頭便與三十。

題扇

全體一片白雲，通身一具金骨。一個鼻孔遼天，半輪明月往復。展開遍滿大千，收來在吾掌握。拈起當處清涼，放下紅塵即沒。搖蕩乾坤兮清風颯颯，舒卷寰中兮元無背觸。

飛來峰

人號飛來兮出自何方？充塞寰中兮其體恒常。突兀嵯峨兮威雄無比，磊落昂藏兮氣宇難量。一片陰雲兮形藏不見，清明皎潔兮覿露堂堂。萬山分派兮此是其源，寒暑相遷兮渠自不傷。形影孤高兮萬方瞻仰，聲名遍布兮千古流芳。

塢口圓覺潭

塢口一橫橋，橋下一潭水，潭水清如鏡，炤徹法源底。兩岸竹松佳，一天星月美，形形不相知，影影含潭裏。風動水生紋，風息紋無起，聽其清濁流。濕性無彼此。道人心亦然，秖在於動止，動止兩相遺，若水而已矣。

龍松

不假良工手，全無刀斧痕，天然奇特性，峰頂伴閒雲。

藤如意

本自無根蒂，何有聖凡名？坐斷千山色，堂堂獨露形。拈起天花落，發揚大地春。若問其中旨，天心掛桂輪。

雪

冽冽寒威遍界周，六花飄蕩滿空浮，乾坤今日一時老，處處青山盡白頭。
蓋覆乾坤全在我，囊藏異色豈繇他？殷勤報與諸禪者，切記休云六月花。
一色充然滿，純真絕點埃，大功無隱晦，覿面為君開。

霧

倏爾形充霄漢中，渾然一色意何窮？離婁望去明非極，罔象行來路正通。上下參差難辨的，東西起止那分容？密移一步虛空外，倒跨飛龍絕妙功。

漁家傲詠雪

輕飛妖嫋通身白，萬象森羅秖一色。大地嵯峨藏，醜拙無差別。瓊樓玉殿咸歡悅，五湖四海冰花結。六合彌漫雲陣冽，枯木寒巖樵者絕。威逼逼銀花，滿目誰人識？

漁家傲自慶

自慶僧緣多劫就，親承佛法離塵垢，單傳直指吾今透。無綰手，趺坐蒲團忘白晝。慈悲愍念將生救，曠劫深因弘願厚，堅鎧精軍長夜驟。雄糾糾，魔王逃竄無門路。

風月比懷

秋月明，難比道人心，月明不炤覆盆下，道心能鑑於古今。秋風清，難比道人身，風清猶落千林葉，道身不染世間塵。

窗前梅

臘梅花傲盡，冰霜苦玉骨。展開人已知，清香放出風。堪鼓報春回，特向窗前吐。

窗前竹

窗前竹寒，苦倍精神，雪到枝頭，堅節操風。來林榦長威獰虛，心腹不改四時青。

嶺頭松

嶺頭松，挺立沖霄漢，煙雨滋培氣色鮮。雲霞馥郁，清光煥峭，巍巍風月恒相伴。

尋山至崆峒

(丙子夏初，師離弁山欲隱終南，道過[(童-土+十)*頁]州，聞崆峒幽邃可栖，故捨舟人山，卓錫于此。秋七月二十六日也。)

為尋山水過虔西，頂笠腰包上貢溪，一到崆峒諸相淨，渾然忘卻往來機。

結茆

誅蓁展土結茆房，為遯浮名隱上方。一片閒心無個事，枯枝高枕笑雲忙。

上梁日落雪

闢艸峰頭豎棟梁，十方同集喜營糧，諸天也解生恭敬，故有奇花雨滿堂。

草龕

草龕不比朱門屋，蒲榻過於七寶床，高枕無虞塵自淨，白雲終日意便長。

別崆峒

(因山頂俗姓種田擾溷，亦因唐祈遠居上屢賚書請師回弁嶽，故別崆峒他隱。)

逃禪息影虔南地，不奈音書甚苦催。辭別崆峒他處去，層巒疊嶂又深栖。

南雲山慧燈寺即景

(丁丑二月十三日，師離崆峒，隱跡于此。)

鳳翔峰

當陽獨立絕商量，不墮群峰出上方，極目欣然無別示，南山鳳勢在空翔。

獅子巷

古稱獅子巷，覿面少人知，踞地神威露，何須嶺外馳？

化龍泉

龍從一滴變，再滴鼓風濤，活潑誰能測？終歸為海潮。

象鼻坡

南山已峻極，眾獸未能栖，何用撩天鼻，來呈向上機？

放生池

殺盡偷心者，光生在放生，臨機垂一語，不昧自分明。

遊魚嶼

魚嶼一念遊，能周萬古秋，固然空寂寂，到此識蹤繇。

天生蓮

覿面呈佳瑞，應機解放光，天生香馥郁，妙德個中彰。

缽盂山

世尊方托出，讚歎美空生，自昔降龍後，黃梅傳到今。

盤龍澗

澗曲似盤龍，何人識此宗？真機全體露，勿可復矇曨。

香爐峰

喜有香爐不計年，薰天薰地自周全，而今拋在南雲裏，說向時人不值錢。

聞梆聲示眾

一下梆聲滿塢聆，提持個裏甚分明，髑髏擊碎能知痛，始許諸人薦得親。

初夏挽春

桃紅已褪芰荷新，梔子清香亦爽襟，滿眼韶光元不減，依然春色在乾坤。

夏日即事

一番雨過一番晴，花果鮮榮稼穡青，竹底風生涼拂拂，山家野老盡舒襟。

蚊虫示眾

南雲山墺草生多，可趁蚊虫遣睡魔，況復痛錐親徹骨，癡人不省為癡何。

雙茶點翠

雙茶聳翠立庭前，占斷春光年復年，法說熾然誰個會，徒教終日鎖嵐煙。

並頭蓮示眾

一蒂雙花燦，明明兼帶齊，時人知妙用，不負露真機。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二終

八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三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詩偈

再住贛州崆峒山

崇禎十年丁丑秋，監院湛空并贛城高樓居士會，同鍾玉所、鍾鳴宇、劉寬我諸護法，賚書上南雲山，再請師還山，賦此。
策杖重來此，縱觀仍舊遊，何期劉子樹，肯首笑相留？

崆峒諸景

緣起

丙子秋七月廿六日，予到山時，蓁莽蓊鬱，藤蘿絆腰，遂令撥雲闢徑誅茅，始縛箬屋、結草龕以居之。既居矣，猶未窮此山中諸景。既而過南雲山，丁丑秋再上崆峒，稍闊其居，漸開四野，不覺佳景天然露現，始各五位山、寶蓋峰等八景。至戊寅春遊之，又立飛龍崗等四景名。初夏之時，梅雨綿瀝，古路從蠟燭園過阪，因田塍窄，來往者未便。予偕隱虛等八人，從水口下，新開一橫逕，又得羅漢之名。舉目遠瞻，危巒怪石，羅列屏几，煙霞滿岫，蒼翠森然。則又有奇峰紗帽石、觀音嵓、清涼嵓之名。至秋遊歷群峰，又睹有眠牛石、一脈泉。己卯春，偕諸子再登奇峰，又見石劑、石鯉等，聳然而立，宛有參天之勢，故爾名之。然景無前後，前後在人，自劫初成之時，諸景一時羅列，雖後有探幽賦詠者，年遠亦無所考。今或山靈有在，老僧有緣，自到山漸誅草莽，取景題名，總為崆峒山之諸景，固是缽盂安柄，亦可存于後賢。知此則有佳詠，志之不朽也。

崆峒即景(并引)

崆峒山荒涼甚久，斷碑古碣盡已湮沒。子仙初到，惜無片言隻字可攷。但觀其山形相似物類者，指出八景，示諸禪衲，共相唱和，以為永遠之志。其院前覿面一峰，形如寶蓋，故稱為寶蓋峰。院之東角一峰，俗呼為酒罈山，形似金鏢，故名金鏢峰。院後主山，五峰並列，偏正互陳，君臣不亂，稱為崆峒五位。山門

前一池，圓如寶鏡，故名寶鏡池。院右一崖，世呼仙人著棋之處，故名仙人崖。院右一石，儼似龜形，故名龜石崖。院之西畔，新開一泉，內有一龍頭石，水從其出，故名龍頭泉。院南寶蓋峰之腰有一石，其形似虎，故名虎兒石。此崆峒之八景，余養病之餘，詠頌八首，俟諸文翰，共詠精華，以壯崆峒勝概云。

崆峒五位山(八絕)

五位元一座，偏正歷然分，君臣同妙顯，賓主互相陳。險峻鶴難立，平懷步入輕，位功齊轉處，木馬吼天庭。

寶蓋峰

寶蓋覿空懸，彌然覆大千，禪流咸蔭被，妙色古今傳。

金鏢峰

形似金鏢，卓然獨立，戳破虛空，有誰能識？

仙人崖

挺然一座崖，上有神仙立，昧者眼糢糊，何能對面識？

寶鏡池

圓明湛淑，猶若寶鏡，含盡法界，毫無餘剩。隱顯俱該，不存邪正，放去收來，大地徹困。

龍頭泉

一竅開天際，石龍吐水流，味甘禪德美，益見洞山幽。

龜石崖

一石橫空起，其勢若龜形，草嫩綠毛長，苔生八卦陳。伸頭提正令，縮尾跡何存？舉目全體露，靈德甚分明。

虎兒石

怪石草中埋，猶如猛虎踞，爪牙雖未伸，來者生驚怖。

又題四景(并引)

任運禪人搬木回至五龍湫，憩息舉目，偶見一水瀑布噴珠而下，遂有瀑布泉、五龍湫之詩以呈老僧，老僧亦擊節和之，故得瀑布泉、五龍湫之二景矣。驚蟄節屆，久雨初晴，偕二三子步於南墺之石濠，見一嶺似鳳蹲立，有所待焉，遂指曰：蹲鳳嶺。從鳳嶺而去，不里許有岡，若怒龍奔海騰空而過，指曰飛龍岡。諸子各呈詩，老僧亦占拙偈，不覺四景流落人間也。

瀑布泉

誰將白練挂長空，界斷青山路不通，多少行來難措足，騷神閣筆費神功。

五龍湫

五龍潭底隱，滴水示全身，澤世功無量，三根得自榮。

蹲鳳嶺

峮嶺盤旋萬壑中，宛然彩鳳五雲籠。不聞秦主吹簫笛，惟聽崆峒午夜鐘。

飛龍崗

嵷嵸轉變若龍騰，駕霧排雲勢自神，不向海中求德寶，慣居山頂聽殘經。

錦花水(并引)

戊寅春，傳以為瀑布泉。己卯春，余親觀之，猶如錦花鋪設，泛瀾無窮，故名錦花水也。

浪花翻作錦花飛，意趣天然吐妙機。化母織成無功絹，散之湖海作龍衣。

崆峒即景(十四絕)

路逕新開氣象鮮，碧嵓紫石鎖嵐煙，有人踏著些兒地，驀直登臨極果巔。

奇峰

崆峒多秀麗，怪石亦生奇，竹翠通禪髓，花黃啟道頤。藤蘿佛膝曲，古蕨聖心怡，極目頻臨望，悠然任所之。

紗帽石

天然紫石長苔封，卻似烏紗振國風，想是辭官修道者，故將冠冕挂崆峒。

觀音嵓

森然喬木古藤封，紫石磷層布錦峰，趺坐忽聞清籟響，誰知大士啟圓通？

清涼嵓

苦樂無能到，炎涼豈可侵？忘機獨自坐，那有世間塵？

眠牛石

雲根高臥似眠牛，歷盡寒炎不計秋，鞭杖而今誰更用？祖翁田地賴耕收。

一脈泉

活潑無依倚，常年不竭涓，榮枯咸被潤，蓋自有來源。

石鏟峰

形如鐵鏟立峰頭，觸碎虛空獨自幽，魔佛一齊俱蕩盡，誰人能入此中遊？

石鯉峰

一石參天似錦鱗，龍門已透若何升？蒼生枯槁須當濟，秖待雲雷布雨行。

崆峒水口

一帶溪流下碧岑，噴珠擊石響清音，常年似唱胡笳調，不許眼觀聞在心。

羅漢松

翠葉婆娑色愈嬌，和風鼓舞帶雲飄，空山獨立清蒸暑，多少行人息苦勞。

空王墳

空王元無形跡，微塵堆裏藏身，今日分明指出，青山綠水白雲。

懶漢床

石榻蕭然崆峒天，懶人時未離床弦，自從劫外長眠起，睡到而今不計年。

由石

彷彿子母尊天，依稀面然大士，崖前獨立提持，傲盡風霜月歲。

崆峒家法十偈

崆峒家法絕連纖，一句當陽直指全，剿絕葛藤亡滲漏，方知劫外有禪天。
崆峒家法絕連纖，棒喝交馳機活圓，點著禪人通體快，何須格外更求玄？
崆峒家法絕連纖，弗使諸人仍自纏，截斷葛藤和水拔，翻然當下證金仙。
崆峒家法絕連纖，雨過青山色更鮮，萬象無情能說法，何勞病朽口重宣。
崆峒家法絕連纖，野鳥山花不間宣，風捲殘紅親徹骨，真機滿目個中圓。

崆峒家法絕連纖，月上東岡一顆圓，寶色輝輝高下炤，誰云祖印有其偏？
崆峒家法絕連纖，風舞清香襲法筵，只為老僧心力倦，也來助我一談禪。
崆峒家法絕連纖，那畔今時已盡捐。月印寒潭常坦坦，風吹鬻策自玄玄。
崆峒家法絕連纖，五位三玄總不然，閒蹈峰巒觀秀色，映紅遍地草芊芊。
崆峒家法絕連纖，有甚工夫有甚禪？晝飽三餐日落後，長伸兩腳任憨眠。

春遊崆峒

崆峒景色自奇哉，紅白枝枝間錯開。破衲袖驚憐蕊落，芒鞋步動喜香來。空中亂舞隨風意，巖下披離壯石苔。踏遍煙嵐情未已，攜笻更上一崔嵬。

清明日偕諸子遊奇峰

策杖步奇峰，芒鞋意趣濃，野花近笑語，翠藹露清容。爆竹運天吼，歡呼滿塢雍，烹泉敷石坐，不盡話重重。

過雲龍山

竹輿度山坡，邑深鎖薜蘿，撥開荒草逕，點出古崖阿。舊屋添新象，老僧益壯多，相看供蕨茗，談妙喜閒過。

觀奇雲偈(并敘)

乙卯夏，崆峒閒居，養病自適。晚餐之暇，夕陽初落，餘暉散彩，祥雲呈奇，變幻莫測，或為獅兒返蹲，或作象王嚬呻，或現海馬騰波，或現鳳凰展翅，樓臺殿閣，人畜龍仙，無所不有。時余與二三子酌清泉，縱奇觀，偶占偈一首，諸子亦各有和韻，可謂不負天開畫圖之妙耳。
遠望夕陽落，斜暉映彩雲，神奇莫可測，變化幾般形。攜杖同諸子，頻觀興愈清。烹泉亦敷坐，快意樂天真。覿體非他物，不知誰肯惺？

陳乾所居士捐資為師造一團瓢，立春前五日而始落成。時諸弟子各呈偈頌，以為慶意。師亦

示之以偈。

者個團瓢，昂然自在，囊括虛空，含容法界。六戶玲瓏，非中非外，六角稜層，大千俱蓋。惟有一門，往還無礙。霧起連天渾一色，風吹碧落皆慶快。

警浣菜

一鑑清池覿面開，廚人時以滌蔬薹，莫教黃葉隨流水，惹得禪和步跡來。

新正雪覆絳桃(贈雲隱)

一樹紅花覆白雪，通身卻似玉粧成，寒凝不露真機骨，惟有清香到處聞。

師居崆峒，養病無事，每敲禪板自適，或禪人請問工夫，隨敲示之，一日示之以偈。

不揚麈尾不拈花，專敲禪板作生涯，分明擊碎虛空髓，直下翻身意自奢。

聞盡眉聲

空山有畫眉，時向窗前語，問渠何所言？報云柏樹子。覿面為人提，阿誰能會取？熾然說法罷，飛入峰頭去。

送克歸維那回浙

克究宗乘忘倦久，偶因浙底省師回，東風乍起孤帆展，再上崆峒笑自開。

示諸禪客

晝夜精勤莫暫違，應知佛法絕離微，個中一點通玄路，秖在搬柴運水回。
諸祖西來意，欬聲并掉臂，玄中更有玄，碓嘴生花赤。庭前柏樹子，趙老為君指，會得其中意，揚聲囉囉哩。昔時楊大年，決志為參禪，相見慈明後，聲名播九川。

贈宗侯朱南美居士

廓徹虛明本地光，個中無物不含藏，從來法界人天美，寶樹花開到處香。
賢侯垂護道中興，蓋為靈山囑托深，孝敬雙親天地格，珠蘭夜半現中庭。

侍御張瑤碧求偈

大道通三際，恒沙歷歷周，孤明常應用，盡在一毫頭。動靜皆由我，愁歡兩盡忘，莫將心意會，明月印千江。

老病感懷

勞病多年老更彰，幸今已歇自心狂。眼昏無力看經慢，齒缺多風說法難。腳懶山行嫌峻嶺，身居龕內喜茅房。世間出世俱忘論，惟覺頭寒一頂霜。

己卯夏經行失跌因傷手有感

嘗謂多生業惑深，而今病苦漸相陵，寒傷數月精神減，脾疾連年血力貧。朔氣纔交嗽又發，颯風初度手遭侵。雖然宿債隨緣遣，難動虛閒一點心。

題弁山龍華寺種樹

(丙子夏，師離弁山，隱跡崆峒，復遷百丈。久默法兄主龍華席，栽引路松數里，師乃賦此。)
新種松杉滿道傍，婆娑遙蔭到禪堂，堅牢神力能堪護，萬古龍崗翠色彰。

答給諫熊青嶼次原韻

逃禪浪跡在天涯，釣盡煙波意始嘉。更遇大檀知個事，陳年枯木又開花。

題百丈諸景

庚辰秋，　建安王念百丈法席久虛，虔修書幣，遣使特入崆峒山，延師重興祖道。師于十月初二入院掃祖塔竟，因閱寺志，復登山翫景，成二十首。

百丈寺

名藍高百丈，勝景冠諸方，此地何今古，溪清映月光？

大雄峰

高標聳出太虛空，脫盡凡塵孰與同？百丈峰頭弘祖道，芳花古木自叢叢。

大智塔

石塔摩霄漢，真身自內藏，祥雲彌四野，靈木占高崗。說法青松吼，談禪翠竹揚。愧予無所敬，一禮一爐香。

缽盂峰

孤峰圓立在山丘，形似多羅意甚悠，開口朝天吞日月，乾坤作供一齊收。

錫杖峰

一峰覿面存，直示如來旨，開展有誰能，至人常在此。

釋迦峰

天宮不肯住，降跡萬峰頭，大智相逢後，聲名遍九州。

迦葉峰

瞿瘠稜層出世奇，寰中獨立露真機，煙霞常作袈裟搭，鳥語花香笑自微。

鳳凰窩

昔日宣宗聖駕臨，鳳凰特立現佳徵，而今香道仍寥寂，惟有清名世上存。

石筍

平空迸出幾千秋，恰似天龍一指頭，觸目能知元自具，宗風從此滿皇州。

七星橋

七星布列在山門，為鎖曹源一滴春，度馬度驢憑跳躑，曾無些子喜和嗔。

師表閣

古閣凌霄漢，層層鎖霧霞，綸言師表賜，道望滿天涯。

野狐巖

五百生前異類身，一言迴脫悟天真，從茲月映中堂滿，故有名聞震古今。

靈景亭

景勝靈俱勝，靈空景亦空，詩人多點綴，遺跡古今同。

大義石

頑石不開口，善能說大義，一塵含法界，萬物悉皆備。眼裏能聞聲，個中可領會，當陽絕覆藏，真諦明麗麗。

黃犬墳

十二類生觸目該，圓明一性總無乖，聞經既證天中樂，名在而今土一堆。

木人墓

木偶會開口，鉏破水中天，何朝犁罷去，空墓鎖寒煙。

大夫松

獨立山頭勢接天，枝深葉秀鎖蒼煙，昔聞宣帝曾臨此，既與安名不偶然。

龍蟠石

兀兀臥茲山，風霜不改顏，一朝龍坐飲，名稱落人寰。

駐蹕山

嵬嶠摩碧漢，清氣遠人間，御駕登臨後，春風幾度還。

三旋嶺

三旋是何意？為君指路迷。石門雙豁處，不必更思惟。

洞山即景五絕

(洞山者，价禪師古道場也。崇禎戊寅秋，孤崖禪師重興主席，孤崖乃師之法嗣，因重修洞山志，師有感賦之。)

洞山寺

梵宮高聳洞山奇，誰是通家路不迷？眼裏青黃如未薦，鐘聲擊處為重提。

和尚峰

孤峰聳立若僧儀，細草婆娑似髮垂，雲作袈裟松作杖，儼然半步不曾移。

五位橋

一石橫空起，正偏兼帶齊，此中能進步，不涉杖頭泥。

逄渠橋

洞橋似月半開舒，未有登臨不自如，觸目波瀾皆性色，可知處處得逄渠。

登雲居室

幽室高居峻不通，天人何故得相逄？念存有念神來供，心若無心佛莫窮。碧嶂野花陳翠色，清溪流水現佳容，真誠祖道誰能委？總在兒孫一目中。

美僧四調

堪羨僧家，脫卻繁華，勤精進，定慧無瑕。王侯匪重，名利匪誇。果極清高極，志氣最亨佳。
圓頂方袍，迥出塵勞，觀大地猶若鴻毛。縱橫物外，不受煩囂，卻遠情根，遠愛欲，有禪逃。
一衲逍遙，拄杖橫挑，寥寥懸一個瓠瓢。遠村乞食，古洞為寮，也不參禪，不學道，無矜驕。
禪板叮敲，信口聲嘲，無腔調韻徹清霄。身心灑落，不染塵膠，乃絕羈縻，絕毀譽，不世交。

山居四儀調

山中行，踏破羊腸古徑雲，徐徐直上會峰頂，轉盼天池氣象新。
山中住，閒看浮雲還又去，忽爾狂風四面來，不知蹤跡歸何處。
山中坐，默默無言誰伴我？柴扉不掩客來疏，惟聽幽禽吟戶左。
山中臥，衲衣當被和頭裹，瓠瓢作枕正堪眠，忽被猿啼又驚覺。

四儀禪調

山中行，草鞋兒，都踏破，穿過了，古松陰，又上前坡。破衲衣，將藤花咸掛落，煙霞隨杖轉，禽鳥聽指呼，一般樣底神通，誰儂不似我？

山中住，二六時，真快樂，喜清風，翫明月，發明圓覺。也無憂，也無慮，活潑潑，念想隨處淨，塵緣總不著。一段底真風，世人難比和。
坐蒲團，半跏趺，萬慮定，無昏沉，沒妄想，廓爾太清。魔與佛，若到此，俱乞命。如來正受處，光明藏裡身，忽爾的忘緣，三世剎那頃。
臥藤蘿，枕雲根，都放下，閒清風，空明月，事不交賒。四圍山，悄寂寂，如帳掛，青天錦被蓋，白雲破絮遮，一覺兒醒來，紅日照著咱。

警世四調

歎眾生，真顛倒，隨無明，入荒草，步步忘卻長安道。你只圖妻財子祿，造下了罪業山高。勸君家，早回頭，莫待臨時懊。
縱貪嗔，何日了，迷自己，那能曉。汩沒塵勞投榮耀，身穿著華衣美服，口要喫百味佳餚。勸君家，早回頭，莫待臨時懊。
爭人我，惹煩惱，愛嬌奢，幾時了？因循造下來生報。誰知道無情閻老，業鏡前毫不相饒。勸君家，早回頭，莫待臨時懊。
報君家，早知道，省前愆，休營造，好將賢聖語言效。念一句彌陀古佛，思量那極樂清高。勸君家，早回頭，莫待臨時懊。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四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書復

住龍華復唐司馬存憶沈司寇何山請主白雀寺啟

秉敕旨於靈山，同扶末劫；闢津梁於震旦，不負初心。大道既弘，諸佛咸喜。恭惟大居士閣下，德彌朝野，道王人天，四兵摧魔外之威獰，三尺稟覺王之律令，世法之中，常行正法；國恩之外，先報佛恩。宰官身柱石，一時菩提願。金湯萬里，似楊大年之行正令、若李都尉之近西河。但愧淺陋，息影半龕，素愛清虛，隨緣一缽。何期鼎翰謂茲道俗晦多年，豈敢當陽重向人天豎一指，固是宗門有幸，況復重任難堪。承金湯垂護之雅，斯則有命當遵。在父母未生之前，實亦無法可說。先憑短牘，敬謝高情。

附請啟

伏以萬象森羅，法本周於萬古；一音提唱，權有屬於一時。頻伽妙響，已知來自鷇中；獅子神威，貴使伸於窟外。借人天之寶座，導佛祖之弘慈，眾望允歸，合詞虔請。恭惟瑞白大禪師蓮座下，玄珠久握，智印旁通，接洞上之真傳，受靈山之密囑。鼻孔遼天，蘊彌天之辯慧；腳跟點地，露本地之風光。大千界內，攝受無遺；二六時中，逍遙自在。石室跏趺，馴扣階之猛虎；孤峰嘯傲，度問偈之飛仙。甘露已澍於他方，化雨未敷於此土。行錫既臨，忍杜毘耶之口？慈航在望，孰恢般若之緣？況道場山之法輪未轉，則湛大師之遺戀方深，賴今日之宣揚，補當年之缺陷，自非克家令子，誰為通事舍人？法華寺者，古德名區，西吳勝概，尼總持之發軔，大光師之踵興。祥徵白雀，遠符白馬之蹤；瑞應青蓮，不改青山之色。必逢大士，始繼前修，乘乎願力，庶幾有志竟成；虛此覺場，或者後來居上。為山主人，不待下語而決；無垢居士，何必結菴以招？伏望憫斯緇素，作我津梁。豁開戶牖，拯末俗於牛車；截斷眾流，報深恩於鷲嶺。浴日月之光華，大昭佛慧；平山河之坑坎，永奠皇圖。反聞聞性，處處開小白之花；自覺覺他，人人證菩提之果。恭迎法駕，特佈微忱。謹啟。

住龍華復韓太史求仲潘侍御青蓮請主白雀寺啟

不忘囑累，庶令禪德增輝；悟徹本來，普使法幢重豎。志扶末運，力闡真風。恭惟大居士閣下，河山毓秀，奎璧儲精。珠回玉轉，綜五經廿一史于毫端；霞湧雲蒸，占三百六十名為榜首。洵朝端之柱石，為佛教之金湯。三氏兼通，儒釋道何他何自；一真不昧，戒定慧孰動孰澄？威音那畔悟真機，今世門頭通消息。不昧弘深願力，故能說法現身。居士有九成、伯思垂護之心，山僧乏大慧、黃龍接引之力。既蒙見召，豈敢固辭？不揣愚衷，統祈鑒炤。

附請啟

二十八代綱宗，提佛正令，百千萬人觀望；示世威儀，師門無多，誰敢橫分戶牖？學者雖眾，必須蕩盡干戈。喜來病匝之醫王，重振塵中之法鼓。恭惟大師座下，鶴鳴九皋，河潤千里。居則枯木止水，晏坐十方；出則鳴鳳遊麟，禎祥萬物。值耆年凋落之日，當正宗冷淡之時，深賴典型，用銷同異。滴水滴凍，原來布袋解開；入淖入泥，末後牢關自握。鏟盡法堂之草，吹光布衲之毛。莫負識痛癢之心公，用布學菩提之種子，三輪普現，一印頓圓。驢跡坡間，步步象王腳跡；雨聲蓬底，點點龍女珠璣。擔荷難辭，合眾拱聽。謹啟。

住龍華復孝廉史汝諧啟

受靈山之囑，三才賴以匡扶；秉東魯之規，兩儀藉以位育。恭惟居士，胸懷日月，掌握權衡，洞悟心宗，透明理學。建法幢於越地，四海欽聞；護祖印於戒珠，六合仰望。山野德涼學淺，抱病巖阿，翰墨飛神，何敢違拒？謹此奉復，惟祈鑒諒。不悉。

住龍華復吳太史(觀我)

接手教云：教乘粗知，別傳未決，乞天甘露瓶一滴以豁我盲。何如？夫教意宗乘，原非別物。恭聞老居士於世間經書文字及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皆已透徹，毫無餘剩，或意識之未到者，不曾研究耳。古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惟祈將從前所知所解，盡情放下，放得潔淨，然後向百不知百不會處下手，使他冷冰冰地，空寂寂、虛豁豁，無有一法當情，其本地風光方可透露。古所謂：「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此唯在篤行，不復煩贅。拙偈奉覽：心意緣有量，不能緣無量，本色修行人，去卻有無量。妄想生死根，破妄涅槃城，涅槃生死絕，親見本來人。若見本來人，魔佛俱不論。有問西來意，鯰魚壁上行。

陳居士到山云：「老居士精勤護法，決意宗乘，年雖老而志益堅，膚雖雛而心愈銳，英雄之氣，莫可摧也。」先師塔銘，向蒙慨諾，今將行實，一一開呈，伏祈慧鑒，則先師末後一段，光明全在。老居士智海翻波，舌鋒卓焯，日雖西而餘影留，可謂圓音再振，森羅萬象現金容；筆舌重宣；明暗色空咸側耳。宣王道、釋迦道，一並拈來；實相禪、文字禪，二俱指出。法音大闡，寶月流輝。後學有歸，真風永扇，臨楮飛神，翹佇之至。

住龍華與唐孝廉(祈遠)

即塵勞而行佛事，假世相以演真乘。毘目仙人，相存外道；具足優婆夷，不壞女流。此華嚴中一真法界菩薩子也。何待易其形而後為道哉？昨聞居士有出家之志，切宜止之。龐居士、楊大年，在家成道；善星比丘、雲光法師，亦墮輪迴。道緜心悟，何分僧俗？惟在居士二六時中，將個本參話頭提起力究，不可斯須間斷，只向行住坐臥、屙屎送尿，拖著個死屍行底，畢竟是個甚麼人？於此看來看去，驀忽撞著自己，囚，始知成佛其來舊矣。
薰風拂面，秀萬卉之花心；杲日臨頭，成百木之果實。榴紅通祖意，梔白顯西來。護持正法人，當在此時洞然矣。至囑！
朔風緊急，刺破人人面門。不知居士可知否耶？知則古榦赤條條，不知依舊一團茅草亂蓬蓬去也。先和尚傳稿，未審近日清否？曾付梓否？當旋音慰我。不悉。

囑託

弁山龍華寺，承居士願力所成，病朽如風燭草霜，豈長久哉？今復託重永為金湯者，蓋居士之誠敬、居士之信心、居士之行門，必為靈山記莂。隨類現身、宰官說法，乃如此也。願居士如呂 文正公，後代不信三寶者勿生公家。生公家者個個簪纓、人人冠冕，作朝廷之柱石、為佛法之金湯。是吾願耳。然參究工夫，但只以柏樹子話時時提持，勿緊勿慢，久久純熟，自然打成一片，有個到家時節。不明時不可煩懆，不可懈怠，亦不必執坐，但行住坐臥無令打失為妙。護法亦須具擇法眼。彼師具正知見，為法門、為後學，須要護持，使慧命有在。若彼師為利為名、為處所、為眷屬者，此為不淨說法也。經不云乎：「末世之中，魔王說法如恒河沙，眾生愚昧不自覺知。」其為護法者，可不慎哉。惟祈為法門為眾生驅邪輔正，是禱是幸。

別

為眾竭力，勞病臨身，神倦氣微，難以應接。所以向深谷以養沉痾，住窮巖而盡殘喘。力疾當行，准在此日。龍華院事已付久默，全在居士力請為之，庶使佛法有人、寺得其主。吾願滿足。故遣奇珍，馳書奉達。

住龍華復沈司寇(何山)

既知渠是我，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謂流轉隨他去者亦是我也。須知我無有我，無我之我豈妄者哉？達此真我，則眾流自絕矣，奚把柄之謂乎？

住龍華復嚴比部(充涵)

西堂回持老居士尊榦及齋僧銀上山，老居士功德福壽，可謂與和風並布、煦日同輝矣。承問參究工夫事，古云：「參禪無秘訣，秖要生死切。」二六時中但只猛著精彩，莫管他閒忙得失。將一句本來面目，一提提起，一靠靠定，只恁麼參將去，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動靜閒忙亦如是參。參來參去，日久歲深，自然有個落處。至囑！

住龍華復邢文學(吉先)

朔風彌六合，霜花遍大千，錦衣公子，獸罏添白炭；百衲禪和，藤床度饑寒。正寂寥中，忽接翰墨，不覺喜動眉顏，寂寥翻為和風煦日矣。何也？喜居士於此有入處，則吾法門有賴，但未知信得極否？果信得極，則識得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直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之義矣。若復向此如如中作活計，正所謂錦獄安身，猶帶一重羈鎖，何繇而得解脫乎？古云：「若遇御飯，亦須吐卻。直向高高山頂立足，十字街頭橫身。」雖在十字街橫身，不妨高高山頂立足。古所謂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正此意也。如此會得，須知更有向上一竅。要知向上一竅，且待和風解凍後，歷然還越時。

住龍華復周廣文(身為)

接手教，知居士乃個中人，非汎汎可比，若非親秉靈山記莂，曷如是哉？諦觀來書，見地似有眼而無足。何以故？見雖精明，而不能

行履。蓋功夫未到究竟，故有此疑耳。今勸居士可將從前所知所解一切放下，放得潔潔淨淨，不留絲毫，觸境逢緣，如空谷答響、明鏡炤像，不執留、不記憶，來無所黏、過無所從。如此行去十年廿年，自然不須問人矣。觀二轉語，見地不無，但未剿絕。果要諦當知發棒之所以，須要見徹擯首座、維那落節處纔妙。承五問，今奉荅。問生死夢幻，鼎鑊當前，不能怡然。答：石女觀花。問：情緣假捏，骨肉當前，豈能漠然？答：木人飲酒？問：肉身泡影，凍餓當前，豈能灑然？荅：金佛不度爐。問：較量卜度，撮摩虛空，拂逆當前，豈能恬然？荅：馬蹄踏微塵？問：日間猶可把持，夢中不能自主，事變忽生，更難卒應。荅：明月應清波。居士若於荅語中透得，不妨做個灑灑落落丈夫、立地成佛漢子；其或未然，切莫草草。

向者白雀一別，清誨疏聞，緬想高風，日時暢望。忽接尊翰，始知起居中帶恙堅修，未嘗少怠，真老當益壯也。來翰云：所窺不無影響，不能一腳踏著，遇個促風暴雨，不能安閒。然修行人要緊，正在此耳。秖恐居士二六時中不曾回頭力究，惟向文字知解邊作活計，如說藥人相似，真藥現前，便眼花撩亂了也。居士果要真實相應，必須萬緣放下，放得潔淨無餘，絲毫不存。古所謂：「百不知，百不會。」如此日久，自有自繇分，他時閻家老子亦沒柰何。不然，只恐歲月蹉跎，韶光難再，道力不充，臨時未免忙亂，可不慎歟！

住龍華復史文學（穎水）

別來數載，清敘無繇，忽接尊教，心中積想頓然釋矣。來書云：久厭塵勞，志本真諦。甚喜。但做工夫人，於塵勞當減處須減，不必厭煩。若生厭煩，則愈加塵勞。且看塵中聿身而過者，是甚麼人？看來看去，忽然看破，始信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可謂真徹矣。居士果有此志，當貴乎發大憤、立大志，直下做去，自有得力處。若悠悠洋洋，即來翰所云來日之短，此不待山僧重悉矣。

住弁山復俞文學（浪澄）

接來翰，知居士用心真切，造詣淵微，真法門之良器也。羨羨。承如所言，生不是佛，而皆心也；刀不是鋤，而皆銕也；瓶、盤、釵、釧，皆一金也。果識金體，何妨瓶盤之殊？果識目心，豈礙生佛之異？即生佛而真心，即瓶盤而金體，何差別之有哉？須知古

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居士向甚麼處著眼？此處著得隻眼，須知更有向上一竅。要明此一竅，問取智慧二子始得。

住弁山復丁文學(子敬)

適承佳貺，謝謝。來翰云：身心總非，無乃落空。此因世人執身心實有，故吾佛破之，令知身心空花，當下即歸真際，豈復落于空哉？又來云：山河大地咸屬玅心中之物，混沌未剖，向何處安身立命？此處正要。居士疑著，病朽聊通一線云：無舌童兒解唱歌。又來云：寂寂惺惺時，卻似無極涵太極。寂寂惺惺，此乃永嘉惺寂雙流、體用一如之義，總不出自心。若達自心，無極太極亦在其中矣。柏樹子話，乃祖師向上提持，不落有無及非有非無四句。須離四句百非外會取始得。如不會，但秖恁麼參去，自有到家時節也。

住弁山復沈文學(仁叔)

接來翰，知居士為個中事懇切真誠，非宿根深厚，示現說法曷如是也。羨羨。若論親切下手處，諸佛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聖人出世莫不指一心之道也。夫心者，乃當人二六時中，迎賓待客、折旋俯仰，虛靈不昧一段光明，曾無閒然者也。或有認作妄想者，佛云：「了心及境界。」或執有所得者，佛云：「三心不可得。」此不過隨時破執之語，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居士若要親切下手處，但將冊子上看得底、解得底、記得底，盡情放下。《楞伽》所謂：「五法三自性俱離，八識二無我俱遣。」既遣既離，這裏正好看個畢竟那個是我底自心？行也如是看，坐也如是看，穿衣喫飯如是做，迎賓待客如是做。妄想起時，切莫隨之、亦莫厭之、亦莫斷之，只莫管他。但恁麼做去，打成一片，情境俱忘，觸著磕著，忽爾囫地一聲，始知諸佛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也。

住弁山復嚴文學(季玉)

接來翰，知居士意氣聳聳然，鋒鋩銛銛然，大似一員猛將，有八面受敵之威風。但未久經行陣，若遇強中強、勝中勝，恐被他生擒活捉，則體面不雅。只宜深蓄厚養，餘思淨盡、般若圓明，那時出頭來，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殺活自繇、收放自在，豈不快哉！

住弁山復張居士

接來書，知用心之深、造詣之切，真塵勞中丈夫也。來書云：昔日聰明見解，山河大地都向盤古已前去了。是則固是。且道盤古已前是甚麼人？道一句看。又云：忽將佛祖化作一團沒眼耳鼻口的東西，塞住三千大千沙界。既無眼耳鼻口，且道足下在何處安身立命？又作麼生見聞？作麼生唱飲？向此無眼耳鼻口處道得一句，可來山僧手裡喫棒。不然，秖是意解所通，依草附木，豈知佛祖之道哉？

住弁山與湛初懷悅二居士

奔流日月，舊人已換，新人飛箭，歲時新物，難同故物。若夫林間野壑抱道之士，穩坐清虛，恒處寂滅，睹時遷以忘意，觀物改而無心，萬古真常煥然不變者，烏有新舊之遷哉？奉勸諸公，頓發大心，捨塵勞於貪嗔愛見，證佛道於戒定慧門。古所謂：「念佛則高登極樂，造惡則永墮沉淪。」報應無私，可不慎歟？蓋謂善以薰成，惡乃習就，莫待無常促至而後方省。須知參禪定然悟道，持素必也生天。若聽予言，不枉平日知我之深也。

住弁山與吳居士(曉菴)

登山須到頂，不到頂不知山之高；入海須到底，不到底不知海之深。學道須明極，不明極不知道之幾。微聞汝要坐關，此不可也。坐關乃是養道之位。汝若參得透頂透底，古今差別了了無疑，方可杜門息影調養習氣。不然，可謂不知其時、不知其位。他日莫言(不道)。

住弁山與首座(久默)

子承當個事，必須精修造守，弘揚大教，以報佛祖深恩。無得效世之常輩，作個座主體態，說些名言因果，哄些齋公齋婆過日子也。大凡住持，其剎無論大小，眾不拘多寡，必要率眾精嚴，規矩緊密，賞罰分明，不可怠惰，此為主者之所當然。不可濫同諸方，禮儀有所不備，規矩有所不齊，賞罰有所不明，則住持之道廢，已道安在哉？

住弁山復禪者(石門)

接來書云：昏散昭昭，未有一時清淨。又云：是其無生而有生者耶？永嘉云：「若實無生無不生」，既無不生，何厭其昏散昭昭耶？當知昏散昭昭，曾非別人，即是汝自己。昏者是汝昏，散者是汝散，以其有汝自性清淨之水體，故有汝妄想之波浪；若無水體，則妄想波浪何處安著？既知昏散非別人，亦不可認著為是。從今已後，將昏散二念放過一邊，單只以本參話頭為懷，昏也如是做，散也如是做，閒忙也如是做，動靜也如是做，做到人我兩忘，根境雙絕，忽爾觸著磕著，囫地一聲，始知不汝欺也。

住弁山復禪友悟空

和風再布，煦日重新，是處山增色，遍地花滿岑，則弁山台嶽，不隔一線矣。月燈雲衣，一般春色，煙霞氣味，大地逍遙，任他狼煙四起，我國晏然，何驚悸之有哉？護國之來亦不定矣。直待禪堂已成，或可不可，且看天緣。惟願鄉親，緊把繩頭，牢握露刃，劈柏子於當處，破趙關於目前，他日相逢，只得呵呵。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四終

八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五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書復

住弁山復唐大總憲（存憶）

向來海眾安和、吳浙法門興盛，皆賴老居士弘庥之力也。每欲共談個事，惟待歸隱林泉。今雖謫任而歸，是亦福力所致，龍天助此良緣，令修吾佛出世之道。此時正好，反觀前來所歷，許多名位、許多威權、許多顯赫、許多榮耀。而今數月之坎坷、之毀責，總是一夢而已，烏得不為虛假者哉！所以《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既知身外之物是虛假，則知自身亦是虛假。從頭觀之，皮肉筋骨皆歸于土，涕唾膿血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物各離，此身何有？惟有常住真性，充遍十方，不假包胎，凝然獨露。若不向此時究明，辜負己靈，豈大丈夫哉？若待翻個觔斗，則前路茫茫，不知何處安身。今勸老居士，將世出世間一切外累一放放下，看個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一扣扣定，與他輥作一團，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臥也如是，不可斯須放過。倘或遇境逢緣，觸著磕著，一念相應，寧不為出世大丈夫耶？即現在之龐蘊、楊大年、李都尉把手共行，儒釋一貫，豈不幸哉！是禱！是祝！

住弁山復周羽士（三畏）

白馬壇上，俱剃度以皈依；黃龍山前，碎瓢囊而證佛。一時捨邪皈正，皆因仰慕上乘。賢弟既有出塵之心，病朽豈無接引之意？但深思幻化，見桐邑之災危；須確究真宗，望諸祖而力學。知無常之促至，生日幾何？念父母之深恩，薙髮報效。倘得發明心地，必須代祖弘揚佛恩，君恩親恩頃爾報荅，災障業障報障忽地冰消矣。

住天台復沈司寇（何山）

辱承華翰，頓令泉石增輝，愚心亦銘刻矣。老居士既以法門為念，病朽固可速整歸帆，猶待桂子飄香，孤雲自來弁嶽。

住天台復陳吏部（木叔二篇）

大道將隳，賴仁人而護佑；禪門圮落，仗賢哲以安寧。若非智者傾心，何能永標法幟？唐居士見天台之久廢，意在求人；思公力以護持，飛神遠迓。幸居士願力深厚，意在未睹之先；為道懸心，留神已發之際。雲林泉石，咸有歡聲；地土泥沙，悉皆企仰。居士有忠懿王之大力，山野無德韶老之宗風。福薄才輕，有辜重望，權作斷橋之略彷，暫為黑夜之螢燈，以俟高賢續來禪林，始可興盛。惟祈鑑燭，佛日增輝。幸幸！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古有聞蛙聲、指木樨而悟者，時節因緣也。忠懿王供禮韶國師，建二十七剎，亦時節因緣也。護國之興，賦田千頃，飯僧萬人，房寮六百餘所，煥若天宮，亦時節因緣也。後來田地一旦屬於豪家，房舍變為瓦礫，亦時節因緣也。病朽至此，不過隨緣度日，況欲搆室以為退休之計。不期常住淡薄，雖有缽資之餘，已作雲廚之供，何有贖田之意哉？縱有此意，亦候時節因緣，必不強也。聊此奉復。

住天台復嚴文學(淳之)

別時桃花呈笑臉，而今梔子露芳容，任他萬物陳奇玅，個中不與古今同。正來書所云：無縛無脫之旨也。既得斯旨，終日灑灑落落，何五欲習氣之有哉？何聖凡魔佛之有哉？何境風扇動之有哉？遇緣即炤，觸境便知。烏得不為秋空月影乎？烏得不為夜靜鐘聲乎？到與不到，無足論也。古所謂：「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公既自肯，更何黏墜？若稍有境風習氣，則自心不透；當深造之，則日進日玅，自然萬無一失矣。雖然，且道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若道得，可謂親見弁山來。不然，且待桂子飄香後，南飛北鴈與(君知)。

住天台復嚴文學(季玉)

居士夙根淳厚，願力弘深，故能于般若中纔涉參情，便有入路，豈非示現受生同事之攝乎？若真信得及，如杲日麗于中天，無物不照、無物不臨，則知一切習氣總是自心發現，何差別焉？何羈絆焉？古所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豈非解脫乎？縱有多生習氣，但以知見力治之。所言知見力，即是自心，非別物也。如水起波，全波是水；從心起妄，全妄是心，何差別之有哉？即此是夢覺一如。但於此做去，久久純熟，自然言思路絕，心體湛然，何親疏、何精緩？如此著得一隻眼，可謂向上機關著著全提大用，始信十方世界中惟有一乘法。諸佛無二道也。提也是、不提也是參。亦不是別人

放下，亦不是別人可度生死海、可登涅槃山。雖然如是，且道騎佛殿入庫中，將山門安燈籠裡又作麼生？如此有疑，必須再參始得。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觀公偈句，見地不無，只恐依他作解耳。拙偈奉復：堪羨汝今全體露，拈花老子何曾付？機緣偶爾霎時逢，始信人人皆本具。咦！青龍巢在鷓鴣頭，石虎翻騰迎海度。青龍巢在鷓鴣頭即不問，秖如石虎翻騰作麼生道？道得，不枉親見弁山；若道不得，且待黃花綻，相逢笑臉開。

住天台復丁文學(子敬)

經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夫如是，則吳越一致也，萬法一心也，始終一如也，僧俗一體也。何東西兩浙之有哉？如居士始到弁山謁予，即此一念也。同予上天台，入護國，遊桃源，觀石梁，回剡溪，渡錢塘，乃至歸家，莫不皆此一念也。何始終焉？何彼此焉？可謂不離苕上而親炙病僧，不出台嶽已入龍華。如是會得，乃名小歇場。須知更有祖師巴鼻在。會麼？要知瑞老歸期日，且看橙黃橘綠時。

住天台復沈文學(仁叔)

末世佛法凋零，若非大菩薩現宰官居士身為眾生說法，則眾生沉淪苦海，何繇同事攝化哉？想居士夙願深厚，道基恢弘，纔入禪門，頓省心地，豈非親受靈山記莂乎？接手教，知居士以再入爐鎚重加煆煉為念，此真勇猛丈夫。且吾出家輩捨俗趣真，三二十年習氣不得頓斷，況居士纔入此門，焉能頓斷乎？古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當二六時中，要真真實實看得破、放得下，正念當時時現前，不可昧卻，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若正念現前，孤迥迥、峭巍巍，縱有感慨之懷，桑梓顧惜之念，如明鏡鑒像，來無所黏、過無所從，豈非是灑灑落落閒道人也？既知火宅道場原非二地，行成解絕豈有兩心？只在當人二六時中操守，切莫放過，必須以斯道而覺斯民，可以語戒者戒，可以語禪者禪，可語道者道，即是隨類化身也。今天台冠天下名山，護國為韶國師大剎，桃源洞乃劉阮之仙境，石梁橋壯宇宙之奇觀。倘居士真能作灑落人，不妨駕高車一遊，暢望抒情，莫如此山之勝也。

住崆峒復唐總憲(存憶)

五月八日接翰教，知老居士以碧巖相召，非渥愛愚庸，曷至此也？柰山朽抱痾深重、應接艱難，力竭神衰、心枯血少，只得退隱崆峒，以盡殘喘。特此拒命，有辜賢喬梓之重望矣。更祈二六時中將己躬下一段大事，不可放過，必須精精勤勤，自勉自勵，與他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方為出世大丈夫，不枉塵勞一回。致禱致禱。

復婁文學(抱玄)

瑞生至，接尊翰，知居士留心此道，克究宗乘，為法門之金湯，作文江之柱石。忻羡。來翰云：念佛難使一心不亂，參禪疑情不起，斷斷續續，淫怒竊發。雖知淫怒佛性無二，而又不敢直下承當也。蓋參禪人十個則有五雙墮此病中，皆因生死心不切耳。若是生死心切，將個本參話頭一提提起，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莫教斯須放過。倘或手寬眼慢，即被他斬卻頭去也。誠能如是做去，不日成功，立地可待，發明本有，則不著問人矣。既明之後，露裸裸、赤灑灑，則知念佛心與淫怒心皆不可得，曾無來處亦無去處，何一亂之有哉？亙古亙今，曾無欠少，豈有斷續耶？如斯說個玅悟，亦是閒名，烏得不累贅乎？到此頭頭顯現、物物全彰，切忌認著，認著則依然不是。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若要明此向上事，可到南雲山中，拄杖子與汝指出。餘不瑣瑣。

復魏文學(東曉)

前者道駕過山，陋室荒涼，慢甚。初七晚接尊翰，如晤道顏，亦知居士還楚矣。來書云：若見自己面，則不見種種矣。既不見自己面，所見種種者，是何物見耶？若以眼見，眼似葡萄朵，不能見也；若以心見，心如工技兒，亦不能見也。何則？心如幻故，一滅永滅，何能再見也？要知數數而見者，畢竟是何物？而能於此觸著磕著，必要討個下落，不枉居士頂天立地做個大丈夫漢子也。不然，且看古人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若向這裡看破，則山僧此一絡索皆為剩語矣。

復嚴比部(充涵)

接尊翰，知老居士留心此道，真切做工夫，入龍華，隨眾坐香，話頭頗馴習，尚多起倒漏逗，更以初學指南長途截徑為問。若論指南截徑，二六時中折旋俯仰，迎賓待客，抱子弄孫，一一無非截徑處，一一無非指南處，只為老居士自不知耳。雖然不知，與他歷代

祖師有何差別乎？古人云：「佛法不離穿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迎賓待客處。」生心動念，即不是了也。若不生心動念，則無往不是。個事現前，於此覷得破，擔荷得起，奚得不為截徑旨哉？若不於此領荷，徒自勞碌耳。經云：「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緊修證？」誠足以為證也。

復唐孝廉(祈遠二篇)

行業弘深，為華嚴之長子；道德高廣，作佛祖之真兒。其唯護法也歟？苕上一別，又經菊梅幾換，榮枯難忘。是以龍華寺是居士血疏所成，莫改初心，終期果滿。柰緣山野病憊，不能接眾談禪；寡學愚頑，其實有辜道望。心枯喉燥，豈堪久居？脾弱氣虛，胡為眾首？只得退歸茆壑，以盡殘年，是予之志願也。今承居士翰墨遠頒，欲予再歸，不得不書此奉復。且久默上座向日已曾面囑，當請入華林陞堂說法。衲僧濟濟，乃龍華之勝事；檀越紛紛，實護法之心誠。何在區區病朽之野衲哉？內外若有梗法，不遵方丈之規約者，居士與默公當以清規治之，或罰或擯。如不依者，王法處之。則龍華永固、默子心安，即山僧居龍華亦無二也。
竊謂居士於此門中已將十年矣。不知近日曾透徹不？不可悠悠徉徉。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臘月三十日到依舊黑漫漫地，反怨佛法無靈驗。且閻羅老子不怕修福者，轉輪聖王其福最大，亦難逃乎他手。亦不怕文學辯才者，如古之才子、今之會魁，即吳都御等尚入地獄，其才力雖大，亦難免乎他手。夫如是當知，明道要緊，可將世出世間盡情放得乾乾淨淨，必須努力中更加努力。精進中更加精進，一念相應，則全體顯現，通身手眼，古今機緣了了無疑，可謂活潑潑，轉轆轤，隨處自在，不亦慶快平生歟？是不枉為法門出人頭地之一人也。

復賴居士

大丈夫，觀身世名利，如夢幻泡影，倏爾消落，原非長久，何得悠悠徉徉，待乎臨頭之雨哉？來翰索良方，只有一服平胃散奉寄。偈曰：山中與井市，元不有塵土。識得個裡人，觸處皆清楚。個裡人何識？憤起大信力。提起吹毛劍，境緣當頭劈。

復丁文學(子敬)

昨承翰問，知二六時中未敢忘卻話頭，足見用心之真、造詣之切，非汎汎可比也。四偈，首偈略可，三偈盡屬道理，於祖師關太遠在，必須於話頭做去，待他卒地斷、曝地折，方與祖師關捩子少分相應。若要知「夜半日輪紅，石女繡鴛鴦，木童把酒盞，泥牛眠海底」之旨，此非心思意解得底，直須絕後再甦，始可知此無義味話。要悟明自心、要了生死、要透祖關，當知一切言教俱屬方便。古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即龍女成佛，示為法門，故亦須轉，然自古至今未始有一女佛也。若據佛法向上而言，曾無轉與不轉。若以幻化而言，亦無男女之相，何轉之有哉？望居士努力加功以期玅悟，直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方知吾語不虛(至囑)。

復鍾居士(玉所)

來書云：主人公朝夕不離，作麼生會？既朝夕不離，則不必會矣，不必得矣。若要更會更得，則是頭上安頭，烏得為主人公耶？又謂入門大事，更望提誨。若要明此大事，但於洗面時摸著鼻孔，便知端的；或仰面見青天時，亦知消息。於斯得個消息，更上山頭，拄杖子與汝剿絕。何如？

復席居士(珍宇)

接尊翰，知居士有決絕塵勞之志，力究祖道之心，老當益壯，則三世諸佛合掌讚歎有分也。再祈居士更發勇猛、堅固志願，弗使中路懈退。不然，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於道何益矣？然真要了此大事，但二六時中將個本參話頭緊緊扣住，於動靜閒忙之時、逆順鬧亂之際，切勿絲毫放過，功夫自然純熟，打成一片，忽爾囫地一聲，捉敗這賊，可謂即塵勞而作佛事也。即今之維摩居士也，何在出家而後為學道哉？

復鮑文學(思薰)

皇圖末運，佛道垂秋，非菩薩降跡，興慈運悲，則一切眾生何繇得其安樂哉？向聞居士開大方便，作大佛事，施藥施財，利濟無量，此非菩薩莫能矣。令甥回山，接尊翰，知居士從門入、意識會，於懸崖撒手處，絕不可冀為念。但今時士大夫輩莫不墮此意識領會之病，居士可將從前學解得底，盡情掃向一邊，此是對症與藥，更須參則機緣。如龐居士曾參：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只恁麼看去，一切施為動靜閒忙處，但只緊緊看住，看來看去，忽然打翻自

己家珍，捉敗龐蘊老漢，自然懸崖撒手，自然露裸裸而赤灑灑，覓其半毫世法佛法了不可得，豈不快哉！

復余文學(萬容)

令師回山，接手書，承種種過諭，復云：根器雖卑，而有佛祖之志，可謂真大丈夫也。公既有佛祖之志，必要行佛祖之事。所言佛祖之事者，外以慈心濟物，內以定慧修身，自他一體，物我同觀。若能如是行去，真為佛祖之兒孫。更須知有腳跟下一件大事始得，所謂本命元辰公可知否？若不知，但恁麼看去，切不得絲毫放過。倘觸著磕著，忽然如此了當，即是選佛場中已中甲科矣，故謂之心空及第歸也。

復泰和禪客(恒明)

一切世出世間法，皆是依時對機之所建立也。若談性，則一切皆真；若破妄，則一切皆假；若談根境，則一切皆是塵緣。故法無定法，隨人施設。公所說者，正是真如之理，引《維摩》、《圓覺》二經「淫怒痴俱是梵行」等，此正是真如，謂之理窟，謂之理障，謂之如來禪，謂之百尺竿頭坐的人。百尺竿頭須用進步，理窟、理障、如來禪須用掃去，方可透徹祖師關。不然，只在死水裡浸卻，何能知向上事乎？如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柏樹子，豈非黃花翠竹之類乎？若以翠竹柏樹子俱作真如會，則教家足以明矣，何謂教外別傳？何用祖師西來？何能開人眼目？何可稱為祖師關向上事？何能喚作悟心人？當細思之。古人云：「若論此事，尚不與教乘合，況世間文字乎？」所以云：「不向言中取，不向句中求。沉言者喪，滯句者迷。」此之謂也。真如之理，焉可及哉？

復山主李居士(明吾)

久違道範，時切瞻依，想近來念佛心純，蓮臺標號，實大檀功力之所至也。病朽每感賢喬梓辱愛為方外交，忻然捨寺址搆梵宇。四眾既有依止，而明心達本，則居士之福德誠不可量矣。柰病朽勞病多年，心枯血少，氣衰力微，只得退處深邕，將龍華盡付久上座掌管。予素知此人，朴實任重，今所托得人，亦不孤大檀之望也。更望道念堅固，庶令龍華永興，不惟居士合族之福綿遠，亦且法被萬

世之下，皆居士之福也。再祈緊著繩頭，一句彌陀，時刻莫放，至於心佛不二，是為真實受用。囑囑。

復龍華久默上座

近聞龍華規矩整肅，道風遠播，遐邇知皈，正宜子之有力人主席，何勞絮絮叨叨望病朽回來？若不為養病，一接便歸，何在四五請而再之又再也。老僧原說，病軀若愈，到六十歲，或可回浙掃塔。若不愈，則老死屙阿而已。衰朽之身心，豈能伴精壯之機器哉！田地可以清理者理之；不可清理者，還契書而棄之，免使後人業累。其餘瑣末，汝當裁之。

復護國嘯雲上座(二篇)

向將護國付托，乃病朽平日深知，非偶然也。舊秋出山時，囑眾職事，同心料理，雖許再來，亦病朽方便，以慰眾心耳。汝宜善守，自能興復，調眾有方、服人以道，何必忉忉而望再來？此亦有時，非自強也。山中道場，不比坡下叢席，須效古之百丈、今之壽昌，種田喫飯，勞逸同心，何患後日道之不行哉？病朽意在四月八日上九華終南，茲筆難盡，爾自勉旃！丙子二月廿日，弁山入就老人書。

病朽丙子夏，初離弁山，意往終南隱跡。舟到贛州，聞崆峒幽深可棲，因喜居之。觀來書并正宗說，皆慰吾(意，益)知天台眾職同心，不負病朽之囑。當思古之為叢林主者，為弘祖道乃重其地。地勝則人集，人集則道行，勞必身先，逸必居後，斯則德充道播，無愧古人。今聞同甘枯淡，作務能隨，昔百丈作食開田之風規，羨有在焉。近日有某妄判古人，謂濟宗以棒喝為本分，洞宗以語句為本分。又某妄判世尊睹星明道，六祖本來無物之偈并洞山偈，皆載語錄中。此若不與論之，恐誤後學。今有書到弁山久默處，汝等當判之，毋縱彼妄說。妄說既杜，法門幸甚，後學幸甚，病朽為法門之願亦盡矣。若不依余，坐視不理，將何以報佛祖正法之恩？思之，為之，人天慶幸！

復禪者(念微)

來書云：祖意教意，有人問著，或時有語，或時無語，不能應機無滯，伏希開示方便。古云：「偷心淨盡，方堪措泊。」若論此事，惟在當人悟得親、見得徹、信得及，方可用得出。若稍假擬議，即

落二落三了也，即是偷心了也。古云：「入荒田，不揀草。」應機有滯，皆于荒田中揀草之謂也。若不揀擇，拈來無不是，何滯之有哉？如洪鐘在架，有扣則應，皆無心也。若無心而應，則偷心斷盡，二六時中總是一顆摩尼寶珠，放光動地，應用無窮，何滯之有哉？

與西堂(中也)

子承當個事，不可草草過日。古人修道，不為住處，不為衣食，不為徒眾利養，必以弘荷大法為懷，利濟眾生為念。二六時中造成一片黃金骨，自爾爍開頂門眼。他時論佛論祖亦無愧也。囑囑！

復禪者(位中)

德舟到山，知近日工夫，掬飲搬薪，一一成現，則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但以機未圓活，過後張弓之說為問。此正汝識心之過耳。若能虛中而應，不假思惟，如鐘受桴、如水銀墮地，無有不響應圓活者也。古所謂：「偷心淨盡，方堪措泊。」不然，則措泊不上。參之。

復禪者(懸囙二篇)

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公素心固願，欲得見此彌陀者，則六根門頭放光動地，無處不是相見處，無處不是著實處，折旋俯仰，觸著磕著，無處不是接引處，何不明之言哉？何銅墻鉄壁之礙哉？主張亦是汝，不主張亦是汝，勿謂無明煩惱卻非本來面目，誰知聲色裡元是法王身？雖然如此承當，正好向山僧手裡喫棒。何故？須知更有向上事在。
來書云：疑團頓破。又云：證之一字，尚未的確。足見汝未具頂門眼，惟依他作解。若疑團頓破，徹法源底，一亦不立，況其二耶？佛祖之道豈有二乎？二六時中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無非是爾證處。古云「今世門頭不捨一法」，不捨一法處，頭頭顯現、法法全彰，是爾真贓定案也。「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即是元無口也，何必問人？處胎出胎，至于成佛，皆獨尊之旨。雪山修行，為法作則，用拔諸苦，正所謂修證即不無，亦顯獨尊矣。當知不可尋言逐句，但向二六時中動轉施為，無憎無愛，看來看去，自然明白。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五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六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書復

住崆峒山復洪都　建安國主請住百丈山啟

伏以濬哲遐舒，金輪衍御，協重華于帝道，允執厥中；孚錫極于攸甸，謳歌壤內。賴我王之多福，庇兆姓之咸安。恭惟　千歲殿下，德邁宗彝，名魁貴胤，聰明天縱，才博義豐，贍二酉之墳典；至道精微，辯雄問下，羅五性之遍圓。聲聞色見，了自性歸。趣大藏教，總在裏許。豎弄橫拈，抉祖師關，鍵一毫頭，識盡原根。何期宣室之再來，龍章遠錫；憐念祖庭之下替，睿翰星馳。(某)山野病夫，深慚襪線，智門弘啟，曷克撐持？辱使命以傳呼，竭陬愚而頂戴。伏願法幢廣豎，令德日新；衣珠深藏，自知有在。髻中至寶，著價無人。言念不忘，丕顯百丈之前謨，均漸雨露；綸音常赫，翊贊萬年之國祚，媲美陶唐。咫尺尊顏，無任瞻仰，屏營激切，稱謝以聞。

附請啟

恭惟大師座下，名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膽喪；張獅子之牙爪，四眾心傾。末後關雖轟雷掣電，未足以喻其神機；個中事即豎拂拈槌，猶難以形其玅用。為曹洞之真子，接少室之單傳，慈雲既已遍滿乎虛空，法雨亦幾普周乎沙界矣。不穀寡昧無聞，承當有媿，徒勤嚮往，莫遂瞻依。雖樊籠霄漢之相懸，固時節因緣之有待。典型在望，冀宗旨以弘揚；緇素投誠，希大悲而接引。念祖庭秋晚，惟西江最稱冷落；嗟古剎草深，獨百丈極其荒蕪。山以人靈，欣瞻古佛再來；興繇廢起，快睹慧幢重豎。聊成一時之勝果，實結千載之奇緣。大振舊家風，共睹人人登正覺路；全提新祖令，爭看個個入不二門。引領以俟錫來，臨書不禁神往。

住百丈上　建安國主(已下皆百丈書)

睿扞淵深，令儀孔邇，繼起祖庭之墜緒，履安王道之平夷。草勁風知，遇疾風而不偃；金將火試，經百煉以彌神。不有多虞，曷表金湯之大力量哉？自別豫章，溯流新邑，艤帆駛驟，仰沫何窮？一道安和，承恩有驗。初二甫入百丈，漱蓮封木，猶存大智之遺風，孰謂凜凜清規，消磨殆盡？古竭新裁，宛爾宣宗之弘範。且喜糾糾法

塹，先後同揆，舊願竟成，信不誣矣。仰冀留心內典，剋志真宗，識鎖情關，原非他物，明几淨御，且道是誰？殿角微涼，始信面南看北斗；竿頭更進，還期石虎夜生兒。未盡纖翳，迷封萬里，所慮巧萌，銷骨事起。投杼全憑大手之維持，永固雄峰之鎧胄。謝言難罄，面晤可期。縷縷襟懷，惟冀一公之口述，不勝悚慄之至。

上大宗侯（南美）

恭惟殿下，金枝毓秀，孝格蘭馨，玉斡騰輝，忠孚御詔，德澤久侔於召杜，旁求遐邁於東平。鷲嶺親盟，展維城之赤手；法門重係，運禦侮之嘉猷。狂瀾倒而更洄，慧炬微而復熾，自古迄今，所未有也。洎到百丈，遙想仁風，愧乏投瑤，彌加銘刻。烹茗曲水，顒象駕以雲移；掃石流觴，望真機而雨沛。現成公案，一句了然，目擊道存，神孚默契。猶恐魔風易煽，疑謗橫生，贋真不辨於金鈬，清濁無分於涇渭，仰煩睿慮，俯賜斡旋，至於郢筭入神，又非臆見所能測矣。臨楮踴躍，翹企之至。

復越州鄉紳大司馬王峨雲請回顯聖寺啟

關山迢隔，久失晤言。翰墨南頒，少舒宿悃。細詢起居之秩秩，緬惟外護之惓惓。垂念雲門移章，貢水久虛，法席大檀，猶且寒心。切感師恩病朽，詎能坐視？但甫遷百丈，未及經旬，遽爾遠歸，奚逃輿議？欲振先師之道法，可延同社之尊耆。掃塔還山，備陳衷曲，統希炤入，不禁神馳。

復祁侍御（世培）

雲門邂逅。十載睽違。遐想丰神。時增眷眷。自來宗風大盛，無逾越之外護頗多。至于一種熱腸，傾心護法，獨讓于令嚴。而復繼美前人、更光先烈者，又惟大居士為尚矣。先師道價久播叢林，世系金湯，綿綿不替。雖雲門一席覺有蕭條，況洞上一宗已大傳海內，重興之望指日可待矣。既蒙佳音，極承厚愛。久病不堪應酬，崆山又多嵐瘴。俄遷百丈，坐席未溫，難遵還山之命，恒為悵耳。今秋新刻傳燈世譜，令先君與石簣老居士俱纂入先師會下，庶燈燈續燦，後學亦有所瞻依也。向聞居士志祖道有年，更望真參實究，於二六時中默默提撕，畢竟是個甚麼。驀然冷灰豆爆，漆桶掀翻，雅紹先宗，璧聯昆玉。即使無盡、大年復起，不覺退身三舍。雖然，後日還雲門掃塔時再為勘過。病中簡率不恭，是宥。

復祁文學(驥超)

捧讀尊教，知居士為雲門之意，誠且篤矣。但山僧病軀，只堪靜養，復蒞大剎，深愧無能，恐負眾望之心，實難應命也。戒珠別後，良晤無從。未審近日道候何如？禪者入山，知居士承當個事，不勝欣慰，更冀深操實踐，解行相符，毋使玄黃交戰於胸中，逆順紛馳於境外，情生智隔，霄壤懸殊，丈說尺行，猶宜勉勵。直饒坐斷十方，須信密移一步，掀翻寶所，踢倒化城，透過衲僧巴鼻，橫行佛祖頂[寧*頁]，乃可紹吾宗猷，光揚法道，誠法門之幸也。千里面談，伏惟自玉。

上潘藩憲(青蓮)

辛未春，辱翰教，未獲識荊，亹亹之情，時挹懷抱。爰丙子春，志圖終養，退隱南虔，瘴重嵐深，病軀莫遣。茲新吳百丈因法席久虛，雀角蝸房，風寒月冷，蕭條景況，聞者愴然。夫佛祖兒孫，能不寒心哉？適　建王遠召荷書幣入山，不揣病衷，蹔應斯舉。中秋發棹，舟次瑞筠，不期疑者，謬冒法憲，致使霄壤情封，幾乎掣肘。復蒙高鑒，備析緇素，而俯循輿議。既叨護宥，敢不銘心，勗覆車于往日，仰德澤于斯時。更冀臺下不吝鼎言，大作金湯重護，則兩浙吳山俱沾福庇矣。臨楮(懇禱之至)。

與劉鄉紳(振宇)

久仰遐風，幸瞻傾蓋，復辱厚貺，愧感彌深。予丙子春解弁山院事，退老虔南，嵐封煙霧，莫適病軀。茲因百丈古剎，法席久虛，師表名存，清規實廢。荷蒙建安殿下書幣遠頒，舊住印宗承筐匍匐，痛祖庭之寥落，諾千里之丹忱。不腆鄙衷，俄爾領命。中秋發棹，直抵瑞筠。李下一咻，群相和附。誤干法憲，眾議紛紜。目雖無愧于天表，猶豫尚乖乎人心。幸叨明鑒，得藉升需，掃塔入山，觀元踵謝。但慮玉石濫觴，鉛金未析，幸聞撫臺，同盟締好。敢望台駕，俯賜先容，則法門有賴，槐蔭何窮。祖佛冥加，遙伸合掌。小刻奉覽，伏惟哂入是荷。

復贛城眾鄉紳文學公請回虔啟

恭惟台下，碩彥遺風，名宗瞻美，痛慮久湮之叢席；蠅慕蟻膻，共扶將墜之宗綱。折枝反掌，斯人斯德，式敬式崇。同者既蒙邀惠于

崆山，復荷垂情于百丈，啟旌函而讀罷，雪敷滿岫之蓮；捫衷曲以倦遊，愧謝嵯峨之榻。住持此地，在我謂公，欲永金堤，惟憑護力。庶使城裏優曇與山中隔年桃李，共鬥芬芳，則兆隆功德，久久不替矣。俟或松欹崖畔，煮石峰前，數載襟懷，再伸罄謝，未可料也。謹復。

與張侍御(瑤碧)

閬苑春先，香生四野。崖前飛瀑，韻絲竹以無心；檻外流鶯，奏簫韶而有意。文明兆啟，足可徵焉。德履攸深，揆之素矣。賀賀。客秋極承厚貺，趨謝未遑，耿耿私衷，時增愧赧。茲啟樟江解纜，晚泊瑞筠，罹鼓舌以寒心，藉餘光而憩息。常嗟古剎草深，法門莫振，若非大力，曷鞏金湯？靈山囑茆，正在此矣。矧百丈迺洪都古蹟，綸音勝概，稅駕品題，寶之冊牘者，指不勝屈，惟祈光臨垂覽，惠藻春生，是，豈惟山靈之聲價倍重，亦且庶誌垂於無窮之世，大幸於法門也。肅此伸候。(伏惟台炤。不宣)。

師初行腳參請七大師因緣

師參雲棲大師，問曰：「《圓覺經》有作、止、任、滅四病，於今但生心動念，即墮四病，作麼生出得去？」大師曰：「但憑你作止，只莫生心取圓覺，即出四病也。」
師參黃蘗無念和尚，師問：「學人千里遠來，乞師指示。」念曰：「有甚麼指示得？佛法？又不是青的黃的白的？」師問：「即無指示，可保任否？」念云：「保任個甚麼？」以罵云云。待其罵畢，畫一圓相呈似，念即一掌，師拂袖而出。
參憨山大師，師問：「一塵不立時如何？」曰：「曾到這境界不？」師云：「若到，即是塵也。」憨變色云：「弄虛頭作麼？」
參峰頂養菴老師，師問：「雪覆千山，和尚如何為人？」養菴即一掌。師云：「莫就是和尚為人處麼？」養云：「我同你去看雪。」同行至門外，師云：「正當此時，狐狼野干百獸俱無蹤跡。」養曰：「止有獅子在。」師曰：「亦是野干。」
參博山無異禪師，山問：「從甚麼處來？」師云：「桐城來。」曰：「桐城風境比這裏如何？」師云：「處處綠楊堪繫馬。」曰：「猶作此解。」將桌一推，進方丈。師云：「這老漢又恁麼去也。」
參金粟密雲和尚，入門便喝。粟云：「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粟打一棒，遂人事。值抬船次，師云：「虛空駕銕船時如

何？」粟便打。師接拄杖云：「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能。師云：「和尚無下手處。」粟云：「且道承誰人力？」師遂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一日，搬瓦次，師問：「片瓦飛空時如何？」粟便打。師云：「恁麼則蓋覆三千大千去也。」粟復打，師拂袖便行。結制普茶次，師問云：「法筵肇啟，龍象駢填，當陽一句，乞師舉唱。」粟云：「老僧耳聾。試再舉看。」師云：「金風吹落林間葉，野老圍爐笑語頻。」粟云：「閒言語。」一日上堂，師問云：「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粟便打。師云：「金雞唱落中天月，泥猿吼盡五更風。」粟復打云：「再犯不容。」普茶次，師問云：「慈雲普覆三千界，只怕冬寒一夜風。秖如狂風四起，和尚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粟云：「一腳踢你。」師云：「恁麼則秦駐山前端然坐，金粟峰頭任往還。」粟云：「你要第二腳那？」師禮拜歸位。普茶次，師問云：「東征西討乾坤靜，今日臨期事若何？」粟默然。師云：「四海密傳天子令，鄉村野老樂豐年。」遂禮拜歸位。六十上堂，師出問云：「六十歲已前，風行草偃；六十歲已後，水到渠成。正當六十，和尚如何為人？」粟便打一棒。師云：「恁麼則壽祝須彌，福慶四海。」遂拜歸位。上堂，師出禮拜，起便喝，粟便打；師又喝，粟又打。師云：「這老漢敗闕了也。」

散木和尚開堂顯聖寺，師為第二座，出問云：「大眾濟濟，燈燭煇煌，請和尚指示。」和尚云：「有眼皆見。」師云：「恁麼則個個成佛去也。」和尚云：「你眼元不瞎。」又問：「石傘峰頭即不問，萬竹林中事若何？」和尚云：「三莖四莖斜。」師云：「秖如石傘峰頭又作麼生？」和尚云：「七莖八莖曲。」師云：「石傘峰與萬竹林，是同是別？」和尚云：「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師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和尚云：「有。」師云：「如何是向上事？」和尚云：「七莖八莖曲，三莖四莖斜。」師云：「法道今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和尚云：「不落有無一句作麼生道？」師問訊歸眾。上堂，師問：「桃花浪裏翻身去，拿雲攫霧事如何？」和尚云：「莫學無量。」師曰：「恁麼則一滴遍大千。」和尚即下座。一日化亡僧，師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和尚即驀頭一杖。師云：「恁麼則分身塵剎中去也。」和尚倒拖拄杖便行。

行腳

師一日茶話畢，首座參頭眾職事，請師說行腳。師止之，眾請之再三，師不得已，乃云：「予桐城楊氏子，父一舉早喪，母卓氏。自

小有出家念，每見有乞食破衲，即跟隨許遠，不忍捨去。意欲出家，以母老為罣念。遂至十九歲，老母天年已盡，二十歲遂往九華，聚龍菴法光和尚處落髮，即燒火執役三載，每扣以生死大事，但云：『性命交與龍天，四大交與大眾，作務去。』予心下思忖：『若作務能成佛，則人家做年者亦成佛矣。』心中不悅，每見有耆宿老衲必參扣之。忽遇知休禪師，久宗講席，予參扣求出生死要訣，彼即問我發心所以。我云：『吾一向為生死要，白日飛昇，超脫輪迴。』休師云：『此是外道見解，我佛法中要悟明心地，成佛作祖，纔為了生死。』吾慌忙作禮，問曰：『何以為悟？』休師曰：『若要悟，須參善知識。付以話頭，晝夜參扣，十年二十年。一旦豁然開悟，謂之明心見性。』予歡喜踴躍，又問：『法光和尚開示我念佛作務，何也？』休師云：『作務雖是好事，非汝等黑漆皮燈籠之所為也。古云：「先入毘盧性海，後行普賢行門。」豈似爾等一團無明身心行行？若供養如意也有些福；不然連福也無？』予聞此言，心中暢快，即便下山。適遇西倩老師，即參扣大事，倩師云：『我見達大師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受持。』予即請問半偈，雖則受持，亦不知何者是四大，何者是心，何者是境？但只持誦而已。後來行至涇縣幕山，參隱安老師。彼師見我初進，教我看《止觀》及《永嘉集》，又見二外道：一云觀空，謂小真空見老真空；一云白虎透三關。予聞而不行，此是宿生正信之力也。一路行來，因大事未明，只是不悅，晝則乞食，或一餐，或兩餐，夜宿古廟，衲不解帶。行至南京普德寺，聞二學者論《楞嚴經》九十六種外道，一云即我土亦不少，或云白虎透三關者，或云嬰兒[女*它]女者，或云小真空見老真空者。予聞此言，向日所聞即時瓦解冰消。後至靈谷付衣，復至浙江入雲棲受具，歷明耶二師講席，聽《楞嚴經》至同別二種妄見，忽悟根身器界總是空華。前來半偈了了無礙，自以為罪福皆空，遂生撥無因果之念。忽得一場傷寒病，作不得主，方纔悔過，病已將好。聞鄰單師云：『我紹興有一悟道禪師，號湛然和尚，甚是奇特，今在壽聖講經。』予聞心中甚喜，即往參扣。禮畢，和尚問：『向來做甚麼工夫？』我云：『向來持毘舍浮佛偈。』和尚云：『四大是假，妄心是空。甚麼人拖著你這死屍來？即此問話者又是誰人？』我被這一句無可做聲，方知向來所解空境全然不是。徑到紹興延慶寺七晝夜，疑情不開，至半夜立於佛前，忽然間似手一提，不知這邊那邊，遂得個輕清，心下忽湧起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便曉得這拖死屍的這問話底，方知前來悟的心境雖空，而不得常住心體，非為正悟。此一番雖得其體，未得其用。欲見和尚，適往他處。見幾位老師，他問我柏樹子、乾屎橛。予不能對，因為不明，心中疑云：『這還不是將從前

放下再參？』就參個一歸何處？從此延慶掛搭兩年。一日浴出，於竹園乘涼，一陣風來，將竹一推，遂會得無情說法。從此工夫一日一日自有妙處。聞知顯聖寺坐禪，遂去求單，蒙本際兄慨諾，遂上顯聖。坐禪期完日，和尚不在寺中，當家相留，因住下單，只聽板喫飯，閑事不管。於此不明，心中只是煩悶，遂不語一百日，又晝夜不睡。打七七日不明，又是七日。又不明白，於禪堂四角俱貼起話頭，一句一句追將去。苦哉！苦哉！追得我前氣不接後氣，如挑千斤擔子相似，無可奈何。四十二年甲寅歲，雲門廣孝寺請老和尚開堂，眾約我去坐禪，我云：『待我明白此事方可去。』時有若虛、本際二兄再三相勸云：『古人開堂，三五百眾朝暮參請，正為此事，不可堅執。汝若親近，甚有利益，不可錯過。』予聞此語，遂即同去。和尚結制上堂說法，末後有四句偈云：『豎起脊梁生銕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予聞此一參法語，痛哭一場，即依和尚此偈做將去，挺起脊梁，捏緊拳頭，放下面皮，再不回頭轉腦，憑他死也罷，活也罷，由是猛著精彩做去。連做了十日，遂成一片，晝夜凝然不散，心中始知得力。一日，和尚小參，舉：『南泉斬貓云：「道得即不斬。」以手作提貓勢云：「汝等作麼生道卻救得貓兒？」』和尚將手正作提勢，時予心中忽然有個領悟處，遂將蒲團一丟。眾人各下語，和尚云：『一語下徐州。』一同參通文者頌之，謂得意。予不肯，同曰：『你試頌看。』予信口頌曰：『提起劍，斬卻貓，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兒，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不肯，呈和尚。和尚曰：『還是不通文者好。』異日和尚於橋上乘涼，即云：『溪水潺潺，汝等各下語看。』眾各下語，予云：『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和尚笑而頷之。後入方丈，和尚問：『工夫如何？』予一一實說。和尚云：『從今已去，一切放下，但只休歇去。』予聞此語，心下還不肯。至夏期，再約七眾同志道友打七。至第六日，正經行間，聞鐘聲，忽然身心脫落，將從前一片凝然工夫，一總都無了，站立佛前半炷香，又漸漸覺來，自云：『不可住著！』從此一番，始是無疑。後隨和尚上徑山，至福城東塔。期完，和尚應石佛請講經。予遂往皖公山住靜，方方一丈茆蓬，住三載，遂下山，參黃蘗無念和尚。至匡廬，見憨大師。往峰頂叩養菴老師、參博山。至庚申春和尚六十，卻回雲門。顯聖天啟元年，於越之蜿蜒山，住靜三年。天啟癸亥和尚開法顯聖，予為西堂，助揚化儀。天啟甲子，復住靜於陽明洞。乙丑冬過金粟，領眾助揚法化。丙寅春，復回靜室。至八月，和尚從閩中回。初五和尚誕日，予過顯聖問安慶壽。至初七日，蒙和尚授以衣偈，予拜辭欲往南嶽，眾居士再三相留，遂為予另擇鍾山古基新建靜室居住。

不期和尚入般涅槃，叢林無主，城中眾居士請予住持。予以福薄，不堪領眾卻之。復因眾弟兄邀同護法來請，予不得已，秖得從命。今冬在此，已揚家醜，甚不唧溜，那堪參頭與眾板首今夜問予行腳，不覺叨叨至此。若是上根利智者，何費許多周遮？正所謂不唧溜中，更不唧溜也。時寒，珍重！」

附來書

給諫陶虎溪侍御倪三蘭等請師主護國啟

恭惟大師著閣景賢，禪河滴派，秉宗律之二法，開善信之津梁。豎拂玅演，彷彿祇林天外語；苦行堅操，依稀面壁坐中身。法自受以雲門，道先行於吳地。茲月堂上人遍遊諸岳，轉錫天台。覓護國之崩陊，憫發弘誓；幸檀施之協助，大建莊嚴。八載精誠，追蹤神禹之悴；一朝抵續，聿新法王之筵。金磬振於枝瓶，奚翅八十一問廣長舌；日光射於蓮座，恍現八萬四千陀羅軀。是此翬革之落成，正堪大乘之稅駕。名藍更造，洵乎典廢之有時；玄度重逢，詎非夙果之難已。佇盼慈航速企，瞻仰寶筏徐來。臨楮曷任顒候之至！

大司馬王峨雲請師主護國啟

戒珠勝會，獲聆法塵之玄音；茅塞頓開，實為生平之大幸。握別已來，忽復經歲，望風懷想，如何可言？伏諗道體清佳，法雨廣被，人天景從，遐邇皈依，可勝欣仰。茲者天台月堂上人，以十載苦緣，重興護國古剎，善信咸集，恭迎老禪師法從弘闡宗風，啟諸蒙暗。萬祈慨然飛錫，光寒拾之遺蹤，表應真之舊跡。名山幸甚！大眾幸甚！造次附請，不悉不恭，統惟慈諒。

文林郎許惺臺陳奕垣率眾請師書

昔承慧日遠照，光遍幽明，昨讀語錄神奇，如入寶所，睹覺樹滿林，旃檀撲鼻，令夢覺生香，肝膽馥郁，惟恨不及早日歸依座下，以聆天鼓耳。茲天台護國，舊為佛祖散花之地，人天歸投之所。今幸重建，眾亦有依，皆仰大師飛錫，惠此一方，顯了義於直下，示尼珠於眾前，俾諸情與無情，披雲睹日，萎草台邑，頓遇陽春，所謂翠樹細鱗，皆普現色身三昧也。翹首赤城(幸賜憐懇)。

吏部陳木叔上師書(二篇)

函煇記讀書匡廬時，纔十餘載，偶遇宗師指點，便欲打破石壁，撞倒鐵城。少參臨濟之門，一聞台山之路，不謂機緣不偶，誤落名場，塵網纏身，住火宅中，已將三十餘載，蠹苑雞壇，滯人特甚。今復脫濕裘而挂勞車，前途不知稅駕之地，擬繞座三匝，求我師以熱棒醒塵迷耳。護國荒頹，久就蓁棘，承荷再轉法輪，特開覺路。宗門大意，豈人人所能領略？惟聞木樨而悟無隱，指柏樹以悟西來，畫葫依樣，不過套子話頭，心印了然，自覺無言可說。煇鈍根頑質，尚容叩大壇，以求特示，非區區影響之談，敢遙相問訊也。山寺聞食指甚繁，無從借飯香積如來，七十二寺之遺蹤，大半歸於豪家。向煇所撰緣簿，已詳言之。有寄嵊縣吳年兄一書，煩便致之。瞻仰慈顏，徒深依怙。臨楮神往(不宣)。

天台稱天冠道場，五百應真示現之方，近漸鞠為茂草，護國一袈裟地，久矣荒頹。幸蒙老師和尚飛錫遠臨，山川生色，棲真千仞，衍法三車，比於道猷再來、智師登座，而木樨無隱、柏樹無言，直指根宗，正擬以頑石聽；虎丘說法，不謂人天瞻仰。弁霅邀靈，相傳法駕，復赴諸前輩先生敦請，何桃源桐柏之間，不能稽首攀留，致暫違弘慈覆芘耶？仲秋初九日，從高足得師手書云：弁峰道場尚未囑付，法嗣契乎真傳，何煩世尊惓惓授記？譬如彌天法雨，東霈西沾，揆之大眾歸依，皆引領而跂足矣。伏願我師特憫廢墟，大真寶剎，法輪再轉，庶佛日得以增輝，而宗門因之不墜，豈獨弟子諸人之望歲哉！函煇五根獨鈍、三業未清，雖怙戀師門，而下愚中痞，未能洗耳叩洪鐘、滌腸嘗法味。尚冀老師，而始終誘掖教誨，庶不致竟淪墮落，以負玉成。至于山寺傾圮，此皆煇等之責，自當少效護持，以展犬馬。前允中上人往東甌，亦曾托之諸相知者矣。煇亦擬於是月十二過苕溪，而尚滯家冗稍羈趨，侍舟過峴山時，亟圖躡芒，拜遠公也。

孝廉吳芝菴上師書

芳業深器劣，蒙數提示，初無下手處，日在丈室，又開方便，令百不思百不為，善惡俱莫管，放得空空蕩蕩，當時靜坐默觀。此真對症之劑，纔覺得從前勞碌，終何益也。護國中興、宗風重振，誠名山之鏡霓，南方所共仰。第施給未敷，責有攸歸。然古道場初隆，皆以寥寥寞寞起腳。此在龍天自有重護，當弗煩吾輩過計。陳木叔書，殷殷垂念，留心此地，可謂誠懇。邢公來縣又畏暑，而不能一面，徒懷耿耿。天氣炎蒸，望加珍攝。

刑部尚書沈何山請師書

飛錫遠邁，想天台石梁熾然說法，參方衲子一時雲集也。弁峰蒼翠，翹企杖履，護國之期，已洽眾望。專候和尚，復歸方丈，以慰大眾渴仰，尚容面叩以領(法音。不盡。)

孝廉唐祈遠請師書

弁山大眾暨合郡若緇若素，惓惓望和尚復還龍華，不啻以日為歲。願和尚俯順眾情，早定歸期。彼護國不可無人，若於法嗣中擇一人主之，兩地交光，相得益彰，韶國師道場自有重新之日，即同和尚在彼無異也。顒候返錫，附此仰懇，伏冀慈愍，俯允愚言。

總憲唐存憶居士上師書

承慈誨諄諄，心目俱豁，復讀新刻，其中抑揚殺活，縱奪自如。至於辨邪正、判古今，皆不近人情，非大師不能出此手眼。庶後學一覽，可謂金鍼自分，不惟法門大幸，亦王綱大翼之幸矣！前閱《禪燈世譜》一書，將雲門、法眼二宗列於馬祖派下，某甚疑之。或謂出自天童手筆，問兒竑，亦莫知。某謂必非密老之意，或門下借密老之名，圖炫名聞，妄改有之也。今聞大師欲翻此板，仍依藏板改正，不致轉轉謬傳，甚慰愚意。稍待秋日，謹奉刻資，以植法幢光明種子。臨楮瞻依。不悉。

越州鄉紳請回顯聖寺啟四函

大司馬王峨雲請師書

睽違教塵，悃積歲年，遙瞻飛錫，祇有神往。伏諗法候清勝，化雨普施，故山大眾，日切引領。今灑掃顯聖禪堂，復集舊門龍象，雲凝谷口，香滿爐峰，同開無住之宗風，滿逗別傳之至教。人天共企，遐邇同祈。謹啟。

侍御祁世培請師書

恭惟大師以古佛之應身，佩洞宗之祖印，勁骨高風，實履真造，海內所望，以追蹤先哲，力砥今時者，實惟大師是賴焉。彪佳自顯聖一覲慈顏之後，風塵碌碌，親教無繇，而翹渴之衷，十載如一日也。顯聖寺為湛大師唱道之地，越中佛法頗於此卜興衰焉。第因一二宵小，于中為祟，使住持知識屢不能久安其位，今寥落之況，不

啻法堂草深。越中四眾念湛大師法嗣中繼祖燈，啟後學，而使海內衲子傾心歸附者，莫大師若也，率皆竭誠致辭。託季玉師，特走虔州，奉迎法駕，復歸雲門，使石傘峰頭再迸掀天白浪，顯聖寺內重開烹佛紅爐。想湛師於常寂光中，正當合掌歡喜，而四眾欣仰之私，不言可知矣。至於寺中不肖之尤者，當先清汰一二，以待大師之臨。而大師道高德重，纔一光降，則頹綱墮緒自當立起。而彪佳等不敏，亦不敢一日忘金湯之責耳。先君向與湛大師為世外交，得聞教外之旨，今彪佳等獲於大師槌拂之下，親觀第一義諦，何幸如之哉！此番奉迎，非比尋常，而彪佳亦非敢以啟請套柬上溷清嚴。伏惟俯鑒輿情，速啟蓮駕。臨楮可勝翹注。

文學祁驥超請師書

當今洞上一宗，固不乏人，所稱行解俱到，齒德俱高，具古佛之真心，佩西來之密印者，舍和尚其誰屬哉？非敢為佞也。駿佳不敢自謂頂門具眼，而參方眼目。頗有一隙之明，故于和尚有深信、有真服焉。自戒珠親承槌拂之後，無日不仰企道風。今春適有香城師之便，正欲附佈一言，以通數年翹渴之私。不意先慈于頃刻之間無病而化，煢煢草土中不及一伸，款款私衷，曷任耿耿？茲有啟者，顯聖為老和尚中興洞宗之地，而和尚又法嗣中有力擔荷之人，今聽其荒衰寥落，和尚想亦有不安于心者。今越中四眾念非得和尚法駕降臨顯聖，決無可起之理矣。是以合詞致柬，託季玉師特走奉迎，伏乞垂念。越中自三十年來，兒童婦女皆知有參禪一事，機緣亦在將熟之時，得和尚雷音一再吼，末法當有重興之望。寺中一二不肖，當先清汰一番，以待法駕之至。其餘庸庸之輩，和尚一臨，自當革面，顯聖亦有重興之望矣。萬乞即啟法幢而移之東南，佛法幸甚，眾生幸甚！即老和尚亦當歡喜于寂光中也。駿佳溯水源木本，一日不敢忘老和尚，其敢一日忘顯聖哉？一日不敢忘顯聖，其敢一日不冀和尚之光降而中興之哉？哀毀之餘，語無倫次，然一念之誠，天日可鑒耳。伏乞垂鑒為荷。

文學張懿才(顯聖山主)

緬惟大師，玅明朗徹，法曜圓通，五臺以北、兩浙以西，誰不景仰德輝，皈依大乘，趙州、曹溪無過是矣。憶自掃塔松間相晤後，七易寒暑，大師之法慧日隆，不肖之塵緣日障，靜言思之，可悲可怖！客冬有僧無虞，還霅水，曾草數行并拙作一首相候，想晉之玄覽矣。茲因顯聖禪林實尊師湛老和尚起手歸根之地，乃超天以後梵

眾靡所宗主，爰堅請大師坐鎮方丈，咸登歡喜地。而大師欲遍度十方，于是法駕所駐，到處崇瞻。然今願力已酬，寧忍視本山之荒廢耶？今諸善知識暨諸檀越家合詞，具請得師座還山，大闡宗猷，永光慧燄，非但眾生之福，而實不肖之幸也。顒候雲旌，統惟慈炤。臨楮可勝合掌頂禮之至。

贛城鄉紳文學盧觀象、謝讚、杜郁之、蕭良相等眾居士請師回虔公啟

諸方思服後先，雖在乎因緣，一雨普滋沾被，寧分于彼此。故四十九年說法，人間天上，處處啟方便之門。而三百餘會度人，梵宇名藍，在在應群機之感，自非大願是乘，誰則深心以奉？恭惟上瑞下白大師，不事文言，墮支離之見網；直指宗印，闡秘密之玄機。道大則剎剎現身，論久而人人徯志。矧虔匯雙江以錦石，瑣百折于玉虹，郡中古剎猶瞻巨麗者，斯嵯峨乎？況自敕建大唐院名寂炤寺曰報恩。舊因虔神江東籤中有虎頭城裏看嵯峨句，貴人顯官，占此頻驗，亦時往來，夢寐相通。載在燕京關聖靈籤，及曾任本郡濮陽參軍頌語，可據寺中上建釋迦、彌勒、迦葉、阿難，傍奉觀音、地藏、羅漢聖僧，森森濟濟，象教巍峨。宛因鹿苑移來，化為西江蘭若；鷲峰現出，結成北嶺招提。柰緣一毀百毀。至爾因頹愈頹，鳥篆蝸涎。痛矣野猿獻果；風催雨慘，曷勝燕雀巢泥。眼前功果未明，身後因緣何有？今合郡宰官而衛護玉屑珠霏，四方善信以維持捐貲著力。看走輸而削墨。九仞非難；俾築土以弘基。期月易就；伏乞百丈大師，龍天推轂嵯峨之主席，豈曰偶然；今古同符報恩之鼎新，殆非人力。或返崆峒而駐席，再開宗眼之門；但灑章貢以飛甘，普潤焦芽之種。風行草偃。望祖印之重新；面命耳提，佇法王之復至。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即行；龍象相隨，正好逢場作戲。願從緇白之請，無執謙讓之懷。欣然肯來，可勝幸甚。臨啟，無任瞻仰之至。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六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七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附塔銘傳

塔銘(并序)

若昔大猷載在儒典，靜言圮族有誅，慢自賢、志自滿有誅，朋家作讎、作威、作不典有誅。所稱唐虞之際，三代之英，設坊自上，猶有險膚譸張聒聒屑屑之辭，胥動多方，而下濫為庶人之議者。嗚呼！非天子不議，議逮庶人即天子不復可問，而天其或者于庶人中篤生大人焉，俾以直議誅橫議而收其後，如鄉原之議狂議狷，楊墨之議仁議義，其言教嘗碎、其議嘗橫而誣，必如孔子之議鄉原，名之曰德賊；孟子之議楊墨，名之曰道賊，而群碎乃帖然，而議乃大定。此之謂齒齊舌廣和合諍鬥，具大人相作直心道場者是耶。我聞《仁王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萬人亂。」亂所自起，亦維曰：國之王臣互相是非而已。是非在國，且以開亂，況在天子不問之草莽人乎？況在天子不臣之方外人乎？嗚呼！越自菩提多羅翻四七之後勁，作二三之前茅，衣法傳，是非亦傳；中間六試毒而三揮劍。西乾東震，剩有宿債應償；北教南宗，誰是一枝橫出？競飲分河之水，爭操入室之戈，古既有之，於今為裂，斯亦大人收後之時矣。問誰其人？僉曰：弁山瑞白禪師，蓋以身任之。師樅陽楊氏子，法諱明雪，署號入就，諸方字之曰瑞白禪師。方毀齔，遽脫左髦，事母卓以孝聞。比學禮之年，失恃而為之衎，曾不能飲杯圈，則既田衣菅屨，持[金*咨]唱跋，思以三尊之教度二親矣。九華慧公，其薙染師也。有休公者，激發之，使見知識。于是始有事南詢香積，取諸分衛，旦過取諸半跏，漂梗栖苴，都無一向。邂逅紫柏之徒，授以毘舍浮偈，頗受持之。歷幕山之門，甚之閱教，非其好也。慕雲棲蓮公之為人，造問作止任滅四病，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師出四病也。」師拜其語，受具而去。聞《首楞嚴》別業同分二見，忽覺根身器界，燈影日暈而已。前所持偈，亦自洞然。無何，且病病，輒不能自主，始信圓明禪師有云：「十二韋陀典，一標月之指」耳。昔在祖師說法，華墜天、蓮湧地，尚未出離生死，況是區區者何濟？庚戌春，聞諸道路，雲門顯聖有至人焉，曰湛然大師。師攝衣往從之，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毘舍偈。」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罔然為鈍置者久之。至第七夜，于延慶殿立香，忽地湧

起，不離當處嘗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方曉前旨。及被人問著譊訛，正復在揚州越國間。辛亥歸顯聖坐禪，不語者百日，不眠者數七，奮迅之氣，猛于捉象。甲寅春，隨雲門遷廣孝，聞上堂激揚機語，大非思量所及，不覺痛哭，自誓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一生去。」工夫既成片，視向來差省力矣。小參，舉斬貓因緣，師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拋出，雲門曰：「一語下徐州。」時有同參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乃信口曰：「提起劍，斬卻貓，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子，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參亦不肯，進而質之雲門。門曰：「不通文者佳。」會從橋上過，垂一語云：「溪水潺潺。」眾下語皆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雲門頷之。嗣入室，師一一詣實而供，門曰：「自今以往，休去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加精彩，因聞鐘聲，瞥地大徹，灼然有一到家休歇處。自是機辨峭拔，尠有嬰其鋒者。尚自陸沉眾中，隨侍雲門巾瓶，赴徑山、應東塔為下板也。丙辰春往皖公山養靜，只一茆龕，廣可十磔手、輪可四十膚，時與何太師芝嶽伽陀酬唱不啻，公美之。遇斷際慮別有旨，不關紙墨事。己未下山，訪黃蘗無念大士，盤桓信宿。念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時有把茆蓋頭在。」次第訪憨山大師、養菴老宿、博山和尚，諸大老各有機緣，並見語錄。師之引重諸方，亦略可見矣。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屏居天柱峰，即宛委也。癸亥顯聖結冬，龍象麇至，擢師為第二座。初苦堂規不整，師有意振之，偶如廁遲歸，為止靜者所誰何，即長跪佛前作，一眾肅然，一期斬然。正使道學先生見之，亦當謂三代樂禮盡在是乎？雲門念師分座為勞，利生時至，欲有所付。師底力辭之，珍重如千年桃正熟，不易作退華杏子摘卻也。甲子誅茆鐵壁，居雲水，往來如織。有僧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曰：「鐵壁山高。」僧曰：「莫便是麼？」曰：「是即頭上安頭，不是即撥波求水。」僧曰：「無是無非，是否？」曰：「無是無非，死水身栖。」一日，有女人上山，師曰：「遮裡不著神錢，社火去。」昔少年芯芻指雲峰為不通方漢，此又過之矣。乙丑參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粟打一棒。人事畢，值抬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拄杖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留師為第二座。每粟上堂，師必出眾作一番哮吼蹴踏，馬群為之一空。粟蓋屬意焉。當此之時，所謂天下權在信，只爭左右投耳。而師顧未之許，意謂嗣粟則孤雲門也，乃行。丙寅歸雲門，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絲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閒家具，五位

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雲門曰：「語無滲漏，不落正偏，是真個曹洞兒孫。」遂付衣法，並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嗣為洞山三十二世也。師既受囑，累欲隱南嶽，未果行。而雲門逝，眾請繼席焉。師仍然西南向，以讓有德。戊辰姜太史篴勝諸檀護，洎闔山勤請，事不獲已，則應之。得坐披衣後，自有本分鉗鎚、作家鑪韛，不妨鈍鐵點作純金，而躍冶之子不堪重鍛。又如真藥現前，拈得便用，玅手所觸，殺活自繇。而初學鹵莽，但竊其似，未免認杜漏藍作綿州附子，自誤誤人，過亦不在醫王，此可明乎？無師之智，不從人授，師亦未嘗有定法授人也。本分繇來不可傳，只此一語與他湛老人作供養足矣。時師有雲門三種獅子頌，鱠炙鼕林。庚午夏，將有終南之役。經吳興，為吳興所遮道，住弁山龍華寺。纔駐錫，越中士紳倪太史鴻寶、徐藩侯亮生、李學憲玉完請于延慶開堂。蜡月歸弁山，殿宇初搆。明年，有一闡提者，將不和於法門。孝廉張魯平以書勸師稍避之。師曰：「我自以法道，陰翼王度，苟無愧心，何避之有？」不聽所云。陰翼王度，語出柳子厚。我明太祖嘗引此以陽翼佛法，豈非法王翼人王、人王亦翼法王，大人作略先後同揆，使彼蠢爾小醜，早見御製文，愧死猶晚矣。無何，唐總憲存憶入山，蓋亦有聞而來。先是道場山，請雲門說法。緣會未期，唐孝廉祈遠每念及，則以未事雲門為憾，嗣聞師風如歷饑渴，遂橫身荷之。而師之開法於弁，爾時道價頓傾流輩，逼亞老南矣。是秋，受沈司寇何山、閔太宰曾泉、朱太師平、韓狀元求仲請主白雀。師平凡概以佛法接人，會有俗客過訪，不相見而去。師曰：「亦不孤他來意。監」院請云：「何不遂以三門外接下等人禮接之。」師曰：「若爾，何謂平等？」自是有感鐵面一缽五湖之志矣。

解制，復歸龍華。師他日無故不出山，即會下人，總不許應人佛事。雖嘗住時有緩急，亦不許那借人物。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更不喜人間慶弔禮及行苞苴酬酢，曰：「此謂污他家，行惡行。佛制所不許。」癸酉，胡冏卿璞菴、劉納言念臺、董璽卿皇庭、徐觀察檀燕、王制臺峨雲、丁宮端歐石、邢銓部淇瞻、倪侍御三闌、余中秘武貞請師蕺山戒珠寺開堂，眾倍白雀。甲戌，還弁山，紺殿落成，眾倍戒珠。乙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請住天台護國寺。將行，嚴比部充涵率諸子侄登山相留，師曰：「許之矣，不可爽。」比入院，百廢畢舉，多年埋沒之招提，一旦恢復。秋還弁山。明年，以病謝院事，挽之不可，乃飄然一往，意在終南也。艤舟湖口，為石尤所阻。鄰舫一贛客見師異之，扣所往，曰：「此中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泉石殊勝，

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遽移舟登巔，一覽則二水夾馳，眴目離合，魚龍猿狖在空濛縹緲中，徹頂徹底別開眼界。師樂之，若將終身焉。未幾，吳興書來趣歸弁，不許。汀州、太和各有書抵師，爭以名藍相延，皆不許。承古有言，蟻尋腥走，蠅向臭飛，問道之履亦未嘗不填戶外也。　建安王欽師道望，齎尺一牘，殷勤幣聘，住持洪都百丈山。師雅慕百丈，乃隨機赴之，挾襆追逐者百餘衲，舳艫相銜而進。至瑞州則兵守之矣，蓋是邏倅驚謂寇至，報之官司，將以獻首功幕府耳。師為軒渠一笑。幕府知之，遣官衛之上山。師到山，亦第舉所謂百丈清規而重巽之。時復荷鍤與作務人俱，人謂大智再來也。何期化緣畢於此，明春穀日，示微疾，調眾益篤，譚笑自如。三月十九遲明起浴，謂侍者曰：「扶老僧入龕去。」小間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眾。眾前，師已吉祥而逝矣，日正卓午也。師示生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示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乙山辛向，正面方山，師所筮也。　建安差官設祭，議欲留龕，見遺命但存髮塔於百丈。先是弁山報塔工竣，師手書曰：「訃到便來接龕。」復大署紙尾云：「老僧不過四月矣。」又書真讚有「再過十日」之語，凡皆預知時至也。師行腳十三年，未常解衣臥。及出世，止衣草布，諸所創建僅蔽風雨，曰：「吾倣雲棲之作法。」涼也，喜蒔竹木。去之日，猶加灌溉功。或謂之多事，曰：「招提在也。」嘗解衣，衣窮乏，或謂之不均，曰：周急所以均也，病者藥石之，老者扶持之，有所諾，無或許而不予，無或不時予，予則忘之，無或責報。天懷坦率，提獎風流，與人相遊光霽中。逼拶學人，則不稍假顏色。遇侍者尤嚴，每痛像季不重木叉，雖所犯輕，必重繩之，曰：「五分法身尚不成就，又能全該三德乎？」其垂訓初學，必曰：「僧不看《遺教經》，法王之叛臣也。」故所在匡徒雖眾，初不濫竽，四食三衣，如法學習，以期于事存高素，歸趣聖方，要有不落今時者。師之身律蓋如此，見學人久不還鄉，師賢之；或告歸寧，師亦賢之，囑曰：「使父母知出世之因，豈不踰勝世孝萬萬。」師之錫類又如此。乃至嘻笑怒罵，布武布席、一欠一伸一涕唾，無不可作佛事者。每見人墮邪道中，必起同體悲，導入正道。或其人已眼本正，因師故邪，了無一長，先學慢我，則教中有云：「如諸蠕動，實不推理，而舉螯張鬐，怒目自大，是為斷慧命人，不忍不急救之。」然是導師之過，又不得不從發病處，一根挌之。首座敷諫曰：「鬥諍世界，以諍諍諍，彼亦謂諍。奈何？」師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佛之願也。吾為此懼，又復何懼？」師故倔強，他日嘗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故行止自主，絕不傍人，而一時正人

君子，頗以是增而重焉。吳太史觀我云：「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嘗，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為我等輩留影是邦。」知言哉！蓋此洞彼濟門戶之分，已非一朝一夕，師用意良獨苦顧，又未嘗不嘉興為和合也，而曰千流萬派，一源而出，在西域當尊迦葉為始，在東土當尊達磨為始。今後當稱達磨幾十世，則舉本該末矣，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倘亦靈源自稱釋迦文四十八世孫之旨，而向所云齒齊舌廣具大人相，師蓋其人乎！師九坐道場，別有語錄流傳，并闢判十餘卷，異方便一卷。得法三十餘人，曰久默音、曰孤崖聰、歷然相、離言義、嘯雲蘊數輩而下，詳在行錄中，不具列。裕入山以來，焚筆研有年矣，尤遜不敢為諸尊宿作邈真語，亦小避諍風嫌於佐鬥之意。而起元生公是三十人中一數，持弁山法嗣久默音公等書狀來，命裕為塔上之銘，重以唐孝廉祈遠為之，紹一再往，返不聽辭。謹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我曹洞宗，　兩刃交鋒，　共功不功，　曰誕生王。
密密堂堂，　祖父之光，　何期法筵，　作仇自賢。
參蝸國禪，　何期么麼，　飲水分河，　入室操戈。
爰生大人，　驅魔白民，　作佛忠臣，　爰有弁山。
振解鬥鐶，　破是非關。　迦陵出音，　孔雀空群。
鎩羽翍翍，　蓋膽有毛。　怒目失螯，　英風颼颼。
乃息紛拏，　乃秉木叉，　乃別牛車，　一眾肅然，
一期斬然。　泥蓮火蓮，　陰翼人王，　陽翼法王，
法昌 天昌。　破驢足蠅，　夥蟻尋腥，　嫌太僧生，
我思終南。　我龕我嶐，　我刳我杉，　而得崆峒，
縹緲空濛。　咄哉老翁！　緣起洪都，　相銜舳艫，
伍伯追呼。　化蟲化沙，　摝蟹摝蝦，　一龍一蛇。
龍蛇之年，　聖賢之躔。　蒼天蒼天！　內紹兒孫，
多樹仍昴，　足報雲門。　忽疲津梁，　無縫斯藏，
副在青琅。

菩薩戒弟子石頭布衲道裕，前通議大夫，四任職方郎。初以劾政府，予告再，以不奉詔忤逆瑨，為民三。以覆疏錯一字降調。兩賜環，一奉御箚以清執還原官，以籌邊功。歷太僕太常卿，巡撫　山東，以登撫兵變併逮謫高涼。今以甘肅舊功，蒙特恩，復初服還。

石頭城余大成撰文

傳

憶昔雲門湛大師最後說法吾郡道場山，甫四日，而魔作罷去。余時鄉居相距百里，雖同郡莫以告者，不知也。既而雲門道經吾里，始獲一瞻晬容，別未幾示寂。俄而弁山彌勒峰之麓，有泊然宴坐者，距郡郭又數十里，余亦不知也。明年，門者呈張孝廉魯平居士募冊，余展閱次，始知有瑞白大師云。以示兒子竑，竑臥疾久，欣然曰：「雲門法嗣也。向者交臂失之，引領道場，山有餘歉焉，盍以今人之東隅，補昔人之桑榆乎？」余曰：「汝病未能出，吾先往。」往則彌望荒萊，數椽闃如徒四壁立，衲僧數輩，菜色藍縷，師氣宇巋然，如蒞千眾，留余同飯，一菜而已。時闡提乘墉，謗讟騰播，聞於當道，余為白焉，始有寧宇。師初至，人無知者，坐是名乃著，緇素日漸奔湊。蓋五年，而向之荒萊，漸成寶坊。然無歲不出，其赴天台請也，曰：「不歸矣。」黑白敦請始歸。歸未幾，復飄然長往。往之日，曰：「將詣終南。」俄聞卓錫虔南之崆峒山，黑白敦請還吳，歲歲不輟如初。而師一別五年，俄聞赴百丈請。又未幾，復飄然長往，則盡大地人覓蹤影不可得矣。嗚呼！師何往乎？葉落歸根，知再來否乎？於是兒子竑持行狀來，得細讀之，始知其願之堅也、行之力也、證之真也。其落髮之地曰九華聚龍庵。當執爨時，決志超凡。既聞悟明心地之言，昕夕以之。出門參方，初誦舍浮偈，繼遊講肆，所至若有負者。聞外道語，如水投石。即有證有得。復自策彌篤。至聞雲門一伽陀，慟哭，拚身命以從事，啐啄時至，雲門印之矣。猶若不釋然者，必無憾而後即安堅矣哉！其願也至！其行腳，自離灶下養即遍四方，瓢衲外百無一儲，孤村乞而古廟栖，寒夜無衾者十有三年。己事未明，皇皇焉，自鞭其後。嘗百日不語，晝夜不交睫以求之。每奮迅，輒曰：「死即死耳，不返顧也。」凍餒所侵，患傷寒瀕死者三。晚年病肺而畏寒，每冬日熾薪，室中自溫，頭面為赤。或規之師曰：「而豈知吾昔年苦哉？」既出世為人，仍稟毘尼甚嚴，御下一遵規繩，不少貸，小踰越譙呵及之，侍者數受笞終無怨者。初住顯聖，為兄弟蔡林動患掣肘，不遂意，棄而渡江止弁山，荊榛蛇虎之區，墾土結茆栖焉，衲子時往從之。吾郡禪宗久廢，閭閻從不聞百丈規，何事相與怪之，謗且撼者百出。既鳴官，或駭曰：「捕者至矣！」魯平居士虛精舍邀師暫避，學徒喜慫恿之。師罵曰：「癡眾生，世豈有畏難善知識耶？苟無捍禁網、梗皇化，脫有意外聽之耳。難可苟免乎？」安坐如初？久之，耳目所薰，漸生渴仰。今本山著姓李，舉族皈依，道德所感也。達官貴人欲致師一面，師曰：「苟慕道，彼不能來乎？」有比丘尼遊諸大家，老矣入山，禮師自請募千金建剎，乞下院開，女期所獲檀施，悉輸嘗住。師不許，監院方苦匱乏，從容言：「下院距寺數十里而遙。四部弟子古固有之，何

害？」師曰：「彼借龍華為名，相距遠，終吾屬也。且今安得如古？汝曹聚首學道，當道猶兢兢慮之，況尼乎！龍天道場即匱乏，有尸其責者吾，何藉千金為？」監院曰：「彼遊朱門，縱不藉其力，奈騰謗何？」師毅然曰：「吾無可謗，復何慮？」卒不許。嘗住窘，戒那貸，曰：「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一那貸即錯因果矣。」龍華草創，艱苦備嘗，甫就緒，忽棄之他適，緇素奔走懇留，有跪且泣者，師翻然出門，竟不顧。初居崆峒，改號結團瓢截枯木支茆，匠者欲加琢，不許。同居不過十餘人，辭歸者復數人，師獨樂之，將終焉。俄而學人四合，紳衿虛席請說法，師復避之南雲山，眾迎還崆峒。江右　建安王慕師道風，馳書幣請重興洪都百丈山。師聞，慨然曰：「天下清規所自出也，兆足以行矣。吾縱老病其忍辭？」遄赴之，取道瑞州，值有司以寇警毖功，令干擾戒嚴。比丘百餘警而相告曰：「數千群起，誰何之？」邑令親入舟，見師不覺意消，曰：「此豈為惡者耶？」加禮犒從者而去。撫軍聞，初以兵至，既得實，乃聽師住百丈，但戒途次勿留，多人而已。師到院，修大智之廢墜，擬荷鋤力作，為四眾先，而病魔數撓之。伏枕次，問道乞偈者，未嘗不諄諄答也，且招之曰：「及吾能答。」時病已棘，語期期不辨矣。猶伸紙疾書代面命，蓋始終未嘗先四大而後人也。力矣哉！其行也，若乃證入之深密，濟不敏，何能悉之？姑述其可傳者。首參雲棲，問：「作止任滅四病，如何出得？」棲曰：「從汝作止任滅，但莫生心取圓覺，即出四病也。」參黃蘗，問：「學人千里遠來，乞師指示。」蘗曰：「佛法那可指示？」問：「可保任否？」蘗罵曰：「保任個甚麼？」師畫一圓相，蘗便掌，師拂袖出。蘗顧旁僧曰：「這僧卻有把茅蓋頭在。」參憨山，問：「一塵不立時如何？」憨曰：「曾到此未？」師曰：「若到，即塵也。」憨變色曰：「野狐精弄虛頭。」參峰頂，問：「雪覆千山，和尚如何為人？」頂便掌。師曰：「莫就是為人處否？」頂曰：「我同汝看雪。」看雪次，師曰：「正當爾時，狐狸野干都無蹤跡。」頂曰：「止有師子在。」師曰：「亦是野干。」參博山，山問：「何來？」師曰：「桐城。」山曰：「風景較此何如？」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山曰：「猶作此解？」推案入方丈。師曰：「又恁麼去也。」參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復連喝，便禮拜，粟便打。抬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曳杖不能脫。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粟上堂，師時為第二座，問曰：「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粟便打。師云：「金雞唱落中天月，泥猿吼盡五更風。」粟曰：「再犯不容。」普茶，師

問：「慈雲普覆三千界，只怕冬寒一夜風。秖如狂風四起，和尚向甚處立？」粟曰：「一腳踢汝。」師曰：「恁麼則秦駐山前端然坐，金粟峰頭任往還。」粟曰：「汝要第二腳耶？」師禮拜歸位。上堂，師出，禮拜起便喝，粟便打；師又喝，粟又打。師云：「老漢敗闕了也。」便歸位。普茶，師問：「東征西討乾坤靜，今日臨朝事若何？」粟默然。師曰：「四海密傳天子令，鄉村野老樂豐年。」禮拜歸位。雲門小參，舉斬貓話，師忽有省，拋出蒲團，門云：「一語下徐州。」門坐橋上曰：「溪水潺潺，汝等道看。」眾下語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頷之。旋入室，師陳所見。門曰：「從今休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勇參六日，聞鐘聲，始豁然門。上堂，師問：「大眾濟濟，燈燭輝煌，請和尚指示。」門曰：「有眼皆見。」師曰：「恁麼則個個成佛去也。」門曰：「汝眼原不瞎。」時為第二座，癸亥歲也。又二年，乃至金粟，共展化儀。明年復還雲門，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絲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法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蓋於洞宗為三十二世也。旋住鍾山。門示寂，師繼席顯聖。未幾，飛錫來弁山，復古龍華寺為開山，俄應越延慶寺請，期畢還龍華。明年，應本郡白雀寺請，期畢復還。又二年，應越蕺山戒珠寺請，期畢復還。明年，蔡林始落成。明年，應天台護國寺請，是年秋，余及諸紳衿緇素懇迎始還。明年，復掃塔九華，往崆峒矣。師自渡江後，時時欲往終南，值北方道多梗，意猶堅，既離龍華，舟指終南，輒阻石尤者數四。師曰：「天也。」偶鄰舟贛客鍾，願為地主，迎師崆峒，遂從之。已而避喧南雲山，復還崆峒。庚辰秋，應　建安王請住百丈。明年春寂矣。臨終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餘法語載在前後錄中，不具述，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也。距生時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五十八年矣，僧臘三十有八。先是建壽塔於龍華寺之北，甫成報師。師喜曰：「俟老僧訃音到，即迎龕入塔。」其貽兒竑書亦然，頗訝之。信使還，瀕行寄語曰：「告爾堂頭，秋間書來，老僧歸矣。」又聞季春九之日，有學人求師像讚，題曰：「再過十日，且看咭呿。」蓋預知也。始師將往天台，指方丈後牡丹謂侍者曰：「明年開一花，吾當歸，非是不歸矣。」明年果開一花。及庚辰夏方丈榴花忽變白，至是始驗其兆。噫！神者告之，豈偶然哉？師說法白雀，孤崖大師為西堂，後於戒珠授衣法。住洞山，次說法天台，嘯雲大師為西堂，至秋八月，付衣法，主護國席。師即

回龍華，欲隱終南，值今堂頭久默大師為座元，即以龍華委之，師仍居首寮，虛方丈以俟師再來者，累年數奉嚴命，始據坐。餘後先付法稱嗣子，龍華所錄，凡二十餘人。後元潔師侍龕歸，攜有稿本，又十餘人得戒。請益稱門牆者，不可勝數。以十月之十三日，奉全身入塔。先是　建安王聞訃，為文遣祭，至則龕行矣。於是百丈僧齎文護龕至弁山，設祭於龍華，遠邇思慕，瓣香叩几筵者不絕。其徒求塔銘於余。余謝不承，又以傳請，不可以再辭。為傳，其略如此。

贊曰：洞上一宗，顯於雲門，克家肯搆，師為哲嗣。懷香問道，上逮王侯，名聲普聞，可謂殊勝矣。晚歲因高峰枕子一頌，法戰不休，擊鼓揚幡，竟天殷地旁。觀者口呿目眙，莫適所從。乃吾聞之兒竑，師數稱天童。命兒速往瞻禮，且曰：「老人年尊矣，不往更復何待？」嗚呼！此足以見師之心矣。末法鬥爭堅固，諸善知識，即現鬥爭身而為說法，縱橫逆順，罔非激揚，吾安知反唇而稽者之非前于後，喁攘臂而仍者之非左提右挈耶？夫師之真參實悟，蓋自老師大衲以暨走卒兒童，都無閒言，非有期會要約也。或曰：「師悟緜較高峰果何如？」曰：「止止毋多言，不聞惟證乃知乎？我非其人，安用與間斯事哉？」

晉昌唐世濟撰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七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八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行狀

師諱明雪，字瑞白，號入就，族姓楊。父一舉，桐城人。幼孤，事母卓甚孝。髫志超塵，見僧則喜。年二十杖桐合葬訖，從九華聚龍菴慧公剃落，跪爨三祀。遇長老知休，指參知識，始發足超方，帶空鐀為行廚，徙枯廟為旦過，邂逅紫柏尊者之室灑，授毘舍伽陀，信而持誦。歷幕山，惟令閱教遊講肆，不嗜糟粕。慕蓮大師，造雲棲，問：「作止任滅四病，如何得出？」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即出四病也。」師作禮，圓具而辭。聽耶楞嚴闡二種妄見，忽覺根身器界總是空花，所持偈為無礙，病不能支，方悔。庚戌，聞會稽雲門顯聖寺有悟道知識湛然和尚，世所希有，忻然往參。門曰：「向作甚麼？」曰：「持毘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鈍置疑甚。至第七夜，於延慶殿上立香，忽然湧起「不離當處嘗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方曉前話。為人問一歸何處，猶礙，復看。辛亥入顯聖。不語百日，晝夜不睡數七，勇猛大過氣如負重。甲寅，隨門遷廣孝，聞上堂激切，痛哭發憤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身去。」不自成片，自覺省力。小參，舉斬貓話，領略拋出蒲團，門曰：「一語下徐州。」時一同參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同曰：「若試頌看。」師信口曰：「提起劍，斬卻貓，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子，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亦不肯，質於門。門謂同曰：「爾不如渠不通文者。」門於橋上曰：「溪水潺潺，汝等道看。」眾下語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而頷之。入室，一一實似。門曰：「今後當休去歇去。」師猶不放，更添意氣。閱六日，聞鐘聲大徹，機用拔萃，尚陸沉，而扈雲門赴徑山、應東塔為下板也。丙辰，養靜皖公山，茆蓬方十尺，嘗分半榻，以待往來，青蔬白水，必與之共。時與何太師芝嶽賡偈。己未，黃蘗盤桓，信宿而別。蘗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日卻有把茆蓋頭在。」參憨山、峰頂、博山，諸大老莫不青眼，機緣並見語錄。博山留單曰：「莫道無人也，有個在。」惟蘗與博皆嚴許可，遇師如是，見重諸方。庚申，省雲門。明年避寂天柱峰，即蜿蜒也。癸亥，顯聖結冬，海內英靈駢集，擢師為西堂，激揚老煉返擲頻施。門欲付師，不受。人多之初，堂規少嚴，師偶於廁回遲，款門入曰：「闖靜者誰？」師已跪香佛前矣。一期清肅，悅可眾心。甲

子，住鐵壁，即陽明洞也。雲水憧憧，因僧問高峰主人公話，師頌曰：「打破琉璃碗，卸卻珍御服。枕子開口笑，雙髻罵天目。」有女客來進香，師讓曰：「此非神壇，社廟去。」卒絕，乙丑，過金粟，領眾佐化儀，獨稱酬唱之白眉，兼作尸羅之具壽，粟屬瞎驢邊，師搖赤稍鯉，意謂嗣之則孤雲門，乃行。丙寅，呈雲門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絲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衣拂，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蓋門嗣慈舟念，念嗣幻休潤，溯洞山三十二世也。既受，欲適南嶽，緇素挽止鍾山。無何，門逝，請師繼席，力辭，諸方稱遲重。戊辰，姜太史箴勝、陶少府石梁諸護法復請，不獲已而應之。據室多時，尚稱靜主，師自謙也。鉗鎚綿密，莽鹵者罔知痛痒；語句直截，支離者不識旨趣。及諸尊宿來為影響，大叩大應，方始欽服，驅牛奪食，辣於雲門，不忝克家，故有雲門三種獅子頌，句句驚群。上堂，偶值雞鳴，乃曰：「窗前雞唱，屋後鳥鳴，明明告報，更莫朦朧。大眾珍重！」解制普茶次，僧問：「金鉤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又如何？」師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鰲爭出頭？」僧曰：「拏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僧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卻。」師之酬機類此。庚午夏，將駕終南息影，經吳興，為沙門炤宇、文學李明吾等邀入弁山。師見山水幽雅，尋披榛支茆，梵侶拮据經始龍華也。秋，越之鄉紳倪太史鴻寶、徐藩司亮生、李學憲玉完，延於延慶寺結制。屆蜡歸弁，殿宇新搆。登座曰：「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茆，普光殿建於目前。煙雲散彩，日月舒光。秖如成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四海衲僧明正化，十方檀信悟無為。」師之隨宜說法類此。明年，有信不具者，將不利於法門。張孝廉魯平勸避，師曰：「吾行佛道，導人趨善，陰翊王度，於心無愧，何畏之有？設有所加，亦緣也，可苟免乎？」不聽，安若須彌。不日，唐總憲存憶入山，彼風乃息。先道場山，請雲門說法不終，三吳四眾，慨聲未息。唐孝廉祈遠聞是雲門嗣，即懷香晉謁，為金湯之首也。繇是緇盂葛附，冠冕葵傾，宗風丕振。是秋，郡紳沈司寇何山、閔冢宰曾泉、朱太師平涵、韓狀元求仲，迎過白雀寺開堂，唐總憲於寺遲，師成律曰：「坐對神山遲海月，靜聽鈴語落松風」頷聯也。衲擁五六百，士夫問道絡繹，自登曲彔來，直以佛法相見。客有不悅而去。師曰：「亦不孤渠來意。」監院請易賓主相見，師曰：「此地無緣，則住餘處，未聞呵世，可行道也。」期畢，歸龍華，示眾曰：「剃

除鬚髮，而被法服，所為何事？必須痛念生死，立決定志，發勇猛心，求無上道，未能了達，且看話頭，如雞抱卵，念茲在茲，綿綿密密，用力久之，忽然囙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初不輕易下山，有顯耀者，欲對靈演法，厚禮連迎，師終不赴。即門下者，總不許應人間佛事。雲廚至冷，不容賒借。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若賒借，未免錯因果也。」素不事慶弔，有充街坊者，行苞苴。師曰：「此謂污他家，佛不許，可逐之。」或曰：「有來無往非禮也。」曰：「僧為良福田，奚以世禮酬酢為？」癸酉，會稽胡冏卿璞菴、劉納言念臺、董寶卿皇庭、徐兵憲檀燕、王制憲峨雲、丁宮坊歐石、邢天部淇瞻、倪侍御三闌、余殿撰武貞，請於戢山戒珠寺安期，眾倍白雀，道聲載路，請益填門。解制還弁，蔡林落成，眾倍戒珠。乙亥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虛天台護國為請，即韶國師法席也。將行，嚴比部充涵率子侄登山曰：「高坐弁峰，化及天台，如何？」師曰：「相許久，可爽乎？」至苕城，黑白遮道，師曰：「有緣再來。」皆依依而別。途中見師，相貌殊特，或謂王公肥遯，或謂古佛再來。入寺，百廢並舉，一旦恢復。秋日即托嘯雲西堂主方丈，還弁。初赴台時，門下乞歸期，師指牡丹曰：「開一朵必歸。」後果丙子，因病，言隱他山，眾懇不定。沈中丞彥威曰：「誰主方丈？」曰：「久默音公。」竟飄然九華掃塔，更號子仙，囑從者毋稱和尚。意興終南，舟至湖口，石尤頻作，師曰：「緣也且泊。」鄰舫一贛客，識荊問及師直達，客曰：「敝鄉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峰巒並秀，泉石俱幽，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曰：「且去看。」登其巔，覽而樂，結草龕，翛然自適，有終焉志。席未暖，風聞遠，兩浙道俗為龍華，太和鄉紳楊寨雲、肅伯玉為般若，汀州黑白為聚龍峰，爭請師，一不允，更避南雲山。明秋轉崆峒，問禪乞戒者鱗聚，不三年成巨剎，額子仙禪院。初托不溢，滿兩月即逝，更托謂斯教主之。庚辰秋，　建安王欽師之道，幣書延主洪都百丈山，師重清規而應焉。衲百餘、舟五尾至瑞州，沸然吠日，一虛百實，誤報數千，疑而圍之，師怡然安坐。諸當事登舟相見，始信善知識，乃解且贖。復從會城轉，龍象蹴踏，輪蹄輻輳，王臣送供，劉鄉紳攔途膜拜，熊給諫屬詩相賀，撫臺委職護送上山。師入院，斬新條令，整舊家風，肅清規，掃荒畬，亦將荷鉏隨作，人稱大智再來。不期眾生緣薄，明春穀日示疾，勉眾愈篤，談笑自若，囑累石澗西堂主百丈。至三月十五日，令淨髮。十九侵晨索浴畢，謂侍者曰：「扶老僧入龕。」曰：「和尚一動。眾皆不安。」師休去。半晌，手書後事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眾，眾前，師已吉祥而逝矣。

當午時也。師生於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寂於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寺，去三門之北五百尺。乙山辛向，正面方山，遵遺命也。初壽塔成，正月往報，師手書曰：「訃音到，便來接龕。」後書種種，意皆言表。尾又致聲內外，老僧不及寫書矣。誰知是長別書哉？持書者將行，又曰：「老僧不過四月矣。告爾堂頭，秋間有書上老僧則歸。」卒成迎龕之讖。又三月初九，自題真曰：「再過十日，且看咭咶。」後果浹旬而往，此預知時至也。龍華石榴，先夏變白，涅槃之兆也。遐邇聞訃，受益者墮淚，未面者嘆息。奉新沈邑侯枚臣欲晤未獲，亦登山拜奠而去。　建安王欲留龕，遵遺命護送歸，弁展玉軸而祭焉。師行腳時，十三年無被，未嘗解帶而臥。龍天推出，仍依粗疏。人施細滑，則唱而膳眾。數建叢林，僅蔽風雨，傚雲棲之尚朴，勤種竹木，臨去猶蒔，或曰：「行矣，何為？」曰：「招提在也，來無居乎？」嘗施衣，但與乏者，或譏不均，曰：「周急，吾之均也。」病者躬視，老者時慰，警以法要，濟以藥石，諾人一物終不爽，襟懷灑落，時露天機，令人聞風振起。及鍛煉學人，不假辭色，全提正令，徹骨為人，故預師會得省發者眾，所謂大開爐韛，點鐵成金也。待侍者尤嚴，諸方聞而膽悸。憫末世不重木叉，自潔冰霜，見犯末篇不恕，防微杜漸。嘗訓初學曰：「為僧不遵《遺教經》，法王之叛臣，慈父之逆子也。」拂下雖眾，未嘗泛納，若未受具、若受不持、若離田服、若年輕、若狂妄，俱不納。惟向上志者，樂而親之，否則望風而退。師之嚴峻又如此。見門人久拚鄉曲者賢之，請假歸寧者亦賢之，贖而囑曰：「諭父母出世之道，方為至孝。」師之錫類又如此。凡接機，隨來而應，或時怒作佛事，則轟雷掣電；或時喜作佛事，則婆婆和和；或時遊山翫水作佛事，則遇景而頌，皆以第一義諦示人。或時病作佛事，則警四山之逼；或時貪作佛事，則納香贊而結諸善緣；或時捨作佛事，則叢林成而掉頭不顧，或順或逆，或隱或顯，種種為人，無有定法。若有一定，則雞鳴狗盜者眾矣。心直口快，見善則讚，見不善則呵，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音嘗諫曰：「今末世，明眼者不多，公心者甚少，不作是非會者能幾，況鬥爭堅固時，彼必強辯，反增葛藤。何必？」師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佛祖之願，吾豈畏刀避箭哉？」所謂說障道無畏也。師性倔強，行止自斷，嘗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師造道則剋苦，十餘年而盡精微；養道則深蓄，十餘年而至繁衍。故行道則縱橫自在，得不為大善知識正人君子所重哉！如　建安王曰：「名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膽喪；張獅子之爪牙，四眾心傾。」唐總憲曰：「作過量人，證希有事，傳的的意，具上上

智。」黃司理元公曰：「寶鏡懸空，十方普炤，洞山禪已屬老漢矣。」又吳太史觀我曰：「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為我等輩也哉！」亦有逆助，如吳與瑞，少焉自化，因而更振，所謂慈善根力也。於鍾山時，有王姓者，施地祈嗣，師題券尾曰：「還他二子。」後應其言。師見時輩有此洞彼濟之分，而曰千枝萬葉一本而生，在西域當尊迦葉為始，在東土當尊達磨為始，今後當稱達磨幾十幾世，舉本該末，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師九坐道場，各有語錄，總十餘卷。闢判名《獅子吼》一卷，《別峰相見》一卷。其法嗣自癸酉秋於弁山，付不肖音。於戒珠，付孤崖聰。次於弁山，付離言義，歷然相。天台，付嘯雲蘊。至崆峒百丈，所付凡三十餘人，受益得戒者不可勝數。竊窺師之為道、為眾生、為法門，必乘悲願而來。嘉言善行，不能殫述，略錄遊化之跡，以貽後爾。

嗣法弟子大音槃譚狀

行狀

師諱明雪，字瑞白，入就別號也。桐城楊氏子。父一舉。幼孤，事母卓甚孝。髫志超塵，見僧則喜。年二十，雙親葬訖，出家九華，聞宗門下事。詣越參雲門湛然大師。門問：「向作甚麼？」曰：「持毘舍浮佛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死屍來？」師無對。七日有省。諸淆訛尚未徹底，獨看一歸何處。門一日舉斬貓因緣，師遂領略，拋下蒲團。門曰：「一語下徐州。」又一日，門于橋上問眾曰：「溪水潺潺，各下語看。」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頷之。嗣入室，門謂師曰：「自後當休去歇去。」師猶不肯。忽一日，聞鐘聲，豁然大悟。往皖山，住靜三載，遍謁黃蘗、博山、峰頂、憨山諸尊宿。黃蘗、博山，每于眾中稱美。庚申，省雲門歸越。明年避寂天柱峰，即皖婑山也。癸亥冬，雲門結制，海內莫靈駢集，擢師為西堂，激揚老鍊，返擲頻施。門欲付法與師，不受。甲子，住鐵壁，即陽明洞天也。乙丑冬，過金粟，領眾佐化儀，稱酬唱之白眉，為尸羅之具壽。粟極稱，欲付之，師亦不受。眾曰：「何哉？」師曰：「雲門不可負也。」解制遂行。粟送河濱而別。丙寅，歸雲門，機緣問答，芥鋒相投，復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由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閒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衣拂，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蓋門嗣慈舟念，念嗣幻休

潤，溯洞山三十二世，溯達磨四十二世也。既受，欲習靜南岳，緇素挽止鍾山，然師親雲門最先、蒙印可最先，惟付法最後，故道風德化為時首推。雲門逝，諸檀護即請繼席，而開法獨早。具足、石雨二大師，屈居左右二座，助揚化儀，諸方美云：「此等高風，足範百世。」然師道化愈暢，諸公之盛德益美，視近世操同室之戈者，何啻霄壤哉？即戊辰己巳歲也。庚午夏，將適終南息影，經吳興，緇素聞之，請入弁山彌勒峰，文學李明吾施山結茅，師喜山水幽清，乃居之。秋日，越之鄉紳請于延慶寺開法。屆臘解制，歸弁。湖郡眾紳請主白雀寺開堂，台越眾紳居士請主天台護國席，師命西堂孤崖、本珠諸公預往，料理期畢，仍歸弁之龍華。不數年，開基斬草，英靈畢集，古之龍華由是恢復矣。癸酉秋，師赴越戒珠寺，請開堂畢，仍歸龍華。乙亥春，護法諸紳陶給諫虎溪、倪侍御三蘭、商開府等軒、吳孝廉芝菴等，為天台護國韶國師道場，法筵久寂，再致書敦請師于二月初二日入院。自湖城至杭，黑白盈道，睹師威儀端嚴，咸謂大和尚古佛再來，隨途設壇，具供瞻拜為幸。其後至者，猶望塵悲泣而忍去。其為一時傾仰如此。然天台百餘年來，不知宗乘何事，幸師宗風丕振，遐邇歸依，皆稱茲山中興主也。師入院，不允上堂，惟隨機開導，有居士訪師，師示之曰：「觀白雲縹緲誰歟？」士罔措。師復曰：「聽綠水潺湲此矣。」眾聞，皆乞書之，為示眾語。又示眾曰：「佛法不在陞堂，當知不離日用。若能此處會得，更有何事不畢？如或未知，各當努力，開田鋤地，運水搬柴，捨此它求，非吾至道。珍重！」示眾：「老僧因為養病，不暇為眾說法。雖然如是，早已漏逗了也。且道漏逗個甚麼？會得者試出通個消息。」其機緣問荅、法語，皆載前錄，茲不繁述。至秋月，欲付囑院事，遁跡終南，又因龍華虛席，眾紳屢請，遂語內外，以護國付予。予思負性堪同野鶴，恥好為人之師，即欲攜笻遠遁雲壑，力辭而不獲，乃曰：「師命不可違。」既受付畢，仍居二座以待師歸，師亦不顧去，赴龍華之請。結冬制畢，次年丙子四月八日解制，即以院事囑首座久默，遂飄然南邁。舟至贛湖口，石尤頻作，師曰：「且泊。」因聞有山名崆峒，幽邃，乃棲之。是時龍華方丈得人，崆峒叢席亦就。丁丑春，師遂遁跡南雲山。未幾，眾復請歸崆峒，問禪乞戒者雲集，不三年，成大剎，額子仙禪院。托謂斯教主之。庚辰，　建安王欽師道德，請主百丈寺。將次南昌，相從緇素瞻仰者充斥于道，鷁首蔽江而下。時督撫方戒嚴，疑不測，陳兵欲拒。聞師號道風，遂加敬禮。至寺，整肅舊規，百廢俱備。至辛巳春，忽示微恙，飲饌隨常。至三月三日，對侍僧曰：「吾體漸衰，知非久矣。」初八日，有禪人浙中來，見師有恙，明日捧師真請讚，師題曰：「崆峒山頂，快活不殺，被陣

業風，雄峰挂[打-丁+畣]，一條性命，今已七八，再過十日，且看咭呿。咦！日日水東流，年年花三發。」至十二日，喚諸弟子入室，付托後事，囑西堂石澗主百丈，命監院造龕送入龍華塔中，于是勉策愈篤，而笑談自如。至十五日，喚侍者淨髮。至十九日，遲明浴罷，謂侍者曰：「扶我入龕。」少刻，復索筆書種種囑語，誡諸弟子。至末後，大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乃擲筆手招眾，眾近前，師已吉祥而逝矣。三月十九午時，應前初九日書真贊，恰十日歸寂。此預知時至。建安王欲留師龕，造塔于百丈，因遵師命，護送歸弁，展玉軸設祭，致弟子禮。湖嘉紹台諸官紳及緇素，皆迎師龕于百丈。至十月十三日，奉全身葬于弁山龍華寺右塔中。師生于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寂於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師行腳時，十三年不置被，至夜不解帶而臥。及出世，仍舊粗疏，人施細滑，則唱之膳眾。數建叢席，僅蔽風雨，效雲棲之尚朴。勤種竹木，臨去，猶誡眾曰：「一朝僧能護，千年常住，則後學有棲止，佛法亦在焉。」平日常施衣，但與乏者。或譏不均，曰：「周急，吾之均也。」病者躬視，老者時慰，警以法要，濟以藥石，煆鍊學人，不假辭色，全提正令，徹骨為人。故凡預師會，得省發者甚眾，所謂大開爐韝，點鐵成金也。待侍者甚嚴重，諸方聞而膽悸。憫末世不重戒律，自潔冰霜，見犯末篇，依規不恕，防微杜漸。嘗訓初學曰：「為僧不遵《遺教經》，法王之叛臣，慈父之逆子也。」拂下雖眾，未嘗泛納，若未受具、若受不持、若初離田服、若年輕、若狂妄，俱不納。惟向上志者樂而親之，否則望風而退。師之嚴峻又如此。見門人久拼鄉曲者賢之，請假歸寧者亦賢之，贖而囑曰：論父母出世之道，方為至孝。師之錫類又如此。至于應事接物，方便大施，或時轟雷掣電，怒作佛事也；或時婆婆和和，喜作佛事也；或警生死無常，以示疾為佛事也；或示語言三昧，以歌詠為佛事也。亦有莫測者，或以貪作佛事，則納香贄而結諸善緣；或以舍作佛事，則叢林成而掉頭不顧。或順或逆，或隱或顯，種種為人，無有定法。所謂大機大用，不存軌則。是以心直口快，見善則讚，見不善則呵。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庶妄見自息也。其護法明眼者，皆讚不已。至末後，將示寂半月之前，預知時日，書真贊并遺偈而笑談自如此，來去自由。正古所謂生平打徹，末後自由，足為天下後世風規、得道之實驗也。然師平日行道，縱橫自在，來去無拘，嘗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故示寂亦然。　建安王欽師道風，乃讚之曰：「名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膽喪；張獅子之爪牙，四眾心傾。」唐總憲曰：「作過量人，證希有事，傳的的意，

具上上智。」黃司理諱端伯曰：「寶鏡懸空，十方普照，洞山禪已屬老漢矣。」李冢宰夢白曰：「露地白牛，憑他牽引，無邊寶剎，盡現毫端。」吳太史觀我曰：「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為我等輩留影是邦也。」亦有逆助，如吳與瑞，少焉自化，因而更振，所謂慈善根力也。住鍾山時，有王姓者，施地祈嗣，題券尾曰：「還他二子。」後應其言。離弁山上天台，時眾跪請復歸，師曰：「牡丹今夏若開，吾或有再來緣也。」夏日，果開一枝，弁山持書報曰：「後園牡丹花開。」師笑曰：「莫有歸弁之緣乎？」初到天台，未半月日，聞門前二塔有佛舍利，乃昔韶國師所建，因祝曰：「此地若興，有人繼席，當放大光明。」於是每夜師常見二塔放光，喚眾同觀，有見者不見者，師命眾禮拜畢，乃曰：「舍利之光即佛光，業障深者雖不能睹，然而必有解脫之期。憶昔韶國師曰：『此乃大乘之地，世世當有大善知識，弘揚祖道。』今塔光既放，足信不虛矣。」時紹興錢相國麟武欽師道化，欲將所敬，遂據寺舊額，仍書護國寺，遣使賚禮入山。桐城何相國芝岳，扁寶鏡重光，令僕入山設齋。陳吏部木叔書曰：「荷師大轉法輪，特開覺路。」邢天部淇瞻曰：「洞上宗風，大暢雲門，師居首焉。」吳孝廉芝菴書曰：「護國中興，宗風重振。」眾宰官護法尊重如此。師九坐道場，即越州之顯聖、之延慶、之戒珠，湖州之龍華、之白雀，天台之護國，贛州之崆峒、之慧燈，南昌之百丈，各有語錄，共一十餘卷。闢判一卷，名《獅子吼》。其嗣法凡三十餘人，剃度弟子若干人，室中密印者若干人，護法王侯、士大夫問道，得明指歸者若干人。至于聞名睹相，若隔江招手、出山踢指而領悟者，亦不可勝數。至于闢判諸方詬厲學者，世俗不諳，或作是非會去，豈知無非提持正令，一片熱腸待人，何嘗有洞濟之分哉？是以著達磨正宗說一篇，庶主曹洞宗者皆稱達磨為始祖，意在息洞濟之諍。苟知始祖原只一人，則異派之諍自息矣。誠足以見師之為法門，乃徹底婆心，非比諸方妄自炫燿，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致使後學轉增慢見，以鬥諍為是也已。倘幸無私而有乎大公，是非莫偶，鬥諍自息，則闢判亦為剩語。如或未然，不妨與一十餘卷語錄，並垂理究，毋作是非會去為幸。師嗣雲門澄和尚，望洞宗為三十二世，望達磨則四十二世，溯之摩訶迦葉則六十九世。今稱達磨正宗四十二世，乃尊此土之始祖，為息異派之諍也。嘉言善行，固難悉述。茲略錄遊化之跡，以見師之為道、為眾生、為法門，必乘願再來也。

崇禎十四年辛巳十月十有四日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於弁山室中和南謹狀

刻語錄跋

昔人有言曰：「先人之業振否，皆在子孫也。振則克之，否則過之。」故從上諸祖承荷拈花大法，皆體先覺之心，務在後之有傳，光前耀後，則其先業法道皆有所振者也。是以釋迦文佛二十八傳至達磨大師，再五傳至青原，再五傳至洞山，再三十二傳至我先師和尚，其中雖有隆替不一，然至先師之法道亦大盛矣。故天下問道緇素，如水赴壑。師九坐道場，剎剎重新，語錄盛行，有一十餘卷。崇禎辛日春，不幸歸寂百丈。其後之續刻雖多，記者不無魚魯之謬、三豕之訛。冬日，塔事畢，法兄久默時主弁山席，約予明夏入弁編刻，以為垂後實錄。亦不幸。夏初，久兄告寂，遂負缺然矣。然同門雖多，星散不一，或有若久兄之志者，蹇值世亂，而艱于聚首，亦有若久兄之早去而為古人者。且予先年雖主護國，僻居台山，幸值餘暇，敬簡前後遺稿，并已刻行者，一一據題編次，曰上堂、曰小參、曰茶話、曰示眾、曰機緣、曰頌古、曰法語、曰歌偈、曰詩贊、曰佛事，曰銘、曰狀等。其中闢判一卷，原為息法門之諍。今諍既息，譬如病既去，則清溫虛實之劑，復何施焉？故刪不錄。其《傳燈世譜》一書，已刻于百丈，茲惟集語錄一十八卷，幾欲付梓未果。至丁亥冬，退隱嵊之深山，會諸護法紳衿閱訂助資，己丑春初始完其志。孝廉佩茲吳公曰：「余嘗與諸公謂先大師語錄，語最平易，而機鋒峻拔，亦復金針綿密，重新洞山之風，真為萬世之典型，後學之明鑑者也。當請入藏，共契經弘傳，庶彰大師末後光明，同日月之並行而不悖。非獨不負師之克振墜緒之志，亦使我輩護法酬教益之恩，在此舉矣。」于是予欣然不已，曰：「諾。」

己丑春嗣法門人寂蘊和南謹跋

剡縣優婆塞戒弟子馬智福、優婆夷弟子余天智，樂捐貲刻此瑞白禪師語錄壹部，所祈國泰民安，福慧並長，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四明王家琦書

歲在己丑春三月深山智通謹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